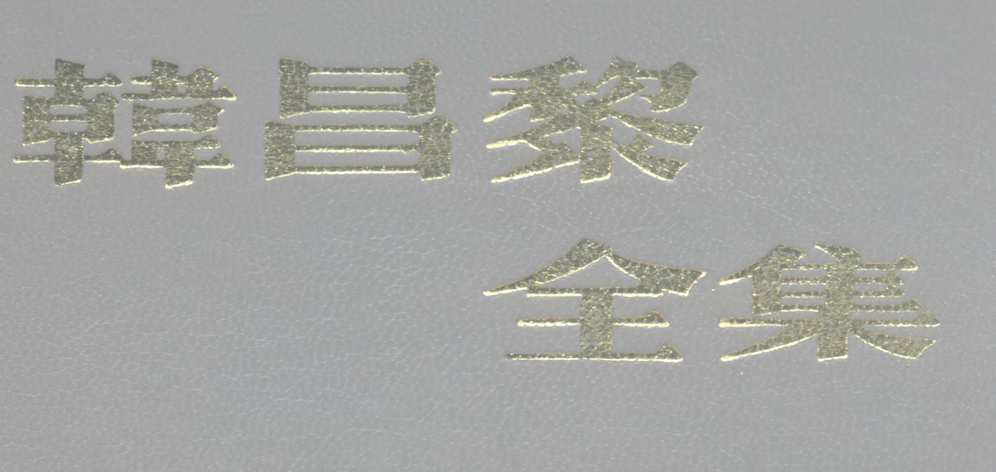

韓昌黎全集


中國書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韓昌黎全集

韩愈著

中國書店

据1935年世界书局本影印



韩 昌 黎 全 集

韩 愈 著

*

中国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大中刷印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18.875

1991年6月第1版　　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ISBN 7-80568-311-5/I·53

定价：8.00元

韓昌黎集序

朱子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崧卿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它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詞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〇方云序只云目爲昌黎先生集。諸本亦多無文字者。今从之。〇後凡从方氏者不復論。所不同者乃著之。

門人李漢編 蜀本作朝議郎行尚書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上柱國賜緋魚袋李漢編。今本或有幷序二字。非是。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〇繇。音宙。占辭也。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來或作求。非是。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或無皆字。汗瀾卓踔。奫泫澄深。左太冲吳都賦云。泓澄奫潫。郭璞江賦云。瀇滉困泫。〇奫。於旻切。泫音玄。或作沄。非是。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方从杭蜀本作發。〇今按二字兩通。但作鳴則句響而字穩耳。故今定从諸本而特著方本所从。以備參考。後皆放此。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右大拯頹風。教人自爲。左氏成公二年。其自爲謀也則過矣。〇爲。下僞切。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閣本作士。非是。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常。方从杭本作賞。云取漢書功蓋天下者不賞之語。〇今按不賞。乃蒯徹教韓信背叛之語。而唐太宗亦嘗自言武德末年。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施之於此。既不相

似。且非臣子所宜言者。李亦未必敢取以爲用也。當从諸本爲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或無隴西二字。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左傳國語多用失墜字。或作墜失。或無失字者。皆非。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十二。總七百。或作七百一十六。或作七百三十八。方氏考其數皆不合。而姑從閣本杭本。以爲唐本舊如此。旣非文義所繫。今亦不能深考。幷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敍說

宋景文公云。柳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己。

蘇明允上歐陽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東坡云。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又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又答洪駒父云。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

秦少游云。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作是也。別黑白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敍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鉤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辯。摭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陳後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鼂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凡例

是集慶元間魏仲舉刊五百家註。引洪興祖樊汝霖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充蔡元定諸家註文。洪辨證。樊譜註。孫韓劉全解。祝音義。蔡補註。未免冗複。而方崧卿舉正朱子校本考異。卻未附入。讀者病之。今以朱子校本考異爲主。而刪取諸家要語。附註其下。庶讀是書者。開卷曉然。今舉凡例于左。

一　朱子考異凡例。見于文集序首。並仍其舊。

一　閩京杭蜀石本異同。已見朱子考異凡例。今更加讎校。是正頗多。觀者當自知之。

一　註引經子史等事。則書于考異之上。釋音則附其下。

一　小圈下今按云云者。並是考異全文。

一　註引經子史書傳事爲證者。則入。如集中有關繫時政及公卿拜罷月日。更博採新舊史唐登科記附益之。

一　舊註引某氏云者。今倣朱子離騷集註例。皆刪去。惟考異下有糾方之繆者則存之。如復志賦誰無施而有穫。所辯之類是也。

一　先儒議論有關繫者。隨所聞見增入。如閔己賦固哲人之細事兮。東坡顏樂亭記。嘗有評議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傴僂。南軒所議之類是也。

一　正文或有疑字。並依考異文從口。如藍田縣丞廳壁記再進再屈口人之類是也。

一　皇朝廟諱。諸本多易本字。如貞元作正元之類。非臨文不諱之義。徒失古意。今例但空本字點畫。若唐諱。如以丙爲景以民爲人之類。卻存古不改。

一　考異於正文本字。或一字或二字並提起。今例如本字在句末即入註腳。不復重出句讀中。或一兩字各有考異。並總附於一句之下。

目錄

卷一　賦　古詩一

卷二　古詩二

卷三　古詩三

卷四　古詩四

卷五　古詩五

卷六　古詩六

卷七　古詩七

卷八　聯句

卷九　律詩一

卷十 律詩二

卷十一　雜著一

卷十二　雜著二

卷十三 雜著三

卷十四 雜著四

書一

卷十五 書二

啓

卷十六 書三

卷二十七　行狀　狀

卷二十八　表狀一

卷二十九　表狀二

卷四十　表狀二

外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遺文　聯句

遺詩

書

墓誌

啓

狀

疏

題名

韓昌黎全集

卷一　賦

宋莒公云馮章靖親校舊本每卷首具列卷中篇目馮悉以朱墨滅殺之惟存其都凡集外別有目錄一卷今按李漢所作序云總七百首幷目錄合四十一卷則正與馮合

感二鳥賦（幷序）

公貞元十一年正月至三月。以前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宜其不遇也。五月東歸。遇所獻二鳥感而作。公之賦見於集者四。大抵多有取於離騷之意。此篇蘇子美亦謂其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蘇語雖少貶。然進學解所云不虛矣。

貞元十一年。一或作五。以諸譜考之。作一爲是。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潼關在華陰。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烏白鸜鵒而西者。舊史德宗貞元十一年。河陽獻白烏。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一作某土之守臣某。禮記全句。○守音狩。用使使者進於天子。使使下去音。東西行者皆避路。西下閣杭本無行字。考之禮記及公送溫造序當有。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於。杭作之。非是。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十或作千。此專爲選舉而言也。貞元九年。應宏詞者僅三十二人。作十爲是。退上或再有偕字。曾不得名薦書。方从閣本名上有列字。名下有於字。○今按嘉祐杭本與謝本。竝無此二字。語簡而意已足。方本非是。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以下或有其字。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此下諸本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句。今从閣本文粹刪去。故爲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此句或在苟有食其從之下。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苟或作敬。非是。出國門而東騖。音務。馳也。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路一作洛。羌或作差。○今按作差固謬。然羌乃發語之詞。施之句內。似亦未安。以上文反顧流涕之語推之。則西路乃

長安之路。而此字當爲浸漸愈益之意。不知的是何字。又恐或是逾字。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黃流或作流黃。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之或作其。嘉或作憙。非是。徒外飾焉是逞。焉或作而。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楚辭。汨余若將不及。說文。水流也。○汨音聿。恆十年而不居。恆或作亘。而或作以。恆。居鄧切。與亘竟之亘同。班固敘傳。恆以年歲。選詩。徙倚恆漏窮。辱飽食其有數。其一作今。況策名於薦書。策。方从閣杭作縈。云。公上宰相書。非苟沒於利縈於名也。與此義通。○今按唐人策字。俗體从竹从宋。亦有只从艸者。與縈字絕相近。故閣本作縈。蓋傳寫之誤耳。方引縈於名亦與此語意不相似。於或作與。亦非是。時所好之為賢。○好去聲。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或云昔上當有在字。或是念字。由上句未有愚字。相似而脫也。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先下或有容字。信或作容。皆非是。漢酈食其傳。沛公吾所願從遊。莫爲我先。韓語祖此。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或作曉。祇以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怊悵於無位。惟得之而不能。惟。方作雖。惟字正是斡轉處。作雖。卽無力矣。能或作孤。亦非是。乃鬼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今按上文之意。若曰天之生我。必有所用。何不力慕古人。如傳說之徒。而獨怊悵於無位耶。惟或者苟得其位。而不能追配古人。但如二鳥之空被榮寵。乃是鬼神之所戲耳。故幸年歲之未晚。而庶幾無慕於斯類也。斯類蓋幷指二鳥與彼得之而不能者而言也。○歐陽文忠讀李習之幽懷賦。以謂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如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歐陽子之論善矣。雖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至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感。二鳥賦蓋所謂發於羈旅草野者。使其光榮而飽。憂天下之心。孰謂公一日忘耶。

復志賦（幷序）

公貞元八年擢進士第。十一年猶未得仕。東歸。十二年始佐汴州。明年又辭以疾。此賦句法。步驟離騷往往相似。晁無咎嘗取此賦於變騷。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隴西公。董晉也。按晉行狀。正元十二年七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汴州刺史。晉受命遂行。公及劉宗經。韋弘景。實從之。辟公爲汴州觀察推官。其日明年七月。則十三年作也。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負薪。賤者之稱。禮記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又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鄭氏

注。憂亦作疾。○公羊注云。大夫病曰犬馬。士病曰負薪。公病作此賦。故云。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居悒悒之無解兮。○悒音邑。憂也。選。亘增悒悒。解或作辭。獨長思而永歎。音灘。騷云。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坎軻。不平易貌。選。坎軻多辛苦。○軻音可。坎或作轗。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歲行十二年而一復。大曆十二年。公從兄會南遷韶州。時年十歲。故云歲行未復也。伯氏兄稱。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按唐地理志。洞庭在岳州巴陵縣。郭璞注山海經云。洞庭地穴。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也。漫漫。大水貌。選。歸海流漫漫。○漫。謨官切。至曲江而乃息兮。唐地理志。韶州治曲江縣。

逾南紀之連山。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分南北紀。韶在南紀之外焉。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南紀字杜詩多用。如南紀風濤壯。南紀阻歸楫。相國生南紀之類。

嗟日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孤謂孤兒。嫠謂寡婦。○左氏傳云。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謂會卒於韶州。公從嫂歸葬河陽。○攜。戶圭切。嫠音釐。旋。以宣切。還也。孤嫠一作嫠孤。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方从閣本無將字。於下有大字。或又無之字。今詳文勢皆非是。○建中二年。成德魏博山南平盧節度。相繼稱亂。三年。王武俊李希烈反。四年。涇原姚令言犯京師。德宗幸奉天。朱泚犯奉天。興元元年。李懷光反。如梁州。貞元元年。公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方从閣本古作詁。爲作爲。非是。窺前靈之逸迹兮。靈一作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音壬。

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騷云。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服。亦佩也。考古之所佩。與時之所服。言當世之士。不及古人遠矣。惟已可庶幾古人也。閱。杭作闕。非是。忽忘身之不肖兮。之或作而。又或作之者。皆非是。謂青紫其可拾。夏侯勝謂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公此語事本夏侯勝傳。而意取劉孝標論。自知者為明兮。老子。知人者知。自知者明。故吾之所以為惑。吾下或有志字。非是。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師。京師在西。故云西征。公貞元二年。自宣城至京師。既或作冀。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逕或作徑。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羌衆人之所馳。○羌。起羊切。或作差。非。所或作四。騷云。羌衆人之所仇。羌。楚人發語端詞。猶言卿何爲也字。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附勢或作射利。或只附字作射字。班彪曰。乘時射利。商人之功。此借用其語以譏世也。全純愚

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騖乎書林兮。夕翺翔乎藝苑。揚雄長楊賦云。幷包書林。劇秦美新云。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班固賓戲云。眞婆娑乎藝術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騁或作馳。楚辭。朝騁騖乎江皐。作馳非是。諒卻步以圖前兮。卻。去約切。退也。家語儒行篇。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前漢劉向傳。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不浸近而愈遠。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貞元八年公登第。曾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騷云。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排國門而東出兮。貞元十一年公東歸。慨余行之舒舒。慨或作嗟。時憑高以迴顧兮。涕泣下之交如。之或作而。易大有卦。厥孚交如。戾洛師而悵望兮。〇戾。郎計切。詩。我客戾止。洛師。洛陽也。聊浮游以躊躇。莊子。聖人躊躇以興事。注。從容也。騷云。聊浮游以逍遙。〇躊音疇。躇音除。假大龜以視兆兮。大或作火。求幽貞之所廬。幽貞。隱者。易。幽人貞吉。廬。寄也。曹植節遊賦曰。非吾人之所廬。顏延年拜陵廟詩。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譽音歟。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浚之都。夫子。謂董晉也。浚之都。汴州也。公貞元二年丙寅。始自江南入京師。十一年乙亥春。三上宰相書不遇。夏東歸。秋至洛陽。十二年丙子秋。從董晉入汴州。晉辟署試校書郎。為汴宋亳潁泗州觀察推官。凡十餘年矣。故上云至今十年其猶初。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因余異於牛馬兮。箏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兮。下而或作下之。竟歲年以康娛。竟或作卒。時乘閒以獲進兮。〇閒。何艱切。暇也。又居莧切。空隙也。楚辭九章篇。願乘閒而自察。顏垂歡而愉愉。而或作之。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方从閣本誰作惟。下又有德字。李本謂陳無已去德字。今本復訛惟為誰。其誤甚矣。〇今按此句本云用楚辭。孰無施而有報。孰不殖而有穫之語。詞意既有自來。又與上下文勢相應。故嘉祐杭本與諸本多如此。乃是韓公本文。相傳已久。非陳以意定也。閣本之繆如此。而方信之。反以舊本為誤。今不得不辨也。又嘉祐杭本世多有之。而其不同處。方皆不錄。其偶未見耶。抑忽之而不觀也。豈嫉貪佞之洿濁兮。說文。洿濁水不流。孟子。數罟不入洿池。〇洿。汪胡切。曰吾其既勞而後食。方無既字。非是。懲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之不可忘。脩。方作循。云。唐人書脩近循。楚辭亦有誤者。〇今按唐人書字之誤。方說是也。然此乃脩誤作循。非循誤作脩也。脩。猶脩好脩怨之脩。蓋因舊增新之意耳。情怊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之或作而。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

之阨陋兮。有肆志之揚揚。諸本多作陽陽。後漢孔嵩傳云。晨門肆志於抱關。史記晏嬰傳。志氣揚揚。公當是用此語。詩。君子陽陽。則注謂無所用其心。非公所用字也。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貴富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斯或作聊。訟或作誦。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音忘

閔己賦公嘗佐董晉於汴。未幾晉薨。復佐戎徐州。徐帥。張建封也。建封又薨。公罷去。來居于洛。時貞元十六年也。晁無咎嘗取此賦於續楚辭而系之曰。愈才高。數黜官。頗自傷其不遇。故云。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而或作兮。獨閔閔其曷已兮。閔閔或作悶悶。○按洪慶善云。歐宋皆無兮字。後皆復添。或云咸鍎本復志賦與此賦皆無兮字。未知孰是。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楚辭。居處愁以隱約兮。注謂隱身守約也。選魏文帝典論云。文王幽而演易。不以隱約而不務。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閣本無食字。非是。有至聖而為之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何下或有苦字。○東坡爲膠西守。孔宗翰作顏樂亭詩。其序有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爲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爲哲人大事乎。司馬溫公又曰。子瞻論韓愈。以在隱約而平寬。爲哲人之細事。以爲君子於人。必於其小觀焉。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誌銘。而受其金。其戚戚於貧賤如此。烏知顏子之所爲哉。司馬蘇氏之論當矣。雖然。退之嘗答李習之書曰。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不亦難乎。而此賦又云爾。蓋閔己之不若也。東坡溫國獨謂其不然。要爲顏子言之爾。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詩小雅焦贛易林。讀遠字皆協平聲。作還。作者非。○夫。馮無切。行舟檝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脩之言。騷云。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注。前修。前世修名之人也。雖舉足以蹈道兮。蹈道字。本穀梁傳云蹈道則未也。哀與我者爲誰。衆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壹本多作豈。閣杭本作壹。舊監本蜀本尚作一。訛壹爲豈。自蜀本也。檀弓云。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韓語蓋原此。就水草以休息兮。恆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本或作所。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閣本

作衰。非是。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人下一無兮字。焉。於虔切。

別知賦

公歲癸未貞元十九年冬。以監察御史言旱飢。得罪。黜連之陽山令。明年春至邑。連在唐屬湖南道。時楊儀之以湖南支使來。公爲賦以別之。集中又有序送焉。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周謂十二年。公自與元元年甲子。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南。至貞元十九年癸未。凡二十年矣。故云兩周。下何深之不卽。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好去聲。紛或作伊。紛擾或作伊紛。其或作而。咸一作或。非是。寧安顯而獨裕。顧陋窮而共愁。窮或作塞。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之或作而。斯或作在。百一或作一旦。皆非是。陸機嘆逝賦。得十一於千百。韓用此意。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海陬。○陬音鯫。侶或作旅。遇夫人之來使。○夫。馮無切。去聲。將命者。使鬭公館而羅釜。而或作以。索微言於亂志。前漢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注。微妙之言耳。發孤笑於羣憂。物何深而不鏡。一作考。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參差。上楚簪。下楚宜切。又楚佳切。不齊也。以或作於。爛漫本或作爛漫。或作爛漫云。○漫。莫半切。又謨官切。大水也。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輈。遂或作卒。而或作以。輈。車轅也。詩。五楘梁輈。文意謂儀之託事而反。山磝磝其相軋。○磝。五交切。或作礉。樹蓊蓊其相摎。蓊蓊。木茂也。前漢。觀衆木之蓊蘙。摎絞也。儀禮。殤之經者不摎垂。注。不絞其帶之垂者。杜詩。古木蘢樛枝相摎。○蓊音翁。又烏孔切。摎。居由切。樛或作繆。雨浪浪其不止。楚辭。霑余襟之浪浪。並音琅。雲浩浩其常浮。江淹別賦云。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兮奇色。公此頗效其體。○雲或作雪。浩浩或作活活。其或皆作而。知來者之不可以數。楚辭哀時命篇。往者不可與期。淵明歸去來辭。知來者之可追。數。頻也。論語。朋友數。斯疏矣。○數音朔。哀去此而無由。或無者字。或無之字。皆非是。而或作以。倚郭郛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而或作其。

古詩一

元和聖德詩（幷序）

此詩元和二年作。憲宗紀。永貞元年八月卽位。明年正月改元元和。楊惠琳據夏州叛。三月辛巳。夏州兵馬使周承全斬惠琳。傳首以獻。九月辛亥。高崇文奏收成都。擒劉闢以獻。十月壬午。淄青李師道。十一月戊申。武寧張愔皆受命。二年正月己丑朔。上親獻太清宮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還宮。大赦天下。公時爲國子博士。分教東都。此詩所以作也。○穆伯長曰。退之元和聖德詩。維西碑。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作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筆墨閒錄云。此序乃司馬遷之文。非相

如文也。

臣愈頓首再拜言。此下或有曰字。臣伏見皇帝陛下卽位以來。誅流姦臣。永貞元年八月庚子。憲宗卽位。壬寅。貶右散騎常侍王伾爲開州司馬。前戶部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爲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等爲諸州刺史。十一月。貶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戶。誅流姦臣。謂此也。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靑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或作明晦。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或無陛字。親望穆穆之光。而共職業。而或作況。又在以經籍敎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爲解。或作懈。或作辭。皆非是。自左傳請以曹爲解。選固相承用之。非一。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警或作驚。流俗妄改也。史記。尊寵樂毅。以警動燕齊。義當用此。其詩曰。

皇帝卽阼。或作祚。史記文紀有皇帝卽阼一全語。實用阼字。○今按阼。謂東階也。作祚非是。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尚書洪範篇。八庶徵。曰雨。曰暘。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近或作其。踵。繼也。武。迹也。先是德宗建中間。李希烈朱泚等反。至是楊惠琳劉闢繼踵而起焉。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爲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十或作千。方云。按此專紀楊惠琳之亂也。時嚴綬在河東。表請討之。詔與天德軍合擊。未嘗他出師也。十旅爲正。○今按周禮。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則一旅五百人。而十旅五千人也。方說得之。亦見以順討逆。師不在衆之意。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陴。城上女牆。左氏。衛人登陴。音脾。降幡夜豎。謂承全斬惠琳也。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皋去鎭。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傳言闢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闢輒裂食之。其很惡如此。○人或作入。開庫啗士。曰隨所取。方作日。今按此乃述其誘啗士卒之詞。方本非是。汝張汝弓。汝鼓汝鼓。上鼓字或作伐。或作桴。或作擊。春秋傳云。伐鼓于社。伐。擊也。詩采芑。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汝爲表書。求我帥汝。傳言闢守後。諷諸將徼麾節。務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此庭。讀或作續。非

是。出節少府。唐百官志云。符寶郎凡命將遣使。皆賜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闢既自爲留後。上初嗣位。未能討。是歲十二月。以闢爲西川節
度副使。知節度事。闢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不當或作當不。非是。○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三川。上不許。萬牛臠炙。或作臠。臠。切也。
莊子。不敢食一臠。臠與炙同。廣韻引周書。始燔肉爲炙。又禮記。毋嘬炙。○臠。力轉切。臠。之夜切。或曰即裁字。側吏切。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方云。荊公本
音麥。潮本亦然。方言注。落頭。帕頭也。音貊。今多讀作莫轄切。公送李益鄭權序。皆用此語。或作帓字。蓋二音通讀。○今按集韻。帕。莫白切。無莫轄音。帓。莫葛切。帶也。方說誤。○實
錄曰。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此遂爲軍容之服。有恇其兇。有餌其誘。兇方方冒○今按此二句。蓋言有畏其暴者。有貪其利者。
故從之者衆耳。非本心樂從也。方本非是。○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詩意取此。其出穰穰。詩。降福穰穰。注。衆也。○穰音攘。隊以萬數。
所矩切。遂之東川。遂據城阻。上既不許闢三川。元和元年正月。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爲東川節度使。因陷梓州。降李康。皇帝曰嗟。其
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初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元和元年正月。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京師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
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嚴礪同討闢。甲午。崇文出斜谷。元奕出駱谷。同趨梓州。三月克之。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賈捐之傳云。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徐
壁其右。壁或作辟。闢黨聚謀。鹿頭是守。六月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文。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崇文遣驍將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
戰皆捷。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崇文奉詔。進退規矩。規或作合。戰不貪殺。擒不濫數。杭本三館本文粹作藍縷。唐本作襤褸。蜀本始作濫數。校本多从之。今
姑存其舊。○今按藍縷無理。濫數蓋用左傳數俘之語。蜀本得之。他本皆誤。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請討。請或作乞。俟命起坐。皇帝曰嘻。無汝煩
苦。嘻。歎辭也。或作嘉。非是。荊并洎梁。荊謂荊南節度使裴均。并謂河東節度使嚴綬。梁謂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也。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爾醜。醜類也。
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殷其或作殷殷。或作其殷。殷。安也。音隱。○詩。如崗如阜。或拔其角。拔或作拔。或脫其距。距。雞距。史記。投石超距。○距。其呂切。
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前漢。齟者。齒不正也。說文。齟齬。不相值也。選。或齟齬而不安。○上牀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八月壬午。闢棄城走。載妻與妾。
包裹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日或作日。分散透捕。搜原剔數。闢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

若析投曰。取之江中。九月崇文克成都。闢與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灌羊田。闢赴江不死。擒之。崇文遂入自城都。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攣索。夾以砧斧。砧當作椹。與椹同。戰國策范雎曰。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是也。婉婉弱子。赤立傴僂。上音嫗。下音縷。牽頭曳足。先斷腰膂。南軒曰。謂退之聖德詩。至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處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牆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爲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次及其徒。體骸撐拄。傳云。斬于城西南獨柳樹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說文。撐。衺拄也。拄從旁指也。古樂府。死人骸骨相撐拄。○上抽庚切。下家庚切。末乃取闢。駭汗如寫。音瀉。蓼蕭詩用韻如此。或作雨。非是。揮刀紛紜。爭刌膾脯。爭或作猶。刌或作切。皆非是。儀禮有刌肺。○此詩蘇黃門獨謂不然。且曰。此特誇宗。今崇文誅一劉闢爾。其言闢棄城走。爭切膾脯。何其瑣屑之甚。謂之造語工則可。謂之得雅體未也。詩載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固自有體。退之獨不到此邪。亦其少年所爲文也。按公時年四十。不可謂少。大抵德不足則夸。憲宗功烈固偉。比文武則有間矣。王荊公嘗論詩曰。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爲嚴。德盛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爲夸。德不足故也。是詩也。其亦魯頌之謂歟。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塞下其字或作倉。非是。以上句偶之可見。哀憐陣歿。廩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帀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薄。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十月。減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今歲賦。釋脅從將吏。葬陣亡者。廩其家五歲。賜文武官爵勳。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恆青魏。或作魏幽恆青。東盡海浦。南至徐蔡。魏謂魏博節度。幽謂幽州盧龍節度。恆謂成德軍節度。青謂淄青平盧節度。徐謂武寧軍節度。蔡謂彰義軍節度。區外雜虜。區外。方外也。雜虜。夷狄也。按唐地理志。魏州魏郡今大名府。幽州范陽郡今燕山府。鎮州常山縣今眞定府。青州北海郡也。魏則田季安。幽則劉濟。恆則王士眞。青則李師道。徐則張愔。蔡則吳少誠。此皆一時藩鎮之國也。恒威赧德。諸本恒作烜。赧作赧。又作服。或以文錄定烜作恒。以唐閣蜀本定赧作赧。云。公上尊號表有恒威愧德。意與此同。踧踖蹈舞。掉棄兵革。私習簋簠。來請來覲。十百其耦。耦或作數。皇帝曰吁。伯父叔舅。謂當時藩鎮諸帥也。禮記曰。天子之吏。九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州之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各安爾位。訓厥甿畮。甿。或作田。正月元日。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于新宮。新宮。

順宗室。于或作饗。新或作恩。非是。視瞻梁梠。感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注云。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筍毛簴。筍簴。所以垂鐘磬也。橫日筍。飾以鱗屬。植日簴。飾以贏屬。周禮梓人爲筍簴。○筍。思尹切。亦作箕。簴。國許切。又音巨。廬幕周施。開揭磊砢。選、金石磊砢。○揭音竭。又揭二音。磊音儡。砢。魯可切。絫獸盾騰拏。盾以木爲之而畫龍文。相合載之以蔽馬。詩。龍盾之合。拏。說文云。牽引也。楚辭。殽亂兮紛拏。○盾。順允切。拏。女加切。圜壇帖妥。禮。圜丘象天。圜丘。即圜壇也。賀循上郊壇制日。漢舊儀南郊圜壇八陛。於宮南七里。天兵四羅。旂常婀娜。旂或作旗。曹植曰、華容婀娜。○婀。烏可切。娜。奴可切。駕龍十二。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天子之駕馬十有二閑。魚魚雅雅。雅雅字見晉史劉惔傳。洛中雅雅有三嘏。魚魚字未詳。要亦車騖整肅之意。胥昇于丘。圜丘也。昇或作升。楚辭升皆作昇。他準此。奠璧獻斝。奠。薦也。斝。玉爵也。禮記。夏后氏以醆。商以斝。周以爵。衆樂驚作。轟豗融冶。轟。羣車聲。選。轟轟闐闐。豗相擊也。選。磊訇而相豗。融冶。樂聲。○轟。呼宏切。豗音灰。紫焰噓呵。紫或作柴。高靈下墮。羣星從坐。○從去聲。錯落侈哆。西都賦。隨侯明月錯落其間。說文。哆。張口也。詩。哆兮侈兮。注。大貌。○哆丁可切。又昌者切。日君月妃。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前漢李尋傳。日者。衆陽之宗。輝光所燭。萬物同晷。人君之表也。唐楊炯渾天儀賦。月也者。羣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煥赫婐姽。婐姽。身弱好貌。樂府珠佩婐姽戲金闕。煥赫謂日君。婐姽謂月妃。○婐。烏果切。姽。五果切。瀆鬼濛鴻。瀆鬼。四瀆之神。選。濛鴻沆茫。○濛。莫孔切。鴻。胡孔切。嶽祇嶪峩。嶽祇。四嶽之神。嶪峩。山高貌。後漢。增槃嶪峩。○嶪音業。峩音我。飫沃羶薌。沃羶或作饘燎。○今按飫沃之義未詳。或云當飫厭。亦未有所据也。羶薌字見禮記云。產祥降嘏。鳳皇應奏。舒翼自拊。赤麟黃龍。逶陀結糾。麟或作鱗。逶或作頹。○逶。於爲切。陀。徒河切。卿士庶人。黃童白叟。踊躍歡呀。失喜噎歐。歡或作歎。歐或作嘔。嘔俗字也。乾清坤夷。境落褰舉。褰或作騫。帝車迴來。日正當午。校本作日始東吐。蓋疑郊祀回車。應至午也。然諸本皆同。姑从之。不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㓥磢。詩。勿㓥勿敗。磢瓦石洗物。選。飛沙相磢。○㓥。楚簡切。磢。初兩切。又此兩切。㓥。一作刺。磢。一作摤。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任耇。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今古。今或作先。或作通今達古。聽聰視明。或作視聽聰明。一似堯禹。蓋取禮記一似重有憂者。魯直云。退之文。老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讀書

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比綈紵。敕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黎。無召水旱。耗于雀鼠。耗于或作無耗。億載萬年。有富無窶。或作富有無窶。或作富有貧窶。或作無有貧窶。皆非是。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既翦既去。盡逐羣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厖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余或作有。非是。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憲宗母莊憲皇太后王氏。浹於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甫。詩之嵩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尹吉甫美宣王作。公今爲此詩。亦以吉甫自比也。

琴操十首 按琴操凡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惟水僊懷陵操。乃伯牙所作。公削之。爲之詞者十事。各注于下。唐子西云。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退之爲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史記。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西。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按竇鳴犢，孔叢子作鳴犢犨。戰國策作鳴犢鐸犨。新序作犢犨鐸鳴。或又作鳴鐸竇犨。諸說不同。未知孰是。○諸本題義下皆有子注。閣本只存題義。唐本注與題義皆不出蜀本。於注云上增又曰二字。與題義皆夾注寫。以此見雖題義亦後人以琴操續補也。歐宋荊公皆用閣本。○今按歐本云。此効蔡邕作十操。事跡皆出蔡邕琴操云。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狄。蜀本作秋。○今按水經。河水至東阿茌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注云。津西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水受河。蓋滎口水斷不通。始自是出。與清水合。沛瀆自河入濟。水經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歎而作歌曰。狄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案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逕。得其通稱也。又云。濟水逕臨濟縣南。詳此。則是濟水自滎澤之下潛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逕臨濟。而爲狄水。故孔子臨河不濟。而歌詠狄水。卽此東分之河。復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鄆之間。史記以爲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此又不可曉者。今姑闕之。以俟傑於地理者正焉。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鬭兮。無應龍求。歸兮歸兮。諸本兮作乎。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古琴操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蘭之猗猗。班固西都賦。蘭茝發色。曄曄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文子曰。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此公所謂不採而佩。何傷於蘭之意也。今天之旋。其曷爲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禮記。貿貿然來。○貿音茂。薺麥之茂。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西京雜記曰。建亥之月。陰氣之極。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子如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山。魯山也。詩奄有龜蒙。在泰山博縣。○史記。季氏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時爲魯大司寇。遂行。宿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巳反。季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季氏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也。又古操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譬季氏於龜山。託勢利於斧柯也。

龜之氛兮不能雲雨。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包含。所含精藏。雲故觸石布山。言龜山不能然也。○一作爲雨。氛或作氣。雲或作爲。或雲上有爲字。龜之枿兮。枿。伐木之餘。前漢。三枿之起。李巡曰。槁木之餘。○枿。牙葛切。亦作櫱。不中梁柱。不下或有能字。非是。或云。太玄經。梁不中。柱不隆。大廈微。中。平聲讀。○今按此但言其木不堪作梁柱耳。與太玄中字意異。當只作去聲讀。文意乃協。龜之大兮。祇以奄魯。知將隳兮。知或作如。將隳蓋取左氏仲尼將隳三都。○隳。許規切。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蓋言周公如有神。其使余歸輔其君也。○鬼或作思。余歸。方作歸余。皆非是。大抵方意尚異。不問文義之如何。惟作倒語者。則必取之。如下文我歸于家。莫介余追。皆此類也。

越裳操　周公作　越裳在交阯國之南。韓詩外傳曰。周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吾受命。國之黃髮言曰。久矣天不迅雷疾雨也。海不波溢。三年于茲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於是乃來。韓本注引後漢南蠻志。事同而文少異。古琴操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

雨之施物以孳。或作滋。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　羑里在河內湯陰縣。亦作牖里。〇史記。周文王篤仁敬老。禮下賢者。崇侯虎譖之於紂曰。將不利於帝。紂囚文王羑里。琴錄曰。文王見拘羑里。憂愁無聊。援琴而鼓之。號曰幽拘操。詞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衍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矣。〇羑音酉。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目窈窈或作窈揜揜。或作目揜揜。〇今按下文有耳字。正與目字相對。窈窈二字。比之揜揜。似亦差勝。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日上或有見字。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伊川曰。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謂文王囚羑里作。乃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岐山操　周公為大王作　岐山在岐州。今有岐山縣。詩。居岐之陽。大王。古公亶父也。〇孟子曰。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云云。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我將去之。去豳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此岐山操。而曰周公為大王作。思乃祖也。

我家于豳。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邠州是也。邠與豳同。或作我豳于家。非是。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諸本序作緒。或云商書丕承基緒。然國語亦有奔走承序。註謂承受事業次第也。〇今按序謂傳授次第。漢書多云。朕承天序是也。緒。猶言統系。方引商書之言是也。二字義雖不同。然用之於此。似亦兩通。但國語承序。乃謂承受政役之次第。與漢書字同而意異。方作序。而引以為說。則誤矣。今狄之人。將士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岨與阻同。楚辭漢書多用岨字。今以平聲讀之非也。我往獨處。爾莫余追。爾或作人。爾莫或作莫爾。非是。無思我悲。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其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楟花

而食。淸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見古樂府題解。其詞曰。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頑兮知此冤。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兒寧或作母寧。非是。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牧犢或作沐瀆。○吳兢樂府古題解云。舊說齊宣王時。木犢子所作也。木犢子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怨。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崔豹古今注述其詞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或無氣字。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粥粥或謂字當作喌。音祝。說文。呼雞重言之。杜詩。難話喌雞翁。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馬大年云。別本彼作此。無雞字。而下語妃音嬉。與雉協。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崔豹古今注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其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穆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而歌。爲別鶴操。亦曰別鵠操。詞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寐食忘飧。後遂爲夫妻。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且或作安。又無繞樹二字。皆非是。李陵詩。長當爲此別。且復立斯須。又古樂府。與子如黃鵠。將別復徘徊。亦此意也。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殘形操。事出琴錄。其詳未聞。曾子一作魯子。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按大周正樂記。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

夙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爲之絃歌也。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古神巫也。識者其誰。

南山詩或無詩字。○此詩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可到也。潛溪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按長安志。終南山在萬年縣南五十里。

吾聞京城南。茲維羣山囿。東西兩際海。方云。史記春申君上秦昭王書。王之地一經兩海。太康地記曰。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今按此與史記。但皆極言其廣耳。不必曲引塞外之說也。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團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挂一念或作一念挂。非是。欲休諒不能。粗敍所經覯。嘗昇崇丘望。嘗或作常。戢戢見相湊。晴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澒洞。澒或作鴻。淮南子。澒濛鴻洞。王褒簫賦。揚雄羽獵賦。所用皆同。唐人始兼用之。杜詩。鴻洞半炎方。澒洞不可掇。是也。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空浮脩眉。選洛神賦。脩眉聯娟。空或作宇。濃綠畫新就。孤撐有巉絕。杜詩。巉絕華岳赤。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行孟門。豈云巉絕。○巉。仕檻仕衫二切。太海洛褰鵬噣。史記。中行人面鳥噣。音晝。○已上總敍南山大槪。春陽潛沮洳。沮洳。陷濕地。詩。彼汾沮洳。沮洳。猶言潤澤也。○沮。子魚切。洳音如。又一音皆去聲。濯濯吐深秀。吐深或作深吐。巖巒雖嵂崒。史記。隆崇嵂崒。杜詩。高岳前嵂崒。○嵂音律。崒。昨沒切。又慈卹切。軟弱類含酎。輭與軟同。而兗切。酎音宙。夏炎百木盛。陰鬱增埋覆。神靈日歊歔。○歊音枵。歔。休居切。雲氣爭結構。秋霜喜刻轢。或作鑠。史記酷吏傳。刻轢宗室。磔卓立癯瘦。○磔音窄。參差相疊重。剛耿陵宇宙。冬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鏤。雪或作路。新曦照危峨。億大恆高袤。東西曰廣。南北曰袤。前漢。延袤百丈。莫候切。危或作巍。恆。居鄧切。或作亘。明昏無停態。頃刻異狀候。已上敍四時變態。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閒簉。左傳。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注。簉。副倅也。嵇康曰。承閒簉乏。○簉。初救切。藩都配德運。太白山爲帝都藩垣。唐土德。太白在西南坤位。故云配德運。分宅占丁戊。丁戊亦謂西南。西字恐當作東。逍遙越坤位。逍遙。谷名。坤或作地。詆訐陷乾竇。言太白非特占西南坤位而已。又侵及東北乾位。故云陷乾竇也。○按藩都至乾竇四句。未詳其義。空虛寒兢兢。風氣較搜漱。朱維方燒日。陰霰縱騰糅。如救切。昆明大池北。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漢武元狩二年作。以習水戰。去覿偶晴晝。縣聯窮俯視。倒側困清漚。

鳥切。候微瀾動水面。踊躍躁猱狖。猱。猴屬。詩。無教猱升木。狖鼠屬。善旋。一云獸名。似猿。楚辭。猿狖雜處兮虎豹嘷。○猱。奴刀切。狖音柚。躁一作趮。驚呼惜
破碎。仰喜呀不仆。已上言南山方隔連亘之所。前尋徑杜墅。岔蔽畢原陋。徑或作經。當如夜徑澤中之徑。杜或作社。非是。杜墅。即杜陵也。本周之杜伯國。在長安
萬年縣東南。岔或作坌。畢原。周文武葬處。在今咸陽縣西北。或曰文王子封於畢。此其地也。○岔。蒲悶切。崎嶇上軒昂。始得觀覽富。行行將遂窮。嶺陸煩
互走。音奏。勃然思岸裂。擁掩難恕宥。巨靈與夸蛾。西京賦。巨靈贔屓。高掌遠蹠。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
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蛾或作娥。考列子。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二山。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
冀之南。漢之東。無隴斷焉。則娥當作蛾。○夸。苦瓜切。遠賈朝必售。賈或作屋。詩賈用不售。○賈音古。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斡。雷電
怯呵詬。攀緣脫手足。蹭蹬抵積甃。茫如試矯首。堛塞生怐愗。○堛音愊。土塊。爾雅云。塊堛也。楚辭宋玉九辯云。直怐愗而自若。音寇茂。○按集韻通
作㲉霿。鄙吝心不明也。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閟陰嘼。禮運。龍以為嘼。謂湫中蛟也。○
嘼音嗅。亦作畜。或作獸。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銜彎環飛。投棄急哺鷇。鳥生須哺曰鷇。自食曰雛。爾雅。
生哺鷇。生噣雛。○鷇音寇。旋歸道迴睨。達枿壯復奏。達或作遠。盧仝月蝕詩。頭戴弁冠高達枿。吁嗟信奇怪。峙質能化貿。音茂。前年遭譴謫。謂貞
元十九年十二月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令。探歷得邂逅。初從藍田入。藍田。縣名。今在雍州。有關。顧眄勞頸脰。公羊傳。絕其脰。音豆。時天晦大雪。
公兩謫南方。皆由藍關。又皆遇冰雪。其謫陽山。以十二月。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云。商山冬季月。冰凍絕行輈。其謫潮州。雖以正月。然亦遇雪。藍田驛詩云。雪擁藍關馬不前。是也。淚目
苦矇瞀。莊子。予適有瞀病。注。風眩冒亂。○瞀音茂。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布推馬。○推音蓷。顛蹶退且復。扶富切。蒼黃忘遐
睎。所矚纔左右。杉篁咤蒲蘇。○咤音姹。杲耀攢介冑。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臭。逾或作遹。非是。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
副。始或作所。非是。自前年遭譴謫以後。讀之可見。崢嶸躋冢頂。○崢音棖。嶸音宏。倏閃雜鼯鼬。爾雅云。鼯鼬夷由。注謂之飛生。又曰鼬鼠。注鼬似鼦。赤黃色。大尾啖
鼠。○鼯音吾。鼬音又。前低劃開闊。劃音畫。又忽麥切。爛漫堆衆皺。方从蜀人韓仲韶本作皺。云石蘚也。二韻皆取喻。謂高而羣峯飛馳。如鼯鼬之奔。低而堆阜分布。如衆皺

之列。於義爲近。○今按此蜀本之誤。況元用本亦然。皆非是。蓋此但言登山之時。叢薄蘙翳。方與蟲獸羣行。而忽至山頂。則豁然見前山之低。雖有高陵深谷。但如皺物。微有壁摺之文耳。此最爲善形容者。非登高山。臨曠野。不知此語之爲工也。況此句衆皺爲下文諸或之綱領。而諸或乃衆皺之條目。其語意接連。文勢開闔。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若如方說。則不唯失其統紀。亂其行列。而飄颻動物。山體常靜。絕無相似之理。石基之與堆阜。雖略相似。然自高頂下視。猶若成進。則亦不爲甚小。而未足見南山之極高矣。其與下文諸或。陳密工拙。又有迥然不侔者。未論古人。但使今時舉子稍能布置者。已不爲此。又況韓子文氣筆力之盛。關鍵紀律之嚴乎。大抵今人於公之文。知其力去陳言之爲工。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爲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今既定从諸本。而復備論其說以曉觀者云。或違若相從。或爭若相鬬。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輻或作輪。○今按輪者。轂輻之通名。其湊於轂者。輻而已。當作輻。或翩若船遊。翩或作泛。或決若馬騾。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筍。或嵲若注灸。○嵲音臬。灸音狡。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蓊若雲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賁育倫。夏育孟賁。秦之勇力者。賁音奔。○賭勝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嗔詛譳。玉篇。詛譳。詁說也。詁說言不正也。○上音鬭。上音搏。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晁說之語錄云。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敘而無含蓄也。若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該於理多矣。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飣餖。紛或作分。又如遊九原。墳墓包槨柩。或纍若盆甖。或揭若甑梪。梪或作登豆。或覆若曝鼈。或頹若寢獸。寢或作窮。非是。又或作偃。或蜿若藏龍。或翼若搏鷙。鷙音就。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友朋或作迎隨。隨或作差。方言曰。先後。猶娣姒也。釋名曰。以來先後言也。校本不詳此義。而以先後爲虛字。遂改友朋爲迎隨以偶之。又避重複。而改隨字爲差字。其誤甚矣。○今按史記。見神於先後宛若。卽謂娣姒也。或迸若流落。或顧若宿留。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又武帝宿留海上。○宿音秀。留音霤。或戾若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袖。舞或作舉。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然東注。或偃然北首。或如火燏熠。或作煙。或若氣饙餾。爾雅。饙餾。稔也。注。餴飯爲饙。饙熟爲餾。○上音分。又扶文切。下音溜。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易。井收勿幕。音狩。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或赤若禿鬜。鬜。說文云。鬜禿也。丘閑切。或熛若柴槱。余救切。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繇。音胄。或前橫若剝。易剝䷖。坤下艮上。象曰。剝。剝也。或後斷若姤。易姤䷫。巽下乾上。象曰。姤。遇也。延延離又屬。夬夬叛

遺簍。喁喁魚闖萍。喁喁。魚口也。吳越春秋云。天下喁喁。闖。馬出門貌。公羊。開之則闖然。注出頭貌。○喁音顒。闖。丑禁切。落落月經宿。闇闇樹墻垣。巘巘架庫廄。巘。山形如甑也。姚令威云。恐當作巘巇。魏都賦。四門巘巇。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上音營。下音秀。敷敷花披萼。闟屋摧闟霤。闔闔或作闟闟。○闟音翕。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已上並敘其經歷所見之狀。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腠。厥初孰開張。僶俛誰勸侑。創茲朴而巧。戮力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咒。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僦。無或作誰。又作莫。莫或作豈。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或作齅。字當作齅。依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酭。音又。○是詩凡百有二韻。始總敘四時之變。次敘南山連亙之所止。其末則敘其經歷之所見焉。

謝自然詩　果州謝眞人上昇在金泉山。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白晝輕舉。時郡守李堅以聞。有賜詔褒諭。謂所部之中。靈仙表異。元風益振。至道彌彰。其詔今尙有石刻在焉。公排釋老。斥異端。故詩有所不取。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騃。癡愚也。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愛捐。凝心感魑魅。上抽知切。下明秘切。慌惚難具言。○慌音恍。惚。呼骨切。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檐楹瞥明滅。瞥或作氣。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躑躅。不進貌。楚辭。待天明兮立躑躅。鮑昭行路難云。吞聲躑躅不敢言。○上直炙切。下廚玉切。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殯。八殯之外有八紘。列子。八紘九野之水。注八極也。○紘音宏。影響無由緣。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歎。或作觀。或作歡。驅車領官吏。甿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履同蛻蟬。楚辭。濟江海兮蛻蟬。夏侯湛作東方朔畫贊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音稅。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民可入。民或作人。公文石本用民字多。只爲字不成不盡避唐諱。魍魎莫逢旃。左傳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云云。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此日莫逢旃。旃。之也。選西京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

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莊駢拇篇。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糾。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盡或作保。嵇康養生論。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爲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書君陳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誡。余言豈空文。空或作虛。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紡或作蠶。下以保子孫。上不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爲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詩。詩或作詠。昧者宜書紳。

秋懷詩十一首 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唱。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郱墓誌之日。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傍砌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多自感其趨尚不與世合。故末章有避語穽觸心兵之句。繼又以霜菊自歎。可見一時直道之不容也。

牕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詩。黍稷薿薿。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或作白日。廣雅云。羲和。日御也。杜詩云。羲和鞭白日。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雖或作每。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雕或作憔。或作凋。荀子。勞苦彫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後山詩。牆根霜下草。作一番新。意本於此。又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何卒卒。孟子。卒然問曰。音蒼沒切。前漢司馬相如傳。卒卒無須臾之間。顏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我志何曼曼。音萬。犀首空好飲。史記。犀首者。魏人也。名衍。姓公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楚使陳軫使秦過梁。見之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廉頗尚能飯。廉頗。趙將。以讒奔魏。其後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勸或作歎。歸還閱書史。或作簡書。文字浩千萬。陳跡竟誰尋。陳或作塵。莊子。六經者。先王之陳跡。誰或作難。賤嗜非貴獻。負日之暄。而欲獻君。食芹之美。而欲進御。貴賤固有差矣。詩意大抵以其所嗜。不與時偶焉。丈夫意有在。在或作存。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蜩。大蟬也。詩。五月鳴蜩。音條。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去或作無。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澄或作逌。或作有。或作古。或作石。有蛟寒可罾。惜哉不得往。豈足吾無能。

離離挂空悲。戚戚抱虛驚。露泫秋樹高。泫或作滴。或作啼。或作泣。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謝惠連。泫泫露盈條。王僧達詩。秋還露泫柯。古詩於露用泫字非一。○今按檀弓。孔子泫然流涕。則泫為流涕之貌。於下句蟲弔。對偶尤切。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愚或作儒。汲古得脩綆。綆。繩也。左氏。具綆缶。注。汲索。荀子。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音梗。名浮猶有恥。味薄真自幸。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屏。選。張衡曰。雜擇幽屏。屏。必郢切。○葛立方曰。此則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昔非之意。似有所悟也。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幽室中。○今按當作室幽幽。乃與下句相偶。日吐朧囧囧。吐一作照。○囧音憬。喪懷若迷方。浮念劇含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前漢。吳王濞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苦濫切。有琴具徽絃。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禮記。古樂和正以廣。新樂姦聲以濫。低心逐時趨。低或作吾。蓋草書之誤。而失其半。苦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不如覷文字。後山詩云。早年看眼覷文字。蓋倣公語。○覷。七慮切。丹鉛事點勘。選。范始興立太宰碑表。人蓄油素。家懷鉛筆。注。鉛。粉筆也。王充論衡。揚雄采集異國殊語。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以鉛摘之於槧。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甔。甔。小甖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甔。西漢揚雄傳。家無甔石之儲。列子。狀若甔。甔都濫切。甔或作儋。前蒯通傳。守儋石之祿。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坐或作臥。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夫或作人。○今按宋本亦作人。說者謂丈人者尊長之稱。古樂府所謂丈人且安坐是也。此為答童子而自稱。故其言如此。更詳之。事業

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堦一片下。琤若摧琅玕。琤或作琮。謂是夜氣滅。望舒霣其團。淮南子。月御日望舒。離騷。前望舒使先驅。霣。墜也。公羊。夜中星霣如雨。張載曰。望舒四五圓。開葉聲琤然。誤爲望舒之霣其團也。〇霣。于敏切。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汍瀾。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汍瀾。注。涕流貌也。〇汍音丸。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莊子。東西跳梁。日月兩跳丸。杜牧之詩。取此意也。迷復不計遠。計或作記。爲君駐塵鞍。

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亹亹抱秋明。世累忽進慮。進或作違。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已或作易。詰屈避語穽。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弃。莊子。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弃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爲勇。晏然誰汝令。誰或作唯。

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揚揚或作陽陽。爾生還不早。東坡詩云。勿誚昌黎公。恨爾生不早。謂此語也。運窮兩值遇。婉孌死相保。詩。婉兮孌兮。注。婉。少貌。孌。好貌。上音宛。下力兖切。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或作寄三學士。題下注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蜀本無翰林字。〇王二十補闕名涯。李十一拾遺名建。李二十六員外名程。按公傳。自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德宗怒。貶爲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法曹參軍。唯皇甫持正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飢。公列言天下根本。專政者惡之。出爲陽山令。則非爲言宮市出也。故公此詩自陽山赴江陵。因詩序其得罪之由。端坐言旱飢。則與持正之言合。詩永貞元年秋作。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血泣或作泣血。或作血泫。汗漫不省識。淮南子。徙倚于汗漫之宇。注。汗漫。無生形。又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注。汗漫。不可知之

也。○汙音捍。漫音慢。悅如乘桴浮。○悅音晃。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或云。自疑當作疑自。謂疑由上疏也。故下文云。上疏豈其由。當乙。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征或作兵。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史記。馮讙曰。朝趨市者。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不顧。所期物忘其中。○掉。徒弔切。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其或作爲。親逢道邊死。方云。閣本作道邊死。而从杭蜀作道死者。○今按古人謂尸爲死。左傳。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漢書。何處求子死。且古語又有直如弦死道邊之說。韓公蓋兼用之。此乃閣本之善。而方反不从。殊不可曉。佇立久咿嚘。上音伊。下音憂。佇立或作停馬。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鉤。中或作挂。或从蜀本作出。云。選文賦。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公語原此。○今按韓公未必用選語。況其語乃魚出淵。非魚出鉤也。不若作挂爲近。然第五卷送劉師服詩。有魚中鉤之語。則此出字乃是中字之誤。而尙存其彷彿耳。今定作中。讀作去聲。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或作糇。下陳畿甸內。陳或作言。內或作事。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綢。直留切。繆。莫彪切。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反或作返。州本又作洲。古本只作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柳宗元劉夢得時同爲監察御史。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以詩考之。亦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耳。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善。然至是不能無疑。故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云云。苕溪漁隱曰。余閱洪氏年譜。然後知寬夫爲誤。年譜云。貞元十九年。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民急。爲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祝曰。不者。未定之辭。前漢。知捕兒不。不。方鳩切。○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臥牀褥。妹或作姝。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頷頭。頷。點頭也。後漢。操頷之。戶感切。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慚羞。僶俛不迴顧。行行詣連州。朝爲青雲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輈。春風洞庭浪。出沒驚孤舟。逾嶺到所任。低顏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隨事生瘡疣。遠地觸途異。吏民似猿猴。生獰多忿很。○獰。尼耕切。惡犬也。很。下墾切。辭舌紛嘲啁。禮記。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嘲。陟交切。啁。張留切。白日屋簷下。雙鳴鬭鵂鶹。江東呼爲鵂鶹。嶺表錄異。鵂鶹即鴟也。又曰訓狐。○鵂。虛尤切。鶹。力求切。有蛇類兩首。有蠱羣飛游。蠱或作蟲。鮑明遠詩。吹蠱病行暉。李善曰。吹蠱。飛蠱也。

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颶起最可畏。嶺南錄異云。嶺嶠夏秋雄風曰颶。〇颶音具。訇哮簸陵丘。〇訇音轟。哮。虛交切。雷霆助光怪。氣象難
比侔。癘疫忽潛遘。十家無一瘳。猜嫌動置毒。對案輒懷愁。前日遇恩赦。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乙巳。順宗卽位。二月甲子大赦天下。公量移江陵掾。私
心喜還憂。公集又有詩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意與此類。果然又羈縶。不得歸耡耰。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矛。棲棲法曹掾。
何處事卑陬。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別三后儔。東漢楊賜爲廷尉。自以世非法家。書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禹稷三君耳。
士皋陶不在焉。蓋吝之也。筆墨閑錄曰。此等語可謂怨誹而不亂矣。何況親犴獄。犴。亦獄也。漢書義曰。鄉亭獄曰犴。楊子。狴犴。使人多禮乎。詩。宜岸宜獄。犴與岸同。敲搒
發姦偷。〇搒音彭。懸知失事勢。恐自罹罝罘。罝罘。兎網。禮記。田獵罝罘。羅網畢翳。〇罝音嗟。罘音浮。湘水清且急。涼風日脩脩。胡爲首
歸路。〇首音狩。旅泊尙夷猶。楚辭。君不行兮夷猶。咋者京師至。者或作日。嗣皇傳冕旒。嗣皇。謂憲宗卽位。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也。赫然下明詔。
首罪誅共吺。或作兜。吺。古文兜字。〇八月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一人之罪如共工驩兜也。復聞顛天輩。謂當時杜黃裳鄭餘慶之徒爲相。如太顚閎天爲周文
王之佐也。峨冠進鴻疇。鴻。大也。疇。謀也。鴻疇。謂國論。班行再肅穆。璜珮鳴琅璆。周禮。以玄璜禮北方。璜。半璧也。書。厥貢惟璆琳琅玕。〇璆音求。佇
繼貞觀烈。邊封脫兜鍪。三賢推侍從。三賢。卽涯建程也。卓犖傾枚鄒。選。聖賢卓犖。左思曰。卓犖觀羣書。枚謂枚乘。鄒謂鄒陽。〇犖。呂角切。高議
參造化。或作物。非是。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政理同毛輶。理。治也。唐人避高宗諱。故治字皆作理。詩。德輶如毛。小雅詠鳴鹿。食苹貴
呦呦。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萍也。遺風邈不嗣。豈憶嘗同裯。嘗或作常。裯與幬同。或作儔。或作稠。皆非是。詩。抱衾與裯。注云。裯。禪被也。同裯者。取詩
同袍之義。失志早衰換。前期擬蜉蝣。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爲柔。淮南子曰。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柔。注云。商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劉向說苑。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子知之乎。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夫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曰。嘻。是已。因疾
鼻又塞。漸能等薰蕕。薰。香草。蕕。臭草。左傳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詩意謂不分善惡也。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空懷焉能果。但見
歲已遒。殷湯閔禽獸。解網祝蛛蝥。賈誼新書。湯見設網者四面。乃去其三面。雷煥掘寶劍。寃氛銷斗牛。氛或作氣。晉書。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

有紫氣。張華以雷煥爲豐城令。使尋之。煥至縣。掘獄屋基。入地四尺餘。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有題刻。一日龍泉。一日太阿。其夕斗間氣不復見。茲道誠可尙。誰能借前籌。殷勤謝吾友。吾或作朋。明月非暗投。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公意以湯譬憲宗。以劍譬已。以借前籌屬二賢者。明月之珠。非投暗矣。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神。夜歸孤舟臥。展轉空及晨。謀計竟何就。嗟嗟世與身。

夜歌　此歌及前暮行河堤上詩。皆作於德宗貞元中。時疆藩悍將可爲朝廷憂。公方歎計謀之未就。雖欲憂之。非所力也。

靜夜有淸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或作可悲我才力。

重雲李觀疾贈之　觀字元賓。隴西人。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以十年死於京師。當其疾時以詩贈云。

天行失其度。方作天行令失度。云。公詩語多用此一體。○今按諸本皆作天行失其度。文意自通。公詩雖間有如方說者。然亦不專以此爲奇也。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或作日夜。非是。炎燠成寒涼。小人但咨怨。君子惟憂傷。飲食爲減少。或作尙爲減。非是。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非職所當。職或作識。張衡同聲歌。賤妾職所當。藜羹尙如此。莊子。藜羹不糝。肉食安可嘗。左氏莊十年。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況天地間。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

江漢答孟郊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或作難。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或作炎炎。楚辭爛字叶平聲。九章曰。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苟能行忠信。行或作存。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爲復見贈。繾綣在不諼。○繾音遣。綣。苦遠切。諼音喧。繾綣。不相離貌。詩。以謹繾綣。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 長安交遊者。馬厭穀出門。其意大率相類。皆公未得志之所爲也。

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過或作遇。亦各有以娛。或作亦有以歡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悴。且欲分賢愚。

岐山下二首 諸本只作一首。自日暮邊火驚以上爲第一篇。世有灌畦暇語一書。謂子齊初應舉。韓公賞之。爲作丹穴五色羽。子齊姓程。字昔範。嘗著中臺三卷。見因話錄。則下詩似當爲別篇。第前詩題以岐山下。此必遊鳳翔日作。然四語亦不成篇。此詩載之卷末。疑有脫誤。

誰謂我有耳。不聞鳳凰鳴。朅來岐山下。前漢。回車朅來。○朅。丘傑切。又去謁切。 日暮邊鴻驚。鴻或作火。○今按上文言不聞鳳鳴。則此當作鴻。 丹穴五色羽。其名爲鳳凰。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是鳥也見。則天下大安寧。 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和聲隨祥風。窅窕相飄揚。窅窕或作窅窅。或作窈窕。或又作窅窕。而舉正改窕爲窈。按窅即窈字。既連用之。不應異體。或是窅字一作窈耳。○窅。烏皎切。窕。徒了切。 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公旦死。公或作姬。 千載閟其光。即杜子美鳳凰臺詩。所謂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也。 吾君亦勤理。遲爾一來翔。易。遲歸有時。漢書。側席遲士。遲。待也。音穉。

卷二 古詩二

北極贈李觀 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貞元八年。與公同舉進士。

北極有羇羽。南溟有沈鱗。南溟。見莊子逍遙篇鯤鵬之說。羇羽。謂鵬。沈鱗。謂鯤也。以喻己與觀相遇之意。 川原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身。誰言道里遠。里或作理。非是。陶詩云。不怨道里長。正作里。 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時貞元八年也。歲在壬申。按李漢集序。公生於大曆之戊申三年。自壬申逆數至戊申。公時年二十五矣。 求及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夫子謂觀。 所尚苟同趨。尚或作向。趨。孟子云。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注。趨讀如趣。 賢愚豈異倫。方爲金石姿。萬世無緇磷。無爲女兒態。兒女或作女兒。非是。 憔悴悲賤貧。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籍字文昌。吳郡人。嘗爲公所薦送。貞元十五年。公時在徐。籍往謁公。未幾辭去。公惜別。故作是詩以送之。詩中雜用韻又疊用韻。張籍祭公詩用此格。歐陽公云。退之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按此詩與元和聖德詩。多從古韻。讀之者當始終以協聲求之。非所謂雜用韻也。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不足或作不可。捨酒去相語。去一作須。○今按須字無理。或是復字。傳寫誤爾。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孟郊也。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公仕董晉幕府。欲往不得行。或作騁。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謂懷思也。維時月魄死。漢律歷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冬日朝在房。月令。孟冬之月。日在房。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或作牆。此詩視古用韻。不入今韻者。多爲後學以意妄改。吳才老云。詩人用行字韻。二十有五無叶今讀者。此詩後用東去趨彭城。諒知有所成。皆庚韻也。何獨於此疑之。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爲常。少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古一作固。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爲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未或作來。江或作湘。非是。植園木以喻籍之始從學也。觀湖江以喻其成也。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汴州舉進士。公爲考官。試反舌無聲詩。籍中等。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相拜送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竊喜復。或作慊慨仍。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恆。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貞元十五年。高郢知舉。籍登第。是歲二月晉卒。公護其喪行。哀情逢吉語。惝怳難爲雙。惝或作忄敞。楚辭遠遊作惝怳。相如傳作敞怳。○忄敞音敞。怳。許昉切。暮宿偃師西。偃師。縣名。今在洛州。徒展轉在牀。諸本作展轉在空牀。○今按或當从諸本。夜聞汴州亂。二月乙酉。宣武軍亂。殺留後陸長源。遶壁行徬徨。我時留妻子。時留或作乃棄。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或作其側。所或作前。或作側。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我去趨彭城。公妻子先往徐州。唐地理志。徐州彭城郡。從喪

朝至洛。方無朝字。洛下有陽字。○今按朝至洛。蓋用洛誥語。又下文云日西入軍門。則此當作朝至洛明矣。還走不及停。還或作旋。假道經盟津。即孟津也。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願少留。時李元爲河陽節度。主人謂元也。延入陳壺觴。卑賤不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呼宏切。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鳧翔。黃昏次汜水。汜水在河南成皋縣。詩江有汜。○汜音似。欲過無舟航。過或作濟。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前漢地理志。陳留郡外黃縣有黃溝。中流上灘潬。灘。方作沙。潬或作澤。郭璞曰。江東人呼水中沙堆爲潬。潬即灘也。音但。○今按下句便有沙字。恐只當作灘。二字複出。如上句言舟航之類。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星宿爭翻芒。轅馬蹢躅鳴。諸本或作馬乏復悲鳴。或作馬蹢躅鳴悲。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鬬龍。東西出陳許。陂澤平茫茫。方作茫茫平。云用古韻。○今按此詩固用古韻。然皆因其語勢之自然。未嘗作意捨此而用彼也。諸本只作陂澤平茫茫。韻諧語協。本無不可。若作陂澤茫茫平。却覺不響不應。以欲用古韻之故。牽挽而強就之也。又按別本平或作路。而或作何者。語意尤勝。讀者詳之。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鳴。角音谷。見集韻。雄雉或作雉雊。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公有三兄皆早世。見於集中者。雲卿之子俞。紳卿之子岌。皆公從兄。或曰吾兄謂張籍。非也。誰云經艱難。艱或作險。百口無夭殤。夭或作橫。楚辭。強死者爲國殤。三字全語亦見列子。僕射南陽公。張建封也。宅我睢水陽。二月末公至徐州。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以公爲節度推官。睢水名。在徐州。公與孟東野書云。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睢水上。即此也。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讀或作閱。窗戶忽已涼。諸本多作清風窗戶涼。或作窗戶風已涼。或作窗戶清風涼。○今按公以二月末到徐。不知此詩何時作。若夏即當作清風窗戶涼。若秋即當作窗戶風已涼。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爲久。辛苦多所經。對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友或作有。宦遊西在京。東野窺禹穴。禹穴在會稽。李翺觀濤江。李翺字習之。公兄弇之壻也。李習之論性末云。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郡陸森存焉。與之言參日尼父之心也。翺觀濤江。豈此時乎。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焉或作安。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方作狂風。○今按方亦強用古韻之過不如只作風狂。語勢尤健。高爵尙可求。無爲守一鄉。按此篇押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狂字。胡仔謂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己之意。蓋不恤其爲病也。

幽懷

幽懷不能寫。能或作可。行此春江潯。適與佳節會。士女競光陰。凝粧耀州渚。繁吹蕩人心。禮記。命樂師大合樂。吹。尺僞切。○人或作神。非是。閒關林中鳥。亦知和爲音。諸本作知時爲和音。非是。然今本疑亦有誤。或恐爲是其字。豈無一樽酒。自酌還自吟。但悲時易失。西漢蒯通傳。時者難值而易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古樂府有君子行。視古猶視今。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

君子法天運

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可或作每。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勢。取捨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遠憂疑。

落葉送陳羽或作葉落。篇首同。非是。○羽與公同登第。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颻終自異。邂逅暫相依。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衣。

歸彭城彭城。徐也。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貞元十五年冬。某爲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而此詩日歸彭城。明年自京歸徐也。天下兵又動。謂十五年秋起諸道兵討吳少誠。前年關中旱。謂十四年冬京師飢。去歲東郡水。謂十五年秋鄭滑水。事見齪齪詩。東郡或作東洛。非也。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訏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飢或作饑。去歲東郡水。郡或作洛。非也。舊紀。貞元十五年秋。鄭滑大水。生民爲流屍。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彤或作丹。刳肝以爲紙。瀝血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葳或作萎。紛葳蕤以馺遝。見陸機文賦。今按葳蕤已見楚辭。○葳音逶。蕤音緌。○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癡。說文。芹。楚葵也。列子。宋有田夫喜食芹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晉嵇康與山濤書曰。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高車馳。周行多俊異。行。胡郎切。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能未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巇。揚子曰。巇可抵乎。巇。罅也。○巇。虛宜切。歸來戎

馬閑。驚顧似羈雌。枚乘曰。日暮則迷鳥羈雌宿焉。選晚出西射堂詩。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注。羈無偶也。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相。方作我。見相或作相見。○今按此三字三本疑皆有誤。乘閑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卽酩酊。君知我爲誰。晉書。山簡出爲征南將軍。鎭襄陽時。有童子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幷州兒。

醉後一作醉客。

煌煌東方星。魏道輔云。夏英公竦評老杜初秋月云。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意主肅宗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其順宗時作乎。東方。謂憲宗在儲宮也。按史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卽位。三月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八月立爲皇帝。是爲憲宗。奈此衆客醉。初喧或忿爭。一作紛爭。或作爭忿。中靜雜嘲戲。雜或作惟。雜以嘲戲。選典論全語。淋漓身上衣。漓或作浪。顚倒筆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賤且勤置。

醉贈張祕書今本下或注徹字。徹元和四年進士。此詩元和初作。徹猶未第。公五六年間。皆在東都。此詩蓋在長安日作。非徹也。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爲此座上客。方作士。非是。○後漢孔融傳。融字文舉。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座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illegible]。方及諸本皆作昂。○今按此言張籍學古淡。而不鶩於綺靡。如以乘軒之鶴。而反避雞羣也。又軒鶴乃與天葩之句相偶。阿買不識字。趙堯夫曰。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答云退之姪。必有所據而云。此必其子姪小字。頗知書八分。秦壞古文有八體。其一隸書。今八分也。晉苑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飾隸書爲之。鍾繇爲之章程書。漢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蓋八分之後。又分此法。謂之八分。杜甫八分歌云。陳倉石鼓今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左傳桓公六年。楚鬬伯比曰。我張吾三軍。○張。豬亮切。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醺。酒味旣泠洌。酒氣又氛氳。泠或作冷。氣或作湮。氛或作氤。氛氳。盛貌。字見選雪賦。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繽紛。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今我及數子。固無蕕與薰。左氏僖公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險語破鬼

膽。高詞媿皇墳。書序。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皇墳。三皇墳書也。○媿或作動。至寶不雕琢。或作瑑。神功謝鋤耘。方今向泰平。元凱承華勛。八元八凱。名氏見左傳文十八年。○時憲宗卽位。杜黃裳。鄭餘慶。李吉甫。裴垍。李藩之徒。相繼爲相。故云。吾徒幸無事。庶以窮嘲嘌。

同冠峽 集有同冠峽二詩。皆貞元十九年貶陽山後作。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間。晨坐聽百鳥。宿雲尙含姿。朝日忽升曉。羇旅感和鳴。和鳴或作陽和。四拘念輕矯。和鳴輕矯。皆指百鳥而言也。潺湲淚久迸。久或作交。楚辭。橫流涕兮潺湲。詰曲思增繞。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

送惠師 詩云自來連州寺。當在陽山時作。陽山。連屬邑也。惠名元惠。公爲王弘中作宴喜亭記。謂其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惠者游。卽惠師也。

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不羈者。以馬爲喻。言不受羈靮也。鄒陽上吳王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馬同皂。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或作同隱淪。脫冠翦頭髮。頭或作短。按下對蹤塵。當作頭髮。飛步遺蹤塵。飛或作孤。發跡入四明。四明。山名。在明州。梯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天台。山名。在台州。衆壑皆嶙峋。上音鄰。下音詢。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嚴且神。微風吹木石。澎湃聞韶鈞。澎音彭。湃音拜切。夜半起下視。夜半或作半夜。或作中夜。溟波銜日輪。魚龍驚踊躍。叫嘯成悲辛。嘯或作笑。選海賦及鮑謝詩多用叫嘯字。怪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囷。金鷄既腾翥。隋康孟詠日詩。金烏升曉氣。玉鑑瀁晨曦。楚辭。鸑鳥軒翥而翔飛。六合俄清新。常聞禹穴奇。東去窺甌閩。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幽蹤邈難得。聖路嗟長堙。聖路。謂舜禹南巡之路。迴臨淛江濤。屹起高峨岷。壯志死不息。越絕書。子胥死。捐於大江。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水經云。錢塘江濤。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謂此也。千年如隔晨。是非竟何有。棄去非吾倫。凌江詣廬嶽。廬山在江州。浩蕩極遊巡。崔崒沒雲表。陂陀浸湖淪。是時雨初霽。懸瀑垂天紳。天或作大。宋之問詩。用蠟天作帶。鑿樹披衣。孟東野詩亦嘗用天紳字。雲前年往羅浮。羅浮。山名。在今廣州曾城博羅二縣之境。步戛南海漘。大哉陽

德盛。榮茂恆留春。鵬騫隨長翮。騫或作鶱。鶱从鳥。虛言切。飛舉也。从馬者。起虔切。虧也。今字多誤用。故詳之。鯨戲側脩鱗。自來連州寺。曾未造城闉。日擕青雲客。雲或作春。李白詩多用青雲客字。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或作往。或作得。羣官請徒頻。或作其志信不羣。囊無一金資。翻謂富者貧。謂或作爲。昨日忽不見。我令訪其鄰。奔波自追及。波或作走。把手問所因。顧我卻與歎。我卻或作卻我。君寧異於民。離公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皇覽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其山九疑相似。故名九疑。舜葬于此。夙志今欲伸。欲或作願。斑竹啼舜婦。博物志。洞庭之山。帝之二女以涕揮竹。竹盡斑。清湘沈楚臣。史記。屈原仕楚。爲上官大夫所讒。懷石投汨羅而死。卽清湘也。衡山與洞庭。衡山在衡州。洞庭在岳州。此固道所循。尋嵩方抵洛。嵩高在洛。歷華遂之秦。太華山在華州。浮游靡定處。偶往卽通津。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遵。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鳥或作鶯。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嫉惰遊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爲浪霑巾。浪或作淚。

送靈師 此詩貞元十九年復在連州陽山作也。云王員外者仲舒也。仲舒時亦謫連州司戶。見宴喜亭記。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按後漢明帝夢見金人。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金色。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圖畫形象以歸。其教因流入中國。此詩據漢明帝時言之爾。故其佛骨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云漢明帝時始有佛法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則是佛入中國。始自漢武。至成哀閒。已有經矣。杜致行守編亦曰。漢武作昆明池。掘地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予覽典籍。已見有經。將知周時九流釋典。秦雖爇除。漢興復出。則先漢之前。逆至于周。有佛有經。其來也遠。范曄胡爲以謂明帝之時。佛始入中國耶。退之一世大儒。非承襲謬誤者。將由心惡其教。不復詳考其源流所自耳。齊平也。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或作禁。紛紛聽其然。紛紛或作紛紜。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靈師皇甫姓。胤冑本蟬聯。少小涉書史。早能綴文篇。中閒不得意。失跡成延遷。逸志不拘教。軒騰斷牽攣。圍棋鬬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楚辭宋玉招魂。菎蔽象棊有六博。梟盧叱迴旋。梟或作呼。或作梟。○宋劉毅與劉裕樗蒱。毅以爲不能。裕惡之。因按五木。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毅意殊不

快也。宋玉招魂有成梟而牟呼。五白梟勝也。杜詩。袒跣不肯成梟盧。〇梟。古堯切。廣韻。戰詩
摻了樗蒲采名。唐李文公集五木經。肶采。六開塞搭秃。㧍摻。則梟宜從摻。〇摻。居言切。
誰與敵。浩汗横戈鋋。戰詩或作爭戰。或作文戰。或作詩戰。戰詩戰文。唐人語也。白樂天戰文重掉鞅。
劉夢得戰文矛戟森誰與。方作與誰。非是。鋋小矛也。方言掉鞅之閒。謂矛爲鋋。
選戈鋋彗雲。〇鋋 飲酒盡百觴。觴或作醆。 嘲諧思逾鮮。逾或作 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縣。高唱清或作 四座
一音蟬。又音延。或作戔。愈。清唱高。
咸寂默。杳如奏湘絃。尋勝不憚險。黔江屢洄沿。黔州有黔江縣。爾雅。逆流而上曰泝洄。詩。遡洄從之。〇
書。沿于江海。注云。順流而下曰沿。選水涉盡洄沿。
洄音回。 瞿塘五六月。瞿塘三峽也。荊州記。灩澦如馬。瞿塘莫下。灩澦如 驚電讓歸船。讓或作攘。非
沿音緣。象。瞿塘莫上。杜詩。好過瞿塘灩澦堆。〇瞿音衢。是。姚令威云。
讓。責怒也。此只謂歸舟急於驚 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泉。尋或作㝷。〇今 環迴勢益急。仰見團團天。下團字一
電耳。讓如厥大誰與讓之讓。按㝷與尋同。
作圓。 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浪沫蹙翻涌。漂浮再生全。同行二十人。二作三。諸本 魂骨俱坑填。靈師不掛懷。冒涉
道轉延。開忠二州牧。魏道輔謂二牧。韋處厚白屋易也。二公出守在元 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君
和末。此詩作於貞元二十年閒。考其時非也。
編。強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昨者至林邑。林邑。今使君數開筵。逐客三四公。盈懷贈蘭荃。湖游泛漭沆。湖或作
驩州地。湘。此
言在林邑日。非湘地也。 溪宴駐潺湲。別語不許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十月下桂嶺。桂嶺
〇今按湖游對溪宴乃切。縣在
賀州。 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謂王仲舒自戶部員外 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悋久能專。吾徒頗攜被。頗或
郎貶爲連州司戶。
作或。 被接宿窮歡妍。聽說南京事。分明皆眼前。縱横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車斂之
或作之。
道。且欲冠其顛。韶陽李太守。李一作 高步陵雲烟。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繒錢。繒或作 手持南曹叙。謂王員外仲舒
季。縉。也。墓志云。
所謂文章。 字重青瑶鐫。古氣參象繫。方作象。〇今按杜 高標摧太玄。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痊。莊子。今予
無世俗氣。詩。前哲垂象繫。病少痊。典
略曰。魏太祖以陳琳管記室。作諸書還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 還如舊相識。還如或作 傾壺暢
是日疾發。讀琳所作。翕然起曰。此愈我病。〇痊音詮。又張緣切。頗似。
幽悁。以此復留滯。歸驂幾時鞭。

縣齊有懷此詩陽山縣齊作。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至是二十一年。順宗即位。而作是詩。嗣王新繼明。謂順宗也。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咤。選郭景純遊仙詩。撫心獨悲咤。杜詩。令人幾悲咤。○咤。陟駕切。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事業窺皐稷。或作稷卨。文章蔑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雜蘭麝。悠悠指長道。去去策高駕。誰為傾國媒。李延年傳漢武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自許連城價。史記。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價請易璧。初隨計吏貢。漢武帝元光六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令與計偕。計。謂上計吏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貢士偕焉。屢入澤宮射。禮記。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注。澤。宮名。雖免十上勞。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何能一戰霸。僖二十七年左氏曰。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公自貞元八年中進士第。貢于京師。至貞元十年。屢試博學宏詞。不中。○能。一作曾。人情忌殊異。世路多權詐。多或作重。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冶長信非罪。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侯生或遭罵。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無忌虛左迎之。嬴有客在市屠中。引車入市下。見其客朱亥。睥睨久立。與其客語。從騎皆竊罵侯生。懷書出皇都。貞元十一年。公東歸河陽。皇都。京師也。銜淚渡清灞。灞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骼。骼。腰骨。前漢。折脅拉骼。○骼。枯駕切。軍書既頻召。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貞元十二年。公從汴州董晉幕。彭城赴僕射。貞元十五年。公從徐州張建封幕。弓箭圍狐兔。絲竹羅酒炙。之夜切。即炙字。兩府變荒涼。荒或作炎。此言董晉張建封貞元十五年十六年相繼殂謝也。三年就休假。求官去東洛。去或作來。或作去官來東洛。○公自貞元十六年張建封罷。歸洛陽。至十九年始除監察御史。犯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名聲荷朋友。援引乏姻婭。雖陪彤庭臣。雖或作偶。或作仰。陪或作偶。皆非是。詎縱青冥靶。冥或作雲。寒空聳危闕。曉色曜脩架。捐軀辰在丁。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以監察御史上天旱人飢疏。貶陽山令。辰在丁。謂上疏之日也。○曹子建三良詩。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鎩翮時方蜡。鎩。鳥羽病。選。鎩翮有時鎩。蜡。年終祭名。廣雅。夏日清祀。商日嘉平。周日大蜡。秦日臘。公之貶陽山令。其出以十二月。故時方蜡也。○鎩。所介切。蜡音乍。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湖波翻日車。嶺石坼天罅。毒霧恆熏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颶風已上江陵塗中寄三學士詩注。○颶音巨。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

憤。越俗循猶乍。循或作脩。非是。指摘兩憎嫌。睢盱互猜訝。列子老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睢音隳。盱音吁。而祇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永貞元年。順宗卽位。新方作帝。非是。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斸嵩開雲扃。壓潁抗風榭。禾麥種滿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莊子。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怒而拒物聲。○嚇音罅。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姹。後漢。姹女工數錢。○姹。陟駕切。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後漢。向平字子平。隱居不仕。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勑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齊蕭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公反之爾。

合江亭諸本作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今从閣杭蜀本。篇內三處注文。亦用蜀本。○鄒君逸其名。亭故相齊映所作。故曰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中丞楊公憑奏黜之。遂用鄒公。其日中丞黜凶邪。指此意也。公永貞元年七月初。自陽山量移江陵道。衡山詩所以作。此亭在衡州負郭。今之石鼓頭。卽其地也。地形特異。巋然崛起於二水之間。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唐人題刻。散滿巖上。

紅亭枕湘江。紅或作江。方作洪。○今按歐本作紅。云當作紅。其作洪者。聲存而字訛也。蒸水會其左。蒸湘。二水名。卽青草湖。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翦林遷神祠。買地費家貨。費或作匱。梁棟宏可愛。宏或作橫。結構麗匪過。伊人去軒騰。茲宇遂頹挫。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樹蘭盈九畹。栽竹逾萬个。或作箇。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古書皆用个字。漢功臣表始出箇子。長綆汲滄浪。幽蹊下坎坷。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臥。初如遺宦情。終乃最郡課。人生誠無幾。誠或作成。非是。事往悲豈奈。或作那。蕭條綿歲時。契闊繼庸懦。詩。死生契闊。注。勤苦也。○契音挈。懦。乃臥切。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閔窮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閑曠。勤苦勸慵惰。爲余掃塵階。塵或作東。非是。命樂醉衆座。窮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願書巖上石。勿使泥塵涴。泥塵或作塵泥。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因獻楊常侍諸本無兩字及因字。○此自陽山北還過潭作。永貞元年秋也。湘西寺在潭州。楊常侍憑也。時爲潭州刺史

湘西觀察使云。

長沙千里平。長沙。潭州也。即勝地猶在險。況當江闊處。斗起勢匪漸。斗。頓也。匪一作非。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琬琰。上或作生。路窮臺殿闢。佛事煥且儼。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广。說文。广因巖爲屋。○廊一作廓。是時秋之殘。之或作初。暑氣尚未斂。羣行忘後先。朋息棄拘檢。朋或作困。客堂喜空涼。空或作風。華榻有清簟。澗蔬煮蒿芹。水果剝菱芡。音儉。伊余夙所慕。陪賞亦云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颭。磨或作摩。古磨摩通。猶疑在波濤。怵惕夢成魘。靜思屈原沈。楚辭。屈原沈於汨羅。遠憶賈誼貶。賈誼爲長沙王太傅。公自御史貶陽山。至是量移江陵掾。過長沙。故引此二人以自比。椒蘭爭妬忌。離騷經曰。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注。蘭。楚懷王弟。司馬子蘭也。椒。楚大夫子椒也。絳灌共讒諂。西漢賈誼傳。文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乃毀誼曰。洛陽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以爲長沙王太傅。顏師古注。絳。絳侯周勃。灌。灌嬰也。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乏羽翼。乏或作進。指摘困瑕玷。困或作因。非是。珥貂藩維重。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冠金蟬。有貂。貂取其內勁捍而外溫潤。曹植戴蟬珥貂。○珥音耳。貂。丁聊切。政作類分陝。漢弘農縣。周之二伯分陝之地。公羊曰。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分陝亦見史記世家。珥貂分陝。謂憑以常侍鎭長沙也。○陝音閃。禮賢道何優。奉己事苦儉。大廈棟方隆。巨川楫行剡。行或作初。○易大過。棟隆吉。繫辭。剡木爲楫。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歉。歐本云。歉俗字當作慊。古書歉欣之類。或从心。或从欠。多通用。旅程愧淹留。徂歲嗟荏苒。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選。弱冠弄柔翰。展轉嶺猿鳴。曙燈青睒睒。燈。方作光。睒睒或作燄燄。今按曉光不青。作燈是也。

岳陽樓別竇司直竇司直。名庠。字冑卿。韓皐鎭武昌。辟庠幕府。陟大理司直權領岳州。公自陽山移江陵法曹。道出岳陽樓。作此詩。永貞元年冬十月也。劉禹錫有和篇。足成六十韻。見劉集。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南匯羣崖水。匯或作維。北注何奔放。瀦爲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向。

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冗長。選陸機日。故無取於冗長。○長音仗。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音訪。作放。一麾巍峩拔嵩華。騰踔較健壯。踔或作躍。選吳都賦。騰趠飛超。聲音一何宏。轟輵車萬兩。輵。諸本作轄。或作揭。方定作輵。云。丘葛切。車聲也。揚雄羽獵賦所謂皇車幽輵是也。杭蜀本作渴。盧仝月蝕詩。亦有推蕩轟渴。不知唐人何以訛輵爲渴也。今本多作磕。砰磅轟磕。上林賦語。磕與輵音義一也。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蛟螭露筍簴。選。或藏蛟螭筍簴。以懸鐘磬。詳見元和聖德詩。縞練吹組帳。組或作祖。○今按鮑昭詩。組帳揚春風。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踼。一徒結切。下徒浪切。陽施見誇麗。陰閉感悽愴。感或作咸。朝過宜春口。過或作迴。宜春。即袁州也。極北缺堤障。北或作地。夜纜巴陵洲。巴陵郡即岳州。叢芮纔可傍。星河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飛廉。離騷。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注。風伯也。清晏息纖纊。息或作自。按海賦。輕塵不飛。纖羅不動。息字爲勝。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瀁。波或作沒。時當冬之孟。公永貞元年十月至岳州。隙竅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眇難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孩童舊。孩童一作童孩。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風俗通日。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日無恙。李陵日。霍與上官無恙乎。又後漢蘇竟傳。君執事無恙。恙。病也。開筵交履舄。史滑稽傳。履舄交錯。爛漫倒家釀。劉恢日。見何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釀。醞也。盃行無留停。或作佇留。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詩。婉兮孌兮。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去聲。屠龍破千金。莊子。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爲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由。由或作日。以前卷上疏豈其由之語推之。作由者是。但恐此與彼語意不同。則只作日亦通。此禍最無妄。公卿採虛名。擢拜職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移或作趨。逼側廁諸將。子虛賦。逼側泌節。注云相迫也。于嗟苦駑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史記。屈原日。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嚴程迫風帆。劈箭入高浪。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剋己自懲創。剋或作刻。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子已得餉。東方朔日。歸遺細君。說者云。細君。朔妻之名。

又云。細。小也。𦣛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孫芸銘石庵。稚子拾薪。老夫汲澗。細君緝紵。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

送文暢師北遊公貞元十九年爲四門博士。有送文暢師序。今詩亦多序意。然公是詩。自陽山回爲國子博士在京師時作也。

昔在四門館。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因以爲名。隋始隸國子。公時爲四門國子博士。晨有僧來謁。聞見錄云。歐陽公於詩。主退之不主子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亦退之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辯。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詩。挑兮達兮。在城闕兮。城闕。謂城郭也。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輗軏。語。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輗。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輗五雞切。軏。魚骨切。攣拘屈吾真。或作身。○漢鄒陽上書。能越攣拘之語。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閥。從求送行詩。求或作來。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閟窮巷。未得窺剞劂。淮南子。剞劂無跡。人巧之妙。○剞。居綺切。劂音厥。○或云剞作剖字。見傅毅琴賦。當考。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剜刖。莊子。庸詎知造物者。不息我剜。而補我劓。公詩意謂文暢既祝髮爲僧。欲補其剜刖而反之。初可得乎。剜與黥同。並音渠京切。一作刏。音幾。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胷。窒豁斷株櫱。何遜詩。窒豁下呂呀。窒音哮。氣上烝也。校本一用西京賦。作窒豁。恐非。○今按一本作㕓豁。注云開達貌。西京賦李善無注。而篇韻以爲宮殿貌。祝氏音義作㕓豁。開達貌。潘岳登虎牢賦。幽谷豁以㕓寥。今亦未詳孰是。且從方氏作窒。列子。吾處也。若櫱株拘。注。斷木也。僧時不聽瑩。莊子。是黃帝之所聽瑩也。疏。聽瑩。疑惑貌。若飲水救暍。或作渴。方云。公詩用今韻者。未嘗逾韻。此詩三十二韻。不應獨旁取出一韻。○今按方說。不知何以見此詩用今韻。當考。風塵一出門。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此言出爲陽山令。○楚謂兩木交陰之下曰樾。徵租聚異物。或作物異。非是。詭製怛巾韤。製或作制。怛或作恒。怛。驚也。幽窮共誰語。共或作與。思想甚含噦。噦逆氣。禮記。不敢噦噫嚏咳。○噦。於月切。昨來得京官。元和元年六月。自江陵召還爲國子博士。照壁喜見蝎。酉陽雜俎。江南舊無蝎。開元初。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爲主簿蟲。杜詩。每愁夜中自足蝎。蘇內翰聞鼯鼠試筆。余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鼯鼠聲空籠。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退之照壁喜見蝎。不虛語也。又嶺南歸云。已脫閒鼯之變。行有見蝎之喜。皆取諸此。○蝎有歇。況逢舊相識。或作識知。親或作相。無不比鶼鷃。爾雅陸德明音義云。鶼鶼鳥有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鶼鶼。孔叢子。北方有獸名曰蟨。愛蛩蛩駏驉。食

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駏驉見人將來。必負蹷以走。蹷非愛蛩蛩駏驉也。爲其假足也。二獸亦非愛蹷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獸猶知比假而相報也。況士君子欲名利者乎。○鶼。古恬切。蹷音厥。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重惠或作惠重。毋丘儉詩。憂貴重山岳。誰能爲我擔。與此義同。當今聖政初。謂憲宗初即位也。恩澤完𢧵狘。完或作寬。禮記。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𢧵。許出切。狘。許月切。胡爲不自暇。飄戾逐鸇鷢。鸇。鷂屬。鷢似鷹。尾上白。善揹鼠。鷢一名鷽。爾雅。鷽。白鷢。○鸇。之然切。鷢音厥。僕射領北門。謂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謂劉濟爲幽州節度。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詩。彼姝者子。○姝。昌朱切。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吳志。束縛作大筏。○筏音伐。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蕨。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垡。庇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猲。爾雅。長喙曰獫。短喙曰猲。詩曰載獫猲獢。○獫。虛檢切。猲。許竭切。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

答張徹 公爲國子博士時作。張徹公門下士。又公之從子壻。詳見醉贈張祕書注。筆墨閑錄曰。劉價云。答張徹一詩。尤奇麗。

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敘始識面。北史。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遊曰。嘗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次言後分形。曹子建求自試表。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也。借用以言離別。道途綿萬里。日月垂十齡。謂自貞元十二年丙子。至是元和改元丙戌。十年也。浚郊避兵亂。貞元十五年二月。汴州亂。睢岸連門停。諸本作庭。閣本作停。而方从諸本。○按停猶居也。上對亂字。宜用停字乃的。後又有洞庭字。或未必重押也。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漬墨竄舊史。磨丹注前經。義苑手祕寶。文堂耳驚霆。暄晨躡露舄。暑夕眠風欞。結友子讓抗。晉陽秋曰。陸抗羊祜爲邊將。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亦饋抗藥。各推心服之。請師我慙丁。左氏襄十四年。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初味猶噉蔗。晉史。顧愷之噉蔗。自尾至本。云漸入佳境。○噉。徒敢切。與啖同。遂通斯建瓴。漢高紀云。譬猶居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搜奇日有富。嗜善心有寧。石梁平侹侹。侹音挺。說文。侹侹。長貌。沙水光泠泠。乘枯摘野豔。沈細抽潛腥。遊寺去陟巘。詩。陟則在巘。○巘。語偃切。陟或作登。尋徑返穿汀。徑或作巠。非是。緣雲竹竦竦。失路麻冥冥。淫潦忽翻野。平蕪眇開溟。防泄塹夜塞。懼衝城晝扃。自肝膽一古劍以下至此。皆言十五年睢岸連居與徹相從

之槃。及去事戎轡。公先居睢水。久之建封以爲節度推官。相逢宴軍伶。觥秋縱兀兀。獵旦馳駉駉。詩。駉駉牡馬。○駉音扃。旦或作晏。從賦始
分手。謂徹赴舉試也。朝京忽同舲。是年冬。公以徐州從事。朝于京師。又與徹同行。○楚辭。乘舲船余上沅。○舲音零。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畢事驅
傳馬。謂十六年春公朝正事畢。歸彭城也。傳若今之驛。○傳。除戀切。安居守膴螢。梅花灞水別。宮燭驪山醒。杜詩。軍吏回宮燭。驪山在昭應。筆墨閑錄曰。劉僩云。
此對極有風味。○驪。力知切。宮一作官。省選逮投足。鄉賓尙摧翎。謂徹下第也。徹後元和四年始登第。塵袪又一摻。詩。摻執子之袪兮。摻。擥。袪。袂。執袂別也。
○摻。所減切。淚皆還雙熒。列子。拂皆揚眉而望之。自畢事驅傳馬至此。皆言十六年朝正畢。及與徹相別時事。○皆音漬。又在計切。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
爾雅。山絕陘。音形。傍巖睨海浪。引洛拂天星。日駕此迴轄。金神所司刑。華山西岳。其神少昊。爲金神。西方主刑也。泉紳拖脩白。石劍攢
高靑。磴蘚澾拳跼。選。石磴瀉紅泉。字林云。澾。滑也。拳跼。蘚滑之貌。楚辭。拳跼顧而不行。○磴。都鄧切。澾音闥。跼音局。梯飆颭伶俜。楚辭。忽飆騰兮浮雲。伶俜。
行不正貌。選。少伶俜而偏孤。又選古猛行云。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颭。卑遙切。伶音零。俜。普丁切。悔狂已咋指。咋。齧也。大聲也。又多聲。選。譊譊喧咋。○咋音責。狂一
作往。垂誡仍鐫銘。嘗過華山。登絕頂。發狂慟哭。遺書爲誡。見國史補。峨豸忝備列。前漢。陂池獬豸。豸與廌同。說文。獬。廌獸。似牛而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今
曰峨豸。以御史冠用之故耳。法冠一名柱後。惠文冠。或謂獬豸冠。凡執法官皆服之。異物志。北荒中有獸名獬豸。性別曲直。見人鬭。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
製衣冠。十九年。公爲御史。故云峨豸也。○豸。宅買切。伏蒲愧分涇。漢元帝寢疾。數問尙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候上獨寢時。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泣涕諫帝。帝由是不廢
太子。分涇。分別涇渭。以明淸濁也。徵誠慕橫草。終軍云。軍無橫草之功。瑣力摧撞筳。說苑。子路對趙襄子曰。建天下之鐘而撞之以筳。豈能發其聲乎哉。○筳音廷。諸
本筳从艸。方云。當从竹。羅絲筦也。見東方朔客難。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下險疑墮井。守官類拘囹。官或作宮。荒餐茹獠蠱。獠夷別名。後
漢。大詔獠者。獠。南夷。蠱。蟲毒。自峨冠忝備列已下。皆言貞元十九年冬自監察御史言事貶陽山時也。○獠音老。幽夢感湘靈。楚辭。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刺史肅蓍
蔡。三國名臣贊。思同蓍蔡。運用無方。蔡。龜也。家語。臧文仲有守龜焉名曰蔡。蓍蔡。蓍龜也。言刺史爲人所信如蓍蔡。吏人沸蝗螟。點綴簿上字。趨蹌閤前鈴。東漢
周紆傳。又問鈴下。注。漢官儀曰。鈴下侍閤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晉羊祜出鎭南夏。鈴閤之下。侍衛不過數十人。○鈴音苓。賴其飽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雕斐

璺。雕一作雜。碧流滴瓏玲。映波鋪遠錦。插地列長屏。愁狖酸骨死。狖或作怨。餘救切。○怪花醉魂馨。潛苞絳實坼。幽乳翠毛零。乳或作孔。敕行五百里。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大赦。公自陽山量移江陵法曹。月變三十蓂。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望日則落一莢。月小則餘一莢。月變三十蓂。言及一月也。○蓂音冥。漸階羣振鷺。詩。振鷺于飛。有駜振振。鷺並與潔白之士。羣集於朝。入學誨螟蛉。揚子。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日。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螟蛉。桑上青蟲。蜾蠃。細腰蜂也。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法曹召爲國子博士。故云。○蛉音苓。苹甘謝鳴鹿。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苹則鳴相呼。詩意謂朋友也。罍滿慙罄缾。詩。缾之罄矣。維罍之恥。缾小而盡。罍大而盈。罍恥者。刺不能使富分貧。衆卹寡也。冏冏抱瑚璉。選。冏冏秋月明。語日。何器也。日瑚璉也。瑚璉。宗廟之器。以喻徹。○冏。居永切。飛飛聯鶺鴒。詩。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爾雅。鶺鴒。雝渠屬也。飛則鳴。行則搖。鶺鴒詩以況兄弟。張徹弟復。亦舉進士。故云。○鶺。資昔切。鴒。郎丁切。魚鬣欲脫背。鬣。鬚鬣。山海經。鯷魚赤目赤鬣。欲脫背。言將化爲龍也。○鬣音獵。虬光先照硎。光先或作精光。莊子。刀刃若新發硎。硎。砥石也。

豈獨出醜類。方當動朝廷。來勤得晤語。勿憚宿寒廳。

薦士

孟東野貞元十一年進士。爲溧陽尉時。鄭餘慶尹河南。公作是詩以薦之。鄭辟爲水陸運從事。此詩作於郊爲尉後。辟從事前歟。觀公銘郊墓。謂鄭公尹河南。旣辟從事後。以節領興元復奏爲參謀。皆公一時之薦也。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雅麗或作麗雅。理或作埋。今按二字皆未安。恐必有誤。○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選李陵與蘇武詩註云。五言詩自陵始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建安。謂魏之文人也。典論云。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公幹。七子也。○瑒。徒哽切。一音暢。又音陽。斯卓犖變風操。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閒數鮑謝。鮑照。謝朓也。或謝日謝靈運。二謝通稱。蓋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筆墨閑錄日。薦士詩與送孟東野序。盛言子昂李杜。餘皆不在其列。唐詩由子昂始唱之也。子昂姓陳。梓州射洪人。唐高宗時有文章盛名。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閫奧。奧或作隩。舊本作奧。今本以重韻誤刊也。班固傳。究先聖之壼奧。有窮者孟郊。東野窺禹穴。東野動驚俗。公平日以朋友處之。字而不名。獨此詩曰。有窮者孟

郊。蓋薦之於王公大人。不得不名也。受材實雄驚。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盤硬語。横空或作縱横。妥帖力排奡。論語。奡盪舟。寒浞殺有窮后羿。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少康所殺。臨川云。吟詩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杜甫所得也。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奡。魚到切。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捷或作健。逾或作愈。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媢竈。媢竈見論語八佾。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眸子瞭眊。見孟子離婁上。○瞭音了。眊音耄。杳然粹而清。或作精。可以鎮浮躁。酸寒溧陽尉。溧陽。即今昇州縣名。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貢舉。郊年四十有六。中進士第。閒四年調溧陽尉。○溧音栗。五十幾何耄。八十九十日耄。孜孜營甘旨。禮記內則。昧爽而朝。慈以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傲。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謂鄭餘慶。愛遇均覆燾。公有與餘慶書云。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郊死於元和九年。時餘慶爲興元尹。韋莊云。東野佐徐州幕卒。使下廷評以墓誌。考之餘慶在興元。奏郊爲參謀。未至而卒。莊說非也。○覆。方又切。況承歸與張。謂郊嘗爲歸登張建封所知。二公迭嗟悼。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前漢韓安國傳。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胡爲久無成。使以歸期告。貞元十九年。建封死久矣。公猶且云爾者。蓋言東野素爲建封所知。胡爲久無成。以歸期告也。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晉孟嘉在征西將軍幕中。九日宴龍山。風吹嘉帽落。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嫪。嫪悋物也。韓韻云。姻嫪戀惜也。說文云固也。○嫪。盧到切。彼微水中荇。尚煩左右芼。詩。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擇也。○芼音冒。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郜。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郜。地名。○郜音告。幸當擇珉玉。寧有棄珪瑁。周禮。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瑁。天子圭也。○瑁音冒。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纛。纛以犛牛尾爲之。大如斗。繫於左騑馬軛上。選黃屋左纛。楚王曰。寡人之心。搖搖然如懸旌。詩意取此。○纛音道。

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鶴翎不天生。變化在啄菢。鳥伏卵謂之菢。○菢。薄報切。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救死具八珍。周禮膳夫珍用八物。又食醫掌八珍之齊。禮記內則。八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不如一簞犒。楚與晉戰。或人進王一簞酒。王傾酒於水上。與士共飲。簞音單。不或作無。○微詩公勿誚。微或作數。愷悌神所勞。詩。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勞。郎到切。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士。公初謫陽山令。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其從遊。如喜如籍如徹。皆會于都下。詩以是作。

昔我在南時。謂貴陽山時也。數君長在念搖搖不可止諷詠日喁噞。喁噞。魚口動貌。選張衡曰。喁噞沈浮。○喁音顒。噞音驗。如以膏濯衣。每漬垢逾染。又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砭。常思得遊處。至死無倦厭。無或作不。地遐物奇怪。水鏡涵石劍。水鏡一名蜮。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投人影則殺之。人在岸上。影在水中。花花窮漫亂。幽獸工騰閃。礙目不忍窺。忽忽坐昏墊。書。下民昏墊。注。昏瞀墊溺。○墊。念切。都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孟生。孟郊。索。離也。東野其年十一月從河南尹鄭餘慶奏爲水陸運從事。○索。悉各切。侯氏來還歎。說已見上。欹眠德新詩。眠或作枕。屋角月黯黯。月或作日。雜作承閒騁。雜。方作新。○按上句已云聽新詩。不應此句便重出新字。當作雜作承閒騁。蓋謂閒出他文也。交驚舌互䶩。交或作文。互或作牙。皆誤。互俗互字也。說文。䶩。吐舌貌。○䶩。他念切。繽紛指瑕疵。拒捍阻城塹。阻城或作城阻。非是。以余經摧挫。固請發鉛槧。王充論衡。斷木爲槧。西京雜記。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鉛。墨。槧。牘也。○槧。七豔切。居然妄推讓。見謂爇天燄。天或作黔。非是。比疎語徒妍。悚息不敢占。呼奴具盤飧。飧或作餐。飣餖魚菜贍。人生但如此。朱紫安足僭。

古風　蜀本作二首。○觀詩意當在德宗之世。與烽火詩意相表裏。蓋自安史亂後。方鎮相望於內地。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不廷不貢。故託古風以寓意。謂當時之民疲於賦役。無可逃之地。譬如一邑之水尙可違。而天下湯湯則無所可歸。好衣甘食。以苟一日安。則可見當時之不自聊如此。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蹙矣。日或作曰。乃尙可以生。以或作勞。非是。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去我。方作我去。奚或作爰。皆非是。一邑之水。可走而背。天下湯湯。曷其而歸。湯音傷。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

鴛鸞　唐本有贈陽詹字。或作鴛鸞吟示歐陽詹。詹集有答韓十八鴛鸞吟。○唐本云贈歐陽詹。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貞元八年。與公同中進士第。公貞元十五年冬。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詹時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公爲博士。此詩殆斯時所作歟。

鴛駘誠齷齪。選小人自齷齪。○駘音臺。齷音渥。齪音濁。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價微良易酬。苦或作良。良或作誠。渴飲一斗水。飢食一

東翁。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主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爲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杜老驪馬行。未覺千金滿高價。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玉山。山名。周穆王訪西王母所經行之處。渴飲醴泉流。禮運。地出醴泉。問誰能爲御。諸本作借問誰能御。杭蜀本及歐陽詹集如此。方从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史記穆王得盜驪赤兎騂騮綠耳之駟。西巡狩至崑崙山。見西王母。穆樂而忘歸。王良執其轡。王良。古之善御者。事見孟子。良。趙簡子時善御者。左氏號郵無卹。造父挾其輈。史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穆王封之趙城。輈。車轅也。挾。諸本作夾。此从詹集。○今按左傳穎考叔挾輈以走。當作挾。○輈。張留切。因言天外事。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王敬事之。遂肆意遠遊。驚八駿之乘。主車則造父爲御。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上。以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公曰。天外事。即謂崑崙池之事。非中國所見者也。茫惚使人愁。茫或作恍。或作荒。詹集作慌。古慌與茫通。○恍。許往切。惚。呼骨切。駑駘誚騏驥。餓死余爾羞。餓或作飢。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言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喟余獨興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心同子。爲我商聲謳。詩或作言。商或作高。

馬厭穀　劉向新序。燕相得罪將出。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大夫有進者曰。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全。而君之臺觀幃簾錦繡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慚。公名篇意出此。公年十九舉進士京師。二十五登第春官。二九年始佐汴幕。此詩及其下出門皆未得志之辭。其二上光範書時作乎。

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籺。杜詩。黍民糠籺窄。史記陳平食糠覈。晉灼云。京師謂麄屑爲籺頭。字與籺同。○籺。胡骨切。又音纈。士被文繡兮。漢賈誼傳。民牆屋被文繡。士無裋褐。裋或作短。前漢貨殖傳。實用裋字。董彥遠洪慶善皆嘗辨古無短褐字。按裋褐字。兩漢如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平張衡傳。凡六見。無有作短字者。班彪王命論。短褐之襲。漢書作裋。文選則用丁管切。是唐儒方兩用之。故少陵詩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又云。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作長短之短。而史記孟嘗君傳。與戰國策。墨子語。蓋皆傳寫之訛。公好古最深。當以裋爲正。○今按戰國策。鄰有短褐。一作裋。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曰。短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褐之襲。韋昭曰。短當作裋。襦也。字皆正作短。注中乃云。裋字豎音。又淮南子亦云。巫馬期績衣短褐。而高誘無說。則亦未必皆傳寫之誤也。又柳子厚亦嘗用之。則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今兩存之。以俟知者。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

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出門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尙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其或作遺。〕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命或作誠。〕

嗟哉董生行

〔董召南。壽州安豐人。公嘗有送董生游河北序。且曰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敘其孝且慈如此。蘇翰林嘗作蘇州姚氏三瑞堂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馳。〕

淮水出桐柏。〔禹貢。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名。今在唐州界。淮水所出。〕山東馳遙遙。〔一作悠悠。〕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淝水在廬江。晉史。列陣臨淝水。○淝音肥。〕不能千里。〔句絕。〕百里入淮流。〔百上或無里字。不能千里者。以與董生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遐也。○按水經。淝水出九江北。入於淮故云。〕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元下或有年字。〕縣人董生召南。〔召或作邵。〕隱居行義於其中。〔論語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句絕。〕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方無更字。非是。〕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而。方並作於。非是。〕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方从閣杭蜀本作差差。云此詩以三嗟哉易韻。以差叶居。視古用韻也。○今按咨字。自與居叶。方於毛穎傳資字論之矣。何獨於此而疑之邪。差差韻雖可叶。然殊無理而可笑。方之主此。又其酷信三本之誤也。或恐本是嗟字叶音。子余反。而誤作差字耳。然亦不如且作咨字之見成穩當也。〕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句絕。〕惟有天翁知。〔方無有字。非是。〕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徬徨躑躅久不去。〔躑。直炙切。躅。廚玉切。〕以翼來覆待狗歸。〔覆去聲。〕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或作誰將與儔。或作將無與儔。或作誰與儔。○今按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詞也。此云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詞也。〕

烽火周幽王爲烽燧。寇至則舉以招兵。諸侯患之。公感時而有取云。時吳少誠敗韓全義。兩都甚擾擾。公詩以此作。

登高望烽火。誰謂塞塵飛。王城富且樂。曷不事光輝。勿言日已暮。相見恐行稀。願君熟念此。秉燭夜中歸。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霑衣。

汴州亂二首汴州自大曆後多兵。劉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萬榮死。董晉實代之。晉卒。陸長源總留後。八日而軍亂。長源死。公是時已從晉喪出汴四日。實貞元二十五年。二詩之作。蓋譏德宗姑息之政云。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天官書天狗狀如犬。奔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漢吳楚七國反。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健兒爭誇殺留後。誇或作誘。○留後。陸長源也。連屋累棟燒成灰。累棟或作累累。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謂長源之妻子。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肯或作敢。嗚呼奈汝母子何。

利劍此詩次汴州亂後。不平之氣。略見于此。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侶。寡或作無。徒或作儔。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晉雷煥得豐城寶劍。一與張華。一自佩。華誅。劍失所在。煥死。其子持過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化爲兩龍而去。

齪齪貞元十五年。鄭滑大水。公十六年自京師歸彭城。詩云。去歲東郡水。而此詩亦云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詩意皆相似。大抵言當世士齪齪。無能爲國慮者。

齪齪當世士。所憂在飢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音灘。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汍瀾。選歐陽堅石詩揮筆涕汍瀾。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潘安仁笙賦。輟張女之哀彈。○彈音壇。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爲歡。秋陰欺白日。欺方作蔽。○今

按作蘊固古語。然作歎尤有味也。泥潦不少乾。河堤決東郡。滑州也。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屬或作謂。或作以。詰。方作語。〇今按謂以語。不若作屬詰爲傑切。不顧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諫諍。方作爭臣。〇今按爭臣下更著官字。語複非是。排雲叫閶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卷二　古詩二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老成。公兄介之子。貞元十三年。來省公於汴州。明年。歸取其孥。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州。不果來。公佐徐州。未幾而罷。又不果來。十七年公有此詩。觀公祭老成文。則知公眷眷之情。與此詩一也。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或作隅。古音陬。侯切。亦與流叶。將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詩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緡魚于淵。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淵或作泉。〇今按以淵爲泉。避唐諱也。依例當作淵。我徂京師。不遠其還。其或作而。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之水後。當是去徐洛時作。故其後。有人生如此可樂。豈必局束爲人鞿之句。蘇內翰嘗與客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公此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因次其韻。見坡集。

山石犖确行徑微。犖。呂角切。确音覺。黃昏到寺蝙蝠飛。說文。蝙蝠服翼。崔豹古今注。一名仙鼠。〇蝙音邊。蝠音福。升堂坐階新雨足。或作定。非是。芭蕉葉大支子肥。支子。梔子。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所見。或作見所。非是。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列子。食則粢糲。〇糲。蘭末切。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東坡詩云。犖确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駮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詩。皆采公此篇中語也。時見松櫪皆十圍。櫪音歷。或作櫟。選南都賦。楓柙櫨櫪。李善

日。槪與槃同。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吹或作生。人生如此自可樂。或作可自得。自可。或作自得。或作可是。皆非是。豈必局束爲人鞿。前漢灌夫傳。廷論局趣効轅下駒。鞿。馬絡。楚辭。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注。轡在口曰鞿。前漢是猶以鞿而御駻。突言爲人所鞿縶也。○鞿音幾。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此詩貞元十二年作。時楊凝以戶部郎中爲宣武軍判官。公時與同佐董晉幕。凝自汴朝正于京。以詩送之。

天星牢落雞喔咿。後漢王延壽王孫賦。聲嚄嘘而喔咿。楚辭。吾將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喔音渥。咿音伊。僕夫起餐車轉脂。詩。載脂載舝。還車言邁。正當窮冬寒未已。時貞元十四年之十二月。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侍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歸何時。或作何時歸。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貞元十五年。公在徐州張建封幕。汴水。徐之西。泗水。徐之南。故以名篇。公集有諫張僕射擊毬書。此詩言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蓋亦以譏之也。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築或作斷。詩。九月築場圃。謂築堅以爲場也。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秋或作雨。公早結束來何爲。分曹决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毬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紱黃金羈。選。白馬飾金羈。梁吳均曰。白馬黃金羈。○牛。一作氂。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爭變化。枚乘曰。蜩蟬揮霍。發難得巧意氣麤。前漢。項羽圍漢王於滎陽。酈食其謀撓楚權。欲立六國。張良發八難。讙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忽忽貞元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後依張建封于徐。此詩當在徐州作。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生之爲。方作爲生之。非是。前漢王褒傳。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名篇意或出此。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

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鳴鴈與前詩同時。公蓋託鴈以自喻也。

嗷嗷鳴鴈鳴且飛。上鳴字或作鴻。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窮秋南去春北歸。管子。桓公曰。鴻鴈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去寒就暖識所依。或作處。非是。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鴻鴈。前輩多用稻粱事。蓋出戰國策。廣絕交論云。分鴈鶩之稻粱。又杜甫鴈詩。自古稻粱多不足。毛羽摧落身不肥。毛羽或作羽毛。徘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朝。方作朔。○今按既云江南。則不應言朔雲矣。兼作朝雲語亦差譌。草長沙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惠性匪他。惠。作息。凌風一舉君謂何。

龍移此詩謂南山湫也。湫初在平地。一日風雷移居山上。其山下湫遂化爲土。長安人至今之乾湫。公題炭谷詩云。厭處平地土。巢居插天山。其此之意歟。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激或作擊。雷奔電激。班固西都賦語。雄雌或作雌雄。清泉百丈化爲土。魚鼈枯死吁可悲。

雉帶箭此詩公佐張僕射于徐。從獵而作也。讀之其狀如在目前。蓋寫物之妙者。

原頭火燒靜兀兀。唐太宗出獵詩。平原燒火紅。晉顧愷之傳。火燒平原無遺燎。○燒。去聲讀。野雉畏鷹出復沒。出復。方作伏欲。○今按雉出復沒。而射者彎弓不肯輕發。正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不差處。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列子。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爾雅。雉五色備曰翬。

條山蒼歐本注云。中條山在黃河之曲。今蒲中也。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沄沄去。浪波或作波浪。松柏在山岡。山或作高。

贈鄭兵曹鄭或以爲鄭通誠。張建封節度武寧時。通誠爲副使。公爲其軍從事。樽酒相從。在其時歟。白樂天哀二良云祠部員外郎鄭通誠。此云兵曹。所未詳也。

罇酒相逢十載前。君爲壯夫我少年。罇酒相逢十載後。我爲壯夫君白首。公貞元十五年去汴即徐。爲軍從事。時年三十有二。故云。我材

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皆周行。君何爲乎亦遑遑。亦或作獨。盃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酒。

桃源圖陶淵明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林夾岸。數百步前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其中土地平曠。往來種作。悉如外人。自云避秦來此。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荊公桃源行。東坡和桃源詩。皆得之。王摩詰退之劉夢得諸人以爲神仙。皆非是。詩中云。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必與一禮部郎曆和。不復詳其名氏矣。武陵。即今之鼎州也。

神仙有無何眇茫。或作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怳惚移於斯。怳。許往切。惚。吁骨切。架巖鑿谷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嬴顛劉蹶了不聞。嬴顛劉蹶。謂秦漢之亡。地坼天分非所恤。地坼天分。謂晉魏之亂。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近遠蒸紅霞。近遠或作遠近。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漢書。高祖爲亭長。夜徑澤中。前有大蛇。乃拔劍斬之。蛇分爲兩道開。蓋白帝子化爲蛇當道。而高祖以赤帝子斬之也。羣馬南渡開新主。晉太安之際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五馬。謂琅邪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琅邪竟登大位。是化爲龍也。按晉元帝姓司馬氏。太興元年即位。都於金陵。聽終辭絕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罇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鷄啁哳鳴。楚辭。鶤鷄啁哳而悲鳴。○啁音嘲。哳。陟頡切。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爲情。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烟水暮。世俗寧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東方半明此詩與煌煌東方星。與寄頗同。蓋指順宗即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也。時賈耽鄭珣瑜二相。皆天下重望。王叔文用事。相繼引去。此詩所以喻東方半明大星沒也。執誼叔文初相汲引。此詩所以喻獨有太白配殘月也。順宗已厭機政。而執誼叔文尙以私意更相猜忌。此詩所以有寧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也。及憲宗立。而叔文執誼竄。猶東方明而殘月太白滅。此詩所以喻殘月暉暉。太白睒睒。雞三號更五點也。意微而顯。誠得詩人之旨。

東方半明大星沒。太白長庚西方星。故云配月。又太白主大臣。其號爲上公。故公有取焉。半或作未。方从閣本云。按舊本作半明。今蜀本題語亦作半明。既云大星沒。則不應未明也。傳本多習於詩人成語。而不攷其意義故也。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睒睒。或作睒。字當从目。太元經明復睒天中獨爛也。○睒音閃。雞三號。史記。雞三號卒明。杜詩。初鳴度必三。○號音豪。更五點。

贈唐衢唐史。衢附公傳後。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激。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故世稱唐衢善哭。樂天嘗有詩謂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者也。此詩貞元末作。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犂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匭函朝出開明光。唐垂拱二年。命鑄銅爲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明光。殿名也。○匭音軌。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堯封於唐。舜封於虞。故堯舜號唐虞氏。

貞女峽在連州桂陽縣。貞元十九年冬。公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令。有此詩。荊州記。秦時有女子化入石。在東岸穴中。

江盤峽束春湍豪。雷風戰鬬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府。一瀉百里翻雲濤。漂船擺石萬瓦裂。咫尺性命輕鴻毛。鴻。或作於。或作如。

贈侯喜洛水在河南縣北。易乾鑿度曰。王者有盛德之應。則洛水先溫。故號溫洛。公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與侯喜尉遲汾同漁于洛。有石刻在焉。詩必是時作。反復其意。大抵謂沮洳不能得大魚。與寄遠矣。

吾黨侯生字叔𨑹。或作起。之古文也。起呼我持竿釣溫水。平明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荊棘裏。溫水微茫絕又流。深如車輙闊容輈。蝦蟆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爲侯生不能已。盤針擘粒投泥滓。列子。詹何以芒針爲鉤。剖粒爲餌。皆言其小也。○滓。阻史切。晡時堅坐到黃昏。到或作至。手倦目勞方一起。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蛭。水蟲。博物志。水蛭三段而成三物。前漢。夫豈從蝦與蛭螾。○蛭音質。蝦。一作鰕。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鬐。或作鰭。○今按鬐。馬鬣也。當作鰭。然儀禮。魚進鬐。注脊也。莊外物篇亦

作饗。則皆可通用。〇饗音祈。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爲吾規。半世遑遑就舉選。一名始得紅顏衰。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始或作巳。非是。人間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爲。便當提攜妻與子。南入箕潁無還時。箕。山名。潁。水名。池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高士傳。許由隱于箕山。叔迟君今氣方銳。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詩。有汾沮洳。沮洳。漸濕也。蘇東坡記。儋耳上元放杖而笑。過問何笑。曰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所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蓋公作此詩時。年三十四。去徐居洛。方有求官來東洛之語。而東坡則晚歲儋耳發於憂患之餘。覽者無以爲異。〇沮。將預切。洳。人恕切。肯或作有。非是。

古意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然觀公詩意。與前詩皆有興寄。其日古意。其旨深矣。公縣齋有懷曰。求官來東洛。犯雪過西華。答張徹曰。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李肇國史補言。愈好奇。登華山絕峯。度不可反。發狂慟哭。縣令百計取之。乃下。而沈顏作登華旨略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文公憤趨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至顛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況子幾晦哉。

太華峯頭玉井蓮。山海經曰。華山。一名太華。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晉史樂廣傳。沉痾頓愈。又潘岳閑居賦。嘗膳載加。舊痾有痊。痾。於何切。痊音詮。〇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夤緣。選。琴賦。丹崖嶮巇。青壁萬尋。方从唐本作五月壁路難攀緣云。鮑溶集有陪公登華山詩。蓋五月也。夤或作攀。〇今按公此詩本以古意名篇。非登山紀事之詩也。且太華之險。千古屹立。所謂削成五千仞者。豈獨五月然後難攀緣哉。若以句法言之。則五月壁路之與青壁無路。意象工拙。又大不侔。亦不待識者而知其得失矣。方氏泥於古本。牽於旁證。而不尋其文理。乃去此而取彼。其亦誤矣。原其所以。蓋緣五月本是青字。唐本誤分爲二。而讀者不曉。因復削去無字。遂成此繆。今以諸本爲正。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張功曹署也。公與張以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赦自南方。俱徙掾江陵。至是俟命於郴。而作是詩。公在江陵祭郴州李使君云。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徊以宿留。此其證也。詩怨而不亂。有小雅之風。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沙平或作平沙。非是。一盃相屬君當歌。漢灌夫傳。夫迎田蚡過竇嬰。及飲酒酣。夫起

鮮鷚蚡。顏師古曰。鷚。付也。猶今之鮮蚡相勸也。○鷚。之欲切。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選。古詩。泣涕零如用。洞庭連天九疑高。洞庭九疑詳見一卷復志賦。二卷送惠師詩註。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官所。臨武。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熏腥臊。臊或作腥，非是。昨者州前搥大鼓。嗣皇繼聖登夔皋。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卽位。赦書一日行萬里。是年二月甲子。大赦天下。罪從大辟皆除死。荊公與謝本作除徙。下文已有遷者追迴流者還。則除死爲當。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朝清班。朝清或作清朝。唐本作朝清。蓋言追還之人皆得滌瑕垢而朝清班。惟巳爲使家所抑。故只量移江陵也。州家申名使家抑。使家。謂湖南觀察使。坎軻祇得移荊蠻。祇或作只。他詩皆然。荊蠻。江陵也。判司卑官不堪說。卑官。一作官卑。未免捶楚塵埃閒。老杜送高書記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按唐制。參軍簿尉有過。卽受笞杖之刑。杜牧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跼蹐。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杭本如此。言張之歌詞酸苦而已。直歸之於命。蓋反騷之意。而其詞氣抑揚頓挫。正一篇轉換用力處也。方从諸本。我下去歌字。而君下著豈字。全失詩意。使一篇首尾不相運掉。無復精神。又不著杭本之異。蓋考之亦非詳耶。一年明月今宵多。一作月明。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或無廟字。○爾雅。霍山爲南嶽。一名衡山。公前後兩謫南方。初自陽山北還。過衡在八月。至潭適當殘秋。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故知此詩自陽山還。時永貞元年秋作也。後自潮州移刺袁州。則元和十五年十月。非秋雨節時也。東坡潮州廟碑云。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卽此詩意。

五嶽祭秩皆三公。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秩次也。皆或作比。非是。四方環鎮嵩當中。白虎通曰。嵩山夾居四方之中。故曰嵩。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牛腹。雖有絕頂誰能窮。老杜望嶽詩云。會當陵絕頂。一覽衆山小。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清。方作晴。○今按清風與羣陰伏。無清風則雨意未已也。晴字非是。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詩。神之聽之。正直是與。非。方作卽。非是。能感。方作感能。○今按若从方讀。則此句爲吃羌語矣。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衡山有五峯。紫蓋。天柱。石廩。祝融。芙蓉。石廩。一名石囷。○東坡登州觀海市詩云。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過太行詩序云。予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登衡山之祥也。意皆本此。森

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經趍靈宮。柏或作桂。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傴僂薦脯酒。傴。於武切。僂音縷。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令或作內。睢盱偵伺能鞠躬。列子老子而睢睢而盱盱。仰視貌。○睢。許佳切。盱。香于切。偵。丑鄭切。手持盃珓導我擲。珓。方从唐本作校云。廣韻作珓。謂古者以玉爲之也。朝野僉載作角。角與校音義皆相近。魏野有詠竹校子詩。只作校字。荆楚歲時記又作教。○今按當从廣韻及衆本。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扁鵲傳。長終而不得返。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朣朧。選。秋興賦。月朣朧而含光。从日者非。○今按廣韻。曈字祇有从日。無从月者。曈曨。本日出貌。然前輩月詩多用之。如梁孝綽月詩曈曨入牀簟之類也。當考。更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詩。杲杲出日。

岣嶁山 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岣嶁山。與前詩同時作。東坡中隱堂詩云。岣嶁何須到。韓公淚自悲。謂此詩也。○岣音矩。嶁音縷。

岣嶁山尖神禹碑。盛洪之荆州記曰。南嶽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徐靈期南嶽記曰。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書序云。魯共王得孔子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科斗。古篆也。以其頭麤尾細。類水蟲之科斗焉。○倒或作葉。方从蜀本云。衡陽舊刻亦然。魏都賦云。華蓮重葩而倒披。○今按岣嶁者。衡山南麓別峯之名。薤倒披者。古有倒薤書。見歐公集。古錄目唐玄度十體書方得之矣。然今衡山實無此碑。此詩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卒章自爲疑詞。以見微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溫亦云。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蓋亦得於傳聞也。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猱或作嗁。猱。奴刀切。

永貞行 貞元廿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卽位。病不能視朝。王伾王叔文用事。四月冊皇太子。八月立爲皇帝。是爲憲宗。順宗爲太上皇。改元永貞。此詩所以具載。太皇。謂順宗。小人。謂叔文。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郢鄭珣瑜等。嗣皇。謂憲宗。郎官荒郡。意指劉禹錫坐叔文黨貶連州也。公方量移江陵。而夢得出爲連州。邂逅荆蠻。故作是詩。觀終篇之意。可見其爲夢得作也。此詩或云自四門肅穆賢俊登下爲別篇。非是。

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太皇。謂順宗。天子居喪曰諒陰。諒。信。陰。默。謂信默不言。亦作亮陰。書說命。亮陰三祀。論語憲問。諒陰三年不言。小人乘時偷國

柄。小人。謂叔文。北軍百萬虎與貔。書牧誓。如虎如貔。○貔音毗。天子自將非他師。或作時。一朝奪印付私黨。是歲五月。王叔文等。以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四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軍司馬。叔文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爲益疑懼。私黨。即泰也。懔懔朝士爲能爲。狐鳴梟噪爭署置。楚辭。鴟梟羣而制之。皆以喻小人讒佞也。○梟。堅堯切。睗睒跳踉相嫵媚。睗睒或作睒閃。睗睒。獸狂視貌。字見吳都賦。○跳音迢。踉音梁。嫵音武。媚音眉。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選。班固西都賦。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注珠也。齊音劑。磊。魯猥切。○元臣故老不敢語。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郢鄭珣瑜等。晝臥涕泣何汍瀾。王叔文用事。一日諸相會食。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執誼起迎。諸相停筯以待。有頃。報叔文索飯。已與韋相同餐閣中矣。杜佑高郢權不敢言。鄭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索馬徑歸。臥不起。董賢三公誰復惜。前漢董賢傳。哀帝元壽元年。帝重賢。封賢爲高安侯。欲極其位。遂以賢爲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年二十二爲三公。三或作一。非是。侯景九錫行可歎。南史侯景傳。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九錫。一日車馬。二日衣服。三日樂則。四日朱戶。五日納陛。六日虎賁。七日斧鉞。八日弓矢。九日秬鬯也。○歎音灘。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嗣皇卓犖信英主。謂憲宗。文如太宗武高祖。膺圖受禪登明堂。共流幽州鯀死羽。鯀與鯀同。禹父名。楚辭。鯀婞直以忘身。書。流共工於幽州。殛鯀于羽山。以喻伾叔文也。四門肅穆賢俊登。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賢俊。謂用杜黃裳鄭餘慶爲宰相。數君匪親豈其朋。謂柳宗元劉禹錫之屬。郎官清要爲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九月貶韓泰撫州司。封郎中韓曄池州。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邵州。屯田員外郎劉禹錫連州刺史。皆自郎官遷謫。禹錫至荊南。改武陵司馬。此詩未改。武陵前作也。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烝。江氛嶺祲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怪鳥鳴喚令人憎。鳴喚或作爭鳴。蠱蟲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楚辭。雄虺九首。史記。草無毒螫。螫蟲行毒也。○螫音釋。字亦作蠚。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嘗同僚情可勝。公嘗與夢得同爲御史。嘗或作常。非是。○蔡寬夫詩話云。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貶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二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仇讎云云。及其爲永貞行。憤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同僚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尚義。待朋友始終也。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爲懲。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自陽山徙掾江陵。永貞元年十月過洞庭作也。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犬雞斷四聽。斷。方从杭蜀本作絕。○今按此句既有絕字。則下一句不應便複出。方為杭蜀所誤。此比多矣。糧絕誰與謀。相去不容步。險如礙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喧左右。飢啼但啾啾。非懷北歸與。何用勝羈愁。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愁愁。能令暫開霽。過是吾無求。

李花贈張十一署或作李有花。○元和元年二月江陵作。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練雪羞比。揉或作柔。非是。○揉。而由切。波濤翻空杳無涘。翻空或作相翻。非是。君知此處花何似。白花倒燭天夜明。羣雞驚鳴官吏起。金烏海底初飛來。隋孟康詠日詩。金烏升曉氣。朱輝散射青霞開。選。恨賦。鬱青霞之奇意。迷魂亂眼看不得。迷魂亂眼。或作迷亂入眼。入又作人。皆非是。照耀萬樹繁如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省曾辭盃。省曾辭或作曾辭酒。非是。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秪今四十已如此。公時年三十九。後日更老誰論哉。力攜一樽獨就醉。獨或作共。非是。不忍虛擲委黃埃。委或作隨。

杏花與前篇同時作。

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園不可到。唐劇談錄。曲江池本秦隑州。開元中疏鑿。遂為妙境。杜甫哀江頭詩。春日潛行曲江曲。細柳新蒲為誰綠者是也。看此寧避雨與風。二年流竄出嶺外。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凡二年。至是始為掾江陵。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恆泄。陽氣發亂無全功。無全。閣本作全無。非是。浮花浪蕊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躑躅少意思。本草注。躑躅樹生高三四尺。花似山石榴。或云。一名山石榴。○躑。直炙切。躅。廚玉切。照耀黃紫徒為叢。鷓鴣鉤輈猿叫歇。嶺表記。鷓鴣自呼云鉤輈。李羣玉詩。又聽鉤輈格磔聲。○輈。張流切。杳杳深谷攢青楓。杳杳或作杳藹。豈如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何窮。今旦胡為忽惆悵。惆或作怊。後放此。萬片飄泊隨西東。明

年更發應更好。更發一作花發。道人莫忘鄰家翁。

感春四首 元和元年春據江陵時作。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徧處處。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張衡四愁思。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云云。公句意蓋取此。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三盃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諸本奈作春。今从杭蜀本云。古樂府奈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

皇天平分成四時。宋玉九辯曰。皇天平分四時兮。春氣漫誕最可悲。氣或作風。雜花粧林草蓋地。白日座上傾天維。西京賦。振天維。衍地絡。蜂喧鳥咽留不得。紅蕚萬片從風吹。豈知秋霜雖慘冽。慘或作凜。以西京賦冰霜慘冽。定作慘。摧落老物誰惜之。晉宣帝嘗疾。張皇后往省。帝曰。老物可憎。又曰。老物不足惜。爲此徑須沽酒飲。自外天地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離騷二十五。前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蓋離騷經。一九歌。十一天問。一九章。九遠遊。卜居漁父各一。凡二十五篇也。不肯餔啜糟與醨。漁父篇。何不餔糟而歠醨。○餔。奔謨切。醨。呂支也。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寧非癡。先儒云。公以原詞介於莊周司馬遷之間。其感春詩云云。蓋與屈原之懲於諷諫。而傷其違聖之達節也。幸逢堯舜明四目。條理品彙皆得宜。平明出門暮歸舍。酩酊馬上知爲誰。酩酊注見二卷。歸彭城詩。閣杭蜀本爲誰作誰爲。方从諸本云。按公後詩有遇酒即酩酊。公知我爲誰。即此義也。○今按方氏此論最公。使他處皆如此。則無可議矣。

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臥。詩書漸欲拋。節行久已惰。或作破。非是。冠欹感髮禿。語誤悲齒墮。孤負平生心。孤或作辜。已矣知何奈。諸本皆同。無可疑者。荊公本奈作那。李本知作如。亦無大異。獨方从閣本作已知無可奈。乃不成文理。故今定从諸本。

我恨不如江頭人。我恨。方从杭本作奈我。閣本無奈字。亦無恨字。蜀作我奈。○今按杭蜀本蓋因前篇之末有奈字而誤也。閣本亦少一字。皆非是。今从監本。長網橫江遮紫鱗。獨宿荒陂射鳧鴈。賣納租賦官不嗔。歸來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寧羞貧。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

神。闔本如此爲當。方乃不从。而以足爲是。又不可曉也。畫蛇著足無處用。史記。楚惠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謂昭陽曰。昔人有遺其舍人一巵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有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者。及爲足而後成。人奪其酒而飲之。或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〇著。陟略切。兩鬢雪白趨埃塵。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誰相親。數盃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抛青春。買或作置。〇東坡云。國史補。酒有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有麴米春。裴鉶作傳奇亦有松醪春。唐人名酒多以春。抛青春亦必酒名。按此詩在江陵作。蓋江陵酒名也。

寒食日出遊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九篇。寒食日出遊。夜歸。因以投贈張十一。即功曹署。公與張同自御史貶官。又同爲江陵掾。公法曹參軍。張功曹參軍。元和元年時也。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忍千株雪相映。邇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縑吟九詠。紛紛落盡泥與塵。不共新粧比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君不強起時難更。關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生死或作死生。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張在江陵未幾。邕管經略使路恕署爲判官。路指鬼門幽且夐。容州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門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諺曰。鬼門關。十人九不還。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陛下聖。蔡邕獨斷云。謂陛下者。羣臣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因卑達尊之義也。囊空甑倒貧救之。杜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又郭林宗傳。孟敏客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我今一食日還併。禮記儒行。儒有幷日而食。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縶驥四足氣空橫。縶。陟立切。橫。戶孟切。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帀岸蒲生迸。生或作芽。宋玉庭邊不見人。杜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荊州。即江陵也。輕浪參差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嫌醆底深。桑又在江總席上曰。雖盞百罰。吾亦不辭也。題詩尙倚筆鋒勁。鮑明遠擬古詩。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明宵故欲相就醉。故或作固。有月莫愁當火令。洪慶善云。此時春末夏初。故云火令。方云非也。此謂寒食禁火耳。火令字見周禮。魏武帝亦有寒食禁火令。但東坡嘗爲李公擇書。此詩作燈火冷。又不知其所據何本也。〇今按方說是也。此言夜行有月。故不憂當寒食禁火之令耳。坡讀亦誤。

憶昨行和張十一或作和張十一。憶昨行與前詩同時。在江陵作。

憶昨夾鍾之呂初吹灰。月令仲春之月。律中夾鍾。二月之呂也。續漢書以葦灰實律之端。按麻而候之。其月氣至則灰飛而律通。上公禮罷元侯迴。上。洪作杜。云杜佑自淮南入朝也。方作社云。此爲荊師裴均罷社而享客也。○今按方說是也。但以上爲社則未然。左傳云。五行之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其土正曰后土。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故杜注用幣于社云。以請於上公。則上公即社神也。況此句內又自以元侯爲對耶。車載牲牢甕舁酒。並召賓客延鄒枚。鄒陽枚乘。漢梁孝王客。腰金首翠光照耀。絲竹迴發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麗。玉斝屢舉傾金罍。詩。我姑酌彼金罍。張君名聲座所屬。朱大切。起舞先醉長松摧。宿酲未解舊痁作。劉伶五斗解酲。左傳痁作而伏。舊痁。方作痁舊。○今按此句內上有宿酲字。則此當爲舊痁明矣。方誤。○痁。失廉切。深室靜臥聞風雷。自期殞命在春序。屈指數日憐嬰孩。危辭苦語感我耳。淚落不揜何漼漼。集韻云。漼。雪霜積聚貌。選。指季豹而漼焉。注。漼漼泣垂貌。○漼。七回切。念昔從君渡湘水。湘或作湖。大帆夜劃窮高桅。玉篇云。帆。船上檣竿。○劃。忽麥切。桅。五回切。陽山鳥路出臨武。公責連之陽山令。張爲郴之臨武。郴在江南。連則廣南也。驛馬拒地驅頻隤。三館本作槌。方云。博雅。槌。擡也。亦有義。○今按方義暗僻不可曉。此但言當謫官時。馳驛發遣。而山路險惡。故羸馬拒地不進。被驅而屢至傾隤耳。隤或取詩我馬虺隤字。然其義但爲不能升高之病。又似未必然也。○隤。杜回切。踐蛇茹蠱不擇死。忽有飛詔從天來。伾文未揃崖州熾。伾。王伾。文。王叔文。崖州。韋執誼也。揃或作剪。謝校从剪。說文。揃。滅也。史記西南夷贊有揃剽字。○伾音丕。揃。子踐切。雖得赦宥恆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三姦。謂貶王伾。王叔文。韋執誼也。羽窟無底幽黃能。能有兩音。奴來切者。三足鼈也。奴登切者。熊屬。足似鹿者也。左傳。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國語作黃能。當音賢能之能。然說者謂能既熊屬。又爲鼈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饌。疑鯀化爲二物。則兩音亦可通用也。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今君縱署天涯吏。縱或作從。○今按張署墓志。邕管奏署爲判官也。投檄北去何難哉。無妄之憂勿藥喜。一善自足禳千災。頭輕目朗肌骨健。古劍新劚磨塵埃。殃銷禍散百福併。從此直至耇與鮐。詩閟宮。俾爾耆而艾。耇。老也。鮐。魚名。詩行葦。黃耇台背。鄭氏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鮐音台。耇或作耆。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須穿栽。栽。或作裁。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還京兆府司錄。沮溺可繼窮年推。沮溺。人名。

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公家河南。而嵩山伊水洛水並隸焉。詩意欲與張耦耕於嵩山下也。推字取禮記月令三推九推之意。○沮。子魚切。推。他回切。或作催。

卷四　古詩四

劉生

詩或無詩字。○貞元二十一年。劉師命訪公于陽山。斷章似有送行之意。集中有因梨花爲生作二詩。豈前此之作耶。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輊非常儔。詩。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又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輊或作軼。○輊。竹二切。棄家如遺來遠遊。東走梁宋暨揚州。暨或作逮。遂凌大江極東陬。東陬東隅。即謂越也。○陬。將侯切。洪濤舂天禹穴幽。禹穴在會稽。越女一笑三年留。南逾橫嶺入炎州。或作洲。青鯨高磨波山浮。鯨或作鮮。○今按青義未詳。疑是長字之誤。怪魅炫曜堆蛟虬。魅或作媚。堆或作推。非是。山獠讙譟猩猩游。獠或作獠。非是。獠。蘇遭切。神異經。西方深山。有人長尺餘。袒身捕蝦蟹以食。名曰山獠。國語注作獠。公聯句亦有中矢類妖獠。游或作愁。此詩二州字。二游字。視占用韻。後人誤改也。毒氣爍體黃膏流。問胡不歸良有由。美酒傾水炙肥牛。○炙音蔗。與炙同。又側吏切。妖歌慢舞爛不收。倒心迴腸爲青眸。司馬遷答任少卿書。腸九迴。阮籍見佳客爲青眼。千金邀顧不可酬。乃獨遇之盡綢繆。○綢音籌。繆。莫彪切。瞥然一餉成十秋。楚辭。目瞥瞥兮西沒。餉或作嚮。非是。○瞥。匹篾切。昔鬢未生今白頭。五管歷徧無賢侯。唐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之五府度使。名嶺南五管。見舊書地理志。迴望萬里還家羞。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爲羅列陳前修。前修字見離騷。謂前世修能之士。芟蒿斬蓬利鋤耰。天星迴環數纔周。文學穰穰囷倉稠。史記。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車輕御良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酬恩讎。

鄭羣贈簟

羣嘗以侍御史佐裴均江陵。公自陽山量移江陵法曹。與羣同僚。唐孔戣私記云。退之豐肥善睡。每來吾家。必命枕簟。而沈存中筆談亦云。世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爾。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誤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少髯。此詩有腰腹空大及慢膚多汗之語。二說信然。

蘄州笛竹天下知。蘄州在今淮南。其地出竹。笛或作簟。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東坡寄簟與蒲傳正詩云。愧此八尺黃琉璃。祖此詩也。體堅淨色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盡或作滿。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困暑

經。如坐深甑遭烝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楚辭。天問。平脅慢膚。何以肥之。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蝨避。詩。營營青蠅。止于樊。抱朴子日。蚤蝨攻君。臥不得安。○蚤音早。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恆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選。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贈子相好無時衰。閣本無時作時無。非是。

豐陵行 順宗陵也。按長安志。順宗豐陵在富平縣東北三十五里甕金山。順宗以元和元年七月葬。公是年六月方自江陵召入爲博士。必當是時作。終篇言三代舊制存諸書。當時之禮必有不合於古者。故云。

羽衛煌煌一百里。一或作三。以長安志考之。非是。曉出都門葬天子。順宗也。羣臣雜沓馳後先。宮官穰穰來不已。是時新秋十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清風飄飄輕雨灑。風伯清塵。雨師灑道。見文選。偃蹇旂旆卷以舒。逾梁下坂笳鼓咽。方作彿。○按作咽乃響。又見悲切之意也。嵽嵲遂走玄宮閭。嵽嵲。山小而不安貌。選注。天子后妃所葬墓曰玄宮。玄宮閭。謂玄宮前之寓閭也。閭或作虛。非是。○嵽音經。嵲音臬。哭聲訇天百鳥噪。○訇音轟。幽坎晝閑空靈輿。皇帝孝心深且遠。資送禮備無贏餘。設官置衛鎖嬪妓。唐制。諸陵皆置宮殿。列官曹。設嬪妓。侍衛如平生。杜甫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臣朝見星。供養朝夕象平居。養或作送。臣聞神道尚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 諸本大作羣。崔羣字敦詩。公同年進士也。公元和元年在京師爲國子博士時作。詳詩意可見。寺在京城南門之東。供慶舍云。詩中正值萬株紅葉滿。謂柿也。靈液屢進頗黎盌。謂食柿也。

秋灰初吹季月管。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莩燒之作灰。實之管中。以羅穀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穀。律卽候氣之管。以銅爲之。詳見漢律歷志。日出卯南暉景短。月令。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萬株紅葉滿。光華閃壁見神鬼。壁或作璧。赫赫炎官張火

傘。然雲燒樹火實駢金烏下啄頳虬卵。〇頳音檉。魂翻眼倒忘處所。倒或作暈。赤氣沖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照燭乾坤旱。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九輪。謂九日車輪也。二三道士席其間。靈液屢進頗黎盌。頗黎出西域。亦作玻璩。忽驚顏色變韶稚。忽或作勿。非是。韶或作齠。韶有美義。不必易字。卻信靈仙非怪誕。桃源迷路竟茫茫。棗下悲歌徒纂纂。潘岳笙賦曰。歌棗下之纂纂。前年嶺隅鄉思發。謂貞元二十年春在陽山。躑躅成山開不算。躑躅。花名。見杏花詩注。躑。直炙切。躅。廚玉切。〇去歲羇帆湘水明。謂永貞元年自陽山移掾江陵。霜楓千里隨歸伴。猿呼鼯嘯鷓鴣啼。嘯或作笑。非是。惻耳酸腸難濯澣。惻或作側。非是。思君攜手安然得。今者相從敢辭懶。由來鈍騃寡參尋。騃或作駭。非是。〇騃。語駭切。況是儒官飽閑散。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須知節候即風寒。幸及亭午猶妍暖。南山逼冬轉清瘦。刻畫圭角出崖窾。窾。空也。莊子導大窾。〇窾音款。當憂復被冰雪埋。汲汲來窺誡遲緩。

贈崔立之評事 立之名斯立。博陵人。元和初爲大理評事。以言事黜官。爲藍田丞。見公藍田丞廳記。元和元年六月。公召拜國子博士作此詩。詳味詩意。當是崔頻有詩。望公推引。故公有頻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閑官敢推引之語云。

崔侯文章苦捷敏。老杜不見敏捷詩千首。高浪駕天輸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外或作內。非是。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〇蜃音腎。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蛟螭雜螻蚓。言其小大不齊也。苕溪漁隱叢話云。立之詩有不工處。故退之以此譏之。〇螭。抽知切。螻音婁。蚓音引。知音自古稱難遇。世俗乍見那妨哂。勿嫌法官未登朝。法官。謂大理評事。猶勝赤尉長趨尹。斯立初爲尹陽尉。唐州縣有畿赤緊望之等。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念昔塵埃兩相逢。爭名齟齬持矛楯。子時專場誠觜距。選。張衡東都賦。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注。擅。專也。專或作擅。〇觜。即委切。距。舊杵切。余始張軍嚴韅靷。左傳僖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杜預注。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〇韅。曉見切。靷。以忍切。爾

來但欲保封疆。莫學龐涓怯孫臏。史記。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事魏爲惠王將。能不及臏。陰召臏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以竄逐新歸厭闘鬧。時公方自江陵法曹召爲國子博士。齒髮早衰嗟可閔。頻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閑官敢推引。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筍。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牝。當今聖人求侍從。聖人。憲宗也。謂拔擢杞梓收楛菌。襄二十六年左氏。晉大夫如杞梓皮革焉。書惟箘簵楛。箘簵。美竹。可以爲矢。楛。木名。可以爲矢簳。○楛音戶。箘音窘。東馬嚴徐已奮飛。東方朔。司馬相如。嚴助。嚴安。徐樂等。枚皐卽召窮且忍。枚皐。枚乘子。字少儒。復闘王師西討蜀。元和元年正月。命長武城使高崇文等。伐蜀討劉闢。霜風冽冽摧朝菌。莊子。朝菌不知晦朔。菌。地蕈也。○菌音窘。走章馳檄在得賢。說文曰。檄。二尺書也。有急事則插以鳥羽。號爲羽檄。西京雜記。揚子雲曰。漢武帝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檄刑狄切。燕雀紛拏要鷹隼。禮記。鷹隼蚤鷙。○拏。女加切。女書切。隼。息尹切。要一作惡。又竊料二塗必處一。豈比恆人長蠢蠢。勸君韜養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腎。牆根菊花好沽酒。錢帛縱空衣可準。暉暉簷日暖且鮮。摵摵井梧疏更殞。若溪漁隱云。摵音索。殞落貌。文選。盧子諒詩。摵摵芳葉零。又潘岳秋思賦。庭樹摵以灑落。高士例須憐麴糵。丈夫終莫生眭眕。能來取醉任喧呼。死後賢愚俱泯泯。

送區弘南歸區弘嘗從公於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又從之至京。此詩有從我荊州來京畿之句。弘將歸。公以詩送之。張籍孟郊。亦皆有詩。元和元年也。區或作歐。歸或作征。區。烏侯切唐韻區治子之後。漢王莽傳有中郎區博。

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猿鶴伏以飛。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二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造化權輿作周昭王南征。皆未詳本何据也。洶洶洞庭莽翠微。或作江洶洞庭宿莽微。楚辭。波逢洶湧濆滂沛兮。又夕擥中洲之宿莽。王逸注云。草經冬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洶。許拱切。又音凶。莽。莫綴切。九疑鑱天荒是非。選。登巉巖而下。望湘記。零陵營道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荒是非豈以此耶。鑱或作巉。九疑。言鑱天。洪濤。言春天。皆奇語也。○巉。仕檻切。又鋤咸切。野有象犀水貝璣。分散百寶人士稀。士或作事。非是。我遷于南日周圍。貞元十九年冬。公謫陽山。明年冬弘來。故云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俙。爰有

匾子熒熒暉。匾子或作子匾。觀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落以斧引以纆徽。引以或作斤引。洪慶善纆作墨。方从唐閣杭本七。張文潛云。古人作七言詩。其句脉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退之乃變句脉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引以纆徽。雖欲悔舌不可捫是也。○今按此言纆徽。謂木工所用之繩墨也。然周易作徽纆。乃爲黑索所以拘罪人者。公所用別有据也。○纆音墨。徽音暉。恐雖有不遠驅騑騑。詩。四牡騑騑。騑音霏。或採于薄漁于磯。服役不辱言不識。從我荊州來京畿。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召爲國子博士。弘與公俱至京師。離其母妻絕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道不或作不道。非是。子雖勤苦終何希。王都觀闕雙巍巍。騰蹋衆駿事鞍鞿。佩服上色紫與緋。獨子之節可嗟唏。香衣切。字與欷同。或作欷。母附書至妻寄衣。開書拆衣淚痕晞。開書拆衣。或作開緘發封。淚痕作痕淚。非是。雖不勑還情庶幾。朝暮盤羞惻庭闈。幽房無人感伊威。潘安仁哀永逝文。撫靈櫬兮訣幽房。蛜蝛。爾雅委黍也。注舊說鼠婦。詩伊威在室。陸德明云。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鄭氏箋云。家無人懶然。令人感傷。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矣或作吳。非是。句法見上張文潛說。蜃沈海底氣昇霏。史記天官書。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彩雉野伏朝扇翬。爾雅。雉五彩皆備。日翬扇。或作羽。非是。蓋宮扇以雉尾爲之。翬。文采貌。此言雉伏於野。而其羽可用爲朝廷之儀。與上下二句爲一類也。○翬音揮。處子窈窕王所妃。莊子。綽約若處子。詩曰。窈窕淑女。苟有令德隱不腓。詩。百卉具腓。腓。病也。況今天子鋪德威。鋪或作輔。非是。蔽能者誅薦受禨。漢書。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用其意。史記。因載其禨祥度制。○禨音幾。出送撫背我涕揮。行行正直慎脂韋。楚辭。如脂如韋。以潔楹乎。注。脂韋。柔弱貌也。業成志樹來頎頎。詩。碩人其頎。注。言儀表長麗絞好頎頎然。○頎音祈。我當爲子言天扉。

三星行三星。謂箕斗牛也公自憫其生多訾毀如此。詳詩意可見。蘇內翰云。吾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復在焉。意亦取此也。

我生之辰。方从閣本之下有三字云。謂斗牛與箕也。○今按辰。時也。詩云。我辰安在。方說非是。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箕。二十八宿中之二宿也。牛不見服箱。詩。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言有牛之名。而無其實。不可以服箱。服。載也。斗不挹酒漿。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亦有斗名。而無其實。不可以挹酒也。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又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無時停簸揚者。言牛斗皆不可用。惟箕獨能簸揚。所謂有

神靈也。○簸音播。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讙。諸本已並作以。今从唐閣本云。讙如諸將盡讙之讙。此詩叶餘於除。叶讙於聞。今本易讙爲擾。以求叶揚韻。非也。名聲相乘除。曆家有增減率。遲速積。有乘除之法。○乘音繩。故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詩三星在天。什伍東西陳。什伍。猶縱橫也。南斗六星。牽牛六星。箕四星。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剝啄行元和元年。自江陵召入爲國子博士作也。公被讒出爲陽山。至是召還。又有謗之者。故三星行云。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剝啄行云。我不厭客。困于語言。欲不出納。以堙其源。各有所激云爾。歐陽文忠擬剝啄行寄趙少師云。剝剝復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云云。公遠讒避謗。欲謝客以堙其源。故深其塹。堅其墉。要爲不可干者。而歐陽則歸老故鄉。欣然喜客之至。是以其辭不同如此。

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客厭。困于語言。諸本此下有我嗟子誠一語。閣本同。今从唐杭蜀本刪。一云閣本衍。蓋下語誤入。欲不出納。以堙其源。空堂幽幽。有秸有莞。書。三百里納秸服。詩。下莞上簟。○秸音戛。莞音丸。又九還切。門以兩版。叢書於閑。窅窅深塹。窅音窈。其墉甚完。墉或作容。非是。彼寧可隳。此不可干。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益或作實。口益或作益實。我爲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與。方作以。云韓文與多作以。他文見者非一。詩之子歸不我以。注。以猶與也。○今按陸宣公奏議亦然。如云未審云云以否之類是也。然當作與爲正。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諸本作來可待焉。今从閣杭蜀本云。公祭十二郎文。其不有年以補我𢢽。同此義也。

青青水中蒲三首諸本作一首。今从閣本。○按樂府亦作三首。詩蓋興寄也。當是婦人思夫之意。文選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有青青河畔草。長歌行有青青園中葵。其大意與此相類。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孟東野失子(幷序)　東野爲鄭餘慶留府賓佐在元和二三年。此詩當是時作也。據郊集有哀幼子及杏殤詩。其詞甚悲。石君美有子年少而失。魯直嘗書此詩遺之。云時以觀覽。可用亂思而紓哀。究觀物理其實如此。大蓋因果耳。退之救世弊故幷因果不言。然此一段文意。乃是涅槃經中佛語。退之嘗言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爲大儒者。其果信矣乎。魯直所云如此。

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其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天。女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何或作以。莊子。奪彼與此。一何偏也。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延。蕃或作繁。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泉。地祇爲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靈龜。騎雲款天門。問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噬齧。星辰踣而顚。吾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因或作緣。此詩如因與鱞。今本皆以韻不叶而誤刊也。○今按作緣亦通。未必誤改也。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或作肚。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博物志。細腰無雌雄之類。取桑蟲或阜螽子。抱而成已子。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者也。舉族長孤鱞。或作懸。鴟梟啄母腦。母死子始翻。或作蕃。爾雅釋鳥云。梟鴟。說文云。不孝鳥也。張奐曰。鶹鷅食母。○鴟。處脂切。梟。堅堯切。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玉篇。蝮螫手則斷。楚辭。蝮蛇蓁蓁。○蝮音覆。一作虺。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蛇然。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歎。歎音灘。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即日以命還。地祇謂大靈。女往告其人。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崔豹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邵氏聞見錄云。史記。江使神龜使於河。漁者得之。龜夢於宋元王。夢見一大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見史記龜策傳。闖然入其戶。闖。出頭兒。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諸本作次韻和皇甫湜陸渾山火。今从閣杭蜀本。○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爲陸渾尉。縣本周之畿內地。秦晉遷陸

渾之戎於伊川。漢立爲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公詩云時當大冬澤乾源。其分司東都冬所作歟。次前詩當在元和三年矣。此詩一本作次韻。非是。劉貢父云。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用韻。有依韻同在一韻中。有用韻用彼之韻不必次之。公和陸渾山火是也。然持正詩不傳於世矣。

皇甫補官古賁渾。賁或作陸。今从杭蜀本云。賁音陸。字本公羊傳。時當玄冬澤乾源。玄或作大。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擺磨出火以自燔。擺音捭。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踔顛乾坤。後漢。踔宇宙而遺俗。注猶越也。赫赫上照窮崖垠。音銀。截然高周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復暾。楚辭。暾將出兮東方。暾或作暇。○暾。他昆切。虎熊麋豬逮猴猿。水龍鼉龜魚與黿。鴉鴟鵰鷹雉鵠鶤。鷹雉或作雁鷹。燖炰煨爊孰飛奔。筆墨閑錄無逸云。上句正柏梁體。後山作七字詩上東坡襲此體。燖。湯中爚肉也。儀禮。惟燖者有膚。炰含毛炙物。詩。毛炰胾羹。爊。廣韻云。埋物灰中令熟也。方作爊。非是。孰。一作熟。○燖。徐廉切。炰音庖。煨。烏回切。爊。於刀切。祝融告休酌卑尊。左昭二十九年。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爲高辛火正。火行於冬。猶祝融告休而歸也。錯陳齊玫闘華園。○玫音梅。或作收。非。火齊玫瑰也。闘或作鬭。謂芙蓉披猖塞鮮繁。千鐘萬鼓咽耳喧。攢雜啾嚄沸篪塤。廣韻。啾唧小聲。嘖嚄大喚。自山狂谷很以下。言火之盛如此。或作沸。非是。○啾。即由切。嚄。胡伯切。篪音池。塤音喧。彤幢絳旃紫纛旛。周禮。通帛爲旃。纛左纛。以氂牛尾爲之。纛左騑馬軛上。旃。旗曲柄。旛或作番。○幢。宅江切。纛音導。炎官熱屬朱冠褌。前漢。相如自著犢鼻褌。○褌音昆。髹其肉皮通䏶臀。選。列髹形之繡楯。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髹漆。祝季賓謂䏶當作髀。按䏶从肉从骨一也。劉備髀中肉消亦通用。○髹音休。䏶音陛。臀音屯。頹胸垤腹車掀轅。或作轅。掀。緹顏靺股豹兩鞬。周禮。赤緹用羊。靺。赤韋也。詩。靺韐有奭。兩鞬。說文。所以戢弓矢。後漢。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左氏右屬櫜鞬。豹兩鞬者。以豹皮爲之。○緹音提。靺。莫拜切。又莫佩切。鞬。居言切。霞車虹靷日轂轓。靷。引車索也。史記。憑軾結靷。前漢。令長吏二千石。朱兩轓。虹或作紅。非是。○靷。以忍切。又羊晉切。轓音番。丹蕤縓蓋緋繙㠶。爾雅。一染謂之縓。繙。廣韻。風吹旗貌。㠶。說文。幡也。○縓。七絹切。繙音翻。㠶音駕。紅帷赤幕羅脤膰。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膰。祭肉也。○脤音蜃。膰。符爰切、祭衁池波風肉陵屯。左氏。士刲羊亦無衁也。○衁音荒。陵或作淩。洪慶善曰。陵屯字見莊子。當从陵。樊澤之曰。衁若池。波若風。肉若陵屯。方云。衁如池。而波風。肉如陵之屯聚也。○今按列子生於陵屯。注謂高處。莊子音義云。阜也。洪說得之。樊說衁池肉陵屯。方說波風。皆得之。而樊說波知風。方

說。肉如陵之屯聚。則誤矣。合二說而言之日。如亟池之波風。肉之陵屯。乃爲當耳。谽呀鉅壑頗黎盆。谽或作谺。大貌。字見上林賦。少陵詩亦有餘光散谽呀。頗黎。西國赤玉名云。〇今按漢書注。谽呀。㵎谷形容也。〇呀。虛加切。豆登五山瀛四罇。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豆登五山者。以五嶽爲豆登。瀛四罇者。以四海爲酒罇也。自彤幢絳旗以下。皆言祝融御火。其車御飲食之盛如此。熙熙醻醻笑語言。飲盡謂之釂。禮記。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醻與酬同。主人進客曰醻。〇釂。子肖切。雷公擘山海水翻。齒牙嚼齧舌腭反。腭。或作齶。齗。口中斷也。出字統反。前漢有所平反。〇腭音咢。反音番。電光䃸磹赬目暖。大目也。晉王嘉拾遺記。月支獻猛獸。令作兩目。如天䃸磹之炎光也。〇䃸。先念切。磹。徒念切。暖音喧。項冥收威避玄根。月令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水神也。斥棄輿馬背厥孫。水生木。木生火。水之於火。猶祖視孫也。縮身潛喘拳肩跟。音根。君臣相憐加愛恩。命黑螭偵焚其元。〇螭音摛。偵音檉。又丑鄭切。天闕悠悠不可援。音袁。夢通上帝血面論。詩。意謂火既用事。則項冥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神。當縮身潛喘。而君臣乃命黑螭問其事於祝融。而火焚其首。黑螭所以血面而論於帝也。側身欲進叱於閽。帝賜九河湔涕痕。湔或作淚。〇湔音箭。又詔巫陽反其魂。宋玉招魂云。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注。巫陽。天帝女也。徐命之前問何冤。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飧。一作餐。女丁婦壬傳世婚。杭本女作夫。董彥遠曰。當作女。丁夫壬引。東山少連日。玄冥之子曰。壬夫安。祝融氏之女曰丁芊。俱舉水仙。是爲溫泉之神。洪慶善曰。丁。火也。壬。水也。火。女也。水。男也。丁女而爲婦於壬。故曰女丁婦壬。一作夫丁婦壬亦通。夫丁者。壬也。言壬爲丁夫也。婦壬者。丁也。言丁爲壬婦也。〇今按丁爲陽中之陰。壬爲陰中之陽。故言女之丁者。爲婦於壬。以見水火之相配。今術家亦言丁與壬合。洪氏二說皆是。一朝結讎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蹲。視桃著花可小騫。一作蹇。漢書。來春桃花水盛。謂二月用水盛也。〇著。直略切。騫音愆。月及申酉利復怨。水生於申。火死於酉。故水至申而利。火至酉而怨。助汝五龍從九鯤。溺厥邑囚之崑崙。之或作出。皇甫作簡止睡昏。辭誇出真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悔。一作晦。〇捫音門。詩。莫捫朕舌。〇詳此詩。始則言火勢之盛。次則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剋相濟之說也。

縣齋讀書 貞元二十年在陽山縣齋作。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桂或作竹。舊本多作竹桂。蕭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狖醒俗耳。狖。獸名。猨。音柚。如清泉潔塵襟。詩

成有共賦。共。方作與。非是。酒熟無孤斟。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南方本多毒。北客怕懼侵。謫譴甘自守。滯留愧難任。投章類縞帶。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與之縞帶。○縞音杲。佇答逾兼金。答或作益。非是。其價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孟子前日於齊。王饋兼金百鎰而不受是也。此詩當是贈與交朋。望其報章也。選。雜體詩承榮重兼金。

新竹此詩同下晚菊。意皆在陽山作。

筍添南堦竹。日日成清閟。縹節已儲霜。儲或作除。黃苞猶掩翠。出欄抽五六。常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春媚。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疑爭或作全遮。縱橫乍依行。胡郎切。爛漫忽無次。風枝未飄吹。露粉先涵淚。露或作霧。何人可攜翫。清景空瞪視。選。偃仰瞪眄。○瞪澄應切。又宅耕切。

晚菊

少年飲酒時。踴躍見菊花。今來不復飲。每見恆咨嗟。佇立摘滿手。行行把歸家。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何。奈悲或作悲奈。

落齒公嘗與老成書云。吾年未四十。齒牙動搖。貞元十八年與崔羣書云近者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今此詩又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其在貞元十九年作歟。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存皆動搖。存或作在。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卽死。每一將落時。懍懍恆在己。叉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捨我落。意與崩山比。與或作欲。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落一。或作一落。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鴈各有喜。莊子曰。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鳴死。語訛默固好。嚼廢軟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莊子。踵門而詫子。○詫。丑亞切。誇也。

哭楊兵部凝陸歙州參。〇部或作曹。〇凝字懋功。爲兵部郎中。參字公佐。自祠部員外郎出知歙州。凝守兵部郎中。而云兵曹者。隋嘗改兵部爲兵曹。禮部爲儀曹。柳子厚作凝墓碣云。貞元十九年正月卒。李習之陸歙州述言云。貞元十八年四月卒。參先凝一年而卒。公乃同時哭之。蓋參佐主司時公嘗以書薦侯喜等。及出刺歙。亦有序送。又嘗有行難一篇爲參設也。凝則與公嘗佐董晉汴州。皆知已者。去年參死。今年凝又死。此公所以因凝而併哭之。

人皆期七十。皆或作生。纔半豈蹉跎。公生大曆戊申。至是貞元十九年癸未。則年三十有六矣。豈非七十之半乎。併出知己淚。併或作數。自然白髮多。晨興爲誰慟。語。除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還坐久滂沱。論文與晤語。或作新墳與宿草。已矣可如何。可或作兩。或作復。

苦寒公此詩意蓋有所諷。猶訟風伯之吹雲。而雨不得作也。謂隆寒奪春序而肆其寒。猶權臣之用事。太昊之畏避。則猶當國者畏權臣取充位而已。其下反覆所言，無易此意。其末謂天子哀無辜。則望人主進賢退不肖。使恩澤下流。施及草木。其愛君憂民之意。具見於此。按韋渠牟傳。自陸贄免。德宗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充位行文書而已。所倚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侔人主。此詩所以諷也。時賈耽齊杭之徒當國。公爲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春作。

四時各平分。楚辭。皇天平分四時兮。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顓頊固不廉。太昊弛維綱。或作施綱維。非是。畏避但守謙。遂令黃泉下。萌牙天勾尖。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飈攪宇宙。攪或作擾。鋩刃甚割砭。悲廉切。日月雖云尊。不能活烏蟾。五經通義。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與蟾。羲和送日出。山海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日羲和。爲帝悅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泉云。恇怯頻窺覘。頻或作頰。〇誆音匡。覘。癡廉切。炎帝持祝融。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昭二十九年。左氏云。顓頊氏有子日黎。爲祝融。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光何由沾。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鐮。列子。擁鐮帶索。音廉。氣寒鼻莫齅。前漢。不齅驕君之餌。〇齅。喜宥切。血凍指不拈。濁醪沸入喉。選魏都賦。濁醪如河。口角如銜箝。箝。馬口中鐵。前漢。箝語燒書。其廉切。將持匕箸食。觸指如排籤。侵鑪不覺暖。熾炭屢已添。已或作以。探湯無所益。語。見不善如探湯。〇探。他南切。何況纊與縑。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潛。熒惑喪躔次。六龍冰脫髯。晉傅玄詩。顧得並天馭六龍。說文。髯頰須。〇髯。如占切。芒碭大包內。碭或作踢。非是。生類恐盡殲。啾啾窗間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不

如彈射死。却得親炰燖。鸞皇苟不存。爾固不在占。其餘蠢動儔。俱死誰恩嫌。恩或作思。伊我稱最靈。不能女覆苦。女覆。諸本皆作安寢。今从唐本及蔡謝校本云。韓文古本汝皆作女。杭本尚作女。訛自閣本也。女指上文禽雀而言。苦蓋也。言我最靈而不能汝覆蓋也。義爲是。今悲哀激憤歎。五藏難安恬。難。或作誰。非是。中宵倚牆立。淫淚何漸漸。楚辭。涕漸漸其若宵。○漸。將廉切。天王哀無辜。王。或作子。或作公。惠我下顧瞻。褰旒去耳纊。禮緯曰。旒垂目。纊塞耳。褰旒去纊。謂明目達聰也。纊者。以黃綿爲之。調和進梅鹽。書。高宗命傳說曰。若作和羹。爾爲鹽梅。言進傳說之徒於左右也。賢能日登御。黜彼傲與憸。憸。七廉切。詖也。生風吹死氣。豁達如褰簾。懸乳零落墮。晨光入前簷。雪霜頓銷釋。土脈膏且黏。豈徒蘭蕙榮。施及艾與蒹。日暮行鑠鑠。風條坐襜襜。相如曰。舉帷幄之襜襜。荀子。是襜襜者何也。楚辭。張絳帷以襜襜。處古切。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元和四年。分司東都官員外郎作。諸本無四七字。今从閣蜀本仍側注二名。汀字雲夫。爲虞部員外郎。徽字蔚章。

元和初爲翰林學士。

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臺郎。尚書郎也。前漢西南夷傳。夜郎最大。其西滇池方三百里。○滇音顛。滇王掃宮避使者。避或作迎。或作邀。當如避道之避。○今按上言掃宮。則當爲避舍之避。跪進再拜語嗢咿。嗢咿。夷語也。嗢。說文。咽也。咿。字林內悲也。○嗢。乙骨切。咿音伊。繩橋拄過免傾墮。以竹索爲橋也。竹索曰笮。西南夷尋之以渡水。○拄。冢庚切。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透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羲和。御也。日暝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諸本同。方獨从蜀本作照把欲手疑云。檀弓。有手弓。列子。有手劍。史記。有手旗。義同。此諸本多誤。○今按方說手義。固爲有據。然諸本云照手欲把。則是未把之時。光已照手。故欲把而疑之也。今云照把。則是已把之矣。又欲手之而復疑之何耶。況公之詩銜口而出。自然奇偉。豈必崎嶇傴仄。假此一字而后爲工乎。大抵方意專主奇澀。故其所取多類此。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苕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云云。故東坡鐵拄杖詩云。倚壁蛟龍護晝眠。山谷笻竹杖贊云。蒼龍掛壁。皆用此詩也。電一作雷。○著。直略切。南宮清深禁闈密。闈或作圍。南宮指盧。禁闈指錢也。白樂天詩。遠列諫垣升禁闈。洪慶善引繚繞宮牆圍禁林以釋此。誤矣。閣本密作客。亦非是。唱和有

類吹塤篪。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姸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公時分司東都。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酬下或無三十韻字而有之字。崔攝伊陽乃洛之屬邑也。觀詩意初與崔相識於赤縣尉時。乃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入爲國子博士日也。又云。府公舊同袍。拔擢宰山澗。乃留守鄭餘慶擢崔攝伊陽令也。又云。三年國子師。況住洛之涯。則以國子博士分司也。又云。冬裘竟未擐。歲窮寒氣驕。則是元和三年冬作也。

崔君初來時。相識頗未慣。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賃屋得連牆。得或作住。往來忻莫間。我時亦新居。觸事苦難辦。蔬飧要同喫。諸本飧多作餐。方从蜀本云。此詩用蔬飧朝餐。字多相亂。他詩亦然。說文。飧謂晡時食。餐。吞也。飧或作飡。餐或作湌。故字多相亂。漢高后紀。賜餐錢。王莽傳。設飧粥。顏師古曰。古餐飡一字也。又曰。飧古飡字。而皆以千安切。讀之則非。詩。不素飧今。鄭玄讀如魚飧之飧。音孫。當以此爲正。○今按飧或當作餐。說見平淮西碑。破襖請來綻。古樂府。新衣誰當補。故衣誰當綻。○綻。丈莧切。謂言安堵後。貸借更何患。不知孤遺多。舉族仰薄宦。有時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隔牆聞讙呼。衆口極鵝鴈。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贗。僞物。字亦作鴈。韓非子說林。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嬌兒好眉眼。袴脚凍兩骭。爾雅。骭瘍爲微。注。骭脚脛也。○骭。晏下切。捧書隨諸兄。累累兩角丱。纍纍。史記作累累。丱。束髮貌。詩。總角丱兮。兩角或作角丱。或作角兩。○累。力追切。丱。古患切。冬惟茹寒齏。秋始識瓜瓣。問之不言飢。飫若厭芻豢。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才名三十年。久合居給諫。白頭趨走裏。閉口絕謗訕。府公舊同袍。府公河南尹。見題注。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拔擢宰山澗。寄詩雜詼俳。有類說鵬鷃。鵬鷃字用莊子。事見逍遙遊篇。上言酒味酸。冬衣竟未擐。左氏。躬擐甲胄。音患。衣或作裘。下言人吏稀。惟足彪與䖘。爾雅。虎竊毛謂之䖘。注。竊淺也。彪。悲蚪切。䖘音棧。○又言致猪鹿。此語乃䛕幻。䛕。方作是。○今按漢書西域傳。有䛕眩之語。顏注云。眩讀與幻同。眩。相詐惑也。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蓋用此語。方从閣本。誤矣。韓公三年國子師。腸肚習藜莧。習或作集。非是。況住洛之涯。魴鱒可罩汕。詩。九罭之魚鱒魴。言大魚也。爾雅。巢謂之汕。籗謂之罩。詩。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烝然汕汕。毛注。罩罩。籗。取魚之器。汕汕。樔。今之撩罟也。○魴音房。鱒。才本切。罩。陟教切。汕音訕。肯效屠門嚼。

桓譚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又曹子建書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久嫌弋者篡。篡或作簒。非是。篡見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古本及後漢書皆然。蓋篡取之義也。然今本揚子亦作簒。非也。○篡。初患切。謀拙日焦拳。活計似鋤剗。或作鏟。謂削平之也。選海賦。鏟臨崖之阜。公此詩用今韻。剗屬上聲。疑當以鏟為正。男寒澀詩書。妻瘦剩腰襻。妻或作女。襻。衣系也。周庾信鑑賦。裙斜假襻。○襻。普患切。為官不事職。厥罪在欺謾。或作慢。字見貢禹傳。漢書面謾亦皆音慢。行當自劾去。漁釣老葭薍。爾雅。葭蘆菼薍。注云。葭。蘆葦也。菼薍似葦而小菱也。○薍。五患切。歲窮寒氣驕。冰雪滑磴棧。前漢。良因說漢王燒棧道，○棧。士諫切。音問難屢通。何由覿清盼。或作眄。李太白詩。君子枉清盼。詩。美目盼兮。以目美言也。左顧右眄。以眄視言也。盼本作盼。眄偪作盼。今四字多不分。當以蜀本為正。○今按盼。匹莧切。目黑白分也。眄。莫莧切。从省作眄。眄睞顧視也。盻。五禮切。見孟子。恨視也。此詩當作眄。然作盼亦偪。猶言青眼也。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侯繼時從王諤辟繼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元和四年又同官學省。公博士。繼助教。六月公分司東都。而繼參河中幕。此詩是冬作也。

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君頤始生鬚。我齒清如冰。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已能。用中庸人一能之。已百之之語。別本作已者非。一別詎幾何。詎或作遽。或作距。字林曰。詎。未知詞也。潘岳悼亡詩。爾祭詎幾時。忽如隔晨興。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相逢風塵中。相視迭嗟矜。幸同學省官。公元和四年後三月祭薛公達文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公太學助教侯繼。末路再得朋。東司絕教授。遊宴以為恆。胡登切。秋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雪逕抵樵叟。抵或作詆。樵或作講。皆非是。此但言偶逢之耳。風廊折談僧。陸渾桃花間。陸渾。河南屬縣名。上陸渾山火注詳。有湯沸如蒸。三月崧少步。崧。一作嵩。戴延之西征記。嵩山東為大室。西為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有石室焉。躑躅紅千層。躑躅。花名。崔豹古今注。羊躑躅。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餘見上杏花詩注。洲沙厭晚生。洲沙或作沙洲。嶺壁窮晨昇。晨或作朝。沈冥不計日。揚子蜀莊沈冥。為樂不可勝。還滿一已異。作畢非是。乖離坐難憑。公其年六月遷都官郎分司東都。已而繼亦參謀河中。乖離坐難憑矣。行行事結束。人馬何蹻騰。詩。泮水其馬蹻蹻。逝也。○蹻。訖略切。馬感激生膽勇。從軍豈嘗曾。洸洸司徒公。詩。武夫洸洸。洸洸。壯也。元和三年九月。以淮南節度使王諤檢校司徒為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司徒公王諤也。四年冬。辟繼為府從事。○洸音光。天子爪與肱。爪或作股。提詩十萬餘。四海欽風稜。河北兵未進。未或

作始。時討王承宗。而吐突承璀督師逗留不進。作始者非。蔡州帥新薨。是年十一月己巳。吳少誠卒。弟少陽自稱留後。曷不請掃除。活彼黎與烝。鄙夫誠怯弱。受恩愧徒弘。猶思脫儒冠。棄死取先登。又欲面言事。上書求詔徵。侵官固非是。左氏。侵官冒也。妄作譴可懲。惟當待責免。耕斸歸溝塍。班固西都賦。溝塍刻鏤。斸。斫也。○斸音竹。塍音乘。今君得所附。或作行得所。非是。勢若脫韝鷹。選鮑明遠詩。昔如韝上鷹。○韝音鉤。檄筆無與讓。幕謀職其膺。職或作識。非是。收績開史牒。翰飛逐溟鵬。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曰鵬。○翰音寒。男兒貴立事。流景不可乘。歲老陰沴作。莊子。陰陽之氣有沴。注。陰陽二氣。陵亂不調。○沴音戾。又音殄。雲頹雪翻崩。別袖拂洛水。征車轉崤陵。僖三十年左氏。崤有二陵焉。○崤音爻。勤勤酒不進。勉勉恨已仍。送君出門歸。愁腸若牽繩。默坐念語笑。癡如遇寒蠅。策馬誰可適。晤言誰為應。詩。可與晤言。晤。對也。應。當也。選。晤言莫余應。音膺。席塵惜不掃。或作拂。殘罇對空凝。對或作蹈。非是。信知後會時。日月屢環絙。居登切。生期理行役。歡緒絕難承。寄書惟在頻。無恡簡與繒。

東都遇春 東都。河南也。唐都長安。顯慶二年以洛陽宮為東都。次前後詩。當在元和五年春作。

少年氣真狂。真。方作直。有意與春競。行逢二三月。九州花相映。川原曉服鮮。桃李晨粧靚。靚或作靘。靘。青黑色。靚粧字見上林賦。郭璞曰。粉白黛黑也。○靚。疾政切。荒乘不知疲。醉死豈辭病。飲噉惟所便。噉或作啗。○噉。徒感切。便平聲。文章倚豪橫。戶孟切。爾來曾幾時。白髮忽滿鏡。舊遊喜乖張。新輩足嘲評。音病。心腸一變化。腸或作膓。羞見時節盛。得閑無所作。貴欲辭視聽。深居疑避仇。默臥如當暝。朝曦入牖來。鳥喚昏不醒。鳥一作烏。選。悅爾而醒。○醒。蘇佞切。為生鄙計算。鹽米告屢罄。告屢或作屢告。坐疲都忘起。冠側懶復正。幸蒙東都官。獲離機與穽。公時分教東都。生李習之狀公行云。自江陵掾入為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譖公。公懼及難。遂求分司東都。公所以有獲離機穽之語。○離。力智切。此乖慵遭傲僻。漸染生弊性。既去焉能追。有來猶莫聘。有船魏王池。河南志云。洛水經尚善旌善二坊之北。南溢為池。深處至數頃。水鳥洋泳。荷芰翻覆。為都城之勝。貞觀中以賜魏王泰。故號魏王池。往往縱孤泳。縱或作從。或作泛。水容

與天色。此處皆綠淨。此或作比。岸樹共紛披。渚牙相緯經。音徑。懷歸苦不果。即事取幽迸。取或作最。貪求匪名利。所得亦已併。已或作以。悠悠度朝昏。落落捐季孟。落落或作落魄。非是。語。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爲魯上卿。孟氏下卿。羣公一何賢。上戴天子聖。謀謨收禹績。或作跡。左氏。芒芒禹跡。畫爲九州。作績恐非。四面出雄勁。轉輸非不勤。稽逋有軍令。在庭百執事。奉職各祗敬。我獨胡爲哉。胡一作何。坐見億兆慶。譬如籠中鳥。仰給活性命。爲詩告友生。負愧終究竟。

感春五首 元和五年春分司東都作。

辛夷高花最先開。辛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苕溪漁隱曰。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叢生。二月方開。迎春白色高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高花或作花高。以末章辛夷花房忽全開言之。則此爲高處之花先開矣。何遜詩有巖樹落高花。青天露坐始此迴。已呼孺人戛鳴瑟。禮記。大夫妻曰孺人。又書。戛擊鳴球。戛。鼓也。○戛音秸。更遣稚子傳清盃。選。恨賦。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杜詩。傳盃莫放盃。選壯軍興不爲用。坐狂朝論無由陪。憲宗即位五年。平夏平蜀軍江東赫然中與、而公年踰強仕。投閑分司。故有此言。如今到死得閑處。還有詩賦康歌哉。書皐陶歌曰。庶事康哉。

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宮門一鎖不復啓。唐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故有宮門一鎖之句。若有感云。雖有九陌無塵埃。策馬上橋朝日出。樓闕赤白正崔嵬。孤吟屢闋莫與和。寸恨至短誰能裁。

春田可耕事已催。王師北討何當迴。元和四年。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放車載草農事齊。車或作軍。非是。戰馬苦飢誰念哉。蔡州納節舊將死。是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起居諫議聯翩來。裴度。以河南府功曹召爲起居舍人。孟簡孔戣皆爲諫議大夫。聯翩相繼也。朝廷未省有遺策。肯不垂意餅與罍。

前隨杜尹拜表迴。杜尹。謂杜兼也。笑言溢口何歡哈。楚辭。衆共所哈。哈。笑也。○哈。呼來切。孔丞別我適臨汝。孔丞。謂孔戡也。風骨峭峻遺塵埃。峭峻或作峭峭。音容不接祗隔夜。凶訃詎可相尋來。元和四年。杜兼爲河南尹。十一月無疾暴卒。孔戡以衛尉寺丞分司東都。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陽泉。

至其縣途卒。凶許相尋謂此。○許音赴。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辛夷花房忽全開。將衰正盛須頻來。須頻或作頻須。非是。清晨輝輝燭霞日。蓮暮耿耿和煙埃。朝明夕暗已足歎。況乃滿地成摧頹。迎繁送謝別有意。誰肯留念少環迴。此篇言辛夷花之盛如此。元微之有問韓員外辛夷花云。韓員外家好辛夷。開時乞取兩三枝。折枝爲贈君莫惜。縱君不折風亦吹。豈此耶。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或無塗字。裴十六。度也。舊云裴諗非度。時爲河南府功曹。公時分司東都作。

相公罷論道。相公。鄭餘慶也。元和元年罷相。出爲河南尹。書。三公論道經邦。聿至活東人。至或作來。活或作治。非是。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塵。御史。裴度也。元和初。度密疏論權倖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遂令河南治。今古無儔倫。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輪。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所以候賓客之館也。相公謂御史。勞子去自巡。是時山水秋。光景何鮮新。哀鴻鳴清耳。宿霧褰高旻。爾雅。夏日昊天。褰或作浥。非是。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譬如黃金盤。照耀荆璞真。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仁。論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事賢謂餘慶。友仁謂度。持竿洛水側。孤坐屢窮辰。多才自勞苦。方作苦勞云。苦勞語見呂強傳。○今按語勢。當作勞苦。大抵公詩多自胸襟流出。未必故用古人語也。無用祇因循。辭免期匪遠。行行及山春。

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據詩云。元和元年冬。房公尹東京。房公者。房式也。時爲河南尹。公時爲河南令。故曰忝縣尹。權德輿時爲宰相。故曰作邦楨云。

吾皇紹祖烈。吾皇。憲宗也。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鄉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元和四年。以房武爲河南尹。功曹上言公。或作上其言。是月當登名。月或作日。非是。乃選二十縣。試官得鴻生。碩儒也。羣儒負己材。相賀簡擇精。怒起簸羽翮。引吭吐鏗轟。選。引圓吭之纖婉。禮記。鏗聲鏗鏗。轟轟。鳴聲也。○吭。下浪切。又音剛。鏗。丘耕切。轟。呼宏切。此都自周公。周公成洛邑。嘗居之。文章繼名聲。章一作物。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爲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還

家欶妻兒。具此煎炰烹。柿紅蒲萄紫。肴果相扶檠。[或作擎。] 芳茶出蜀門。[諸本茶多作荼。方从湖館本云。爾雅曰。檟苦。荼音徒。郭璞注。大小似梔子。早取者爲荼。晩取者爲茗。唐韻荼宅加反。俗作茶。大抵荼與茶。古音相近。如今言搽與塗。亦猶用也。○今按荼與茶。今人語不相近。而方云相近者。莆田語音然也。雖出俚俗。亦由音本相近。故與古暗合耳。今建人謂口爲苦。走爲祖。亦此類。方言多如此云。] 好酒濃且清。何能充歡燕。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或作來。] 權公作邦楨。[杜春陵行云。結也實國楨。○楨音貞。] 文人得其職。[文一作大。一作丈。] 文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冷雨澀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遲。直利切。漢書。側席遲士。注。待也。]

送李翺[翺字習之。隴西人。貞元十六年。娶公兄弁之女。元和三年四月乙亥。戶部侍郎楊於陵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表翺佐其府。四年正月己酉。翺自東都旌善坊。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公與石洪假舟送之。丁酉同登嵩山。題姓名紀別。故有此詩。]

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逶迤。[上於危切。下餘支切。] 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恆時。雖云有追送。[或作迎送。詩。有客。薄言追之。鄭云。追。送也。] 足跡絕自茲。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與施。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寧懷別時苦。勿作別後思。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或注得起字。○石洪也。元和五年。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辟置幕府。公嘗有序。送詩亦是時作。]

長把種樹書。[種樹書。見史記秦始皇紀。] 人云避世士。[論語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雲入或作雷開。] 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邢州鉅鹿郡。] 常山險猶恃。[常山鎮州。今爲眞定府。元和四年。節度使王承宗反。詔中人吐突承璀以兵討之。無功。遂赦王承宗。] 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送湖南李正字歸[或作送李正字歸湖南。或作李判官。○李礎。其父仁鈞。時爲親王府長史。礎自湖南從事。請告來省。公嘗有序送焉。元和五年分司東都作。]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蒹葭遠。歷歷余所經。[公貞元十九年出爲陽山。已而徙掾江陵。入爲國子博士。湖南之地。蓋嘗經行矣。] 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娩。[上音宛。下音免。媚也。] 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

卷五　古詩五

辛卯年雪（公時為河南令作。）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即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崩騰相排拶。（子達切。又子末切。）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幡旂。白帝盛羽衛。鬖髿振裳衣。（鬖或作䰄。髿。緣苔鬖鬖。子研上。○上音參。下音沙。）白霓先啓途。（楚辭曰。白霓嬰茀。為此堂。霓與蜺同。）從以萬玉妃。（○從去聲。）翕翕陵厚載。譁譁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詩傳豐年冬。必有積雪。）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醉留東野（元和六年公為河南令作。）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東野前一年方罷河南水陸轉運從事。故云。）白首誇龍鍾。（依字當作躘踵。盧仝詩。盧子躘踵也。賢愚總莫驚。蘇鶚演義。龍鍾。不翹舉之貌，如藍鬖拉搭之類。）韓子稍姦黠。自慚青蒿倚長松。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駏蛩。（孔叢子曰。北方有獸名曰蟨。愛蛩蛩駏驉。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駏驉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愛駏蛩也。為其假足。二獸亦非心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獸猶知比假而相報也。況士君子之欲名利者乎。駏音巨。蛩音邛。）東野不迴頭。有如寸莛撞鉅鐘。（莛字見二卷答張徹。）吾願身為雲。東野變為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離別或作別離。）

李花二首（諸本作一首。此二詩也。自當春天地爭奢華以下分焉。意義甚明。編者誤合之。公元和初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一。又有寒食日夜歸酬張十一李花之什。所謂不忍千株雪相映是也。至是元和六年。為縣河南。而作此詩。自夜領張徹投盧仝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妙者至矣。蘇內翰梅詩舉此云。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此暗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事見漢李廣贊。老杜哀王孫

實。蘭之不實體雖名。獨爛百卉至日移。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萌或作芽。前萌牙無用芽字。漢傳如朱韓萌牙。奈何趁醉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枝或作枝。泫然為汝下雨淚。禮記。夫子泫然流涕。○泫。胡犬切。無由反旆羲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蒼茫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慚其花。斥去或作片雲。或作雲去。或作斥逐。疑衡思玄賦。斥西施而不御。韓語原此。或本皆誤也。

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女加切。或作拏。董彥遠云。拏从如。今人从奴。唐韻以拏為鹹韻。非也。考相如子虛賦。王逸九思皆只作拏。○今據說文。拏从奴。拏引也。拏从如。持也。古書作拏。蓋通用。誰將平地萬堆雪。堆作壇。剪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公寄盧仝詩云。仿佛見月蝕撩李。想此時也。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靜濯明妝有所奉。歷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招揚之罘一首　之罘元和十一年進士。閣本作之杲。或作衆之。字誤也。○公為河陽令。之罘自中山來。從公問學。公惜其歸。以詩招之。罘音浮。

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廄中。時之罘猶未第。故公以詩招之。有柏馬之喻。而後之工畫者。遂作為柏石圖。歐陽公家藏之。蘇內翰為之銘云。柏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又云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嗜美。又云。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原公詩意。蓋以喻之罘遊從問學以成其才。故其下有獨學陋。不遠復之語。非謂以利遷也。若既槎牙。而後移。則所謂時過然後學矣。覽者無以為異。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人日以至。千或作百。日以或作不驟。以或作已。馬悲罷還樂。○罷音疲。振迅矜鞍轡。迅或作頓。振迅字見七月詩傳鮑昭舞鶴賦。之罘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蓋饋饗。日有求歸聲。我令之罘歸。失得柏與馬。失得。方作失特。或作實特。或作實失。○今按三本皆無理。唯嘉祐杭本作失得。似頗有理。而舉正不收。蓋其意曰失得之計。觀然柏馬可見云爾。之罘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罘歸。入門思而悲。之罘別我去。能不思我為。灑掃縣中居。引水經竹間。囂譁所不及。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史記孟嘗君傳。馮驩彈之幸舍。食有魚矣。左傳。肉食者鄙。先王遺文章。綴緝實在余。禮稱獨學陋。禮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易貴不遠復。易。不遠復。無祗悔。作詩招之罘。晨夕抱飢渴。

寄盧仝

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作。仝閉門不出。時洛陽有留守鄭餘慶。有尹李素。仝皆不見。水北謂石洪。水南謂溫造。皆繼往河陽幕。少室謂李渤。三人者。皆仝所不爲也。

玉川先生洛城裏。仝居洛陽。自號玉川子。選。放歌行。雞鳴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結髮謂少年時。猶李廣言結髮與匈奴戰也。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令或作今。僕忝縣尹能不恥。尹一作令。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蔬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謂洛水之南北也。在洛陽城中。水北石洪。水南溫造。元和五年。烏重胤爲河陽三城節度使。辟石洪溫造爲從事。

鞍馬僕從塞閭里。從或作夫。少室山人索價高。聲。○少去兩以諫官徵不起。李渤字濬之。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久之徙少室山。元和元年以左拾遺召不至。四年。河陽尹遣吏持詔敦促。趣。公爲河南令。遺渤書譬說。渤善公言。始出家東都。又不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三傳束高閣。三。方作五。或作左。○今按鄭夾春秋。世已無傳。而當世見行三傳。作五左皆非也。晉杜乂殷洪。並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語人曰。此輩宜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抱。方作把。非是。往年弄筆嘲同異。仝與馬異結交。詩云仝不同。異不異。是是謂大同而小異。仝自同。異自異。是謂仝不往今異不至。怪辭驚衆謗不已。怪。一作謗。謗。一作怪。近來自說尋坦途。猶上虛空跨綠駬。虛空或作青雲。綠駬。今本二字皆从馬。按穆天子傳。荀列史漢皆作綠耳。郭璞注。穆傳。猶魏時鮮卑獻黃耳馬。是以耳色言也。此詩豈以重韻妄刊耶。去歲生兒名添丁。仝有添丁詩。意令與國充耘耔。詩。或耘或耔。耔。擁苗本。音子。國家丁口連四海。唐制。男子二十一爲丁。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陳力就列。見論語。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左襄二十一年。猶將十世宥之。豈謂貽厥無基阯。詩。貽厥孫謀。阯或作址。阯字見漢疏廣傳。故知忠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論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荀子。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每騎屋山下窺闞。或作瞰。苦濫切。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以。魏志。文帝與吳質書云。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嗟我身爲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漢郡國有賊曹。主

盜賊事。張敞爲京兆尹有賊曹掾。伍伯或作五百。〇今按伍伯。見古今注。什伍之長也。東漢禰衡傳。令五百將出欲加箠。注云。五百。猶今之問事者。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愧前史。襄三年左氏。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二十一年晉欒盈過周。周西鄙掠之。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贈我雙鯉魚。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盧四名汀。公詩有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又有和盧郎中寄示送盤谷子詩。又有和庫部盧四兄元日朝回。又有早赴行香贈盧李二中舍。又有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雲夫。貞元元年進士。新舊史無傳。以此數詩考之。歷虞部司門。庫部郎曹。遷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其後莫知所終矣。此詩元和六年秋所作。時公自河南令入爲職方員外郎作。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蹋龍尾。終南。長安南山。賈公談錄。唐龍尾道在含元殿側。白樂天詩云。步登龍尾道。却望終南山。倚天更覺青巉巉。徂銜切。自知短淺無所補。漢孔光傳。智謀短淺。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杜詩。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緘。目思或作田目。或作思目。是。樂遊下矚無遠近。漢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苑。在杜陵西北。今呼爲樂遊廟。〇矚音燭。綠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局雲巖。扃或作局。一作扃。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諵諵。女咸切。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讒。抑或作佪。老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劖。徂銜切。嗟我小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鑒。商頌。天命降監。元微之詩。洞照失明鑒。皆作平聲。馳坑跨谷終未悔。爲利而止真貪饞。利爲利祿。言拘於利祿而不游此山。是爲貪饞之人矣。饞音毚。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書。至誠感神。樓頭完月不共宿。完或作見。或作皎。〇今按月蝕詩有完完上天東之句。言月圓也。此亦同意。以下句就缺推之可見。其奈就缺行攕攕。或作纖纖。攕。劉音所咸切。詩。摻摻女手。說文與石經皆作攕攕。

誰氏子 呂氏子炅。河南人。元和中棄其妻。著道士服。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見河南少尹李素。素立之府門。使吏卒脫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時爲河南令。作此詩。有願往教誨不從而誅之語。至是素始歸之。事見李素墓誌。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方作皇。非是。所慕靈妃媲蕭史。列仙傳。秦穆公時。有蕭史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凰聲。鳳來止其屋。公爲作鳳凰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飛去。○媲。匹詣切。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太白詩。乾死明月魂。無復玻瓈魄。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終始。誨。方作悔。今按作悔非是。○大抵方意以奇爲主。此類可見。罰一勸百政之經。中說。杜如晦問政。子曰。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似。或作以。非是。

河南令舍池臺 元和六年公爲令時作。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七八或作六七。欲將層級壓籬落。未許波瀾量斗碩。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眞可惜。景或作指。長令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黽助狼藉。藉从艸。說文曰。草不編。狼藉。今本从竹。漢陸賈傳名聲籍甚。孟康曰。狼藉甚盛。蓋古字如藉田皆只作耤。而从艸从竹。則沿義以生。此當以藉爲正。

送無本師歸范陽 卽賈島也。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作推字。練之未定。不覺衝尹。時韓吏部權京尹。左右皆至前。島具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遂與爲布衣交。有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還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又摭言云。島嘗騎驢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卒求一聯不可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新史云。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愈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及值公卿大夫不知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尹詰責之。久乃得釋。其意與摭言合。而嘉話等集所云公與島詩。東坡云世俗無知者所託。非退之語。洪氏亦云。按送無本時。退

之爲河南令。不應至是方相知。又島初爲浮屠。後乃舉進士。此云後改名無本。乃傳者之誤也。按此詩元和六年冬作。而是年秋東野亦有詩與無本云。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啼云云。東野尚無恙。何以云死葬北邙山。卽若以爲公爲京尹始識島故云。則公爲尹在長慶三年。而是年何以有此作也。

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玄窞。說文。窞。坎中小坎。徒感切。〇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頷。李本頷作頷。說文。頷。低頭也。列子。巧夫頷其頤。〇今按說文。頷。五感切。引衛獻公頷之而已爲證。則與頷字自不同也。然左傳今本只作頷。未詳其說。或疑下有顑頷字。此不當重押。則作頷爲是。然顑頷字見[illegible]楚辭。顑。虎感古湛二切。頷。戶感魚檢二切。食不飽。面黃貌。則亦與不頷義不同也。相摩窣。蘇骨切。兩舉快一噉。徒敢切。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黮。楚辭。尚黯黮而有瑕。黯。烏減切。黮。徒感切。〇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蜂蟬碎錦纈。蜂蟬。或作風蟬。或作蟬翼。今按此與下句不對。未詳其說。〇綠池披菡萏。爾雅。荷。芙蕖。其花日菡萏。披用荆公本定。或作垤。或作低。方从閣本作坏。皆非是。唯披坏聲相近耳。〇菡。戶感切。萏。徒感切。芝英擢荒蓁。或作榛。孤翮起連菼。爾雅。菼薍。郭璞注云。似葦而小。連菼叢葦也〇菼。吐敢切。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歜。昌蒲葅也。文王嗜昌歜。孔子聞而食之。見呂氏春秋。又左氏享有昌歜。〇歜。徂感切。始見洛陽春。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始識島洛陽。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公是年秋遷職方員外郞。[illegible]來長安里。與之別十一月矣。坎十一月。卦也。老懶無鬬心。久不事鉛槧。鉛槧事出西京雜記。詳見上贈張籍張徹詩。〇槧。在敢切。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顑頷。音見本篇不頷下注。楚騷。長顑頷亦何傷。王逸注。不飽貌。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憯。七感切。猘飈攪空衢。攬。一作摺。猘犬惡也。天地與頓撼。勉率吐歌詩。尉女別後覽。

石鼓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始置于廟。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四。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籒不能作也。文忠所跋如此。此歌元和六年作。石鼓文可見者。其一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曰。我車既好。我馬既阜。君子員獵。員獵員游。麀鹿速速。君子之

求。又左驂旛旛。右驂騝騝。秀弓時射。麀豕孔庶。又曰。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橐之。維楊與柳。橐。符霄切。說文曰。囊也。筆墨閒錄云。此歌全倣止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才薄將奈石鼓何。卽子美云潮乎潮乎奈爾何。快劍斫斷生蛟鼉。卽子美云快劍長戟森相向。

張生手持石鼓文。張生。卽張籍。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蒐。狩也。今岐山縣。舊曰岐陽。左氏成有岐陽之蒐。左氏言成王。公今言宣王。未詳。萬里禽獸皆遮羅。萬或作百。鐫功勒成告萬世。成或作盛。封岱勒成。東都賦語。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揀或作簡。撰或作纂。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呵或作訶。公從何處得紙本。處或作士。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科謂科斗。書。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書論語孝經。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文字也。科字諸本皆同。方从蝌作蝌。○今按蝌乃科之俗體。後人以重韻而誤改耳。方知韓公不避重韻。乃疑於此何耶。年深豈免有缺畫。畫或作劃。快劍斫斷生蛟鼉。禮記。伐蛟取鼉。此下皆狀石鼓文如此。○鼉。唐何切。鸞翔鳳翥眾仙下。選。鳳騫翥飛。○翥。章恕切。珊瑚碧樹交枝柯。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碧樹或作幽碧。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史記。宋大丘社亡。鼎淪于泗水彭城下。秦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欲出鼎。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漢武帝得鼎於汾水。晉陶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梭。掛於壁。有頃。雷雨。一化為龍而去。龍騰。一作騰龍。陋儒編詩不收入。收一作得。二雅編迫無委蛇。上於為切。下音移。毛詩協韻補音蛇。唐何切。行貌。揚雄反離騷賦。驚八龍之委蛇。今協歌字韻。當從補音蛇。或作佗。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摭或作拾。選。劉季緒好掎摭利病。○掎音奇。又舉綺切。摭。之石切。宿音秀。嗟余好古生苦晚。蘇內翰鳳翔八觀詩。其一曰石鼓。其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則此歌所謂好古生苦晚也。對此涕淚雙滂沱。詩。涕泗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故人從軍在右輔。右輔。謂右扶風。卽鳳翔府也。為我量度掘臼科。謂安石鼓處。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苞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駱或作馲。依字當作橐。漢書匈奴傳云。橐駝。言能負橐而馳物也。薦諸太廟比郜鼎。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郜音告。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詩。如切

如磋。觀經鴻都尚填咽。漢靈帝元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于太學門外。使後生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見及摹寫者。車乘日千兩。塡塞街陌。鴻都與觀經蓋二事。公併用之。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普禾切。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官或作夫。詎肯感激徒媕婀。上音庵。下音阿。不決之貌。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挲。後漢。蒯子訓至長安。摩挲銅人。○挲音娑。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王得臣塵史云。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者也。數紙尚可博白鵝。晉王羲之傳。山陰道士愛養鵝。羲之求市之。曰。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寫畢。籠鵝而去。繼周八代爭戰罷。八代。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自周而下。不啻八代。論其正統。其秦漢魏晉元魏齊周隋八代歟。又頗多說。今以石鼓所在言之。無人收拾理則那。左氏宣二年。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任或作用。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晉王衍曰。聽郭象語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雙鳥詩　蘇內翰作李太白畫像詩有曰。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或者遂謂此詩爲李杜作。非也。按柳仲塗雙鳥詩解云。韓之爲心憂夫道也。履行非孔氏者爲夷矣。故垂言以刺之。釋老俱夷而教殊。故曰雙鳥。又石林詩話云。雙鳥詩殆不可曉。嘗以蘇丞相子容云。意以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或然。又筆墨閒錄云。劉偁言雙鳥詩爲二氏作。予嘗言其然。以其中有云。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頗似云二氏之言。亂周孔之教耳。而朱文公謂公爲己與孟郊。說見篇末考異注。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來飛飛或作飛飛來。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巖幽。集或作巢。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十秋。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箝。百舌舊饒聲。從此恆低頭。恆或作且。非是。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或作聒。聒亂雷聲收。諸本同。但蜀本聲作光。閣本作雷聲三伏收。皆誤。而方獨从唐本作聒雷聲伏收。則不成文理矣。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化或作作。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日月難旋輈。不停兩鳥鳴。大

法失九疇。周公不為公。孔丘不為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啾啾。（百鳥。方从閣杭蜀本作七鳥云。柳謝荊公皆作七鳥。謂月令七十二候之蟲鳥也。蘇耆閑譚錄亦見。○今按百蟲。即上文之蟲鼠。百鳥。即上文所言皆飄浮者耳。與七十二候初不相關也。且使果爲七十二候之鳥。而但云七鳥。則詞既有所不備。又鳥既爲七。而蟲獨爲百。於例亦有所不通。今細考之。豈以草書百字有似於七而致誤耶。初不必過爲鑿說也。）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柳仲塗有此詩解一篇傳於世。謂指釋老也。然歐公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畫像贊考之。蓋專爲李杜而作。○今按釋老李杜之說。恐亦未然。舊嘗竊意此但公爲己孟郊作耳。落城市者。已也。集巖幽者。孟也。初亦不能無疑。而近見葛氏韻語陽秋。已有此說矣。讀者詳之。）

贈劉師服（服或作命。）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䑛。（或作阢隉。又作杌杌。○䑛音臬。）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呞。說文云吐而噍。爾雅。牛曰齝。羊曰齥。牛食已久復出嚼之曰齝。與呞同。楞嚴經。憍梵鉢提有牛呞病。○呞音癡。）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飣栗與梨。祇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杭本作鹵莽。鹵莽本莊子。爲政焉可鹵莽。然唐人多倒用之。柳子厚沉昏莽鹵。又食貧甘莽鹵。白樂天。養生仍莽鹵。始覺乾琵琶絃。莽鹵所用同也。○莽。莫補切。鹵音魯。）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贏餘。虞翻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於書。（比或作皆。或作此。今从蜀本云。太公兩齒事。見古本荀子。虞翻吳志只載其上書。謂臣年耳順。髮白齒落。豈在當時猶有可考也耶。）丈夫命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外。（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莊子。任公爲大鉤。巨緡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廣州記曰。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東坡詩。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

題炭谷湫祠堂（歐本云。在京兆之南。終南之下。祈雨之所也。南山秋懷詩皆見之。○陸長源辨疑志云。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俗呼爲炭谷。宋敏求長安志則云。炭谷在萬年縣南六十里。又云。澄源夫人湫廟在終南山炭谷。公所云炭谷湫不出此。公南山詩有云因緣窺其湫。即此。公時在京師作湫龍居也。）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寰。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不知誰為助。若執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湫本在南山平

墻。一日風雷移居於上。或云公龍移詩天昏地黑蛟龍移云云。即此也。列峯若攢指。石盂仰環環。古樂府。四角龍子幡。環環當虹柱。巨靈高其捧。薛綜西京賦注云。華山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巨靈。神之有巨力者。保此一掬慳。詩。采綠不盈一匊。○慳。丘閑切。森沉固含蓄。鮑明遠詩。[illegible]淺畫森沉。本以儲陰姦。陰姦爲龍。猶南山詩所謂凝湛閟陰獸也。魚鼈蒙擁護。羣嬉傲天頑。揚子雲羽獵賦。羣嬉乎其閒。翩翩棲託禽。揚子朱鳥翾翾。○翾。許緣切。飛飛一何閑。祠堂像侔真。擢玉紆煙鬟。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莫立尺寸地。敢言來途艱。吁無吹毛刃。少陵詩。匣裏雄雌鳥。吹毛任選將。又。突騎劍吹毛。魯季欽引吳越春秋。干將之劍。能決吹毛遊塵。今吳越春秋無此語。血此牛蹄殷。淮南子。牛蹄之涔。左成二年。左輪朱殷。注：血染也。○殷。烏閑切。至令乘水旱。鼓舞寡與鰥。林叢鎮冥冥。窮年無由刪。妍英雜豔實。星瑣黃朱班。妍或作研。瑣或作鎖。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尨區雛衆碎。付與宿已頒。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詩。露彼菅芽。○菅音姦。

聽穎師彈琴　穎師若是道士。則穎字是姓。當从水。是僧則穎字是名。當从禾。○西清詩話云。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琵琶耳。吳僧義海以琴名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眞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洪慶善曰。或云浮雲柳絮無根蔕云云。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云云。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歷聲也。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文忠公以爲聽琵琶詩。東坡作聽琴詩。恨文忠公不及見二公之論。似未必然。方崧卿云。李賀亦有聽穎師琴歌。

昵昵兒女語。昵昵或作妮妮。或作呢呢。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古木蘭詩。賜物百千強。少陵詩。四松初栽時。大抵三尺強。算家以有餘爲強。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或作傍。或作牀。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乎或作師。無以冰炭置

我腸。郭象莊子注。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送陸暢歸江南暢字達夫。嘗著蜀道易詩。元和元年進士。董溪婿也。溪丞相董晉第二子。貶死湘中。事見墓誌。公嘗佐董晉幕。

舉舉江南子。盧人以舉止端麗爲舉舉。名以能詩聞。暢貢舉年對雪落句云。天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山齋玩月云。蟬噪入起來自擘書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經崔諫議林亭云。雲樹。鳳閑無主花。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暢爲擯相。有詠簾詠行障催妝等作。內人以暢吳音。才思敏捷。以詩嘲之。暢酬日。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觀此可見其能詩矣。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暢舉進士。爲皇太子僚屬。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羣。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日選士。鸞鳴桂樹間。鸞鳴或作鳴鸞。觀者何繽紛。人事喜顛倒。旦夕異所云。蕭蕭青雲幹。遂逐荊棘焚。歲晚鴻雁過。鄉思見新文。踐此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慨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不即或作即不。永負湘中墳。墓誌云。溪除名徙死湘中。明年立皇太子。有詔令許歸葬。元和八年。葬河南。此云湘中墳。豈公作此詩時尚藁葬湘中耶。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元和七年夏在京師作。

猛虎落檻穽。坐食如孤豘。落一作知。食或作貪。荆公本如作茹。豘或作豚。方从閣本云。此乃司馬遷所謂猛虎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也。○今按方說是也。然則坐當作求矣。但本皆作坐。故未敢改耳。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心有勇氣。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沒。不求自騰軒。僕本亦進士。頗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硉兀冤。侮笑或作笑侮。硉兀或作矹硉。選。江賦。巨石矹硉而前却。○硉音聿。又勒沒切。兀。五忽切。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劉表傳。雲屯田馬。還家雖闕短。或作短闕。指日親晨飧。束皙南陔詩。馨爾夕膳。潔而晨飧。攜持令名歸。左氏。令名載而行之。自足貽家尊。謝安問獻之日。君書何如君家尊。時節不可翫。親交可攀援。音爰。勉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園。

嘲魯連子魯連。齊人。太史公亦有取焉。公嘲之之意。不悉其安在。意必有所諷於當時。後世有不得而窺者。

魯連細而黠。而方作兒。有似黃鷂子。○鷂音曜。田巴兀老蒼。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

曰。臣願當田子。使不得復說。魯連往見田巴云云。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兀一作元。陸機嘆逝詩。鴉髮成老蒼。憐汝矜爪觜。開端要驚人。淮陽王傳。既開端緒。顧卒成之。雄跨吾厭矣。高拱禪鴻聲。○禪音擅。若輟一盃水。輟或作啜。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

贈張籍此詩大意以其子之慧爲喜焉耳。張籍後有祭公詩云。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與詩意合。蔡寬夫詩話云。舊說退之子不慧。讀金根車改爲金銀。然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則不應不識字也。不知詩之所稱乃此子乎。

吾老著讀書。諸本皆作嗜。著如高士著幽禪少年著遊著之著。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蹡越門限。選潘岳射雉賦。已踉蹡而徐來。○踉音郎。又音亮。蹡音鏘。又七醬切。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孟子。觀其色赧赧然。○赧。乃版切。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版。隋志曰。笏。晉宋以來謂之手版。唐輿服雜事曰。八座尙書執笏。餘執手版。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餞。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論語。夫子莞爾而笑。○莞。胡版切。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弗。初限切。開祛露毫末。自得高蹇嵯。蹇或作巉。嵯或作產。選。連崗巖以巉嵯。屈原九章。思蹇產而不釋。王逸曰。蹇產。詰屈也。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綰。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剗。感荷君子德。恍若乘朽棧。朽。一作杇。詩。有棧之車。毛曰。役車也。○恍。許往切。棧。仕版切。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詩。瑟兮僩兮。注。矜莊寬大也。○僩。版切。蝭顧視窗壁間。親戚競覘矙。說文。目矙矙也。前漢。矙龍虎之文舊矣。○覘。丑簾切。矙。武版切。喜氣排寒冬。逼耳鳴睍睆。詩。睍睆黃鳥。○睍。胡顯切。睆。戶版切。如今更誰恨。便可耕灞滻。灞滻。長安二水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終始灞滻。出入涇渭。○滻音產。

調張籍筆墨閒錄曰。退之參李杜透機關處。於調張籍詩見之。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諸本焰作豔。西京賦。光焰燭天庭。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魏道輔云。公作此詩爲微之發。蓋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後李故爾。黃魯直云。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予以爲知言。蚍蜉撼大樹。○蚍蜉音毗浮。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惡當施手術。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硍。垠。方作根。擺一作罷。○硍。

首郎切。左思吳都賦曰。拉擸雷碾。硠磕石聲。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霞駮。又云。鐵如池裂。豁若天開。觸曲崖以縈繞。驟崩湲而相礧。詩意謂李杜文章。如禹疏鑿江峽。雖有迹可尋。而當時運量之巧。則今不可得而覩矣。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禰衡鸚鵡賦。閉以雕籠。翦其翅羽。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書厥貢惟球琳琅玕。蕭子良古今篆隸書體有金錯書。倒薤書。詳見峋嶁山詩。仙官敕六丁。道書。陽官六甲。陰官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流落人間者。流或作留。孔毅父嘗曰。漢霍去病傳。諸將留落不偶。今世俗皆作流落。如江總詩。流落今如此。少陵詩。流落意無窮。皆只作流落字。蓋留謂遲留。流謂飄流。自不可拘以一義也。太山一毫芒。豪。方作毫云。李本作豪。按孟子莊子秋豪之末。班固答賓戲。銳思豪芒之內。字皆作豪。然楚辭秋毫微而見容。王逸曰。銳毛爲毫。是毫字通。○今按毫俗字。當作豪爲正。我願生兩翅。一作願生兩翅翎。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之也。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思頤深遠如此。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耶。騰身跨汗漫。淮南子。若士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著織女襄。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襄駕也。或作相。非是。○著。陟略切。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乞音氣。後漢。乞揚生師。與我高頡頏。詩。頡之頏之。飛而上曰頡。下曰頏。○頡。明結切。頏音航。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兩或作二。盧郎中汀也。盤谷在孟州濟源縣太行山之南。李愿居之。因號盤谷子。貞元十七年。公送李愿歸盤谷有序。此詩元和七年冬長安作。詳詩意可見。又云十年蠢蠢隨朝行。蓋自貞元十九年癸未。爲御史登朝。至元和七年壬辰。爲十年矣。東坡云。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老杜。此詩獨不減子美云。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是時新晴天井溢。天井。關名。在太行山上。水經曰。天井谿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誰把長劍倚太行。水自天井傾瀉而下。如長劍之倚山。宋玉曰長劍耿介倚乎外。○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破或作波。非是。楚辭。衝風起兮水揚波。飛雨白日灑洛陽。東蹈燕川食曠野。燕川。地名。有饋木蕨芽滿筐。馬頭溪深不可厲。詩邶風。深則厲。淺則揭。注云。以衣涉水爲厲。馬頭。溪名。借車載

過水入箱。平沙綠浪榜方口。○榜音謗。進船。楚辭九懷。榜舫兮不流。方口與前所謂蕪川。皆盤谷旁近小地名。公盆池詩。恰如方口釣魚時。亦其地也。鴈鴨飛起穿垂楊。窮探極覽頗恣橫。○探音貪。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爲。坐令再往之計墮眇茫。或作渺茫。閉門長安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慨慷。推。或作堆。魏武帝日。慨當以慷。憂思難忘。選。中嬌厲而慷慨。抑揚意氣也。○推。他回切。撲。弼角切。慷音康。旁無壯士遣屬和。遠懷盧老詩顛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詩。陟彼崔嵬。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朝行。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手版見前篇贈張籍詩註。不待彈劾還耕桑。還或作歸。

寄皇甫湜人。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詩故云睦州吏。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睦或作乃。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牀頭。涕與淚垂四。或作泗。今从唐本及范謝校本云。董令升編嚴陵集。亦定作四。垂四蓋以涕與淚分言之。猶石鼓歌所謂對此涕淚雙滂沱也。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病中贈張十八張十八。籍也。貞元十四年。公佐汴州。籍爲公所薦送。明年登第。又明年居喪。服除。補太常寺太祝。此詩謂抱能未施邦。豈籍未第時作。或既第而未仕時乎。

歐陽嘗評此詩見此日足可惜注。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逄逄。諸本作逢逢。蜀本音部江切。字當作逄。○今按蜀本作逢。蓋逄从夅。逢从夆。音義各異。然古書如逢蒙。逢丑父。關龍逢。字皆只作逢。而音蒲江反。疑逢有蒲紅一音。而音蒲江者。由蒲紅而轉也。當者。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扛音江。談舌久不掉。張儀掉三寸舌。○掉。徒弔切。非君亮誰雙。亮或作諒。扶几導之言。几或作机。曲節初摐摐。此字从手。或作樅。樅从木。从手者。博雅云撞也。子虛賦。摐金鼓。从木者。自木名也。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傾罇與斟酌。四壁堆罌缸。玄帷隔雪風。照鑪釘明釭。選。西都賦。金釭銜璧。

也。O釘音定。音釘。O釘音扛。又夜闌縱捭闔。鬼谷子有捭闔篇。捭音擺。哆口疎眉厖。O哆。昌者切。勢侔高陽翁。坐約齊橫降。酈食其。高陽人。田橫立田廣為齊王。身相之。以距漢高帝。使食其說橫。遂軾下齊七十餘城。O降。胡江切。連日挾所有。形軀頓胮肛。上匹江切。下許江切。將歸乃徐謂。將歸。方作歸將。一云遠于將之。毛傳將行也。故古人以送將歸為三事焉。O今按楚辭言秋之可悲。如在遠行之處。而登山臨水以送欲歸之人。愈覺羈旅之牢落。故其意象慘慼而無聊耳。將字與詩。文同字異。安得強為一說而謂送將歸為三事乎。必為三事而可顛倒言之。則楚辭之與此詩。皆不復成文理矣。子言得無哤。管子。四民雜處。則其言哤。注。哤。亂也。O哤音厖。迴軍與角逐。軍或作君。非是。斫樹收窮龐。史記。孫臏困龐涓。伏兵馬陵道左。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公始也扶机導籍使之言。且匿其麾幢解旆東扛而示之弱。籍乃縱其捭闔。如酈生之下齊。既連日挾所其所有。雖病語哤。乃為公敗。是猶孫臏之收龐涓也。O龐。皮江切。雌聲吐款要。酒壺綴羊腔。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崆岏。或作岏崆。字見南都賦曰。其山則崆岏嶱嵑。蜀本苦江五江二切。今本作岏。字書未見。幸願終賜之。一作願終賜之教。斬拔枿與樁。O枿音孽。樁。株江切。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籍既為公所敗。乃自以為嶺頭之瀧。不足以方崑崙之渠。蟻垤之微。不足以陵崆岏之山。願終受教於公。而公所以導其所歸也。O淙。士江切。

雜詩

文選。王粲曹植皆有雜詩。李善謂遇物即言。不拘流例是也。或作雜言。非。此詩乃離騷經所謂雜俗遠逝。道夫崑崙。已而臨睨舊鄉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蓋此意云。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蟲。蠹書或作書蠹。生死文字間。古道自愚惷。陟降切。或作戇。古言自包纏。當今固殊古。誰與為欣歡。獨攜無言子。共昇崑崙顛。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圓。下視禹九州。禹或作寓。一塵集毫端。遨嬉未云樂。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壞厭其巔。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為悲咤。陟嫁切。淚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或作麒麟。古書如戰國策。多用騏驎字。其義一也。東坡為公潮州廟碑。終篇實取此意。

寄崔二十六立之

貞元四年。侍郎劉太真知舉放進士三十六人。立之中第。公嘗為立之作藍田縣丞壁記。元和十年也。記所載立之戰藝出人。及言事黜官。皆與詩意合。又有贈立之詩。乃在元和元年。而此云別來就十年。蓋自元年後方相別。至是作詩為寄。亦當在元和十年也。

西城員外丞。西城。謂藍田。元和初。立之以前大理評事。言事黜官。再轉爲藍田縣丞。心跡兩屈奇。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屈或作詘。或作倔。淮南子。聖人無屈奇之服。高誘曰。屈短奇長也。言服之不中。漢廣川王揚雄傳。選西征賦。皆只用屈奇字。○今按漢書注。屈奇。異也。其勿反。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唐進士皆騎驢。少陵詩有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公與孟東野詩亦曰。騎驢到京國。欲知薰風琴。左右驚紛披。紛或作分。傲兀坐試席。陶靖節詩。兀傲差若穎。王維詩。兀傲迷東西。惟公與李義山詩。傲兀逐戎旃。皆作傲兀字用。深叢見孤䴇。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一作回。不敢捩眼窺。○捩。音列。拗也。苕溪詩話云。音麗。捩也。謂左右窺。琵琶捩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欹。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或作玼。避重韻而誤改也。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迴首卿相位。通途無佗歧。途或作逵。或作達。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妒且熱。喘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約不或作不約。貲或作資。亦避重韻之誤。此詩用二玼字。二斯字。不獨此也。老翁不量分。累月笞其兒。攪攪爭附託。攪攪或作擾擾。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間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鷇。音寇。選。陳琳檄文。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插翅飛天陲。陲。邊也。左氏虔劉我邊陲。音垂。駒麛著爪牙。○麛音迷。著音灼。猛虎借與皮。汝頭有韁繫。汝腳有索縻。陷身泥溝間。誰復稟指撝。不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古人以遇合爲耦。不遇爲奇。偶與耦通用。霍去病傳。諸將常留落不耦。李廣傳。衞青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顏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奇。居宜切。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旅。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迫走巴蠻。鮑明遠詩。逼迫聚離散。恩愛座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完孤羈。桁掛新衣裳。周庾信對燭賦。燈前桁衣疑不亮。○桁音行。又下浪切。盎棄食殘糜。苟無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古。宦途同險巇。巇。虛宜切。每句遺我書。遺。以醉切。竟歲無差池。左傳。何敢差池。○差。楚宜切。新篇奚其思。風幡肆逶迤。幡或作旛。又論諸毛功。劈水看蛟螭。劈或作擘。雷電生䀹睗。䀹音閃。睗音釋。二字或从日。說見永貞行。角鬣相撐披。披或作枝。亦以重韻而誤改也。屬我感窮景。抱華不能擒。蜀本作把筆不能擒。不能或作能不。方从杭本云。班固答賓戲。摛藻如春華。[illegible]詩。正當冬月。故感窮景而不能摛發其春華耳。上文諸毛乃謂筆也。太隱其詞。則此不應又直言之。故作把筆者。亦非也。○今按方本及說皆是。但其詞有未足者。故今略僞補之。論諸毛功必是爲毛穎傳而發。但蜀本之誤。不待以此爲辨而自明耳。唱來和相報。愧歎

俾我娩。又寄百尺綵。緋紅相盛裹。巧能喻其誠。巧或作功。方从唐蜀本云。列子矜巧。能修名譽。○今按。巧能喻其誠。言崔遺我書。弁新篇綴帛。巧於能達其意。猶言工於某事云爾。非以巧能爲二字相連。如列子之意也。方說誤矣。深淺抽肝脾。鮑明遠詩。肝心盡崩抽。開展放我側。方餐涕垂匙。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誤。綴綴意益彌。舉頭庭樹豁。頭或作頸。狂飇卷寒曦。迢遞山水隔。何由應塤篪。詩。何人斯。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注。土曰塤。竹曰篪。別來就十年。君馬記騧驪。詩。騧驪是驂。注云。黃馬黑喙曰騧。說文云。驪。馬深黑色。○騧音瓜。驪音離。長女當及事。誰助出帨縭。帨音稅。縭音離。諸男皆秀朗。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摧腸與慼容。或作居。或作眉。居當爲容。容字之訛也。眉特以意定耳。或作蹙亦通。孟子其容有蹙。能復持酒卮。我雖未耋老。僖公九年左氏。伯舅耋老。無下拜。耋。謂年七十也。髮禿骨力羸。所餘十九齒。飄颻盡浮危。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褷䙰。上所宜切。下呂支切。方云。褷䙰。毛羽初生貌。字本海賦。然離字字書無从衣者。惟王維詩有獨立何褷䙰。嵇康琴賦作離纚。古樂府作離簁。陸羽茶經作籭簁。義皆通。今此作褷䙰。豈古連綿字或可倒用。不然褷字自入韻。豈傳者誤耶。姚令威曰。唐本作視物剆隔褷。不知謝本何以不出。○今按所見謝本實校作剆隔褷。下注澄字。然義亦未穩。恐當作視剆隔褷䙰。物字乃剆字之訛。而又重出。遂去褷字，以就五言耳。然亦無据。不如且从方說。徐更參考。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凭書案。敦敦或作孜孜。今从閣杭本作敦。音都回切。譬彼鳥黏黐。丑知切。用以黏鳥。宋幽明錄。多買黐以塗壁。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隳。自一作相。孤豚眠糞壤。眠一作服。或作伏。不慕太廟犧。莊子。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綺。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頭黑死。陰蟲食枯骴。骴。殘骨。音疵。歡華不滿眼。歡或作權。咎責塞兩儀。魏人章疏云。禍不盈眥。禍將溢世。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蓋工於前也。觀名計之利。或作實。○今按此句難曉。竊意計猶校也。言觀其所得之虛名。而校之以實利。不足相補也。詎足相陪裨。仁者恥貪冒。受祿量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癃罷。史記。臣不幸有罷癃之病。上音隆。下音皮。久欲辭謝去。休令衆睢睢。說文。睢。仰視也。漢五行志。萬衆睢睢。驚怪連日。況又嬰疹疾。又或作自。選。思百憂而自疹。注。疹。疾也。集韻疢疹疹三字通用。○丑刃切。寧保軀不貲。後漢書。不足以償不貲之身。○貲。卽移切。不能前死罷。內實慚神祇。舊籍其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澌。流冰爲澌。从水非。離騷九歌。流澌紛兮將來下。生兮耕吾

軀。死也埋吾陂。也一作今。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不或作袠。選典論。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罛箄。爾雅。魚罟謂之罛。江東呼小籠箄。詩。施罛濊濊。魚網也。箄。亦取魚器。○上音孤。下音卑。我有雙飲醆。其銀得朱提。朱提。漢縣名。屬犍爲郡縣。有朱提山出銀綱。漢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是爲銀貨二品。○朱音殊。提音時。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倕。莊子。工倕旋而蓋規矩。注云。倕。時堯巧人也。音垂。乃令千里鯨。幺麽微螽斯。班彪曰。幺麽不及數子。詩螽斯。注蚣蝑也。蝗類。以股鳴。古工人之巧。能使千里鯨魚小如螽斯也。○麽。忙果切。螽。之中切。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渺瀰。大水貌。選。渺瀰泼漫。○上弭沼切。下音眉。野草花葉細。不辯薋菉葹。離騷經。薋菉葹以盈室。王逸注。薋音咨。蒺藜也。菉音綠。王芻也。葹音施。枲耳也。緜緜相糾結。狀似環城陴。音脾。城上垣也。四隅芙蓉樹。擢豔皆猗猗。鯨以興君身。或作與居狀。或作狀與居。皆非是。荊公本作狀君身近之。唐本作與君身。乃得其正。蓋與猶比也。君指崔立之而言。失所逢百罹。詩。逢此百罹。百憂也。月以喻夫道。僶俛勵莫虧。莫或作其。草木明覆載。妍醜齊榮萎。醜或作臭。顧君恒御之。行止雜燧觿。雜或作親。或作新。皆非是。但洪本云。雜作雜燧觿。見內則。言當常御此醆雜於所佩燧觿之閒也。此乃得之。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支。通鑑。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臺給券當中豎裂。一支給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僞巧。今人亦謂析產符契爲分支帳。即此義也。公以雙醆之一贈崔。故末句如此。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李本無詩字。或謂館中本效作刪。汪彥章本同。○陳齊之曰。退之效玉川子月蝕詩。乃刪盧仝冗語耳。非效玉川也。韓雖法度森嚴。便無盧仝豪放之氣。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四或作五。此元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夜也。作五非是。森森萬木夜僵立。森森或作臨臨。殊無義理。按盧詩乃作森森。蓋自森轉而爲林。自林轉而爲臨也。今改作森。寒氣屭贔頑無風。選西京賦。巨靈屭贔。○屭。平祕切。贔。虛器切。屭贔諸本作贔屭。或作屭贔。方云盧詩雖作贔屭。然公多不用。盧本語贔屭用力貌。屭贔。壯大貌。詩傳不辭而怒謂之贔。其義尤長。○今按諸本不同。未知孰是。姑兩存之。月形如白盤。李白詩。少時不識月。喚作白玉盤。完完上天東。諸本作貌貌。或作皃皃。今从杭范荊公本作完。○今按完字說見醫夫望秋詩。洪本亦云。古書完多誤作皃。此又轉寫爲貌耳。忽然有物來。噉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遭此狠狽凶。神異經。狽無前足。附狼而行。選。亦狼狽而可慜。○狽音貝。星如撒沙出。攢集爭強雄。撒。方作撒云。側手擊也。盧詩作撒。今本从之。非也。

○今按側手擧沙。於義不通。公於盧語固有損益。然改此字却無文理。當只作撒。油燈不照席。是夕吐燄如長虹。如長或作長如。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獨下或有自字。念此日月者。爲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蟆精。徑圓千里納女腹。白虎通日。徑千里。日月何處養女百醜形。杷沙脚手鈍。杷或作爬。音義同。誰使女解緣青冥。黃帝有四目。諸本黃作皇。方从杭本云。帝王世紀。謂黃帝用力牧常先等。分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黃帝四目。一日。李賢後漢注。漢人書黃多作皇。皇字亦通。洪以皇帝爲堯。則非也。帝舜重其明。淮南子日。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盲。堯呼大水浸十日。十日事見淮南子。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饞名。饞或作饞。赤龍黑烏燒口熱。黑烏未詳。或謂日中三足烏也。烏一作鳥。翎鬣倒側相搪撐。婪酣大肚遭一飽。楚辭。衆皆競進以貪婪。注。愛財日貪。愛食日婪。婪與惏同。盧含切。飢腸徹死無由鳴。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磕币何處逃女形。磕币。或作盦匝。磕或作盦。或作盧。或無女字。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仝。或作今。汪本云同字當句斷。亦與盧詩合。再拜敢告上天公。上天或作天上。臣有一寸刃。可刳凶蟆腸。無梯可上天。天階無由有臣蹤。寄箋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耳莫漏洩。薄命正值飛廉慵。呂氏春秋云。風師日飛廉。漢書音義云。飛廉能致風。東方青色龍。牙角何呀呀。從官百餘座。此下或有從應二字。荊公刪去。嚼啜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爲龍窟。天河赤烏司南方。尾禿翅觰沙。觰或作鱃。陟加切。角上張也。字亦作觰。作鱃訛。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或作齖齖。齒不正也。音牙。與開口義不合。此當音呼加切。唐韻。唅呀。張口貌也。○今詳或改此字。亦避重韻而誤也。蝦蟆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觜啄。蝦蟆於菟蹲於西。左氏。楚人謂虎爲於菟。於音烏。菟音徒。蹲音存。○旗旄衛毿毿。上音參。下音沙。既從白帝祠。又食於䄍禮有加。禮記。天子大䄍八迎虎。謂其食田豕。○䄍助駕切。亦作蜡。忍令月被惡物食。枉於汝口插齒牙。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夸蛾抉女出。列子。帝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注。夸蛾蓋有神力者也。蛾或作娥。今从列子校。抉或作扶。非是。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此外內外官。漢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百一十八名。七百八十三星。瑣細不足科。臣請悉掃除。慎勿許語令啾譁。併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無纖瑕。全或作金。瑕或作霞。皆非是。弊蛙拘

送主府官。弊或作斃。〇今按弊蛙。猶卓茂言敝人也。不然。當改从斃字。蓋此時蛙雖未斃。而其罪已當死矣。則帝箸下腹嘗其皤。或作蹯。皤。腹下白處也。蹯足蹠也。當作皤。左氏宣公二年皤其腹。〇皤音婆。依前使兎操杵臼。玉階耗樹閑婆娑。酉陽雜俎。月中有桂高五百丈。恆娥還宮室。方作堂。太陽有室家。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蓋室家之義也。天雖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臣知或作知臣。〇今按下文云雖無明言。潛喻厥旨。則此句乃謂天感悟臣心。使臣默知天意耳。諸本多作使知臣意。非是。其下所云有氣有形。以下即天意也。雖無明言。潛喻厥旨。明或作口。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大傷。忍殺孩稚。大或作天。還女月明。安行于次。盡釋衆罪。以蛙磔死。〇磔音責。方云盧詩新史。以爲譏元和逆黨。然稽之歲月不合。蓋元和初宦官已橫恣。故譏之。非爲逆黨也。〇今按盧韓二詩。必有所爲而作。但未有以見其所指爲何人何事耳。新史固謬。方說恐亦未必然也。

孟生詩諸本孟下有先字。此詩以篇首二字爲題。作孟先生非。〇東野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命來京師從進士試而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此詩未第前作。以其下第送之謁張建封于徐也。貞元四年建封鎭徐州。李習之常以書薦東野。有曰。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佗日爲執事惜之。其後韋莊請追贈不及第人。郊在其中。而摭言謂莊以郊爲不第者爲誤。且曰。郊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幕卒。則東野果爲建封所用矣。今考新舊史。及公所誌東野墓。嘗佐鄭餘慶於東都。餘慶鎭與元。奏爲從事。啟書下而卒。未嘗佐徐也。摭言誤耶。將用之未及。而爲餘慶所得耶。卒如習之所料耶。按史建封卒以貞元十六年。而東野後建封十四年卒。或者建封將用之。未及而已卒。亦未可知也。時東野亦有答韓愈李觀因獻張徐州詩。有富別愁在顏。貧別愁銷骨云云。

孟生江海士。生一作郊。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嘗或作常。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莊子。黃帝之樂日咸池。諸本窅作冥。李習之與張建封書引公此語。亦用窅字。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曰南風之薰兮。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沉沉。王維哀詞。連金華與玉堂兮。宮閣鬱其沈沈。一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也。晶光蕩相射。前漢太陽之晶。晶。亦光也。〇射。食亦切。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卻走。漢王商單于仰視遷延却退。驚怪靡自任。如林切。舉頭看白日。泣涕下霑襟。朅來遊公卿。〇朅音揭。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藝苑雌黃云。古詩押韻。或有語顚倒。而理無害者。如退之以參差爲差參。以玲瓏爲瓏玲是也。漢皋詩話云。韓愈

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勴悽之句。後人亦難傚傚。萍蓮風波急。桑榆日月侵。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嶇嶔。王褒洞簫賦。嶇嶔嶔崎。O音區欽。異質忌處羣。孤芳難寄林。顏延年弔屈原文。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太白詩。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誰憐松柱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禽。顧我多慷慨。寄詹時見臨。詹或作閻。考荀子史記子貢傳。閻字爲正。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聆或作恥。或作聆。採蘭起幽念。東晳南陔詩。言採其蘭。採蘭。言念親思歸也。起或作赴。眇然望東南。望或作思。秦吳脩且阻。秦長安。吳東野所居。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張建封也。方一作州。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詩義疏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德馨神所歆。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孟子。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O岑。鋤簪切。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竹實德馨。泰山滄溟。皆言建封也。溟或作海。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獲則思返。無為久滯淫。卞和試三獻。琴操。卞和得玉。獻楚懷王。遭刖。獻平王又刖。平王之子立。復獻之。中果有玉。封陵陽侯。期子在秋砧。

射訓狐唐五行志。鵂鶹一名訓狐。或曰訓狐其聲。因以名之。此詩貞元中作。時德宗以強明自任。倚裴延齡韋渠牟等。兩天下事。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士之浮躁甘進者。爭出其門。詩意端有所諷也。梅聖俞集有擬韓吏部射訓狐詩。亦各有所寓意云耳。

有鳥夜飛名訓狐。名或作呼。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麤。安然大喚誰畏忌。喚或作嗅。曹子建鷂雀賦。不肯首服。烈頸大喚。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栱桷頹墼塗。桷或作角。選。欒栱夭蟜而交結。書。惟其塗墍茨。O擺。補買切。掉。徒弔切。墍音洎。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雞窠雛。我念乾坤德泰大。卵此惡物常勤劬。縱之豈即遽有害。斗柄行拄西南隅。誰謂停姦計尤劇。尤或作猶。意欲唐突羲和烏。羲和日御。五經通義。日中有三足烏。侵更歷漏氣彌厲。何由僥倖休須臾。咨余往射豈得已。候女兩眼張睢盱。列子。而睢睢。而盱盱。O上音雖。下香于切。梟驚墮梁蛇走竇。O梟音饒。走一作入。一夫斬頸羣鴞枯。夫館本作矢。方云。或謂矢何以能斬頸也。鮑明遠詩。黃間瀋轂盧。矢直刎繡頸。碎錦翼詩人之語。顧聞所用耳。O今按方說有理。然以詩考之。似只是公親往射。而梟驚墮梁。故佐之者得以刀斬其頸

耳。不必改字強說也。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蜀客名次卿。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為在京師。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宦途竟寥落。鬢髮坐差池。晉陶侃曰。老子婆娑。正坐君輩。坐字原此也。坐或作生。潁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嵇康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欲讓以天下。由乃退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此卽公祭老成文云當求數頃之田於箕潁之上之意也。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疑。後漢。咄咄子陵。晉史。殷浩爲溫所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疑或作癡。亦通。一作女無癡。則誤矣。

答孟郊 東野集有別公詩。此篇疑公所以答也。公貞元十二年七月佐董晉于汴州。

規模背時利。模或作謨。或作謀。文字覷天巧。此效東野酬樊宗師云。梁惟西南屛山屬水刻屈。此效宗師魯直云。子瞻詩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爾。覷。七慮切。〇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古巧切。朝餐動及午。夜諷恆至卯。名聲暫膻腥。腸肚鎮煎煼。切爪切。杭本煼作[illegible]。俗字也。古心雖自鞭。鞭字蓋莊子從其後而鞭之者也。世路終難拗。張衡渾儀。拗去其半。於絞切。弱拒喜張臂。猛拏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齩。選。口齩霜刃。此聯公誌子厚墓所謂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是也。〇齩。五巧切。

從仕 貞元十七年公始從調京師。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恆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惆一作怊。棄置人間世。或作事。漢張子房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爾。古來非獨今。

短燈檠歌 本或作燈檠。姚令威曰。古詩燈檠昏魚目。讀檠爲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詩牆角君看短檠棄。亦誤也。按燈檠昏魚目。乃唐彥謙詩。李商隱詩亦有九枝燈檠夜珠圓。是唐人固以去聲讀也。然白樂天詩有鐵檠移燈背。自注曰。檠。去聲讀。則知唐人本二聲通用。古檠只用檠字。晉宋諸人集尚可攷。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昏頭雪白。眵音蚩。此時提攜當案前。攜作挈。方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高張或作焰高。珠或作朱。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棄。蘇詩有云。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蘇時謫于黃。其姪安節下第遠來。故云。

送劉師服公詩有贈劉詩服。至是又有送劉師服。按石鼎聯句。元和七年十二月。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則此詩與前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其八年夏作歟。然考登科記。無有劉師服。集中又有劉師命者。豈其兄弟歟。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淅或作晰。亦作皙。又作晢。明也。之世切。高唐賦。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晰與皙同。故今本訛為淅也。○今按淅為淅瀝淒涼之義。皙為明義。此詩上云陰氣始。下云雲景秋。則與皙義不相應。而宜為淅瀝之意矣。蓋由淅而誤為晰。又因晰而轉為皙也。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待。作持。方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鉤。○中。陟仲切。見一卷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齋財入市賣。貴者恆難售。漢宣帝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讎與售同。豈不畏顛頓。選。顧僕夫之顛頓。○上音樵。下音悴。或作久憔悴。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卷六　古詩六

符讀書城南城南公別墅。符公之子。孟東野有喜符郎詩。有遊城南韓氏莊之作。按公墓銘及登科記。公之子曰昶。登長慶四年進士第。符豈昶之小字耶。元和十一年秋作。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孟子盡心。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同一或作一同。非是。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提或作啼。非是。巧或作兩。少長聚嬉戲。少讀如多少之少。漢賈誼匈奴東平王傳三見。公此詩與劉統軍李虛中誌亦三用。不殊同隊魚。山谷次韻。高子勉有云。忽作飛黃去。頓超同隊魚。皆用公語也。年至十二三。頭角寄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骼成。○骼音格。記。揜骼埋胔。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選。張景陽七命。整頓雲轡

驂乘。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鞭背或作背上。非是。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陸唐老曰。退之不絕吟六藝之文。不停披百家之編。招諸生立館舍。勸勵其行業之未至。而深戒其責望於有司。此豈有利心於吾道者。佛骨一疏。議論奮激。會不以去就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攘斥異端。用力殆與孟軻氏等。退之所學所行。亦無愧矣。惟符讀書城南一詩。乃駭目潭潭之居。掩鼻蟲蛆之背。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若有戾於向之所得者矣。問之何因爾。爾或作耳。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則或作即。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詩巧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且。語助也。○且。子魚切。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鉏。閣本作不見公與汝。幸免自犁鉏。○今按閣本之誤。有如此者。它可盡信邪。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荀子。雖王公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易。不菑畬。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呂原明雜記云。少陵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文者載道之器。安得謂之小技。所用如何耳。韓退之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此說有可取焉。○菑畬音緇予。潢潦無根源。左氏。潢汙行潦之水。潢。胡光切。潦音老。○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或作今古。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音歟。時秋積雨霽。霽。方作開。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為爾惜居諸。居諸謂日月。詩。曰居月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魯直嘗書此詩。跋其後曰。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涪翁曰。熙寧元豐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勸獎之功。異趨而同歸也。

示爽　譜系。公子姪無名爽者。疑爲韓湘小字。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

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名科掩眾俊。名科或作科名。州考居吏前。今從府公召。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汝來江南近。里閭故依然。汝來或作此來。故或作固。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如此。但或作得。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强顏班行內。行。胡郎切。此詩當是知制誥時作。何實非罪愆。才短難自力。懼終莫洗湔。

箋音。臨分不汝誑，有路即歸田。

人日城南登高 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董勛問禮俗。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城南公別墅所在。以故親交子姪來爲人日之集也。

初正候纔兆，涉七氣已弄。靄靄野浮陽，暉暉水披凍。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既許來，子妷亦可從。妷或作姪。盤蔬冬春雜，罇酒清濁共。令徵前事爲，東漢賈景伯有酒令九篇。今不傳。劉貢父云。唐人飲酒喜以令爲罰。今人以絲管歌謳爲令。即白傳所謂醉翻襴衫拋小令是也。其舉故事物色爲令。即所謂令徵前事爲是也。○令去聲。觴詠新詩送。扶杖凌圮阯，或作址。刺船犯枯葑。莊子。漁父言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葑菰根。江東有葑田粱。庚肩吾詩。墨米生菰葑。○刺。七亦切。葑。方用切。戀池羣鴨迴，釋嶠孤雲縱。人生本坦蕩，論語。君子坦蕩蕩。誰使妄倥傯。楚辭。愁倥傯於山陸。注。倥傯。猶困苦也。○上音控。下音粽。直指桃李闌，幽尋寧止重。幽尋或作尋幽。

病鴟 說文。鴟。鳶也。鳥之食惡者。其性好攫而善飛。公意蓋有所譏也。

屋東惡水溝，有鴟墮鳴悲。青泥掩兩翅，掩或作淹。又作渰。拍拍不得離。東方朔傳。擧之拍拍。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計校生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攫不愧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追隨或作追飛。遂凌紫鳳羣，肯顧鴻鵠卑。遂或作擬。紫或作鷲。鴻鵠或作鵠雁。○今按紫鴻是假對。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丐汝將死命，丐或作救。又作與。丐兄弟死命。寇恂傳語。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基。亮無責報心，亮或作諒。固以聽所爲。昨日有氣力，飛跳弄藩籬。今晨忽徑去，徑或作勁。曾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良或作俍。非是。

華山女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賚或作恣。狎恰唐人語。白樂天櫻桃詩。洽恰舉頭千萬顆。或作恰似。是非。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皆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升座演真訣。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振動如雷霆。○訇音轟。掃除衆寺人跡絕。驊騮塞路連輜軿。後漢。輜軿曜日。○音甾萍。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脫釧解環佩。堆金疊玉光青熒。諸本青作晶。字本西都賦。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頷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匝脚不停。雲窗霧閣事慌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三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詩意蓋取此。青或作三云。三鳥王母使。見山海經。楚辭九歎。江文通雜詩。○今按陶詩云三青鳥。則青字亦未爲無据也。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遺餘力。而於華山女獨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譏其衒姿色假仙靈以惑衆。又譏時君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豪家少年。雲窗霧閣。翠幔金屏。青鳥丁寧等語。褻慢甚矣。豈眞以神仙處之哉。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公集有和湜陸渾山火。及書公安園池詩後。今考持正集。二詩皆亡。其佗詩。亦未嘗有一傳世者。偶然逸耶。抑皆不足以傳世也。劉貢父云。持正不能詩。掎摭糞壤閒。公所以譏之。豈或然歟。湜嘗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此詩當在陸渾尉後爲郎中前作。

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吷。莊子惠子曰。吹劍首者吷而已。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注疏。戴晉人。梁之賢者。姓戴。字晉人。○吷音血。區區自其下。顧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公安縣。江陵。不自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汙穢豈有減。古本只如此。一本不自閑下。其有閑字。糞壤下有閑字。蜀本閑字下有糞壞。多字豈字下有必字。有字下有否字。又一本無必字否字。而減字下有不減字。謝本窮年作至閑。而注云近本增足八字。不知所校之自語淺俗非韓文。胡元任云。我有一池已下。當爲別篇。恐或然也。○今按此詩多不可曉。當闕。或云世有石本與今本同。知舊本脫誤明矣。謂有所增八字也。然諸公校本。皆不言不知。果然否也。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概量。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

閑。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閑。

路傍堠元和十四年春出爲潮州作。

堆堆路傍堠。堆堆或作拆拆。唐本作堠堠。皆非是。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遠或作大。吾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

食曲河驛驛在商鄧之間。公之潮州自藍關入商陵。將過鄧州而作。

晨及曲河驛。悽然自傷情。悽或作淒。羣烏巢庭樹。烏或作鳥。乳雀飛簷楹。而我抱重罪。孑孑萬里程。親戚頓乖角。或作権。圖史棄縱橫。下負明義重。明或作朋。〇按杜詩於公負明義作朋。非是。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用或作由。

過南陽南陽鄧州。公赴潮州日作。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吾將寄餘齡。感或作慼。

瀧吏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昌樂瀧。溪名。水湍瀉爲瀧。昌樂。諸本作樂昌。今从杭蜀本云。歐公嘗以劉仲章言考歸舊本蔣穎叔云。李君謂樂昌五里有昌山。有樂石瀧。在縣上五里。〇今按歐云縣名樂昌。瀧名昌樂也。〇瀧。閭江切。又音雙。險惡不可狀。唐本作樂昌險惡狀。非是。船石相舂撞。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東坡詩。無言只笑儂。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或作譬如官居此。一本作牧郡邑。何由知東吳。一作京都。東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吳人稱我日儂。音農。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爲。妄或作妄。非是。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楚辭。聽波聲之洶洶。〇洶音胸。鱷魚大於船。永州記日。鱷魚大者凡數丈。每食人。一生百卵。及成形。則有爲蛇

爲黿爲蛟者。甚靈。公有鱷魚文。〇鱷。五各切。祭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數十。諸本作十數。謝本作數十。方从閣本作斗數云。杭斗作斗。義同。史記書盛山斗入海斗絕也。〇今以地里考之。謝本爲是。此句與斗入海文意絕不同。方說誤矣。有海無天地。海或作水。颶風有時作。颶風見一卷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注。颶音具。掀簸真差事。〇差音訛。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閣本作官嫌此州惡。固人之所徙。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李本作官當來時事。不待說而委。官不自謹慎。宜卽引分往。胡為此水邊。神色久懭慌。楚辭。心懭慌而不我與。〇上他朗切。下胡晃切。瓬大缾甖小。所任自有宜。〇瓬。居郎切。又或作瓶。音倣。周禮有瓬人。義不相近。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間。諸本虱作風。今从唐杭荊公洪謝本云。商君二十六篇。大抵以仁義禮樂爲虱官。曰六虱成俗。兵必大敗。洪慶善引阮籍語亦非也。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飾或作餝。躬或作姦。巧姦敗羣倫。杭蜀本如此。姦或作躬。羣或作其。羣倫。方从閣本作倫羣云。謂敗其倫敗其羣也。羣倫爲無義。〇今按倫羣不詞。而冠乎羣倫。乃揚子雲語。又正與其躬爲對。不可謂之無義。叩頭謝吏言。始慚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嗟實頗有之。不卽金木誅。莊子。爲外刑者金與木也。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雖惡。方作惟。〇今據洪謝本皆作雖。下注蹬字。其義差長。蓋再疊上句雖遠。又接下文而言也。二字或又作惟思。雖亦可通。然與下文不相應。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持或作特。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或無別字。〇元十八子詩不見其名。柳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亦不著其名。樊澤之謂元十八集。虛見樂天集遊大林寺序。桂林伯裴行立也。此詩赴潮州道中元和十四年作。

知識久去眼。去或作絕。吾行其既遠。瞢瞢莫訾省。閣蜀本作毀。史記膠西王傳。遂爲無訾省。蘇林謂爲無訾錄無所省錄也。〇今按蘇注不可曉。而顏注又以爲不省訾財亦非是。禮記。不訾重器。毋訾金玉成器。注皆云思也。詳此蓋以訾爲思慮計度之意云。〇瞢。莫東。眉登。毋亘三切。訾音紫。默默但寢飯。子兮何為者。冠珮立憲憲。詩。顯顯令德。禮作憲憲。校本多讀憲爲顯。詩又云。無然憲憲。傳曰。猶欣欣也。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晩。已或作以。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治惟尙和同。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治惟或作時治。無俟於謇謇。楚辭。余固知謇謇之爲患。注。忠正貌。音蹇。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輓。周禮。輂車注。組輓。

人輓之以行。子今獨何如。能自媚婉娩。上於阮切。下無遠切。金石出聲音。莊子。曾子居衞。緼袍無表。
○輓音挽。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宮室發關楗。老子。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何人識章甫。莊子。宋人有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而知駿蹄踠。選東都賦。馬踠餘足。
踠。跌也。於阮切。惜乎吾無居。不得留息偃。臨當背面時。公祭張員外文亦曰。手背面。逾十一年。解裁詩示繾綣。上音遣。下苦遠切。
英英桂林伯。裴行立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爲桂管觀察使。伯。侯伯也。實維文武特。詩。百夫之特。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南裔多山海。道
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行誠艱難。行一作往。難一作險。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何或作無。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南遊序。謂見送元生序。公嘗有書與子厚。已覽贈子篇。蓋謂是也。寤寐想風
采。漢霍光傳。想聞其風采。天下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旬日或作兼旬。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
我抱悁悁。詩。中心悁悁。於緣切。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況四海人。又況或作況又。嶷嶷桂林伯。史記。其德嶷嶷。○嶷。魚力切。矯矯義勇身。詩。矯矯
武臣。○矯。居夭切。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親。逾或作如。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神。形一作精。不知
四罪地。書。四罪而天下咸服。豈有再起辰。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囷。前漢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囷。去輪切。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已或作以。史記周亞夫贊論。足已而不學。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王官不
可闕。未宜後諸生。嗟我攜南海。南海一作海南。無由助飛鳴。
寄書龍城守。柳子厚時守柳州。龍城。柳州也。君驥何時秣。峽山逢颶風。峽山。山名。颶。海風名。見第一卷將赴江陵途中寄贈翰林三學士詩注。○颶音具。雷
霆助撞捽。莊子。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撞。宅江切。捽。昨沒切。乘潮簸扶胥。南海神廟碑曰。扶胥之口。黃木之灣。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
石互飛發。屯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為不忍別。感謝情至骨。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元和十四年抵潮州後作。

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惠或作車。山海經云。鱟形如車文。見玉篇。骨。李本云疑當作背。嶺表錄異。鱟眼在背上。雌負雄而行。地理志云。交趾有鱟。形如惠文冠。蠔相黏為山。百十各自生。嶺表錄異云。蠔。即牡蠣也。初生海邊。如拳石。四面漸長。高一二丈者。巉巖如山。〇蠔音豪。字書無蠔字。董彥遠云。五代潘崇徹敗王逵兵於蠔石。亦地名。不應不見。字書蓋闕誤。蒲魚尾如蛇。蒲魚。鯿魚也。口眼不相營。方作縈。蛤即是蝦蟇。本草注云。青蛙。鼃蛤長腳蟆子。皆蝦蟇之類。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釋音云。章舉有八腳。身上有肉如臼。亦曰章魚。馬甲柱。今江瑤也。即郭璞江賦所謂玉珧。鬭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左氏傳云。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公言其貶斥也。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以或作之。芼以椒與橙。詩。左右芼之。芼。亦調也。張協曰。燀以秋橙。〇芼音冒。橙。除更切。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騂。思營切。赤色。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尼更切。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搜神記。隋侯行見有大蛇傷者。救而活之。其後蛇啣珠以報。淮南子所謂隋侯之珠者是也。幸無嫌怨并。無或作不。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記或作寄。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湘字北渚。老成之子。公兄弇之孫。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雲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唏。音希。哀而不泣曰唏。問知歲常然。知或作之。選陸機嘆逝賦。經終古而常然。哀此為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舟行亡故道。亡或作止。屈曲高林閒。林閒無所有。奔流但潺潺。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

答柳柳州食蝦蟇公在潮州。子厚在柳州。時元和十四年也。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下水字或作未。方作水云。言於水族之中。特異其形貌也。〇今按此字此說。皆不成文理。闕之可也。强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

或作較。或作效。雖然兩股長。然。作云。一其奈脊皴皰。脊皴。一作背脊。○皰。匹豹切。跳躑雖云高。意不離濘淖。左氏。晉戎馬還濘而止。又有淖於前。意或作竟。○今按文義。作意爲是。下文又有竟不字。不應複出。○濘音佞。淖音鬧。鳴聲相呼和。胡過切。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周官。蟈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灑與洒同。我弃愁海濱。方作渚。恆願眠不覺。古孝切。叵堪朋類多。叵或作頗。沸耳作驚爆。音豹。端能敗笙磬。一作磬鐘。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韓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出見怒鼃。乃爲之軾。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漢武帝紀。元鼎五年秋。鼃蝦蟆鬬。孰強孰敗橈。或作撓字。从木。左傳。畏君之震。師徒橈敗。杜云。橈。曲也。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方从唐本如此。諸本或作平生性不樂。閣本作不好。○今按此句未詳。當闕。禮。有所好樂。○好。呼報切。樂。五敎切。而君復何為。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孟子。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較音角。全身斯為孝。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櫂。

別趙子

趙子名德。公爲潮州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徒者。東坡所謂潮人初未知學。公命趙德爲之師。卽其人也。公自潮移袁。詩以別之。德。潮人。公欲與俱而不可耳。

我遷於揭陽。揭陽。漢縣。屬南海郡。至唐爲潮州治。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韋昭音曰。揭。其逝切。師古曰。揭音竭。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萬有餘。莊子語。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詩鄭風。聊可與娛。心平而行高。漢宣元六王傳。韋元成經明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晉陶侃爲荊州刺史。將歸。顧謂王衍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元和十四年七月己丑。憲宗上尊號。大赦天下。十二月二十四日。公自潮州量移袁州郡。卽宜春郡也。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一作不可。我豈不足歟。又奚為於北。往來以紛如。北或作此。非是。以或作各。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鰕。果誰雄牙鬚。蚌蠃魚鼈蟲。○蚌音棒。蠃。盧戈切。與螺同。瞿瞿以狙狙。詩。狂夫瞿瞿。注。無守貌。○瞿音衢。又音屨。識一已忘十。已一作以。山谷謝本以皆作已。今从黃謝。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左傳。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不可一理區。或作驅。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

思。務或作好。或作勝。相一作分。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謂李程也。〇公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行次盆城作。

盆城去鄂渚。潯陽記。盆水出青盆山。因以爲名。離騷經曰。乘鄂渚而久顧。鄂渚。今鄂州。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帆。諸本作泛。今从蜀本云。帆去聲。少陵詩。傭帆晨初發。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舊史。程元和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程自禮闈出鎮。明矣。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鬢或作鬚。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衰或作歲。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不。我昔實愚蠢。蠢或作戇。愚憃見禮記。漢書多用愚戇字。〇今按說文。憃。丑江切。戇。陟絳切。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左僖二十四年。子犯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公其務貰過。〇貰。始過切。我亦請改事。左氏宣十二年。鄭伯逆楚之辭曰。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桑榆儻可收。漢光武勞馮異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顧寄相思字。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據詩意。鳳凰謂裴度。挾丸子謂李德裕李紳元稹也。據宗閔傳。裴度伐蔡。引爲彰義觀察判官。蔡平知制誥。長慶初。錢徽典貢擧。宗閔託所親於徽。李德裕李紳元稹共白徽取士不以實。坐貶劍州刺史。俄復爲中書舍人。由是嫌怨顯結。搢紳之禍四十餘年不解。此詩及下篇。蓋長慶初作也。此詩當是宗閔初貶。公爲祭酒時作。後篇當是宗閔復入後作也。詳詩意可見。新史云。宗閔初爲裴度引用。及度薦李德裕可爲宰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作南山猛虎行。據度薦德裕。在公歿後五年。史誤矣。苕溪漁隱詩話云。退之宗閔俱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樹及猛虎行贈宗閔。皆略盡其終身所爲。然退之無恙。時宗閔纔爲中書舍人。所爲尚未暴。自錢徽貶後。牛李之憾始結。至其爲相。則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鳥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衰。考張衡南都賦。當作蓑蓑。上有鳳皇巢。鳳皇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羣鳥所託依。黃鵠據其高。衆鳥接其卑。接或作棲。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衆所希。上承鳳皇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黃鵠羣。不

自隱其私。下視衆烏羣。汝徒竟何爲，衆烏。方作羣烏。○今按下有羣字。不當複出。不知挾丸子。心默有所規，或作窺。規圖也。東坡五禽言。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本公語也。彈汝枝葉閒。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黃鵠。黃鵠豈有之。愼勿猜衆烏。衆烏不足猜。蜀本以猜不入韻。校作疑。按公此二詩。皆視古用韻。古音齊與灰皆通支用。如詩維葉萋萋。黃鳥于飛。又則不我遺。先祖于摧。又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也。無人語鳳皇。汝屈安得知。黃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方云。閣本作婆娑。○今按閣本之謬。乃有如此之甚者。方雖不从。而亦不敢明言其謬也。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閒。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得或作能。

猛虎行諸本有贈李宗閔字。今从唐閣蔡李本云。蜀本總題誤以上題贈李宗閔四字綴猛虎行之上。後人因之。其實後詩不爲宗閔作也。猛虎行樂府舊題。非前詩類也。新史又謂裴度薦李德裕。宗閔怨之。爲作此詩。薦事在大和三年。公沒久矣。不可据。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閒。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黃熊以獻紂。免西伯之難。熊或作能。奴來切。非是。下同。子食赤豹麛。楚辭。乘赤豹。從文貍。○麛。莫兮切。擇肉於熊豹。或作羆。肯視兔與貍。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兩旁。兩或作四。注云山谷本四作兩。○今按門只有兩旁。作兩爲是。山谷蓋以唐本定也。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諸本皆如此。方从舊監本蜀本倒此兩句。又从杭蜀本以猴爲狌云。狌之居當音姬。傳本不考古音。多以烏鵲從噪之一語易置於其上。實之舊本非也。狌音壘。似猴而大。○今按詩意。蓋謂狐鳴鵲噪於外。虎出逐之。猴乃入居其穴。而虎不知所歸耳。狐鳴鵲噪。能使虎出。而不能使之失其歸。猴既入穴。則又不待鵲噪而後虎失所歸也。方以舊本古韻之故。必欲倒此二句。而不顧其文理之不順。不若諸本之爲當也。又狌字本作雌字。雖見於禮經。然非常有之物。亦不若作猴之爲明白而易知也。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爲。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坐或作兕。如或作知。皆非是。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崔二十六。斯立也。斯立是時爲藍田縣丞。其日藍田十月。元和十年十月也。孟郊已死。張籍病眼。故有詩翁壯士之句。有懷立之且念朋友之不振也。

藍田十月雪塞關。藍田關。漢時嶢關也。斯立爲丞于此。我興南望愁羣山。攢天嵬嵬凍相映。嵬嵬。諸本作崔嵬。君乃寄命於其閒。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驊騮蹋路驕且閑。郭璞云。驊騮色如華而赤。騮。赤也。稱多量少鑒裁密。○裁去聲。豈念幽桂遺榛菅。榛或作蓁。○蓁。側詵切。菅。居顏切。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硉兀未可攀。○硉。盧骨切。崖貌。歸來殞涕揜關臥。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斸荒棘。詩翁謂孟郊。○憔音樵。悴音萃。斸。陟玉切。清玉刻佩聯玦環。玦。古穴切。腦脂遮眼臥壯士。壯士謂張籍。大弨挂壁無由彎。詩。彤弓弨兮。○弨。蚩招切。挂或作摜。云摜貫也。言摜於壁而不用也。乾坤惠施萬物遂。○施音弛。獨於數子懷偏慳。朝欷暮唶不可解。楚辭。長歎息而增欷。後漢。遙望見春陵郭。唶曰氣佳哉。○欷。許既香衣二切。唶。子夜切。我心安得如石頑。

送僧澄觀　澄覺建僧伽塔於泗州。詩語許之。公貞元十六年秋在洛陽作。

浮屠西來何施爲。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閣切星漢。誇雄鬬麗止者誰。僧伽後出淮泗上。李邕泗州普光王寺碑。僧伽者龍朔中西來。嘗縱觀臨淮。發念置寺。既成。中宗賜名普光王。以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示滅於京。淮。方作雄云。雄。言特出也。○今按上句已有誇雄字。下句又云尤恢奇。則此作雄非是。勢到衆佛尤恢奇。恢或作魁。方云恢奇字見史記公孫洪傳。此詩今本以恢爲魁。又惡上語意同。遂易雄爲淮。非也。○今按作恢亦不免與上句相犯。況淮之不可爲雄。自避上句誇雄字。初不專爲此也。越商胡賈脫身罪。或作獻。今从謝校本。珪璧滿船寧計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柱一作檻。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沈潭底龍驚遁。當晝無雲跨虛碧。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藉藉。愈昔從軍大梁下。貞元十二年。公佐宣武軍幕。往來滿屋賢豪者。屋或作目。屋字見世說。滿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後從徐州辟書至。十五年。公從事徐州節度張建封幕。紛紛過客何由記。人言澄觀乃詩人。人言或作又言。一座競吟詩句新。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

巾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詩。伐木丁丁。○丁。中莖切。啄門或作打門。疑或作如。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高頰權後漢。李固頂角匿犀。○頰。古協切。權或作顴。選。洛神賦。張敏俳文。高權長頭。高權古字只作權。惜哉已老無所及，坐睨神骨空潛然。○睨音詣。臨淮太守初到郡。遠遣州民送音問。好奇賞俊直難逢。直或作實。去去為致思從容。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鄭餘慶元和九年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樊宗師以前檢校水部員外郎爲副。誌傳不書。而見于公薦狀及此詩。李肇國史補曰。元和以後爲文。奇詭則學於韓愈。苦澀則學於樊宗師。公此詩及樊墓銘。語奇而澀。皆所以效其體也。

梁維西南屏。詩。大邦維屏。○梁州在唐爲山南西道治所。德宗興元元年。改爲興元府。維或作惟。山厲水刻屈。稟生肖勦剛。○勦音巢。捷也。荆公山谷本作勁。難諧在民物。滎公鼎軸老。餘慶封滎陽郡。公作滎者非。烹斡力健倔。斡或作鮮。非是。烹取老氏治大國若烹小鮮之義。斡。謂斡旋。猶言宰制也。選云假倔強以攘臂。○倔。渠物切。帝咨女予往。書云。帝曰。俞。汝往哉。予一作俞。牙纛前坌坲。坲或作拂。坲埻。塵起貌。字見楚辭九歎。○纛音導。坌。蒲悶切。坲音拂。威風挾惠氣。蓋壤兩劘拂。劘。司馬子虛賦。上摩蘭蕙。下拂羽蓋。文選作靡。賈山傳贊。自下劘上。亭傳只作摩。古摩靡劘字皆通用。揚子。劘虎牙。莊子。喜則交頸相靡。漢衡山王贊。臣下漸靡使然。今集韻摩下不出靡字。非也。拂諸本作刜。茫漫華黑閒。指畫變悅欻。華黑或作筆墨。非是。華陽黑水惟梁州。謂山南所領也。誠既富而美。章亶翟炳蔚。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日延講大訓。龜判錯袞黻。定八年公羊傳。寶者何。璋判白。龜青純。何休注。判。半也。半圭曰璋。樊子坐賓署。演孔刮老佛。刮或作亂。字見劇秦文。金舂撼玉𩐁。厥臭劇蕙鬱。易。其臭如蘭。蕙與鬱金皆香草。遺我一言重。跽受惕齋慄。書。夔夔齋慄。○跽。巨已切。辭慳義卓闊。呀豁疚掊掘。疚或作疾。疚。勞也。○呀。虛加切。掊。曾厚切。掘。渠勿切。如新去耵聹。新或作初。耵聹。耳垢也。从目非。雷霆逼颲颶。颶或作颹。或作颶。颶。字書未見。或與颶同。○颶音巨。颲。越筆切。綴此豈為訓。此或作作。俚言紹莊屈。莊周屈原也。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武元衡韋皐也。諸本無奉字。○元衡以八年二月召還秉政。其詩鎮蜀時作。公詩則召還後追和也。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思。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坐蒙恩顧重。畢命守階墀。

感春三首元和十一年三月為中書舍人時作。

偶坐藤樹下。暮春下旬閒。藤陰已可庇。落蘂還漫漫。亹亹新葉大。瓏瓏晚花乾。青天高寥寥。兩蝶飛翩翩。或作翾翾。或作翾翻。時節適當爾。懷悲自無端。

黃黃蕪菁花。即蔓菁也。桃李事已退。狂風簸枯榆。狼藉九衢內。狂一作強。春序一如此。汝顏安足賴。汝或作去。誰能駕飛車。奇肱國人一臂取百禽。作飛車從風遠行。見山海經。相從觀海外。

晨遊百花林。朱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細。懸樹垂百尺。樹或作對。左右同來人。金紫貴顯劇。或作極。嬌童為我歌。哀響跨箏笛。跨或作誇。非是。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張文潛云。東坡言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飾者。至云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則如此老子箇中。與復不淺。刺。七亦切。○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長眇芒。生者困乖隔。生者或作生存。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盧汀。李逢吉。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遊。月明御溝曉。御溝或作溝水。蟬吟堤樹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寥或作寞。歸騎得相收。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張籍周況也。籍字文昌。時為國子助教。況娶禮部侍郎韓雲卿之孫。開封尉俞之女。蓋公之從壻。時為四門博士。或無郎字。

日薄風景曠。薄一作落。方云。薄。迫也。國語。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今詳語勢。但如白樂天所謂旌旗無光日色薄耳。方說非是。出歸偃前簷。晴雲如擘絮。新月似磨鐮。田野興偶動。衣冠情久厭。吾生可攜手。歎息歲將淹。方云淹當作殗。殘也。淹延之義。不可通用。今人書歿作沒。殂作徂。多互用。李白詩。東溪卜築歲將淹。又遠行歲已淹。字皆訛。○今按古字通用者多。方何獨知此獨不可通用也。

題張十八所居張籍居長安西街。孟東野詩所謂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也。

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諸本上句作濁溝。下句作泥濁。蛙讙橋未掃。讙或作喧。蟬嘒門長扃。○嘒音歲。名秩後千品。詩文齊六經。端來問奇字。漢書。劉歆子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注云。奇字。古文之異者。為我講聲形。周禮。保章氏掌敎國子六書。注云。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象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形聲如江河之類。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盧四名汀。字雲夫。錢七名徽。字蔚章。張十八。卽籍也。

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秋波或作波秋。雲或作蕖。紅雲明鏡。皆喩也。公三堂詩。水上覓紅雲。與此同義。大明宮中給事歸。大明。卽含元宮也。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汀詩九十六字。寒光映骨睡驪目。驪。方从杭蜀本作離云。光映骨而睡離目。言讀盧詩之快也。○今按諸本。蓋用莊子列御寇篇。取驪龍之珠者必遭其睡之語。以目言之。則又不止其頷下之珠矣。方說不成文理。況上文初無欲睡之意耶。我今官閑得婆娑。公時自中書舍人降太子右庶子。問言何處芙蓉多。離騷。搴芙蓉兮木末。廣雅。菡萏芙蓉。撐舟昆明度雲錦。漢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脚敲兩舷叫吳歌。晉夏統上巳至浮橋。太尉賈充令作其土地閒曲。統於是以足扣舷。引聲喉轉。淸激慷慨。東坡詩。脚扣兩舷歌小海。亦是引用統事。○舷音賢。太白山高三百里。百或作十。太白。山名。在鳳翔府郿縣。負雪崑崙插花裏。玉山前却不復來。玉山。山名。亦曲江汀瀅水平盃。水下或有不字。非是。○瀅。烏定切。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天門九扇相當開。上界眞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或云仙下有無字。分明句讀。至笞字句絕。又本無鸞鳳二字。皆非是。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錢徽。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今生或作生今。非是。擢擢菰葉長。芳根復誰徙。露涵兩鮮翠。涵一作濡。風蕩相磨倚。但取主人知。誰言盆盎是。誰或作詎。

記夢此詩蓋有託諷意。公許執政。左遷爲右庶子時作。前酬盧公荷花詩。末云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而此詩末亦云我能屈曲自世閒。安能從女巢神山。皆有不能俯仰隨人之意。可知其爲左遷之時也。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東皙貧家賦。且羅縷而自陳。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注。辰角。大星。蒼龍之角。天根亢氐之閒。所謂角與根也。挈攜陬維瀾口翻。今按上句言角根。卽辰卯二位。二十八宿所起也。此句言陬維通。謂寅申巳亥之四隅也。挈此四隅，則周乎十二辰二十八宿之位矣。淮南子天文訓云。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東北爲報德之維。又地形訓云。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亦邊隅之名也。百二十刻須臾閒。方云董彥遠云。世閒只有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也。〇今按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哀帝嘗用夏賀良說漏刻以百二十爲度。事見哀紀。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先。一作去。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㰇𣋌。上丘召切。下牛召切。神完骨蹻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䰩。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坡陀與送惠師詩坡陀字同。語見楚辭招魂。然唐人多通用坡陀字。又郭璞子虛賦。注音婆𩥇。故蜀本作婆陀。我手承頦肘拄座。〇頦音孩。隆樓傑閣磊嵬高。〇磊音儡。嵬。五罪切。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魯直云。只前句中哦字便是所難。此乃爲詩之法也。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詰盤。噍或作嚼。字見大人賦。與嚼音義通。口前截斷第二句。虛綽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閒。諸本能多作寧。今从閣杭蜀本。〇按此言我若能屈曲從人。則自居世閒徇流俗矣。安能從女居山閒。而又不免於屈曲乎。猶柳下惠所云。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云爾。安能從女巢神山。山或作仙。非是。蘇內翰嘗曰。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讀之了不閑。太白尙氣。乃自招不識字。不如退之倔強云。我能屈曲自世閒。安能隨女巢神山。又嘗曰。退之有言我能倔曲自世閒云云。退之性氣雖出世閒。人亦不能容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長安有三內。皇城在西北隅謂西內。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之南。此詩云。罷賀南內衙。卽南內也。奉酬盧給事詩云。大明宮中給事歸。卽東內也。南內本元宗在藩時故宅。高宗龍朔二年置。

薄雲蔽秋曦。蔽或作庇。清雨不成泥。罷賀南內衙。歸涼曉淒淒。內衙或作衙內。是。曉或作晚。非綠槐十二街。中朝事迹曰。天街兩畔樹槐。俗

號爲槐街。白樂天遊園詩云。十二街。綠槐開紅塵。即此也。下視渙散馳輪蹄。余惟戇書生。O戇音惷。孤身無所齎。三黜竟不去。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皇甫持正誌公墓云。公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凡三貶。及爲刑部侍郎。言憲宗迎佛骨。貶潮州。此詩所謂三黜。則未貶潮州前爲右庶子日作。致官九列齊。豈惟一身榮。珮玉冠簪犀。浣蕩天門高。O浣音晃。著籍朝厥妻。籍。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公妻盧氏封高平縣君。歲時入朝宮中。文才不如人。行又無町畦。莊子。彼且爲無町畦。町。徒頂切。畦。戶圭切。O問之朝廷事。略不知東西。況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君恩太山重。不見酬稗稊。上蒲賣切。下田黎切。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自或作相。明庭集孔鸞。曷取於梟鷩。樹以松與柏。不宜閒蒿藜。閒。或作問。非是。婉孌自媚好。詩。婉兮孌兮。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忘軀。尠不調鹽醯。O尠音鮮。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O淬音倅。將舉汝愆尤。以爲己階梯。收身歸關東。期不到死迷。

朝歸與前詩同時作。

峨峨進賢冠。耿耿水蒼珮。唐志。百官朝服皆進賢冠。諸佩五品皆水蒼玉。服章豈不好。不與德相對。顧影聽其聲。赬顏汗漸背。O漸。子廉切。進之大雅收。雜事取孟嘗君雞鳴狗盜之意。又不勇自退。坐食取其肥。無堪等聾瞶。長顧吹天墟。秋日萬里曬。抵暮但昏眠。不成歌慷慨。慨。魏武帝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雜詩四首。樂本作四首。以舊考之。鵲鳴聲楂楂以下。當爲別篇。公時爲右庶子。而皇甫鏄程異之詩用事。元和十一年也。故此詩及讀東方朔雜事。譴瘧鬼。皆指事託物而作。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唊咋。上徒敢切。下音責。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

鵲鳴聲楂楂。烏噪聲護護。烏號切。爭鬪庭宇閒。持身博彈射。閒。或作閑。非是。持或作將。黃鵠能忍飢。兩翅又不擘。能忍或作忍長。非是。蒼蒼雲海路。歲晚將無獲。歲晚或作晚歲。

截橑為欂櫨。楚辭。桂棟兮蘭橑。選。欒欂櫨而將榮。注。枅也。○橑音老。又音橑。欂櫨音博盧。斲楹以為椽。束蒿以代之。或作芃。小大不相權。雖無風雨災。得不復且顛。解轡棄騏驥。蹇驢鞭使前。北史陽休之日。將涉千里。死騏驥而策蹇驢。崑崙高萬里。歲盡道古邅。停車臥輪下。絕意於神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覓或作求。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緣身。喑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喑或作瘖。本草陶隱居日。啞蟬不能鳴者。雌蟬也。蛙黽鳴無謂。閤閤秪亂人。

讀東方朔雜事 退之不喜神仙。此詩譏弄權挾恩者耳。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古巖巖通。詩。維石巖巖。陸德明云。本或作嚴。音同此云。下維萬仙家。似當以巖巖爲義。噫欠為飄風。○噫音隘。欠或作吹。或云聚氣爲噫。張口爲欠。說文。欠。張口氣悟也。宋孟頡以亢聲大欠被劾。舊本作噫歆。噫歆。警神聲也。見鄭氏禮注。音於其切者非。濯手大雨沱。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訶。加。一作自。偷入雷電室。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東方朔昔爲太山上仙官令。擅弄雷電。遂謫人間。輷輘掉狂車。輘或作較。輘字見王褒簫賦。又晉李顒雷賦。鼓訇輘之逸韻。○輷。呼宏切。與轟同。輘。魯登切。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呀呀。虛加切。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簸頓五山踣。五山。五嶽也。○踣音匐。流漂八維蹉。流漂或作飄流。維或作紘。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獪何。方朔聞不喜。褫身絡蛟蛇。○褫音侈。蛇。唐何切。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挼。挼。奴禾切。與挼同。羣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觀睥睨處。莊子。雖羿逢蒙不能睥睨。注猶斜視也。○睥。匹詣切。睨音詣。事在不可赦。音奢。與去聲同義。欲不布露言。外口實諠譁。或作欲不布露之。言外口實譁。言或作宮。王母不得已。顏嚬口齎嗟。齎或作咨。嗟或作咨。頷頭可其奏。送以紫玉珂。方朔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詆欺劉天子。正晝溺殿衙。朔本傳。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免爲庶人。○溺。奴弔切。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霞。凌或作入。○今按此詩亦必有爲而作。○朔本傳不書所終。而內傳云。一旦乘雲龍飛去。攝身凌蒼霞。殆謂此也。

譴瘧鬼 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一爲瘧鬼。此詩首云。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末云湛湛江水淸。歸居安汝妃者此也。與前詩皆有所諷。當是元和十三年

爲刑部侍郎時作。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尙奮瘧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嫗所駡譏。求食歐泄閒。不知臭穢非。歐或作嘔。泄或作洩。嚴助傳。夏時歐泄霍亂之病相屬。字正作歐泄。醫師加百毒。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灸音疚。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沬於前徽。沬或作昧。或作沫。沬。已也。離騷經。芬至今猶未沬。又選劉孝標書。音徽未沬。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詩。無忝爾祖。靦然不知歸。詩。有靦面目。○靦。他典切。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為裳衣。白石為門畿。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降集隨九歌。飲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違。

示兒東坡云。退之示兒詩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其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公第在長安靖安里。此屋豈為華。於我自有餘。為或作無。非是。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登。方作祭云。中堂以供時祀。而前榮以饌親賓也。○今按公作袁氏先廟碑有親登邊鉶之語。與登牢蔬語意正同。不必須作祭字乃為時祀也。前榮饌賓親。沈氏筆談云。退之示兒詩云云。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藝苑雌黃以為不然。其說云。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跨靈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為屋檐。檐一名樀。一名宇。即屋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謂之梠。集韻云。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故記言洗當東榮。又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偓佺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榮之說。筆談未為確論。前榮者。揚雄甘泉賦云。列宿施於上榮是也。冠婚之所於。所或作依。於或作依。皆非是。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婁絡之。婁或作縷。又作婁。音縷。莊子。有卷婁者。注。卷婁。猶拘攣也。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山鳥旦夕鳴。有類澗谷居。澗或作磵。義當作瀾。郭璞江賦。幽瀾積阻。李善曰。瀾與澗同。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

高平君。子孫從朝裾。〔或作車。〕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無非或作非無。非是。〕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峩冠講唐虞。〔峩或作𡸣。〕酒食罷無為。棊槊以相娛。〔○槊。色角切。○唐人詩云。星宿天圍棊。冢子地握槊。棊。奕也。槊。博也。齊尒朱世隆與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莫與或作莫若。會本作莫先。謂張籍樊宗師也。〕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麤。躔躔媚學子。〔○躔音仙。〕牆屏日有徒。〔○屏音餅。〕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蔽丘魚切。〕嗟我不修飾。事與庸人俱。〔嗟我或作我如。○今按作我如。即與下文安能如此及卒章無迷厥初者相應。但作嗟我。則語勢差健。而義亦自通。蓋我不修飾者。非謙詞。乃謂向使我不修飾。則不能致此爵位居室交遊之盛耳。然則我如者。乃嗟我之注脚。故今雖只作嗟我。而我如二字。亦讀者所當知也。〕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按此篇所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

庭楸〔詩意與前示兒詩所云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者相應。又次其後。蓋同時作。〕

庭楸止五株。〔楸或作樹。以題語考之。當作楸。〕共生十步閒。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或作邊。〕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或作偏。〕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閒。〔或作焉。此詩二聯字。三閒字。諸本刊鉤聯作鉤纏。中央閒作中閒焉。以求避重韻。誤矣。〕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聯。夜月來照之。蒨蒨自生煙。〔蒨蒨。晉湛方生稻苗讚。蒨蒨嘉苗。○蒨。此見切。〕我已自頑鈍。〔或作𩕾。又作惰。〕重遭五楸牽。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前。〔舊史云。公少與孟郊張籍友善。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即此詩所謂也。〕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司馬遷答任安書曰。若九牛亡一毛。〕未在多少閒。往既無可顧。〔顧或作領。〕不往自可憐。〔或作得。皆非是。〕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祕書至〔王六。王建也。以或作與。以與義通。已見前。○今按以字或取能左右之之義。○公長慶四年夏。以病在告。至八月滿百日。免吏部侍郎。詩蓋此時作也。〕

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君來晤我時。來一作未。風露渺無涯。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質不自憚。中天為君施。訛訛夜遂久。亭亭曙將披。況當今夕圓。又以嘉客隨。嘉一作佳。惜無酒食樂。但用歌嘲為。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 李逢吉也。當是長慶二年再相後作。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鑣。圜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標。村樹黃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興歎倦塵囂。倦或作卷。惟彼顛瞑者。瞑从目。古眠字。徐鍇曰。今俗別作眠。非也。莊子曰。顛冥於富貴之地。司馬彪曰。冥音眠。去公豈不遼。去或作云。非是。為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勿憚吐捉勤。捉或作握。字本史記魯世家。今人用吐握。本韓詩外傳也。可歌風雨調。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 裴。謂裴度也。假或作爲。○裴度爲李逢吉所間。長慶二年六月罷相。爲尚書左僕射。公有此和篇。及感恩言志。與朝回見寄之作。

公平真愛山。看山旦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著。陟略切。枉語山中人。匄我澗側石。枉或作往。匄或作與。有來應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羅。隨勢忽開坼。有洞若神剜。烏官切。有巖類天劃。忽麥切。又音畫。終朝巖洞間。歌鼓燕賓戚。孰謂衡霍期。衡山。在今衡州。霍山。按周禮在冀州。期或作奇。選謝靈運詩。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近在王侯宅。傅氏築已卑。書。說築傅巖之野。磻溪釣何激。選阮籍勸進表。呂尚。磻溪之漁者。逍遙功德下。不與事相摭。樂我盛明朝。或作時。於焉傲今昔。詩。於焉逍遙。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 夕或作日。阮籍字嗣宗。詠懷詩近百篇。其一六韻。一首云一日復一夕。一朝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其一七韻一首云。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公詩效其體。而又繹之曰。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然其題實自效一日復一夕始也。後人以詩語與題不相應。併易作一日字。實非也。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祇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久不死。憫憫尙誰要。於遣切。富

貴自繫拘。貧賤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鑣。譬如籠中鶴。六翮無所搖。譬如兔得蹄。（或作跡。楚辭曰。得兔而忘蹄。）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復舉前人瓢。（前人或作前日。）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謠。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李繁時爲隨州刺史。宰相李泌之子也。）

鄴侯家多書。（李泌封鄴縣侯。）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唐經籍志。甲乙丙丁四部書各一庫。爲紅綠碧白牙籤。以別經子史集。）新若手未觸。為人强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滻水。（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至灞陵入灞。○滻音產。）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南溪始泛三首（公此詩在告時作。殆絕筆於此矣。魯直最愛公此詩。以爲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榜舟南山下。（或作溪上。○榜音謗。刺也。）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或作幽尋事繫去。）孰能量近遠。陰沉過連樹。藏昂抵橫坂。石麤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梢梢或作稍稍。廣雅。區區梢梢。小也。）餘年懍無幾。（懍或作諒。詳下對愴字。明是懍也。）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或作謇。）

南溪亦清駛。（或作駃。洪慶善云。作駃誤。姑兩存之。○駛。疏吏切。）而無檝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饋我籠中瓜。（籠或作籬。）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疇。囷倉米穀滿。未有旦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願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輿致。（輿或作與。可又作事。非是。）佳觀安可擲。（史記。秦泰山刻石文從臣嘉觀云云。○觀去聲。）即此南坂下。久聞有水石。拕舟入其間。（拕。方作拖。○今按漢書。拕舟而入水。注云曳也。音它。）溪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七迹切。峻瀨或作瀨峻。）

驚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柳帶松冠。一作帶柳冠松。方从閣本作帶柳松冠。云。此吉日辰良體也。○今按亭亭帶柳沙無義。且此兩句用對偶亦何害。方信閣本。故曲爲之說如此。帶柳冠松亦無義。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卷八　聯句 諸聯句多元和初作。

城南聯句 或曰。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始。上則唐虞賡歌。下則漢武柏梁。皆聯句之所起。劉貢父云。東野與退之聯句。宏壯辨博。似若不出一手。王深父曰。退之容有潤色。呂氏童蒙訓。徐師川問山谷曰。人言東野聯句。卽非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却有此理。城南。長安城南也。景物之所會。故凡可以入吟詠者。皆歷言於詩。蜀本作一百五十韻●今本因之。然此詩實多三韻。不可以爲据。

竹影金瑣碎。郊。瑣。或作鏁。非是。沈存中云。竹影金瑣碎。乃日光。非竹影也。洪慶善曰。謂日光在其中不必道破。若日日影金瑣碎。則不可也。泉音玉淙琤。音。一作聲。陸士衡詩云。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後荊公詩云。風泉隔屋撞哀玉。竹月緣階貼碎金。語本此出。○淙。方宗士江二切。琤。楚更切。瑠璃翦木葉。愈。翡翠開園英。流滑隨仄步。郊。搜尋得深行。遙岑出寸碧。愈。遠目增雙明。乾穟紛拄地。郊。紛。或作絲。或作紅。○穟。音遂。拄。冢庾切。化蟲枯挶莖。孫汝聽曰。化蟲。蟲之變化者。如蟬蠮之類。枯挶莖者。言化蟲已枯。尙挶持於草木之莖也。○挶。居玉切。木腐或垂耳。愈。草珠競駢睛。○駢音蠙。浮虛有新斸。郊。○斸。陟玉切。摧扤饒孤撐。扤。動也。字不當从木。古樂府不見山顚樹。摧扤下爲薪。○扤。音兀。撐。抽庚切。囚飛黏網動。愈。盜啅接彈驚。四飛盜啅。潮本作蟲飛雀啅。此詩一體六語。皆賦物而不言其名。舊本並同上。杜詩啾啾黃雀啅。啅。鳥食也。○啅。音卓。脫實自開坼。郊。牽柔誰繞縈。禮鼠拱而立。愈。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二足於頸上。跳舞善鳴。駭牛躅且鳴。駭。或作騃。音俟。說文馬行仡仡也。詩儦儦俟俟。韓詩作駓駓騃騃。故西京賦云。羣獸駓騃。此當从俟音。則於躅且鳴義爲合也。○今按騃躅二字。於牛義無取。疑當从蜀本作駭。而躅當作觸。乃於牛有意。又與上字相偶。然無所据。姑附于此。○駭。下楷切。躅。直六切。蔬甲喜臨社。郊。田毛樂寬征。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寬征。薄賦也。露螢不自暖。愈。凍蝶尙思輕。宿羽有先曉。郊。食鱗時半橫。菱翻紫角利。愈。翻。或作繁。荷折碧圓傾。楚膩鱣鮪亂。郊。詩鱣鮪發發。○鱣。知連切。鮪。羽癸切。獠羞螺蟹并。獠。張絞切。又音老。桑蠖見虛指。

愈。孫汝聽曰。蝬。桑上蟲。名指。言空有迹耳。○蝬。烏郭切。盧穴貍閫鬩獝。尼更切。逗翳翅相築。郊。擺幽尾交撈。薄庚切。蔓涎角出縮。愈。
樹啄頭敲鏗。丘庚切。脩箭褭金餌。郊。羣鮮沸池羹。岸穀坼玄兆。愈。野麰漸豐萌。窖煙冪疏鳥。郊。窖或作瑤。周禮冪人。○冪。莫狄切。沙篆印迴平。洪慶善曰。華山有青柯平。種藥平。因地之平處也。痒肌遭蚝刺。愈。痒或作庠。說見鬬雞篇。蚝。玉篇毛蟲也。○蚝。七吏切。刺。七亦切。啾
耳聞雞生。奇慮恣迴轉。郊。遐睎縱逢迎。○睎。音希。巔林戢遠睫。愈。○睫音接。縹氣夷空情。○縹音瞟。歸跡歸不得。郊。捨
心捨還爭。靈麻撮狗蝨。愈。博雅云。狗蝨。胡麻也。靈麻。今胡麻。狀如狗蝨。本草云。一名狗蝨。村稚啼禽猩。孫汝聽曰。言小兒之啼如猩猩。爾雅。猩猩小而好啼。
紅皺曬檐瓦。郊。孫汝聽曰。棗實皺而紅。說者曰乾棗。檐。或作簷。黃團繫門衡。洪慶善曰。黃團。瓜蔞也。一曰天瓜。衡門上木。得雋蠅虎健。愈。左氏得雋曰克。雀豹古今注。蠅豹。即蠅虎。相殘雀豹趟。玉篇。趟趟踉蹡也。○趟。音棖。東枯樵指禿。郊。刈熟擔肩赬。音檉。澀旋皮卷攣。愈。○旋。隨戀切。卷。音捲。攣。力袞切。苦開腹彭亨。孫伯野謂此二語。與上二語意屬。一曰澀旋乃旋果實之澀者。苦開乃破瓜瓠之苦者也。方言謂環而鏇之為旋。卷攣見莊子。彭亨。毛詩傳炰烋猶彭亨是也。
機舂潺湲力。郊。杜預作連機水碓。○潺。士山切。又士連切。湲音員。又士頑切。吹簸飄颻精。○莊子鼓筴播精。○簸。音播。賽饌木盤簇。愈。轂妖藤索
絣。此句與下賊繩覬娥嫠。或疑為今之鞦韆。已上泛言城南景物之盛。轂妖。或作妖轂。絣。或作姘。或作拼。又作併云。今併字不入庚韻。故學者疑之。○今按轂廣韻云。蘇合切。小兒履也。今猶以為淺面琉璃之名。但用之於此句。似無意義。疑當作扱。楚洽切。收也。取也。獲也。妖謂狐狸之屬。能為妖媚者也。絣當从糸。獄中以繩索急縛罪人之名也。言捕取妖狐。而以藤索縛之也。○轂。悉合切。絣。比萌切。荒學五六卷。郊。古藏四三塋。四三。或作三四。里儒拳足拜。愈。土怪閃眸偵。家語。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孔子曰。土之怪者。羵羊缶也。○偵。丑貞切。蹄道補復破。郊。絲窠掃還成。暮堂蝙蝠沸。愈。蝙蝠。見上山石詩注。○蝙。音邊。蝠。音福。破竈伊威盈。伊威。或作蛜蝛。詳見上送區引詩注。追此迅前主。郊。答云皆冢卿。上卿也。左襄十四年。先君有冢卿。敗壁剝寒月。愈。折篁嘯遺笙。袿熏霏霏
在。郊。綦跡微微呈。袿。或作桂。綦。或作綦。皆非是。袿。音圭。婦人上服也。班倢伃賦。俯視剣兮丹墀。思君兮履綦。綦。履下飾也。在。或作牲。呈。或作星。皆非是。
石猶竦檻。愈。獸材尚挐楹。孫汝聽曰。獸材。謂柱上刻為獸形。○挐。女加切。寶唾拾未盡。郊。玉啼墮猶鎗。唾。或作碣。啼。或作題。蜀都賦。玉題

相輝。題椽上飾也。故曰璫猶鐺。鐺璫聲。本或作琤。或云凝柱礎也。與玉題意相類。洪慶善云。此以咳唾喻珠璣。以啼泣喻玉筯也。唾。又作涶。啼。又作渧。○今按上下文意皆婦女事。洪說爲是。若作題。即上句當作碣。然非文意。又礩乃柱礎。亦非可拾之物也。牕綃疑閟豔。愈。孫汝聽曰。言閨紗中尚疑閟藏佳人也。粧燭已銷檠。綠髮抽珉甃。郊。韓醇曰。綠髮。言細草也。青膚聳瑤楨。韓醇曰。青膚。苔蘚也。楨。說文曰木也。知京切。白蛾飛舞地。愈。幽蠹落書棚。此已上言郊墟宅壂之古廢。惟昔集嘉詠。郊。吐芳類鳴嚶。窺奇摘海異。愈。恣韻激天鯨。腸胃繞萬象。郊。精神驅五兵。蜀雄李杜拔。愈。李杜下對雷車。未詳其說。嶽力雷車轟。呼宏切。大句斡玄造。郊。玄。或作元。高言軋霄崢。初耕切。字或作琤非。芒端轉寒燠。愈。神助溢盃觥。巨細各乘運。愈。湍灂亦騰聲。灂。或作潷。此已上言在昔詩人吟詠之工。淩花咀粉蕊。郊。削縷穿珠櫻。綺語洗晴雪。愈。嬌辭哢雛鶯。酣歡雜弁珥。郊。歡。或作勸。雜。或作新。从閣本淳于髡所謂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是也。○今按勸爲勸酒之意。然此皆形容詩語之工。不當作勸而作歡字。則對領字爲尤切。繁價流金瓊。蕊苕寫江調。郊。江。或作紅。選劉休玄詩悲發江南調。謝靈運詩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李善皆引古江南詞江南可採蓮以釋之。東野本集亦喜用江調字。菱蕤綴藍瑛。菱蕤。青花圓實。亦名玉竹。藍瑛。藍田之玉也。庖霜膾玄鯽。愈。淅玉炊香粳。淅字从折。之舌切。魏文帝嘲王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粇米。古淅作析。其从析者。星歷切。孟子所謂接淅而行是也。本多作淅。朝饌已百態。郊。春醪又千名。哀匏蹙駛景。愈。蹙駛。或作鈌蹙。或作蹙鈌。冽唱凝餘晶。解魄不自主。郊。痺肌坐空瞠。○痺。音庇。說文濕病也。瞠。或作瞠。○今按莊子瞠若乎其後。瞠。丑庚切。直視也。言坐久而無所見也。扳援賤蹊絕。愈。○扳音攀。炫曜仙選更。藂巧競採笑。郊。藂。或作叢。唐人多書叢作藂。楚辭及舊本韓柳集皆然。今本尚見一二。姑存之。駢鮮互探嬰。○探音貪。桑變忽蕪蔓。愈。樟裁浪登丁。中莖切。木聲也。斫霞闕詎能極。郊。風期誰復賡。晉習鑿齒傳。風期超邁。風期。猶風標也。誰復。或作復誰。○已上言京都人士繁華之習。皋區扶帝壤。愈。瓌蘊郁天京。祥色被文彥。郊。良才插杉檉。尹成切。隱伏饒氣象。愈。興潛示堆坑。擘華露神物。郊。見西京賦注河神巨靈擘華山事。擁終儲地禎。終。終南山。禎。祐也。訏謨壯締始。愈。詩訏謨定命注。訏。大也。輔弼登階清。弼。一作拂。坌秀恣填塞。郊。○坌。蒲悶切。呀靈滀渟澄。○呀。虛加切。滀。勑六切。已上紀畿甸形勝。益大聯漢魏。愈。聯。或作連。肇初邁周嬴。史記。昔周邑我先秦嬴於後。○

籯。經切。余積照涵德鏡。郊。傳經儷金籯。漢書韋賢父子皆以明經。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籯。竹器。○籯。音盈。食家行鼎鼐。愈。寵
族飫弓旌。弈制盡從賜。郊。盡或作書。此句未詳。殊私得逾程。飛橋上架漢。愈。繚岸俯規瀛。規。或作窺。非是。規。度也。東方朔傳規以為
苑。瀟碧遠輸委。郊。湖嵌費攜擎。瀟碧。竹也。湖嵌。石也。萄苜從大漠。愈。漢李廣利伐大宛。采蒲萄苜蓿種歸種於離宮館旁。○萄。音陶。苜。音目。
苜。或作首。漢。或作漢。非是。楓楮至南荆。選沙棠櫟櫧。華楓枰櫨。○櫧音諸。一作儲。嘉植鮮危朽。郊。膏理易滋榮。理。或作埋。此以嘉植言也。周禮。其植
物宜膏物。鄭注云。謂楊柳之屬。理致白如膏。懸長巧紐翠。愈。紐。或作細。象曲善攢珩。善。或作蓋。魚口星浮沒。郊。馬毛錦斑騂。赤也。
五方亂風土。愈。百種分鉏耕。葩蘖相妬出。郊。蘖或作孽。非是。菲茸共舒晴。類招臻倜詭。愈。相如封禪書云。奇物譎詭。倜儻窮變。○倜。
他歷切。詭。過委切。翼萃伏衿纓。危望跨飛動。郊。冥升躡登閎。字見揚雄校獵賦。蜀本登作𥨊。竹盲切。𥨊宏屋響也。春游轢靃靡。愈。楚辭蘋草靃
歷。靃。草隨風貌。○轢音歷。靃音髓。一音翟。彩伴颯嫈嫇。廣韻。嫈嫇。新婦貌。○嫈音縈。嫇音萌。邃燦飄的皪。郊。淑顏洞精誠。嬌應如在寤。
愈。頹意若含酲。鷃毳翔衣帶。郊。鵝肪截佩璜。王逸少玉部論。白如截肪。○音方。又音房。文昇相照灼。愈。武勝屠攙槍。爾雅。
彗星為攙搶。攙音欃。搶。楚庚切。剳錦不酬價。郊。構雲有高營。通波牣鱗介。愈。牣。或作仞。相如賦。充仞其中。古字作仞。○今按詩及孟子皆作牣。○牣音
刃。疏畹富蕭蘅。蘅。音行。杜蘅。香草。大者曰杜若。買養馴孔翠。郊。遠苞樹蕉栟。書曰厥包橘柚錫貢。蕉栟皆果名。廣志曰。芭蕉。一名芭苴。出交趾。栟。一
名栟櫚。其子可食。選栟櫚枸椰。○栟音幷。鴻頭排刺芡。愈。芡。說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葰。青。徐淮泗之閒謂之芡。又云雞頭。或謂之鴻頭。今公云鴻頭。
鴻。卽鴈也。芡。巨險切。○鶬鷇攢瓌橙。此已上言土地人物富華之盛。諸本鷇作殼。鷇。卵也。納涼聯句。肴饌禽鷇。今本亦誤。○鷇。苦角切。又口本切。橙。除庚切。謷鶩廣雜
良牧。郊。蒙休賴先盟。罷旄奉環衞。愈。守封踐忠貞。戰服脫明介。郊。朝冠飄彩紘。爵勳逮僮隸。愈。簪笏自
懷繃。乳下秀嶷嶷。郊。椒蕃泣喤喤。詩。其泣喤喤。○喤音宏。貌鑑清溢匣。愈。眸光寒發硎。館儒養經史。郊。綴戚觴孫
甥。考鍾饋肴核。愈。戛鼓侑牢牲。飛膳自北下。郊。函珍極東烹。如瓜煮大卵。愈。比線茹芳菁。海嶽錯口腹。郊

趙燕錫嫱姪。選詩。燕趙多佳人。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閒。謂好爲嫱。列子。娥嫱靡曼者。秦晉謂好曰姪。娥。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娥姪。嫱。或作嫔。○嫱。莫交切。姪。胡丁切。

又五耕切。一笑釋仇恨。愈。百金交弟兄。貨至貊戎帀。郊。呼傳鸚鴿令。鸚或作鷃。戎貊鸚鸜鴿四物也。或本非是。順居無鬼瞰。愈。

楊雄傳。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瞰。音闞。抑橫免官評。已上言門地簪紱之家。殺候肆凌翦。郊。籠原帀罝紘。紘。網綱。○帀。作答切。罝。音嗟。紘。音宏。羽

空顛雉鷂。愈。血路迸狐麖。麖。音京。一角牛尾。其狀似麖。折足去踸踔。郊。莊子。吾以一足踸踔而行。○踸。勑甚切。踔。直角切。蹙鬐怒鬅鬤。

○鬅。音彭。鬤。乃庚切。躍犬疾蠆鳥。愈。呀鷹甚飢虻。筭蹄記功賞。郊。上林賦。射麋腳麟。顏師古曰。持引其腳。計其所獲也。所謂筭蹄者如此。裂腦

擒摚振。諸本腦作髓。擒作相。摚作盪。又作湯。今从蜀本云。髓。腦字之或體。振。挾也。盪振。踢挾之義。監本作摚振。摚。距也。義亦通。而擒作相。則非。○今按髓。別本作脇。疑傳寫之誤。

盪當作摚。○摚。音瞠。振。音棖。猛斃牛馬樂。愈。妖殘梟鵅惸。鵅。或作鴿。方云鵅音格。今鵂鶹也。○今按鵅音柯額切。爾雅。鵅鵋鶀。今鵂鶹也。其音各者。烏鸔水

鳥也。窟窮倘嗔視。郊。箭出方驚抨。普耕切。連箱載已實。愈。礙轍棄仍羸。喘覷鋒刃點。郊。困衝株枿盲。○枿。音櫱。

搒淨豁曠曠。愈。騁遙略苹苹。選宋玉高唐賦。馳苹苹。五臣註。草聚貌。饞扠飽活臠。郊。惡嚼嚩腥鯖。已上言射獵之壯觀。嚩。說文云。噍貌。鯖。廣

韻云。煮魚煎食曰五侯鯖。○嚩。音博。鯖。音征。歲律及郊至。愈。律。謂黃鍾大呂之屬。及郊至。謂十一月也。古音命韶韺。音英。帝嚳樂曰六韺。舜曰簫韶。旗

旆流日月。郊。帳廬扶棟甍。莫耕切。磊落奠鴻璧。愈。參差席香藑。爾雅。葍藑茅。注藑葍一種花。有赤者爲藑。楚辭。索藑茅以莛蓴。注靈草也。香

茅席鋪也。○藑。音瓊。玄祇祉兆姓。郊。黑秬饛豐盛。左傳。絜粢豐盛。○秬音巨。饛音蒙。盛平聲。慶流蠲瘥癘。愈。威暢捐䡴輣。後漢光武紀。䡴

輣橦城。注。䡴。陷陣車也。輣。樓車也。○䡴。尺容切。輣。音彭。靈燔望高冏。郊。龍駕聞敲飈。音橫。驚。相擊聲。或作飈。說見上。是惟禮之盛。愈。

永用表其宏。德孕厚生植。郊。恩熙完刓剜。剜與刓同。公文率用此剜字。○此已上紀郊祀之禮。宅土盡華族。愈。遲田闢强畛。陵庚森

嶺檜。郊。啄場翾祥鵩。博雅云。鵾鵩鳳也。諸本多訛作鵬。畦肥翦韭薤。愈。陶固收盈甖。利養積餘健。愈。孝思事嚴祊。詩。永言孝

思。又祝祭于祊。祊。廟門傍也。○祊。補彭切。掘雲破嵽嵲。愈。雲或作靈。嵽嵲。音迭齧。○採月漉坳泓。坳。不平也。寺砌上明鏡。郊。僧盂敲曉

鉦。泥像對騁怪。愈。鐵鐙孤春鍠。音橫。瘦頸鬧鴗鴒。郊。○瘦上聲。蜿垣亂蛷蠑。垣。或作蛆。謂蜿蜒於垣屋之間。作蛆非。蛷。多足蟲。蠑。蜥蜴。蛷音求。蠑音榮。甚黑老蠶蠋。愈。詩蜎蜎者蠋。毛傳曰。桑蟲也。○蠋音燭。又殊玉切。麥黃韻鸝鵊。此已上言民居寺宇之美。韶曙遲勝賞。郊。曙或作署。○遲音稺。賢朋戒先庚。朋或作明。馳門塡偪仄。愈。競墅輾砯砰。○砯。披冰切。砰音絣。碎纈紅滿杏。郊。碎纈。或作醉結。今从閣本云。唐小說。裴晉公午橋有文杏百株立碎錦坊。少陵詩。內蘂繁於纈。杜牧之詩。花搗圍宮纈。或云當作醉纈。李長吉詩。醉纈拋紅網。稠凝碧浮餳。餘盈切。蹙繩覲娥婺。愈。蹙。或作蹴。覲。或作覿。○覿。子六切。鬭草擷璣珵。擷。或作袺。粉汗澤廣額。郊。金星墮連瓔。於盈切。鼻偷困淑郁。愈。眼剽強盯瞷。上音棖。下音盲。篇。視貌。玉是節飽顏色。郊。茲疆稱都城。書饒罄魚鱐。愈。國史補云。紙之好者有魚子紙。晉王羲之用蚕繭紙。紀盛播琴筝。已上言里人游觀之樂。奚必事遠覿。郊。無端逐羇傖。晉史。吳人謂中州人曰傖。羈傖謂謫陽山江陵時也。○助耕切。將身親魍魅。愈。浮跡侶鷗鶴。腥味空奠屈。郊。屈。屈原也。天年徒羨彭。天。或作夭。彭。彭祖也。驚魂見蛇蚓。愈。觸嗅値蝦蟚。上音遐。下音彭。蝦。蝦蟇。蟚。蟚蜞也。幸得履中氣。郊。忝從拂天棖。棖。門兩旁木。禮記。士介拂棖。歸私暫休暇。愈。驅明出庠黌。明。或作昵。或作梶。梶。止輪木也。時景元校作驅朋。○今按驅馳。遲明而出太學也。作此時公方為博士。蓋鮮意竦輕暢。郊。連輝照瓊瑩。陶暄逐風乙。愈。乙。烏轄切。玄鳥也。齊魯之閒謂之乙。風乙。或作乙乙。非是。躍視舞晴蜻。蜻。蜻蜓也。晴蜻。或作蜻蜻者。非是。足勝自多詣。郊。心貪敵無勍。始知樂名教。愈。晉書樂廣曰。名教自有樂地。何用苦拘儜。晉史。不簡蚩儜。拘儜。拘束也。○儜。尼耕切。畢景任詩趣。郊。焉能守硜硜。愈。已上公自言竄謫而歸。復為博士。字書無硜字。按鹽鐵論。器多堅硜。又皇甫謐釋勸篇。龍潛九淵。硜然執高。何令升晉書音義。硜。口萌切。不知字書何以逸之也。

會合聯句公召為國子博士。與張籍張徹孟郊會京師。而有此詩。黃魯直嘗云。退之會合聯句。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蓋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碁耳。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愈。劍立知未死。或作謝。詩思猶孤聳。郊。愁去劇箭飛。

讙來若泉涌。徹。析言多新貫。析或作折。攄抱無昔壅。籍。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愈。吟巴山犖嶨。或作嶨○犖。吕角切。嶨音學。山多大石也。說楚波堆壟。郊。馬辭虎豹怒。舟出蛟鼉恐。徹。狂鯨時孤軒。幽狖雜百種。愈。○狖音柚。瘴衣常腥膩。蠻器多疎冗。籍。剝苔吊斑林。博物志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涕下揮竹。竹盡斑。魏道輔云。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以草𤨏洗去之。則紫暈斕斑可愛。角飯餌沉冢。愈。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至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郊。爾。或作示。非是。歟。或作還。鬼窟脫幽妖。天居覿清栱。愈。栱。或作拱。京遊步方振。讁夢意猶恟。籍。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嘉言寫清越。痡病失肬腫。郊。○痡音庚。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擁。愈。魄或作魂。○今按宵魄謂月。作魂非是。雪絃寂寂聽。茗盌纖纖捧。郊。馳輝燭浮螢。幽響泄潛蛬。愈。爾雅。蟋蟀曰蛬。注云。今之促織。○蛬音拱。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尰。郊。尰。足病。詩既微且尰。○尰音腫。我家本瀍穀。瀍。水名。在河南穀城也。有地介皐鞏。皐。鞏。皆河南地名。史記。韓獻成皐鞏。休跡憶沈冥。峨冠慙闒𡸣。愈。楚辭。雜班駮與闒茸。前漢司馬遷云。在闒茸之中。皆以𡸣為茸。按集韻。茸通作𡸣。○闒音榻。𡸣音冗。闒字或作傝。𡸣字或作𡸣。○諸本此四句下無愈字。今从唐蜀本增。洪慶善云。退之家在洛陽。嘗謫陽山。今為博士。則唐本為是。升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別本悚作竦。嵇康琴賦。竦衆聽而駭神。徒言濯幽泌。泌音秘。又薄必切。徒。一作待。誰與薙荒茸。籍。荒或作芒。此漢敍傳所謂夷險芟荒是也。芒字非。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珙。國讎未銷鑠。我志蕩邛隴。郊。劉闢亂蜀。王師出征。故云蕩邛隴。君才誠倜儻。時論方洶溶。籍。王粲浮淮賦。滂沛洶溶。○洶許拱切。或作汹。音凶。溶音湧。格言多彪蔚。懸解無梏拲。周禮。上罪梏拲而桎。○梏。古沃切。拲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蛹。愈。蛹。蚕化為之。言微而不絕也。○蛹音勇。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踊。荀子。跛鼈千里。塊然墮岳石。飄爾罥巢氄。郊。○罥音畎。氄音冗。龍旆垂天衛。雲韶凝禁甬。甬。鐘繫也。周禮。鐘舞上謂之甬。祝充韓醇註皆以為甬道。恐非。君胡眠安然。胡。或作乎。非是。朝鼓聲洶洶。愈。

鬭雞聯句公與東野聯句。詞意雄渾。極其情態。閒以人才為喻。兩皆傑作。眞歐陽文忠所謂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者也。

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愈。崢嶸顛盛氣。禮記玉藻曰。盛氣顛實。揚休注云。顛。讀為闐。〇崢。助庚切。嶸音宏。洗刷凝鮮彩。郊。高行若
矜豪。側睨如伺殆。愈。精光目相射。食亦切。劍戟心獨在。郊。既取冠為胄。復以距為鐓。音隊。或作鎩。漢書。鉤戟長鎩。〇今按鎩。
廣韻所拜切。於四聲不協。然鐓乃刃下之平底者。與距不相似。亦未詳其說也。天時得清寒。地利挾爽塏。愈。〇塏。音凱。磔毛各噤痒。或作痒。或作瘴。或作痒。
今从杭本。云痒。所錦切。寒病也。義訓寒謂之痒瘵。皮日休詩。枕下聞澎湃。肌上生痒瘵。韓渥詩。噤痒餘寒酒半醒。〇磔。陟格切。噤。巨禁切。怒鬉爭碨磊。〇碨音猥。磊。魯猥切。
俄膺忽爾低。植立瞥而改。郊。〇瞥。匹蔑切。腷膊戰聲喧。古詩。腷腷膊膊雞初鳴。〇腷。音愎。膊。音粕。繽翻落羽皠。七罪切。廣韻云。皠。霜雪白狀。
中休事未決。小挫勢益倍。愈。妬腸務生敵。腸。或作腹。敵。或作欺。賊性專相醯。裂血失鳴聲。啄殷甚飢餒。郊。〇殷。烏閑切。義
見五卷題炭谷湫。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紿。音待。穀梁。惡公子之紿。列子。予昔紿若。毒手飽李陽。晉石勒嘗謂李陽曰。孤昔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杜子美義
鶻行。所謂巨顙折老拳。亦此事也。神槌困朱亥。愈。史記。魏朱亥為侯嬴薦於魏公子。及公子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槌。或作椎。或
作鎚。方云。謝本云貞元本毒手作尊拳。尊拳。劉佮語也。邵公濟云。善本神槌作袖槌。於史記本文為合。然晉祖納曰假有神鎚。必有神槌。神槌尊拳。豈皆借用字耶。〇今按毒手。是李陽本事中
語。而神槌字。則朱亥事中無之。故邵欲改神作袖。以從本事。然又屬對不親切。故方又欲從謝本借劉佮之尊拳。以附李陽。借祖納之神槌。以附朱亥。則兩句皆為兼用兩事。而不偏枯耳。然亦未
敢遽改也。今以其說未明。復為詳說如此。以俟考焉。惻心我以仁。碎首爾何罪。獨勝事有然。旁驚汗流浼。郊。知雄欣動顏。怯負愁看
賄。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愈。事爪深難解。事。或作爭。今以唐本云。館本作傳。李校同樊本作傳。皆側吏切。漢蒯通傳。事刃公之腹中。考工記。菑蚤不齵。
則輪雖敝不匡。鄭讀蚤為爪。謂輻入牙中者。菑聲如截。泰山平原人謂樹立物為菑。公蓋全用此二字也。管子傳戟十萬。又春有以傳耜。事傳菑傳。古音義同。閣杭蜀本皆作爭。其訛又矣。嗔
睛時未怠。一噴一醒然。樊汝霖云。雞用水噴。神氣始醒。再接再礪乃。郊。莊子曰。是其所以乃。公用乃字出此。書礪乃鋒刃。或作再礪。乃鍛乃礪。又或作厲。皆非
是。樊汝霖曰。接。猶接戰也。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則公詩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則東野工處。頭垂碎丹砂。翼搨拖錦綵。搨。或作榻。字當从手。選陳琳檄。垂頭
搨翼。莫所憑恃。五臣注。搨。斂也。士臘切。此當以摧搨為義。音他蠟切。連軒尚賈餘。左成二年。欲勇者賈余餘勇。〇賈音古。清厲比歸凱。愈。選俊感收毛。

趙使平原君合從於楚。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卒與毛遂偕定從。受恩慙始隗。史記郭隗謂燕昭王曰。王欲致士。先從隗始。英心甘鬬死。言肉恥庖宰。君看鬬雞篇。短韻有可採。郊。有或作亦或作言皆非是。

納涼聯句公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掾召入爲國子博士。至是七月。與東野會京師聯句。此詩敍久謫新召還爲學官。本末甚詳。

遞嘯取遙風。魏劉楨大暑賦。披襟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微微近秋朔。郊。金柔氣尙低。火老候愈濁。愈。熙熙炎光流。竦竦高雲擢。愈。閃紅驚蚴虬。或作蚪。楚辭。蒼龍蚴虬於左右。○蚴音憂。又於糾反。虬音求。凝赤聳山嶽。目林恐焚燒。耳井憶瀺灂。前漢相如上林賦。瀺灂霣墜。○瀺。士咸切。又士減切。灂。才溺切。又食角切。仰懼失交泰。非時結冰雹。大戴禮曰。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用水則溫暖而爲霰。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此孟所以有失交泰之懼。化鄧渴且多。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化爲鄧林。奔河誠已慤。暍道者誰子。莊子云。暍者。反冰乎冷風。帝王世紀曰。禹扇暍。暍。傷暑也。○暍音謁。叩商者何樂。列子。師商彈琴。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商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洗矣得滂沱。洗或作浩。古洗與洒通。史記。觀范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徐廣洗先典切。洗矣。猶洗然也。感然鳴鸑鷟。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鸑音鷟。岳。士角切。嘉願苟未從。嘉。或作佳。或作喜。公後詩有嘉顧還中州。佳。喜。皆字訛也。前心空緬邈。潘岳寡婦賦曰。緬邈兮長乖。淸砌千迴坐。冷環再三握。煩懷却星星。或作醒醒。劉夢得詩。自羞不是高陽侶。一夜星星騎馬回。唐人星醒通用。高意還卓卓。郊。龍沈劇煮鱗。劇或作極。用左氏醢龍事。牛喘甚焚角。用田單火牛意。蟬煩鳴轉喝。上林賦。聲流喝。注云悲嘶也。○喝。於邁切。烏躁飢不啄。蠹蠅食案繁。宵蚋肌血渥。單絺厭已褫。語。當暑袗絺綌。易終朝三褫之。○褫。敕里切。長箋倦還捉。箋或作箑。方言扇。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選云屛輕箑。○箑音霎。幸茲得佳朋。於此蔭華桷。靑熒文簟施。青或作淸。淡澈甘瓜濯。選枚乘七發。炎澈手足。注云。猶洗滌也。○澈音敢。大壁曠凝淨。古畫奇駁犖。壁。或作璧。畫。或作書。○駁。北角切。犖。呂角切。凄如玒寒門。玒。方云杭本作㴲。蜀本作玥。㴲。今馮字。徒涉也。史記武紀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顏曰。今治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此納涼詩也。㴲字自當。又甘泉賦。登椽欒而玒天門。玒字音貢。至也。諸校本多用此定。柳文玒亦作玥。又淮南子。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故攀躡遑絕垠乎寒門。若以玥言。則寒門當用此義。然前義爲優。○今按後說是。蓋谷口既非絕境。未

爲極寒之地。又不言有水。往沍字亦無理。當改作沍。則皓若攢玉璞。掃寬延鮮飈。汲冷瀆香穱。楚辭。稻粢穱麥。○穱音卓。籠實摘林珍。盤肴饌禽鷇。鷇或作彀。說已見上城南聯句。空堂喜淹留。貧饌羞䶩齪。愈。䶩○䶩音齷。齪側角切。殷勤相勸勉。左右加韓斲。加或作皆。賈勇發霜硎。賈勇見上註。莊子。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音刑。爭前躍冰槊。風俗通。矛長丈八者謂之槊。音朔。微然草根響。先被詩情覺。感衰悲舊改。工異逞新兒。一作貌音貌。誰言攢朋老。猶自將心學。危簷不敢憑。朽机懼傾撲。机。一作瓦。○撲音雹。青曇路難近。黃鸛足乃錠。錠。玉篇云。鏁足也。○錠。士角切。未能飲淵泉。立滯叫芳藥。郊。本草楚人謂白芷爲藥。○藥音握。與子昔睽離。嗟余苦屯剝。直道敗邪徑。拙謀傷巧詠。楚辭。諸詠謂余以善淫。注詠猶譖也。○詠音琢。炎湖度氛氳。○氛音分。氳於云切。熱石行犖确。○犖。力角切。确音確。痟飢夏尤甚。瘧渴秋更數。周禮疾醫。春時有痟首疾。秋有瘧寒疾。○瘧。逆約切。數。一音朔。君顏不可覿。君手無由搦。女角切。今來沐新恩。元和元年六月召爲國子博士。庶見返鴻朴。儒庠恣游息。禮學記。焉息焉。遊聖籍飽商搉。○選商搉萬俗。搉音角。危行無低佪。楚辭九歌。低佪兮顧懷。心正言免咿喔。楚辭卜居曰。將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咿音伊。喔音握。○車馬獲同驅。酒醪欣共欶。廣韻。欶。○口嗽。說文。欶。吮也。○欶音朔。惟憂棄菅蒯。左氏傳成公九年。日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菅音姦。蒯。苦怪切。敢望侍帷幄。此志且何如。希君爲追琢。愈。詩追琢其章。○追音堆。

秋雨聯句　按詩云。儒宮煙火濕。此公爲學官在京師時也。又云。因思征蜀士。蓋憲宗元和初命高崇文討劉闢時故也。

萬木聲號呼。百川氣交會。郊。左太沖蜀都賦。兼六合而交會。庭翻樹離合。離或作雜。牖變景明藹。愈。潨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大水曰潨。詩。鳧鷖在潨。潨。職戎切。又在冬切。○飛浮亦云泰。郊。顏延年鸞幸京口詩。千翼泛飛浮。牽懷到空山。屬聽邇驚瀨。愈。簷垂白練直。練或作龍。渠漲清湘大。郊。甘津澤祥禾。伏潤肥荒艾。愈。禾。或作木。非是。伏或作服。主人吟有歡。客子歌無奈。郊。侵陽日沉玄。剝節風搜兌。愈。坱圠游峽喧。坱圠有三義。賈誼鵩賦。坱圠無垠。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齊限也。郭璞注方言曰。坱圠。云不測也。左太沖吳都賦。地勢坱圠。劉逵曰。高下不平皃也。颼飀臥江汰。郊。隋盧思道納涼賦。動颼飀於翠帳。○颼飀。音蒐流。汰。音太。微飆來枕前。高灑自天外。愈。蟄穴何追迮。或作窄。

義訓迫迮急也。字見鵷羽詩箋。○蛬。音拱。蟋蟀也。蟬枝淸鳴噦。郊。詩鸞聲噦噦。謂無聲也。○噦音翽。揺鳴噦。櫻菊茂新芳。櫻或作圃。遻蘭銷晚馥。愈。玉篇。馥。香也。○馥音藹。地鏡時昏曉。池星競漂沛。郊。讙呶尋一聲。○詩載號載呶。毛傳曰。讙呶也。○讙字讀從喧。呶。尼交切。灌注咽羣籟。愈。

儒宮煙火濕。市舍煎熬怯。郊。怯。奢也。選。心侈體怯。音太。臥冷空避門。衣寒屢循帶。愈。循。或作脩。非是。李陵傳。數數自循其刀環。又自循其髮顏。注謂靡順也。梁范靜妻詩。帶易綴愁難却。心之憂矣匪錯礫。循水怒已倒流。陰繁恐凝害。郊。憂魚思舟檝。憂魚。乃左傳所謂微禹吾其魚乎是也。魚。或作虞。非是。感禹勤畎澮。愈。書禹濬畎澮距川。孔安國云。一畝之閒廣尺深尺曰畎。百里之閒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懷襄信可畏。書蕩蕩懷山襄陵。注云。懷包襄上也。可畏或作不思。非是。疏決須有賴。郊。孟子。禹疏九河。決汝漢。疏或作踈。蓋俗體也。筮命或馮蓍。卜晴將問蔡。愈。晴或作情。蓍爲筮。龜爲卜。蔡。大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庭商忽驚舞。庭商。商羊也。家語曰。齊有一足鳥。名商羊。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墉禜亦親酹。郊。禜祭水旱也。三禮義宗禜止雨之祭每禜於城門。故蜡祭七日水墉。○禜。音禜。又音詠。酹。盧對切。氛醨稀疎映。氛或作氣。霿亂還擁薈。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霿。注言蒙昧也。詩薈兮蔚兮。注雲興貌。○霿音謀。又音茂。又音蒙。又莫貢武賦二切。薈。烏外切。陰旌時摎流。揚雄反騷。望崑崙以摎流。顏師古曰。摎流。猶周流也。○摎。居由切。帝鼓鎭訇磕。選。訇磕嘈嘈。○訇。呼庚反。與轟同。

棗圍落靑璣。瓜畦爛文貝。貧薪不燭竈。富粟空塡廥。愈。史記。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廥古外切。秦俗動言利。魯儒欲何丐。深路倒羸驂。弱途擁行軑。博雅曰。輪也。楚辭。齊玉軑而並馳。○軑音大。毛羽皆遭凍。離徙不能翽。徙。或本从竹非。古樂府。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徙。所宜切。翽。呼外切。翻浪洗虛空。傾濤敗藏蓋。郊。吾人猶在陳。論語衞靈公。孔子在陳絕糧。僮僕誠自鄶。左襄二十九年自鄶以下無譏焉。○鄶。音澮。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時蜀寇劉闢猶未授首。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壒。班固西都賦。軼埃壒之混濁。○壒音藹。戰場暫一乾。賊肉行可膾。愈。賊謂劉闢。搜心思有效。抽策期稱最。豈惟慮收穫。亦已救顚沛。郊。禽情初嘯儔。曉色微收霈。庶幾諧我願。遂止無已太。愈。詩蟋蟀。無已太康。毛傳曰。已。甚也。古太从大。

征蜀聯句憲宗元和元年正月。詔高崇文征蜀。九月。擒劉闢以獻。聯句當是蜀平後作。觀篇末獻馘郊告等語。與元和聖德詩所敘甚異而意同。二詩其相先後作歟。

日王忿違慠日或作曰。唐本閣本皆作曰。此語左傳漢史屢見。如左氏曰衞不睦。故取其地。國語。日若之使於郊也。又曰。蔡君曰其過此也。公流至于遷固。淮南厲王傳曰得幸上有子。如
此詩未易一二。考入詩則自庾信始。日未盡推移。民願始天從。是也。有命事誅拔。蜀險豁關防。秦師縱橫猾。愈。風旗帀地揚。○帀音匝。雷鼓
轟天殺。轟轟車聲。竹兵彼皴脆。○皴音逡。說文細皮起也。鐵刃我鎗𨯵。郊。刃或作刀。又作力。○𨯵。初八切。刑神叱犖旄。刑神二字見國語。虢公夢有神
人立於西阿事。犖旄。犖牛之尾。可以爲旌。陰燄颭犀札。札。甲也。以犀爲之。夫差水犀之甲三千。○颭。職琰切。翻霓紛偃蹇。枚乘七發曰。旌旗紛偃蹇。塞野澒坱
圠。愈。澒或作傾。坱圠。見前詩注。○澒。胡孔切。生獰競掣跌。○獰。尼耕切。掣。昌列充世二切。跌。徒結切。凝突爭填軋。渴鬬信豗呶。○豗。呼回切。呶
婈何嘆嘈。郊。○嘆音奧。叫也。嘈字書飲聲。謂之嘈。於八切。更呼相簸蕩。○簸音播。交斫雙缺齾。牛轄切。火發激鋩腥。血漂騰足滑。愈
飃或作飆。飛猱無整陣。猱。猿屬。翩鴞有邪戛。江倒沸鯨鯤。山搖潰貙猰。郊。貙。與貙同。爾雅。貙獌似狸。猰與猰同。爾雅。猰貐類貙。虎爪。食
人。迅走。○貙。敕俱切。猰。於黠切。中離分二三。外變迷七八。逆頸盡徽索。揚雄解嘲。亡命免於徽索。仇頭恣髡鬅。○鬅音劼。怒鬚猶鬇鬡。
上音爭。下音獰。斷臂仍𤬝瓡。愈。𤬝或作敗云。苦果切。擊也。字書無敗字。○今按諸公所校本。𤬝皆音蒲八切。瓡格八切。與鬇鬡皆疊韻。石潛設奇伏。穴覷騁精
察。精或作𪗪。中矢頹妖㺜。所監切。又音森。跳鋒狀驚豽。豽。蜀本音女滑切。字當从豸。猴屬。今本多从犭从箇也。踴翻聚林嶺。斗起成埃坋。郊。○坋
音戛。施亡多空杠。杠。旌旗干也。音江。軸折鮮聯轄。剟膚浹瘡痍。剟。說文刊也。史記張敖傳。貫高刺剟身無可擊者。○剟音輟。敗面碎剠刮。剠與黥同。○
刮音劼。渾奔肆狂勷。或云狂當作狴。音匡。或作劻。劻勷。遽也。勷音穰。故距躟爲行遽。鬡鬤爲髮亂。皆以匡音爲正。○今按本或作狂躟。楚辭作俇攘。捷竇脫趫黠。捷或
作健。○蹻音喬。蹻鉤踔狙猿。○踔音鈔。水漉雜鱣螖。鱣。大魚。螖。蟛螖也。玉篇云。似蟹而小。漉或作麗。小網也。○今按上句鉤字當讀如鉤致之鉤。○螖音滑。投
奅鬧硿礲。奅與礮同。廣韻。軍戰石也。硿礲奅石聲。○奅音砲。硿音穹。礲音隆。塡隍𠑊傗傄。愈。隍或作湟。𠑊。烏歸切。又作儆。蜀本作儆。烏皆切。當作崴。儆字不見字書。
埤蒼。崴裹不平也。吳都賦。隱賑崴裹。五臣曰。排積也。於塡隍之義亦合●○今按隍湟通用。易城復于隍。一作湟。○傗。莫八切。傄。呼八切。強睛死不閉。獷眼困逾聦。○獷
音礦。聦。莫八切。爇堞熇歊熺。○爇音焫。堞音牒。熇。呼木切。又音壑。歊。許嬌切。熺音僖。抉門呀拗闞。○抉。於決切。呀音鰕。拗。於絞切。闞。乙轄切。天刀

封末坼。畬膽懾前攫。跧梁排郁縮。排或作非。跧，莊緣切。○闖竇揳窟竅。窟。說文物在穴中。竅。穴中見也。○闖。丑禁切。揳音戛。又音屑。窟。竹律切。竅。丁刮切。又丁滑切。迫脅闘雜驅。咿蚴叫寃跖。郊。蜀本跖五刮切。與跀同。樊本只作跀。今跖字不入刮音非。○呦音幽。窮區指清夷。兇部坐雕鎩。漢賈誼過秦論。鉤戟長鎩。音殺。邛文裁斐亹。邛，蜀地名。文織之有文者。蓋錦綺之類。斐亹，文章貌。○亹音尾。巴豔收婠妠。巴，亦屬地。巴豔，蜀之美女。婠妠，小兒肥貌。○婠，於八切。妠，女刮切。椎肥牛呼牟。後漢征蘇茂椎牛饗士。牟，說文曰牛鳴也。子厚牛賦曰。牟然而鳴。黃鍾滿脰。載實駝鳴圖。圖。廣韻云。駱駝鳴也。荊公詩云。橐垂鈐栈駝鳴圖。蓋用此事。○圖，乙轄切。聖靈悶頑嚚。左氏僖公二十四年。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熏饕均草蔡。玉篇。蔡，草有毒。用殺魚。○蔡音察。下書遏雄虓。呼交切。解罪弔攣瞎。愈。戰恤時銷洗。劍霜夜清刮。漢棧罷囂闐。漢棧。漢中道也。獠江息澎汃。獠江。蜀江也。○獠。張絞切。澎音彭。汃。普八切。戍寒絕朝乘。乘。猶乘塞乘障之乘。守也。或作來。非是。刀暗歇宵聳。刀。刀斗也。晝炊夜擊。諸本多誤。又此二語。諸本多綴於厚麩秳之下。古本乃綴於息澎汃之下。今从古本。蓋此詩自旆亡多空杠。以下每人皆五韻。亦可考也。○今按刀斗之刀與刀劍之刀。古書蓋一字。但以音別之耳。始去杏飛蜂。正月出師。故云杏飛蜂。及歸柳嘶蚻。十月息師。故云柳嘶蚻。爾雅。蚻。蜻似蟬而小。○蚻音扎。洪慶善曰。記時之語工矣。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二句蓋本此意。廟獻繁馘級。○馘音膕。樂聲洞椌楬。郊。椌。苦江切。楬。苦瞎切。臺圖煥丹玄。郊告儼匏稭。匏以爲器。稭以爲席。蓋事天貴質素也。前漢其席藁稭。稭鞂字同。○稭音戛。念齒慰徽黧。楚辭。顏徽黧以沮敗。○徽音眉。黧音梨。視傷悼瘢痆。痆。廣韻云。瘡痛。瘢音槃。痆。女黠切。○休輸任訛寢。詩。或寢或訛。訛。動也。報力厚麩秳。或作鞂。又或作秣。戶括切。說文曰。春粟不潰也。今本多作鞂。鞂與稭一物。不當再出。公歡鐘晨撞。室宴絲曉扴。宴或作晏。○扴音戛。說文刮也。盃盂酬酒醪。箱篋饋巾帓。莫轄切。小臣昧戎經。維用贊勳劼。愈。書女劼毖商獻臣。○劼。枯八切。勤也。

同宿聯句 此書召爲國子博士後。與東野同宿而作。故叙南還召還始末甚詳。

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愈。斑斑落春淚。浩浩浮秋浸。郊。毛奇覩象犀。羽怪見鵩鴞。愈。賈誼爲長沙王傳。有鵩飛入誼舍。楚辭。吾令鴆爲媒。注。鴆羽可殺人。○鵩音服。鴆。直禁切。朝行多危棧。一作桅。或作輈。○今按上言朝行。卽桅字無理。當作棧。夜臥饒驚枕。郊。生榮今分踰。

死棄昔情任。愈。　鷁行參綺陌。雞唱闘清禁。郊。　山晴指高標。槐密鶩長蔭。愈。　直辭一以薦。巧舌千皆矜。郊。矜。說文曰。牛舌病也。巨禁切。　匡鼎惟說詩。張晏云。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桓譚不讀讖。愈。後漢桓譚曰。臣不讀讖。　逸韻何嘈嗷。富名俟沽賃。郊。

紛葩歡屢塡。曠朗憂早滲。愈。朗或作亮。張協七命。野曠朗而無塵。潘岳寡婦賦。想空宇兮曠朗。○滲。所禁切。　爲君開酒腸。顚倒舞相飮。郊。　曦光霽曙物。景曜鑠宵祲。愈。音侵。○祲。　儒門雖大啓。姦首不敢闖。丑禁切。　義泉雖至近。盜索不敢沁。沁。諸字書皆曰水名。出上黨。外此無他義。恐此沁字當讀之猶汲也。七鴆切。　清琴試一揮。白鶴叫相喑。或作相叫吟。吟去聲讀。德麟本同喑。閣本作喑。　趙欲知心同樂。雙繭抽作紝。郊。後漢女得織紝。汝鴆切。

莎柵聯句河南谷名。○按河南志。莎柵谷水在永寧縣西三十里。出莎嶺東流入昌谷。莎柵蓋在東都也。公與東野各一聯。遂及斷腸之意。必二公有所深感。不得而詳矣。

冰溪時咽絕。風櫪方軒舉。愈。　此處不斷腸。定知無斷處。郊。

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孟刑部簡也考之新傳。未嘗爲刑部。但言爲倉部員外。以不附王叔文。徙他曹。豈卽刑部耶。聯句復與東野同作。當亦在元和元年秋也。

秋潦淹轍跡。選顏延年詩。周御窮轍跡。淹或作無。高居限參拜。愈。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可矣。　耿耿蓄良思。遙遙仰嘉話。郊。　一晨長隔歲。百步遠殊界。愈。遠或作還。　商聽饒清聳。悶懷空抑噫。郊。商或作高。悶或作閟。非是。○噫。烏介切。　美君知道腴。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　逸步謝天械。愈。天械。爵位冠冕之屬。　吟馨鑠紛雜。抱照瑩疑怪。郊。江淹雜體詩。開袠瑩所疑。　撞宏聲不掉。徒弔切輸邈瀾逾殺。愈。　簷瀉碎江喧。街流淺溪邁。郊。　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孔叢子。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　祛煩類決癰。愜興劇爬疥。爬或作跑。今字書跑。鉋也。無爬音。然文選把搔無已。把。蒲庖切。則知唐字今不出者多。　研文較幽玄。呼博騁雄快。博。博塞之戲也。　今君軺方馳。君或作春。說文。軺。小車也。史記。乘軺車。○軺音搖。又音韶。一作車。　乃伊我羽已鎩。選顏延之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鎩。所拜切。已。一作毛。　溫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誡。愈。誡或作戒。說文。誡。勑也。戒警也。漢谷永傳。猶嚴父之明誡。後漢西域傳。豐圖減士。經有明誡。此語當用誡字。至下文伸誡。則當用戒字。○今按謝本下文實作申戒。

旌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瘵。瘵，病。詩無自瘵焉。○瘵，側介切。欲知相從盡。靈珀拾纖芥。靈珀，琥珀也。吳書虞翻曰：虎珀不取腐芥。拾，或作拾，非是。○珀音拍。欲知相益多。益，或作從。神藥銷宿憊。憊，易有疾憊也。○憊，蒲拜切。○德符仙山岸。永立難欹壞。氣涵秋天河。有朗無驚湃。郊。○湃，普拜切。祥鳳遺蒿鷃。蒿鷃，意見莊子。鷃，與鴳同。雲韶掩夷靺。周禮鞮鞻氏註：東夷之樂曰靺。靺，莫拜切。又亡達切。與韎同。○爭名求鵠徒。騰口甚蟬噪。噪，於邁切。未來聲已赫。始鼓敵前敗。鬭場再鳴先。襄二十一年：先二子鳴。杜注云：比於雞鬭。今言再鳴先者，勝而先鳴。蓋取此事。遐路一飛居。遐，或作霞。東野繼奇躅。脩綸懸衆犗。莊子：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犗，犍牛也。○犗音戒。穿空細丘垤。照日陋菅蒯。愈。左氏：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小生何足道。積慎如觸蠆。蠆，丑邁切。愔愔抱所諾。左氏曰：祈招之愔愔。杜註：安和貌。○愔，揖淫切。翼翼自申戒。詩云：小心翼翼。翼，恭敬貌也。申，一作伸。戒說見上。聖書空勘讀。勘，或作甚。盜食敢求嘬。禮記：無嘬炙。嘬謂一舉盡臠。○嘬，楚夬切。惟當騎款段。御款段馬。見後漢馬少游謂馬援語。豈望覿珪玠。弱操愧筠杉。微芳比蕭薙。何以驗高非。柔中有剛夫。郊。

遠遊聯句元和三年作。遠遊，送東野之江南也。公嘗有送東野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此所謂遠遊者。亦其時歟。公與東野共三十九韻。李翱惟一聯。莫知其故也。習之之詩，見于世者，此而已。大率詩非其所長也。劉貢父云：唐時文人，李習之不能爲詩。聯句云云，殊無可取。遠遊名篇，祖屈原也。相如大人賦由遠遊發也。自後劉向九歎，曹子建樂府，若有遠遊篇。然屈原相如則兼四方上下而言之。公聯此詩以送東野于南，所序只江南事。其間大抵事意與大人賦九歎相同。讀者宜詳味之。

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郊。離思春冰泮。瀾漫不可收。愈。馳光忽以迫。鮑明遠詩：馳光不再中。飛轡誰能留。郊。陸士衡擬古詩：驚飆振飛轡。方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翱。取，或作前。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棲，或作捷。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飲泊好木。飲，或作館。東野幽居詩：有嘉木偶良酌，芳蔭庇清彈。館字非也。野蔬拾新柔。獨含悽悽別。中結鬱鬱愁。人憶舊行樂。漢楊惲：人生行樂耳。憶舊，一作意。鳥吟新得儔。郊。新，或作忻，非是。靈瑟時窅窅。楚辭遠遊云：使湘靈鼓瑟兮。○窅音窈。霧猿夜啾啾。霧，說文：雲覆日也。謂猿在雲閒。楚辭山鬼云：猿啾啾兮狖夜鳴。○霧，於今切。憤濤氣尚盛。吳越春秋：子胥伏劍而死。吳王取其尸，投之江中。乃隨流揚波成濤激岸。恨竹淚空幽。博物志云：舜死，蒼梧二妃從之不及。

淚下染竹。竹爲之斑。長懷絕無已。多感𠑽自尤。即路涉獻歲。歸期眇涼秋。兩歡日牢落。孤悲坐綢繆。愈。觀怪忽蕩漾叩奇獨冥搜。海鯨吞明月。浪島沒大漚。或作浮。我有一寸鉤。欲釣千丈流。𠑽知忽然遠。壯志鬱無抽。郊。魍魎暫出沒。魅或作魎。蛟螭互蟠蟉。力幽切。昌言拜舜禹。書禹拜昌言。注雲。昌。當也。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江南。舉颿凌斗牛。選樓船舉颿而過肆。斗牛。吳楚分野也。○颿。帆同。音凡。與懷糈餽賢屈。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祭之。糈字語見離騷。蜀本作精。非是。○糈音所。又新於切。乘桴追聖丘。論語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說文。桴。編木以渡也。飄然天外步。豈肯區中囚。愈。肯或作有。楚些待誰弔。楚些。宋玉招魂也。些。語助。○些。蘇箇切。賈辭緘恨投。賈誼謫長沙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翳明弗可曉。弗或作不。祕魂安所求。氣毒放逐域。蓼雜芳菲疇。當春忽淒涼。不枯亦飀飅。上所鳩切。下力鳩切。貉謠衆猥欸。貉或作貊。欸或作誶。方从杭蜀本。欸。烏來切。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又揚子始皇方獵六國。而剪牙欸。王逸曰。欸。嘆也。方言曰。欸。然也。南楚凡言然曰欸。元次山有欸乃曲。亦音靄。○今按方說是也。欸。說文亞改切。又烏來切。譍也。史記項羽紀作唉。亦音烏來切。說文同。黃魯直讀欸乃爲襖靄。誤矣。今或寫作款字。亦誤。乃却當音襖也。巴語相咿喲。字書無喲字。公寄三學士用咿嚘字。征蜀聯句用咿喲字。考之字書。咿嚘爲正。默誓去外俗。嘉願還中州。江生行既樂。躬耘自相勠。選。非余之所勠。○勠音留。飲醇趣明代。味腥謝荒陬。郊。馳深鼓利檝。趨險驚蜚輶。蜚或作飛。繫石沉靳尙。按楚辭。上官大夫靳尙楚之讒臣。譖屈原於懷王者。開弓射鵩吺。史記。鵩吺。即驩兜字。古文尙書亦作驩兜爲鵩吺。路暗執屛翳。司馬長卿大人賦。時若曖將混濁兮。召屛翳。誅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屛翳天神使也。○屛音萍。波驚戮陽侯。揚雄反離騷云。陵陽侯之素波兮。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爲大波。廣泛信縹眇。高行恣浮游。外患蕭蕭去。中悁稍稍瘳。○悁音邑。振衣造雲闕。跪坐陳清猷。德風變讒巧。仁氣銷戈矛。仁或作和。仁氣見禮記。名聲照四海。淑問無訾休。漢康衡傳。淑問揚乎疆外。讀當如令問令望之問。訾。或作肯。訾。古時字。作肯誤矣。歸哉孟夫子。歸去無夷猶。愈。楚辭。君不行兮夷猶。歸去。或作君歸。或作歸與。

晚秋郾城夜會聯句 元和十二年七月。以裴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韓愈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以李正封兼侍御史爲判官。從度出征。詔以郾

城爲行縈州治所。此篇公與正封作於郾城。凡百餘韻。東野死後。公所與聯句者。惟此可見耳。洪慶善日。舊本註云。正封上中丞。中丞卽退之。愈奉院長。院長卽正封也。其稱王盧繆矣。按郾城。今穎昌府。郾音偃。

從軍古云樂。梁劉孝義從軍行云。何謂從軍樂。談笑青油幕。宋劉禹嘗譏朱修之云。居青油幕下。謂將幕也。一朝燈明夜觀碁。○觀音貫。月暗秋城柝。正封上中丞。今从古本如此。諸本無上中丞三字。羈客方寂歷。驚烏時落泊。語闌壯氣衰。酒醒寒砧作。愈奉院長。今从古本如此。諸本無奉院長三字。遇主貴陳力。論語。陳力就列。夷凶匪兼弱。書兼弱攻昧。百牢犒輿師。左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成二年韓厥謂齊侯無令輿師陷入君地。輿。衆也。千戶購首惡。正封。穀梁子曰。諸侯不首惡。平生恥論兵。末暮不輕諾。末或作未。顏延年詩。幼壯因孤介。末暮謝幽貞。徒然感恩義。誰復論勳爵。愈。多士被沾汚。小夷施毒蠚。小夷。元濟。蠚。螫也。前漢不若蠭蠆之致蠚。○蠚。丑略切。又音壑。何當鑄劍戟。或作鉅鋌。相與歸臺閣。正封。室婦歎鳴鸛。詩。鸛鳴于垤。婦歎于室。家人祝喜鵲。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終朝考蓍龜。何日親烝礿。愈。周禮春祠夏礿秋烝冬嘗。皆祭名。○礿音藥。閒使斷津梁。閒或作問。閒使。漢書蒯通張騫傳屢見。○閒音諫。潛軍索林薄。左傳曰。鄭人侵衞。潛軍軍其後。曹子建七啓。搜林索險。探薄窮阻。索林薄句。本此。○索。所格切。意紅塵羽書靖。羽書。羽檄也。檄者。以木簡爲書。有急事。則插雞羽其上。謂之羽檄。大水沙囊涸。正封。楚龍且與韓信夾濰水陣。信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涸。下各切。銘山子所工。東漢竇憲大破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兵。班固作銘。插羽余何怍。插羽。見上羽書。注李太白詩云。插羽破天驕。未足煩刀俎。史記樊噲曰。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祇應輸管籥。愈。國語越王勾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日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兩矢逐天狼。楚辭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在東井。電矛驅海若。矛或作刀。老子海神日海若。靈誅固無縱。選陳琳檄云。蝴可以逃靈誅。紅力戰誰敢却。正封。霍去病傳云。力戰一日。餘士不敢有二心。峨峨雲梯翔。赫赫火箭著。諸葛亮攻郝照於陳倉。以雲梯衝軍。臨城中照以火箭射之。○著。直略切。連空隳雉堞。照夜焚城郭。愈。軍門宣一令。廟筭建三略。雷鼓揭千槍。或作鎗。蒼頡篇日。刈木兩頭銳者是也。槍字爲正。浮橋交萬筰。正封。筰或作笮。筰當从竹。音昨。說文日。筊也。西南夷以竹索爲橋。渡水是也。少陵詩有連筰動嫋娜。字亦作笮。尋以蹂野馬雲騰。映原旗火鑠。校本鑠當作爍。疲氓墜將拯。殘虜狂

可縛。愈。　摧鋒若貙兕。梁簡文詩。嗟地曉摧鋒。○貙。勑居切。超乘如猱玃。左氏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乘。石證反。玃音攫。　逢掖服翻慝。禮記儒行。儒有衣逢掖之衣。逢。大也。掖。袂也。　漫胡纓可憐。正封。莊子。冠曼胡之纓。只作曼。魏都賦作縵。○漫。莫干切。或作曼。音同。　星殞闘雉雊。唐景龍初。有大星殞于西南。聲如雷。野雉皆雊。○雊。古豆切。鳴也。　師興隨唳鶴。苻堅聞風聲鶴唳。以爲晉師之至。　虎豹貪犬羊。後漢鄭太傳。驅虎兕而赴犬羊。　鷹鸇憎鳥雀。愈。憎或作譬。左氏傳。如鷹鸇之逐鳥雀。　燒陂除積聚。灌壘失依託。失或作去。　憑軾諭昏迷。左傳二十八年。君憑軾而觀之。　埶殳征暴虐。正封。詩衞風。伯也執殳。正封詩頗緝類事實。然亦有取用未精處。執殳。乃衞人刺行役過時而不反。不知正封何以用此。　倉空戰卒飢。月黑探兵錯。黑或作暗。○探。他南切。　兕徒更蹈藉。○更。平聲。藉。慈夜切。　逆族相啗嚼。愈。　軸轤亘淮泗。旆旌連夏鄂。大野縱氐羌。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氐。西羌名也。　長河浴驪駱。正封。　東西競角逐。左傳。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遠近施矰繳。說文曰。繳。生絲縷也。張良傳。雖有矰繳。尙安所施。謂箭上加縷而射。○矰音增。繳音勺。　人怨童聚謠。天殃鬼行瘧。愈。　漢刑支郡黜。鼂錯諸侯有罪削其支郡。支郡在國之四邊者。如楚王削東海。趙王削常山。是也。　周制閑田削。周制。諸侯有功者。閑田以祿之。有削地者。歸之閑田。　侯社退無功。鬼薪懲不恪。正封。文帝三歲刑曰鬼薪。言取薪以給宗廟。　余雖司斧鑕。音至。　情本尙丘壑。且待獻俘囚。左傳。獻俘授馘。詩。在泮獻囚。　終當返耕稼。愈。　虆街陳鈇鉞。虆街。漢時長安街名。蠻夷邸在其中。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虆街。蠻夷邸閒。○鈇。風無切。　桃塞興錢鎛。西京賦曰。比有重險桃林之塞。詩。庤乃錢鎛。注。田器也。○錢音翦。鎛音博。　地理畫封疆。天文掃寥廓。正封。　天子憫瘡痍。將軍禁鹵掠。策勳封龍頟。歸獸獲麟腳。愈。獲或作獵云。龍雒。平原縣名。劉氏音額。崔浩音洛。漢衞青傳。韓說封龍額侯。史或作龍頟。此詩用魏闕秦關龍頟麟腳。皆借對也。獸或作騎。麟腳見子虛賦射麋腳麟。韋昭曰。持引其腳也。家語謂魯西狩。子鉏商獲麟。折其前足。載以歸。豈用此邪。○今按歸獸用書序語對策勳爲切。但當解作狩義耳。　詰誅敬王怒。月令。詰誅暴慢。詩。王赫斯怒。　給復哀人瘼。前漢民產子復。注云。不役使也。○復音福。　澤髮解兜牟。或作鍪。古通用。　酡顏傾鑿落。正封。楚辭。美人既醉朱顏酡。鑿落。飲器。樂天詩。銀含鑿落盞。○酡音佗。　安存惟恐晚。安存。或作存安。後漢馬融贊。生厚故安存之念深。　洗雪不論昨。後漢段熲傳。洗雪百年之逋負。　暮鳥已安巢。春蠶看滿箔。愈。　聲明動朝闕。光寵耀京洛。旁午降絲綸。史有冠蓋旁午。吏卒旁午。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中堅擁鼓鐸。正封。漢光武與王尋戰。衝其中堅。謂大將居中。以堅銳自輔。密坐列珠翠。高門塗粉艧。屋郭切。跋朝賀書飛。跋朝。猶言擧朝也。塞路
歸鞍躍。愈。魏闕橫雲漢。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莊子。心居魏闕之下。秦關束巖崿。江淹詩。巖崿轉奇秀。○崿音咢。拜迎羅櫜
鞬。左傳。晉重耳曰。右屬櫜鞬。櫜。弓服。鞬。矢服。○鞬。居言切。問遺結囊橐。正封。漢婁敬傳。以歲時數問遺。詩。于橐于囊。說文曰。橐。囊之無底者。江淮永
清晏。宇宙重開拓。苗泰交曠記。漢武帝元鼎中開拓土境。○拓。撻各切。是日號昇平。隋志。昇平日行上道。太平日行中道。此年名作䣕。愈。爾雅。太歲在酉曰作
䣕。元和二年。歲在丁酉。○䣕音咢。洪赦方下究。或作赦。謂冠子上情不下究。淮南子。號令不能下究。漢燕王旦傳。主恩不得下究。作究爲是。武飈亦旁魄。封禪書曰。旁
魄四塞。旁魄。猶旁薄也。○魄。他各切。南據定蠻陬。魏都賦。蠻陬夷落。譯道而通。北攖空朔漠。正封。班孟堅敘傳。龍荒朔幕。不來庭。漢書漠皆作幕。莫儒生
愜教化。愜或作怯。武士猛刺斫。孫登呼楊駿曰。刺刺斫斫。○刺。七亦切。吾相兩優游。他人雙落莫。愈。印從負鼎佩。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
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門爲登壇鑿。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召將。詔之鑿凶門而出。漢書。高祖設壇。拜韓信爲大將。再入更顯嚴。顯。或作㬎顯。嚴。
見呂氏春秋。九遷彌謇諤。正封。車千秋論戾太子事。一日超九級。選任彥外代范雲讓表云。千秋之一日九遷。賓筵盡狐趙。左昭十七年晉文公有士狐偃。趙衰。導騎
多衞霍。衞霍。謂衞青霍去病也。國史擅芬芳。宮娃分綽約。愈。宮。或作官。非是。服虔風俗通曰。楚人謂美色爲娃。莊子。綽約若處子。○娃。於佳切。丹掖
列鵷鷺。洪鑪衣狐貉。摛文揮月毫。講劍淬霜鍔。正封。命衣備藻火。命衣。乃周禮所謂上公九命衣服。藻火。見書益稷。賜樂兼拊搏。書益
稷。搏拊琴瑟。同廂鋪氍毹。史記顏注。正寢之東西堂。皆號曰廂。風俗通云。織毛褥謂之氍毹。廣韻作氍毹。○氍音衢。毹。山于切。五鼎調勺藥。愈。勺藥字子虛賦及文選
凡四見。皆音酌略。姚令威曰。後語有仍祈却老藥。此當異讀。或作芍藥。集韻。芍藥調和五味也。帶垂蒼玉佩。轡蹙黃金絡。誘接謂登龍。謂或作論。登龍門。見後漢
李膺事。趨馳狀傾藿。正封。淮南子。葵藿傾心向日。青娥翳長袖。江淹神女賦。青娥蓋豔。紅頰吹鳴籥。李太白昭君詞。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儻
不忍辛勤。何由恣歡謔。愈。惟當早貴富。豈得甏寂寞。但擲屋笑金。鮑明遠白紵曲。金屋笑買芳年。千仍祈却老藥。正封。漢郊
祀志。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殁廟配鐏罍。生堂合響鏄。爾雅。大磬謂之毊。大鐘謂之鏞。注亦名鎛。○毊音喬。鏄音博。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莞

譎。愈。莞或作菅。洗沐恣蘭芷。楚辭。浴蘭湯兮沐芳。割烹厭脾臄。詩行葦。嘉肴脾臄。說文。臄口上也。脾臀賓腸炙之曰臄。○臄。其虐切。取喜顏非忸怩。書。顏
厚有忸怩。達志無隕穫。正封。隕或作殞。見儒行篇。詼諧酒席展。慷慨戎裝著。斬馬祭旄纛。炰羔禮芒屩。愈。○屩音脚。山多離
隱豹。列女傳云。南山有玄豹隱霧雨十日不下食。野有求伸蠖。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蠖。蟲名。○蠖。烏廓切。推選閱羣材。薦延搜一鶚。正封。後漢孔融
日。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左右供諂謷。親交獻謏噱。說文。大笑也。選。嗢噱終日。○噱。其虐切。名聲載揄揚。權勢實熏灼。愈。熏或作薰。詩憂心如熏。
毛傳。熏。灼也。漢谷永傳。潘岳西征賦。皆用。無作薰者。道舊生感激。漢高紀。道故舊爲笑樂。當歌發酬酢。羣孫輕綺紈。下客豐醴酪。正封。窮
天貢賝異。詩。憬彼淮夷。來獻其琛。琛與賝同。丑林切。帀海賜酺醵。漢律須有詔令乃許大酺。酺。醵會聚酒也。○酺音蒲。又音步。醵。其脚切。作樂鼓還撾。從禽
弓何彍。愈。淮南子。疾如彍弩。漢書作彍。國語補音日。彍。郭霍二音。取歡移日飲。漢夏侯嬰傳。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又田蚡傳。求勝通宵博。北史。李謐好學。
隆寒達曙。盛暑通宵。五白氣爭呼。楚辭。招魂。有成梟而牟呼五白。注。五白。五木也。詳見二卷送靈師詩。六奇心運度。正封。漢陳平六出奇計。恩澤誠布濩。
上林賦。布濩閎澤。○濩音護。囂頑已簫勺。諸本簫作蕭。漢房中歌。簫勺羣慝。晉灼日。簫。舜樂。勺。周樂。言以樂征伐也。顏師古日。教化行。則逆亂之徒交歡也。告成上云
亭。封禪書。管仲日。無懷虙羲神農炎帝顓頊帝嚳堯舜湯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二山名也。考古垂矩矱。愈。淮南子。知矩矱之所周。○矱。憂縛切。前堂夜清吹。
東第晝晨酌。池蓮折秋房。院竹翻夏籜。正封。五狩朝恆岱。書五載一巡狩。恆。北岳。岱。東岳。○恆胡登切。三畋宿楊柞。禮記。天子無
事則歲三畋。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長楊五柞。漢二宮名。在盩厔縣。○柞音昨。農書乍討論。漢藝文志有農家書九百一十四篇。馬法長懸格。愈。馬法。謂司馬
法。字見揚雄美新。或作廢。○格音各。懸雪下收新息。收或作牧。新息。蔡州縣名。是歲十月。李愬克蔡。擒吳元濟時。夜半大雪。陽生過京索。京。縣名。有大索小索亭。
在今鄭州界。漢高帝與楚戰滎陽京索閒。漢書索皆音山客切。惟文選功臣贊。有桑各一音。陽生。謂冬至。爾牛時寢訛。詩無羊。爾牛來思。或寢或訛。訛。動也。我僕或歌咢。
正封。詩行葦。或歌或咢。爾雅。徒擊鼓日。咢。五洛切。帝載彌天地。書熙帝之載。臣辭劣螢爝。劣或作勿。○爝。爵醮二音。爲詩安能詳。庶用存糟粕。
愈。存或作等。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日。君之所讀。古人之糟魄已夫。莊子粕作魄。

題楚昭王廟 公元和十四年。有襄州宜城縣驛記。蓋公赴潮日也。記云。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東北數十步。有昭王廟。今唯草屋一區。每歲十月。民相率祭其前。與此詩意合。詩亦是時作歟。昭王名軫。楚平王子。在位二十七年。

丘墳滿目衣冠盡。墳或作園。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浩浩復湯湯。黃魯直云。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諳客裏夜臥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耶。○湯音商。灘聲抑更揚。奔流疑激電。驚浪似浮霜。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或作秪是說家鄉。

又魚招張功曹 或無下四字。周官以時籍魚。鄭玄云。以扠刺泥中取之。張功曹署也。俱自御史出爲南方縣。公連州陽山。署郴州臨武。以順宗即位赦。俱徙掾江陵。公法曹。署功曹。公於是出嶺至郴。與署俱竢新命于郴而作。當是貞元二十年後。公在江陵祭李郴州有云。投叉魚之短韻。愧韜瑕而舉秀。竢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此其證也。

又魚春岸闊。此與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搒水無搖。搒。進船也。本音謗。又北孟反。義見第五卷。刃下那能脫。刃或作手。波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憐或作疑。去聲。○當目訝珠銷。當。去聲。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細。得雋語時囂。左傳得雋曰克。○囂。虛驕反。潭罄知存寡。舷平覺獲饒。舷或作船。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登門事已遼。事或作志。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魚不能上。上則爲龍。登門。謂此也。盈車欺故事。孔叢子。衛人釣魚於河。得魚焉。其大盈車。飼犬驗今朝。杜子美黃魚詩。脂膏兼飼犬。飼音伺。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冪冪。冪。莫狄切。拂棹影寥寥。拂或作迴。獺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左傳隱公五年如棠觀魚。釣渭日徒消。史記。呂尚年老魚釣。周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文客驚先賦。篙工喜盡謠。左太冲吳都賦。篙工楫師。選自閩禺。膾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少陵嘗有觀打魚詩云。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與公所謂觀樂憶吾僚者

異矣。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鴞。（賈誼鵩賦曰。問於子鵩。余去何之。楚人命鴞曰鵩。不祥鳥也。○鴞音梟。）

李員外寄紙筆（李伯康也。伯康以貞元十九年爲郴州刺史。權德輿集有墓志。○今按後卷祭文。獲紙筆之雙貿。即謂此事。投叉魚之短韻。亦指前篇也。）

題是臨池後。（張伯英善草書。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分從起草餘。（漢制。尚書郎掌天子制詔。起草禁中。）兔尖針莫並。繭淨雪難如。（羲之製蘭亭用蠶繭紙書之。）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虞卿著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次同冠峽（公有同冠峽詩。與此詩凡二章。皆赴陽山時作。冠。或作弄。或作巫。）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晴或作清。）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飄。泄乳交巖脈。懸流揭浪摽。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撩。（荊公詩有物華撩我老。蓋本此也。）

答張十一功曹（唐本有張署寄公詩。）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筍。（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柳子厚記柳州山水。謂其山多篔簹。蓋湘湖間多此竹也。）躑躅閑開豔豔花。（閑或作初。羊躑躅。花名。註見三卷杏花詩。）未報恩波知死所。（左傳狼瞫云。吾未獲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少陵詩。應須美酒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任子淵云。斗覺。詩中健語也。前輩多使。退之詩有此句。東坡詩。黃昏斗覺羅裳薄。後山詩。斗覺文字生清新。）

郴州祈雨（桂陽郡。即今之郴州。○郴音琛。）

乞雨女郎魂。炰羞潔且繁。廟開鼯鼠叫。（爾雅。鼯鼠狀如蝙蝠。飛而且乳。亦名飛生。）神降越巫言。（史記。漢武帝令越巫立越祠祝。越巫者。越國之巫也。）旱氣期銷蕩。陰官想駿奔。（書駿奔走執豆籩。）行看五馬入。（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謝靈運爲永嘉太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坊。五馬亭。載於圖記。）蕭颯已隨軒。（後漢鄭巨君爲淮陰太守。政不煩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湘中即謂郴州。）

休垂絕徼千行淚。絕。一作越。漢鄧通傳。盜出徼外鑄錢。顏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郴口又贈二首

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颭霜翻看不分。雪或作雲。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涯或作崖。

題木居士二首

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鼇口寺。即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為邑令析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榦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為神詎比溝中斷。莊子。百年之木。破為犧尊。比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遇賞還同爨下餘。後漢蔡邕在吳。有燒桐以爨者。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

晚泊江口

據詩意及篇次。亦自陽山還過湘中作。下詩同。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湘竹。竹盡斑。孤臣水底魂。史記。屈原仕楚。為上官大夫所讒。自投汨羅以死。雙雙歸蟄燕。一一叫羣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聞或作能。

湘中

公此詩謂屈原也。

猿愁魚踊水翻波。踊或作躍。自古流傳是汨羅。賈誼弔屈原賦云。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顏師古注。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汨音覓。蘋藻滿盤無處奠。盤或作船。空聞漁父叩舷歌。舷或作船。楚辭漁父篇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為滄浪之歌。王逸曰。鼓枻。叩船舷也。○舷音賢。

別盈上人

柳子厚集有誠盈住衡山中院。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或無下四字。尚書。裴均也。時爲荆南節度使吏部尚書。公爲法曹參軍。作詩以獻。元和元年春也。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簁。或作篩。簁。所宜切。○騁巧先投隙。潛光半入池。半或作亂。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自下何曾汙。增高未覺危。覺或作見。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欺梅併壓枝。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乾坤合。霏微物象移。爲祥矜大熟。布澤荷平施。爲或作驗。布或作帀。上句爲祥言之布澤爲當。以巳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當酒換。或作暖。灑急聽窗知。邵氏聞見錄云。荆公嘗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退之。然其詠雪則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皆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陳言以爲非。用古人陳言乃爲是耶。照曜臨初日。玲瓏滴晚澌。晚或作曉。聚庭看嶽聳。掃路見雲披。陣勢魚麗遠。桓五年。左氏鄭人爲魚麗之陳。○麗音離。書文鳥篆奇。索靖書狀。蒼頡既王。書契是爲。科斗鳥篆。縱歡羅艷黠。列賀擁熊螭。履弊行偏冷。史記。東郭先生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門扃臥更羸。錄異傳。漢洛陽大雪。袁安門無行路。僵臥不出。悲嘶聞病馬。或作鳥。浪走信嬌兒。竈靜愁煙絕。絲繁念鬢衰。擬鹽吟舊句。世說。謝太傅內集雪詩。撒鹽空中差可擬。授簡慕前規。謝靈運雪賦曰。梁孝王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爲我賦之。捧贈同燕石。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藏之以爲寶。有客觀之。笑曰。此燕石也。多慚失所宜。

春雪

看雪乘清旦。看或作觀。無人坐獨謠。坐獨或作獨坐。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銷。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灑篁留密節。密或作牛。著柳送長條。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沈存中云。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語相反而意新。退之入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蓋倣此體。偏堦憐可掬。滿樹戲成搖。江浪迎濤日。風毛縱獵朝。弄閑時細轉。爭急忽驚飄。城險疑懸布。懸布字見左襄十年晉荀偃伐偪陽事。砧寒未擣綃。莫愁陰景促。夜色自相饒。色或作月。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此詩與後梨花下詩皆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陽山作也。後詩謂今日相逢瘴海頭是也。公古詩亦有劉生詩。可以兼考。

桃蹊惆悵不能過。蹊或作溪。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閒早梅 閒或作映。元和元年春江陵作。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瓏開已徧。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從將或作將從。先期迎獻歲。更伴占茲辰。茲或作晨。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微或作嚴。

早春雪中聞鶯 北地春晚方聞鶯。此詩蓋南遷時作也。諸本或在入關詠馬之後。

朝鶯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澀先迎氣。侵寒已報人。共矜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轉那成曲。孤鳴豈及辰。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為身。

梨花下贈劉師命 蘇魏公云。當錄於古詩中。注見前聞梨花發詩題下。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漫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 工部。歸登也。約。荊州人。詳見劉夢得集。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得或作向。

入關詠馬 元和元年夏入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入藍關作。

歲老豈能充上駟。史記。孫臏取君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驤首。牽過關門妄一鳴。妄或作忘。顏延年賦。望西極而驤首。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閒紅。露或作路。閒或作邊。皆非是。藍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或从杭蜀館本官渡作秋節。祠作辭。又云。閣本作秋江官渡晚。寒木古祠空。洪慶善本校从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按古詩有涉江採芙蓉。正謂荷花。又九歌搴芙蓉兮木末。則謂搴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喩。謂將採之江則秋節已晚。將搴之木。則古辭所喩爲無益。蓋詩人强彼弱此意也。○今按方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採江搴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如此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意皆聯屬。然嘉祐杭本已如此。非洪意定也。顧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顧得或作須勸。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公自陽山。與張十一徙掾江陵道潭州而作。以其詠井云賈誼宅中今始見知之。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閒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絳或作細。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水經注云。長沙縣西陶侃廟。傳是賈誼宅。中有一井。賈誼所穿。葛洪山下昔曾窺。葛洪丹井所在有之。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時。渴或作喝。

蒲萄

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復或作後。若欲滿盤堆馬乳。若或作君。蜀本圖經本草蒲萄注。子有似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鬚。

峽石西泉一作西塞。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環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雨。祇疑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梁或作涼。考之史。當作梁。憲宗長女也。下嫁于頔之子季友。元和中薨。謚曰惠康。○今按本或有詞字。全十謌集有梁國惠康公主挽歌詞二首。注云。時詔令百官進詩。

定諡芳聲遠。移封大國新。巽宮尊長女。易巽為長女。台室屬良人。季友之父頤為相。故云台室。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春。龍輴非厭翟。選潘岳寡婦賦。龍輴儼以星駕兮。注喪車也。周禮。王后五輅。二日厭翟。謂以雉羽飾車。○輴音而。厭。於涉反。翟。丁歷反。還輾禁城塵。秦地吹簫女。列仙傳。秦穆公女字弄玉。時有簫史善吹簫。弄玉好之。公以妻焉。湘波鼓瑟妃。屈原遠遊云。二女御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九佩蘭初應夢。左傳。鄭文公有妾日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日以是為而子。奔月竟淪輝。竟或作競。非是。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而奔月。夫族迎魂去。宮官會葬歸。從今沁園草。後漢明帝女沁水公主。田園嘗為竇仙所奪。○沁。七鴆反。無復更芳菲。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舍人。崔羣也。公元和七年以職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士。此詩其年八月所作。故落句云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蓂。意謂職在虞庠。去堯增遠矣。

○閣本無此篇。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烝遠氣。半上霽孤形。赫奕當躔次。虛徐度杳冥。長河晴散霧。列宿曙分螢。○宿音秀。浩蕩英華溢。蕭疎物象泠。或作零。池邊臨倒照。簷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皐禽斷續聆。詩。鶴鳴于九皐。皐。澤也。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潔雲間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兔。天問。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煙共冪青。過隅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屬思摛霞錦。○屬音燭。追歡罄縹餅。縹。青白色。○縹。普沼反。郡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禁扃。風臺觀滉瀁。滉。一作洸。冰砌步青熒。選。眩燿青熒。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蓂。帝王世紀。堯階有蓂。朔後日生一莢。至望則日落一莢。

詠雪贈張籍此詩或云。自松篁遭挫抑以下等語。專譏時相。故終以其意謂張籍曰。惟子能諳爾。諸人得語哉。又曰。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其有所譏也審矣。

只見縱橫落。只或作祇。寧知遠近來。飄颻還自弄。歷亂竟誰催。梁書豫章王綜鳴鐘詩。歷亂百愁生。座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坳中初蓋底。坳。地不平。垤處遂成堆。劉貢父云。歐陽永叔與江鄰幾論此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為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為勝。且謂未知得韓意否。○垤。徒結反。

慢有先居後。慢或作漫。　輕多去却迴。度前鋪瓦隴。發本積牆限。發本。或作奔發。　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早値層臺。砧練終宜擣。階紈未暇裁。城寒裝睥睨。裝或作粧。睥睨。城上女牆。○睥。匹詣反。睨。姸計反。二字合從土作埤堄。　樹凍裹莓苔。裹或作覆。　片片勻如翦。紛紛碎若挼。挼乃禾反。　定非燖鵠鷺。○燖音尋。　眞是屑瓊瑰。王氏塵史云。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眞是屑瓊瓌。又今朝踏作瓊瓌跡。別有所稽耶。豈用之不審也。○瑰。姑回反。一作瓌。　緯繣觀朝萼。楚辭。忽緯繣其難遷。注。緯繣。乖戾也。萼花柎。○緯音煇。繣音畫。　冥茫矚晚埃。當窗恆凜凜。出戶即皚皚。選。涉積雪之皚皚。○皚。五來切。　壓野榮芝菌。壓或作潤。菌。巨隕切。　傾都委貨財。娥嬉華蕩漾。娥。見恆淮南子恆娥竊不死藥奔月宮事。漾或作瀁。　胥怒浪崔嵬。胥。伍子胥。伏劍死。投江中。隨潮往來。事見吳越春秋。　磧迴疑浮地。雲平想輾雷。隨車翻縞帶。○縞音杲。白色。縞帶二字見左襄二十九年。　逐馬散銀盃。萬屋漫汙合。○漫汙。皆平聲。　千株照曜開。松篁遭挫抑。或作折。方云。公時以柳澗事下遷。疑寄意於時宰也。○今按此詩無歲月。方說恐未必然。　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遽。擠排陛級纔。史記。擠排莊助買臣。　豈堪裨嶽鎮。强欲效鹽梅。隱匿瑕疵盡。左氏。瑾瑜匿瑕。　包羅委瑣該。漢相如傳。特委瑣握齪。　豈誤雞宵呃。誤。或作悟。選。良遊呃喔。○呃音厄。喔音握。　驚雀暗徘徊。浩浩過三暮。史記天官書。白帝行德畢昴。圍三暮。德乃成。　悠悠帀九垓。風俗通。十兆日經。十經日垓。國語。天子之田九垓。以食兆民。○垓音該。　鯨鯢陸死骨。木華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陸死鹽田。顱骨成嶽。　玉石火炎灰。書。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厚慮塡溟壑。高愁㩳斗魁。揚子雲甘泉賦。㩳北極之嶒嶸。北斗第一至四爲魁。第五第七爲標。○㩳音致。　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穨。岸類長蛇攪。岸類或作嶇似。攪或作擾。　陵猶巨象豗。音灰。　水官夸傑黠。木氣怯胚胎。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龍魚冷蟄苦。虎豹餓號哀。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光肯離金罍。離或作雜。　賞玩損他事。歌謠放我才。狂教詩硉矹。或作杌。○硉。勒末反。矹。五忽反。　興與酒陪鰓。陪鰓。怒張貌。字見潘岳射雉賦。樊李校作碚䃂。○鰓蘇來反。　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坐火爲媒。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或云王涯爲舍人。見王適墓誌。本傳略之。今作仲舒非。○今按王二十涯。亦見諱行錄。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平庭或作庭平。〇皚。五來切。今朝蹋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從或作仙。

送侯喜公長慶元年有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之什。此詩豈同時作歟。喜時為國子主簿。公為祭酒。故云長官也。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蹋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新年衙日來。長官或作官長。非是。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任昉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自呼其名。每銜西山木石塡東海。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慚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胡證也。傳云河東人。元和九年党項屢擾邊。證以儒而勇。由諫議大夫。選拜振武軍節度使。〇諸本無奉字。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還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諸本作弩矢前驅煩縣令。方从閣本云。趙璘因話錄日。胡證建節赴振武過河中時。趙宗儒為帥。證持刺。稱百姓入謁。獻詩日。詩書入京國。旌節過鄉關。若用今語。亦非。胡公敬桑梓之意。閣本多出於公晚歲所定。〇今按方意甚審。但其言閣本為晚年所定者。為無據耳。里門先下敬鄉人。詩意取漢萬石君傳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事。橫飛玉盞家山曉。遠蹀金珂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盧江也。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為曹長。郎中員外御史遺補相呼為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御史相呼為端公。然退之呼盧庫部為曹長。張功曹為院長。則上下亦通稱也。

天仗宵嚴建羽旄。建或作樹。毛詩出車云。建彼旄矣。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像于屋。以厭火災。亦作螭字。唐制。起居郎舍人。分侍左右。直第二螭首。玉佩聲來雉尾高。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雉尾障扇四。小團雉尾扇四。方雉尾扇十二。見儀衛志。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難身。或作身難。郎署何須歎二毛。左僖二十二年。不擒二毛。二毛。黑白相半。選潘安仁秋興賦。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寒食直歸遇雨 唐本箋云。元和十年。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歸作宿。

寒食時看度。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又先賢傳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死。至時一月寒食。不敢煙爨。春遊事已違。風光連日直。陰雨半朝歸。朝或作晴。不見紅毬上。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鞠。與毬同。紅毬者。以紅帛爲之。那論綵索飛。古今藝術圖曰。北方山戎。寒食日用鞦韆爲戲。綵索。卽謂鞦韆戲也。惟將新賜火。周禮。季春出火。卽賜火也。向曙著朝衣。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 李協律翺也。公嘗量移爲江陵法曹。故此詩首言羈遊處云。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高齋詩話云。退之詩江燕正飛飛。蓋取老杜淸秋燕子正飛飛。歌舞知誰在。賓僚逐使非。宋亭池水綠。杜子美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荊州。卽江陵也。公往在江陵。寒食出遊。有宋玉庭邊不見人之句。莫忘蹋芳菲。

題百葉桃花 公元和十年知制誥時作。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窗映竹見玲瓏。窺或作歸。或作臨。今从嘉祐杭本。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入直臺廨中。給使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唐人任郎官多稱仙郎。白樂天所謂仙郎靜翫禁闈閑。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 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前史無說牡丹者。惟謝康樂集言竹閒水際多牡丹。成式撿隋朝種植法。初不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奉使回至汾州。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至德中。馬僕射領太原。各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鬭輕盈。陵晨併作新粧面。對客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遊蜂多思正經營。正或作近。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盆池五首（劉貢父云。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有不工者。老翁眞箇似童兒。此眞諧語爲戲耳。或云盆池詩有天工如拍岸。纔添水數缾。一夜青蛙鳴到曉。非意到不能作也。）

老翁眞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方或作枋。方云。唐屬衛州。桓溫敗枋頭。乃其地也。公此詩與送李愿詩。只作方口。○今按公盤谷詩。因及方口燕川。則二處皆盤谷旁近之小地名耳。盤谷。在孟州濟原縣。孟州東過懷州。乃至衛州。而濟原又在孟州西北四十里。則遊盤谷者。安得至衛州之枋頭乎。方說非是。）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有用。或作用灑。）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惟或作爲。）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聖或作聽。）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鬬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缾。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明或作乘。）

芍藥（公元和十年知制誥寓直禁中作。）

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爍爍綠盤龍。覺來獨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情或作忽。）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幷序○或無奉新題三字。劉伯芻以元和八年出刺虢州。白樂天有制詞。）

虢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目其處爲三堂。（三堂建於開元中。呂溫嘗記之。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肯堂之義。）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閒。又作二十一詩以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浮枕簟。（文或作紋。）瓦影蔭龜魚。

流水　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强交流。只或作祇。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竹溪　藹藹溪流慢。慢或作漫。梢梢岸篠長。篠或作竹。穿沙碧簳淨。落水紫苞香。少陵竹詩。有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前輩嘗云竹未嘗有香。而少陵以香言之。豈知公亦有落水紫苞香之語乎。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常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準或作准俗字。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爲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摵摵。選盧子諒云。摵摵芳葉零。○摵。所格切。那似卷翻翻。

稻畦　罫布畦堪數。罫或作卦。布或作圖。罫。博局上方目也。字見選博弈論。○今按博局。當云棊局。桓譚新論。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已秀。鶴没覺初深。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　源或作原。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莫或作勿。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鰕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音佐。○今按廣韻作造也。將祚切。而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禍災乃作。及廉范五袴之謠。皆已爲此音矣。然讀如佐者。又將祚切之訛。而世俗所用。从人从故。而切爲將祚者。又字之俗體也。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菡萏。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十六詩非一日作。編者類次之。

賽神賽神賽謂禱。賽字本作塞。漢書郊祀志云。冬塞禱祀。廣陵厲王殺牛塞禱是也。今作賽。○賽。悉代反。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穟桑生椹。椹。桑實。詩。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黮。卽椹也。○椹。食荏反。共向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于頔。字允元。元和八年爲太子賓客。

榆莢車前蓋地皮。釋木云。榆莢。榆錢。爾雅云。白枌車前。草名。釋草云。一名芣苢。一名馬舄。郭璞云。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蟇衣。○車。尺遮反。薔薇蘸水笋穿籬。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春歸可得知。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草樹。一作草木。百般紅紫鬬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羞踐蹋損光暉。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

楸樹二首

幾歲生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靑羅帔。看吐高花萬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或作何。可煩蘿蔓作交加。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傍或作遊。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只或作可。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揀或作折。折或作將。

贈同遊諸本無此篇。杭蜀本皆闕。唯唐本有之。且屬在此。

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云。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峽來。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曉。偶憶此詩。方悟之。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人絡絲。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復齋謾錄云。予嘗讀唐顧渚山茶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鸜鵒。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爲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說矣。豫章不舉爲證。何也。

贈張十八助教張十八。籍也。時爲四門國子博士助敎。

喜君眸子重清朗。籍嘗病眼。故云。攜手城南歷舊遊。忽見孟生題竹處。公與孟郊嘗遊此。有城南聯句。至是郊死矣。相看淚落不能收。

題韋氏莊城南韋曲。在唐最盛。名與杜陵相埒。當時爲之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子美贈韋贊善詩所謂時論同歸尺五天也。是時莊已衰矣。故詩意有云。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靑草曲。散漫白楡風。架倒藤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惆悵立。翻覆本無窮。須一作知。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蜀本作晚雨廉纖。律不諧。今从諸本。池岸草間蚯蚓鳴。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

出城

暫出城門蹋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家到。秖有今朝一日閑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對或作謝。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乞音氣。與人物。漢乞楊生師。公謂張籍詩云。乞君飛霞珮。亦與此乞字同。秖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蜀先主傳。舍東南角有桑樹。童童如小車蓋。童童。茂盛貌。○幢。傳江反。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生中。貌或作邈。猶少陵貌得山僧及童子之貌。○今按貌音邈。

遣興遣或作遠。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閑。

卷十　律詩二凡八十首諸本作七十九首。今从蜀本。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得長字。李遜也。遜字友道。荊州石首人。元和十年十月。分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使。以遜檢校工部尚書。爲襄州刺史。充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將軍高霞寓爲唐州刺史。充唐隨鄧節度使。遜赴襄陽。廷臣送者三十餘人。分韻賦詩。太常卿許孟容爲之序。按遜本傳。遷戶部侍郎。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又按襄州石本題名銜云。檢校工部尚書李遜。時遜蓋自尚書而出。史略之。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先是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討吳元濟無功。罷爲太子少保。乃以遜爲節度。故云。壤畫星搖動。旗分獸簸揚。五營兵轉肅。

千里地還方。控帶荊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郡，或作部。戰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棊玉石忙。風流峴首客。羊叔子嘗與客鄒堪登峴山。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花豔大堤倡。大堤。地名。在襄陽。宋隋王誕爲襄陽郡。聞諸女歌。因爲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强。

和席八十二韻 席八。或以爲席謙。非也。當是席夔。按諱行錄。席夔行八。貞元十年進士。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應劭漢官儀中書爲右曹。稱西掖正門之兩旁曰掖。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間。綾衾夜直頻。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入直。供青綾白綾被。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草。天銷霽後塵。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勻。綸綍謀猷盛。禮記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紼。李本校謀作謨。然閣本只作謀。考之周書。作謀爲是。但謨古字作謩。李倍刊誤曰。舊作嘉謨。今作嘉謀。猶沈浮。二音通也。丹青步武親。芳菲含斧藻，揚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粢者。斧與黼同。光景暢形神。傍砌看紅藥。謝朓中書省詩云。紅藥當階翻。巡池詠白蘋。柳惲爲吳興太守。有江南曲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多情懷酒伴。懷或作怯。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玉或作市。吹竽久混真。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進。見韓子。坐慙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武元衡也。元衡以元和八年三月自西川節度使拜相。公此篇與所和孔雀。皆元衡拜相後追和其鎮蜀時作。

早晚飛來入錦城。華陽國志。成都萬里橋南岸有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豔聲。

太安池 闕○唐長安有大安宮。大安亭。而太安池未嘗載見。豈安樂公主所鑿定昆池耶。景龍中請昆明池。中宗不與。主怒。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豈即此池耶。

遊太平公主山莊 諸本無此題。唐本太安池下增闕字。而別出此題云。晁本李謝本所校並同。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闉。押或作壓。欲知前面花多少。或作處。直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將歸。或作歸將。非是。慢綠妖紅半不存。慢或作漫。榆莢祇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此憲宗母莊憲皇后也。樊本云。諸本脫太字。非是。韋昭云。大行者。不反之辭。天子皇后崩。未有謚。故稱大行。

一紀尊名正。后以永貞元年尊爲皇太后。崩於十一年。故曰一紀。三時孝養榮。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養。移亮切。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虛中禁。虛或作空。漢霍光傳。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玄堂掩太平。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玄堂啟扉。秋天笳鼓歇。松柏偏山鳴。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漢光武中元元年。上文帝母薄太后。曰高皇后。配食地。因山託故封。漢文帝治霸陵。因山不起墳。皇后合葬豐陵。故云或封。鳳飛終不返。列仙傳。秦穆公女弄玉。吹簫隨鳳凰飛去。劍化會相從。晉張華劍化延平津事。有天生神物終當合耳之語。王介甫曰。此非君臣所宜言。近於瀆也。無復臨長樂。或作[illegible]。漢帝東朝長樂宮。漢皇太后所居宮名。空聞報曉鐘。報曉。或作曉暮。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陪。畫翣登秋殿。禮喪服大記。畫翣二。注云。漢制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方兩角。高衣以布。○翣。所甲切。容衣入夜臺。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注云。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容衣。蓋謂此也。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助。方作動。非是。只有朝陵日。粧奩一暫開。漢明帝謁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

廣宣上人頻見過廣宣。蜀僧。元和中。住長安安國寺。寺有紅樓。宣有詩名。號紅樓集。

三百六旬長擾擾。百或作十。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慚朝士無裨補。慚一作爲。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盡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有幾堆。

閒遊二首元和十二年春作。公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云。

雨後來更好。繞池偏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故穿萍。故或作亂。杜詩潛龍故起雲。江上燕子故來頻。皆用此字。獨坐殊未厭。孤斟詎能醒。

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到或作至。經或作兼。萍蓋汙池淨。藤籠老樹新。林烏鳴訝客。烏或作鷗。岸竹長遮鄰。子雲祗自守。揚子雲傳。安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奚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馬總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笋侯喜也。○或云。公意專以譏時相。自得時方張王。至蛇虺首掀掀。大抵言其挾勢植黨。苞藏姦慝之狀如此。豈李逢吉之謂耶。是時裴度欲討蔡。逢吉引其黨令狐楚蕭俛等沮之。公亦坐忤宰相意。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

竹亭人不到。新笋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或作繁。公律詩不重用韻。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溼。驕陽氣候溫。得時方張王。莊子所謂王長其閒是也。並去聲讀。公與劉夢得蒲萄詩。皆用張王字。挾勢欲騰騫。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垠。詎可持籌算。誰能以理言。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橫強幾觸藩。深潛如避逐。作一世。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牙防寖大。覆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揜蘭蓀。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仍節目繁。暫須迴步屧。要取助盤飧。或作餐。盤飧寘璧。左氏語。穰穰疑翻地。○穰上聲。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婦懦咨料揀。○料音聊。或作聊。量也。張湛列子序。且將料簡世所希有者。兒癡謁盡髠。侯生來慰我。或作意。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暾。日或作欲。楚辭九嘆。日暾暾其西舍。亦可以日入言也。○暾。他昆切。

過鴻溝公從裴晉公平蔡。元和十二年八月入汴過鴻溝作也。漢四年。劉項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此下皆隨裴晉公伐蔡詩。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 張賈時自兵侍爲華州。閣本作侍御非。

司徒東鎮馳書謁。元和十年正月。加宣武節度使韓弘爲司徒。丞相西來走馬迎。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逋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 馬總時副晉公東征。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中臺。或作臺中。非是。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或無奉字。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三十四里。白樂天云。晉公出討淮西。過女几山下。題詩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而公此詩和云。

旗穿曉日雲霞雜。雲一作紅。雜作集。○今按對偶及文勢。當从諸本。山倚秋空劍戟明。洪慶善云。以我之旗。況彼雲霞。以彼之山。況我劍戟。詩家謂迴鸞舞鳳格。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鄆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馮李二員外 或無奉字。謂馮宿李宗閔也。閣本馮宿時以都官。李宗閔時以禮部。並從征。○鄆音偃。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闕時。說文云。鑣。馬嚼也○鑣。補驕切。

酬別留後侍郎 或無酬字。蔡平命馬總爲留後。

爲文無出相如右。司馬相如也。漢武帝擢居左右。常召相如視草。謀帥難居郤縠先。僖二十七年左氏。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郤音隙。縠音斛。歸去雪銷溱洧動。溱洧。二水名。溱在河南。洧在鄭。西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李正封也。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歸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趁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郾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龜下或有驛字。汝州有神龜驛臺。按九域志。開皇初建。李謂正封。馮謂宿也。）

荒山野水感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相就蓋征衣。

次硤石（諸本硤作峽。今陝縣也。地理志可考。）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或作李二十八司勳無過字。連昌宮在河南壽安縣之二十九里。按志高宗顯慶三年置。然詩落句云云。疑爲明皇所作。而元微之連昌宮辭。大槩詠明皇帝或云開元中會昔之耳。公從晉公平淮西回過壽安而作。）

夾道疎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賈。〇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界。張閣老。即華州刺史也。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爲閣老。）

荊山已去華山來。（史記。黃帝鑄鼎荊山下。荊山在漢馮翊懷德縣。華山。太華也。在華陰縣。）日出潼關四扇開。（出或作照。扇或作面。）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迴。（親或作新。）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都統。謂韓弘也。〇館本無此篇。關下或有頭字。一本在用中寄張籍侯喜詩後。）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侍將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壬戌。以裴度守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丙子。以右庶子韓愈爲刑部侍郎。考其年十二月丙辰朔。壬戌。則其月七日。度以其月十六日方至自蔡。則前除命蓋在公未入朝之前。故公詩夜賀晉公於桃林。桃林在陝之靈寶縣云。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李員外。正封也。

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或作晉公自蔡州入覲。途中重拜云云。愈因之。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慙典午非材職。或作識。蜀志譙周曰。典午忽兮。典司午馬也。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還朝再出亦曰。昔徵從典午。得就閑官即至公。

獨釣四首釣或作酌。坐厭親刑柄。爲刑部侍郎時作。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芡音儉。羽沈知食駛。或作快。或作駃。緡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榆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厭親刑柄。偷來傍釣車。坐厭。方作厭坐云。厭與偷爲一義。坐親刑柄。來弄釣車爲一說。公詩多此體。○今按坐厭與偷來爲對。亦自親切。又况坐厭乃常用之語。韋蘇州云。坐厭淮南守。此類極多。方从誤本更爲曲說。不知語意之拙澁也。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缾。

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坼芡觜。露亦染梨頤。廣信晁氏舊藏印本。能作披。亦作皴。一云山谷所定。遠岫重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莫

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曰。周書令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尙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馬十二。摠也。元和十三年元日有詩寄公。次年元日。公以此詩酬之。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峯不敢眠。峯或作冬。方从唐本云。華岳有三峯。唐人守華者。皆謂之三峯守。蓋公西歸經從之路。馬詩必有所序述。今不可得而詳也。〇今按此詩并題。皆不言經由華州所作。方說既無所据。又三峯不敢眠。亦無文理。今當闕之。以俟知者。

詠燈花同侯十一或作同侯十一詠燈花。侯十一。喜也。雪浪齋日記云。此詩極似少陵。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金粟。諸本黃作囊。何遜詩金粟裏搔頭。蜀人史彥升曰。黃裏排金。謂額閒花鈿也。又沈約宋書。漢制乘輿翠。蓋黃裏。所謂黃屋也。諸本多引漢紀注。實此義。〇今按漢制黃屋。與此詩文意不同。疑史說誤。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一作翁。

祖席　前字舊注云。以王涯徙袁州刺史而作。按舊紀。涯刺袁州。元和三年四月也。公時在東都。故曰祖席洛橋邊。此詩前後注文。舊本無之。蜀本亦然。又或二題前字秋字上皆有得字。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盃銜欲別前。淮陽知不薄。陽本作南。洪本作陽云。用汲黯薄淮陽事。以後詩有淮南字。隨筆以誤也。終願早迴船。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而或作今。況與故人別。那堪羇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宜春。卽袁州也。江

山多勝遊。公自題此二詩後。云兩詩何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

送鄭尙書赴南海 鄭尙書。名權。有序在集。

番禺軍府盛。番禺。今之廣州。番音潘。禺音愚。○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龍戶。採珠戶也。南海亦謂之蜑戶。上日馬人來。後漢馬援討蠻。以數十人留於象林。所鑄銅柱。下南蠻呼爲馬留人。見新史南蠻傳。風靜鶢鶋去。左氏祀爰居國語。海鳥曰鶢鶋。○鶢音爰。鶋音居。官廉蚌蛤迴。東漢孟嘗爲合浦太守。珠復還。貨通師子國。師子國在南海中。樂奏武王臺。武或作越。漢傳尉佗自稱南越武王。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答道士寄樹雞 樹雞。木耳之大者。東坡和陶詩曰。黃菘養土羔。老楮生樹雞。

軟濕靑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乖龍左耳來。柳子厚龍城志。茅山道士吳綽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兒手把三珠。戲於松下。綽從之奔入洞中。化爲龍。以三珠塡左耳中。綽斸其耳。而失其珠。又馮贄雲仙錄。天罰乖龍。必割其耳。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漢時依上古法。朝列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藍關。卽秦之嶢關。在今藍田縣。靑瑣高議云。湘字淸夫。公姪也。落魄不羈。公勉之學。乃笑作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日。花巳發矣。擧盆乃碧花二朶。葉閒有小金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可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公憶花上句乎。乃今日事也。公詢地名。卽藍關。再三嗟嘆曰。吾爲汝成此詩云云。酉陽雜俎。亦載是事。獨不載湘名。然公逸詩有徐州贈族姪云。自言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意亦若指是事。豈湘果有出世之學耶。筆墨閒錄云。此詩仁且有禮。非志仁義者不能也。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州一作陽。元和十四年公爲刑部侍郎。上表極諫佛骨事。帝大怒。將抵死。持示宰相崔羣裴度。羣度力言愈忠。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稍解。乃貶潮州刺史。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欲或作本。肯將。或作豈將。作豈於。朽或作暮。惜一作計。又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擁或作擁。○今按此詩於暮計擁四字皆不如今本之勝。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傳蹇叔曰。余收爾骨焉。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唐志。武關在商州商洛縣之東。公謫潮州。自藍田入商洛於武關西見作。

嗟爾戎人莫慘然。戎或作胡。湖南地近保生全。地近或作近地。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惟一作誰。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前漢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下注商山之顏。譬人之顏額也。鄧鄙春泥見驛賒。鄧鄙字見左成公九年。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 臨瀧。韶州縣名。公前瀧吏詩具述其詳。

不覺離家已五千。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安國傳本無劍字。古固有如此造語者。公言離家已五千。則知其爲里也。或以歇後謂之則非。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吾能。或作人先。或作先聞。海氣昏昏水拍天。水或作浪。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敍別酬以絕句二章 或無辱端公絕句字。韶去潮尚遠。當在元和十四年夏作。筆墨閒錄潮州以後詩最哀深。宣溪絕句等詩絕有味。

韶州南去接宣溪。韶或作潮。非是。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元或作先。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那或作安。百首相隨愧使君。百或作白。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松或作船。竹牀莞席到僧家。牀或作林。莞九還切。○暫拳一手支頭臥。頭或作頤。還把漁竿下釣沙。釣或作晚。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 或無端公字。○此詩及下至韶州留別詩。皆自潮移袁道中作。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每或作亦。

過始興江口感懷 韶州始興郡。大歷十四年四月。起居舍人韓會以罪貶韶州刺史。公隨會而還。時年十歲。至是貶潮州道過始興所謂感懷也。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公量移袁州。故云留別。又曰公元和十四年正月以論佛骨貶潮州。三月至潮州。十月量移袁州。十五年正月至袁州。其往來上下於韶。皆梅柳新時也。故云來往再逢梅柳新。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揔文才妙。陳孔奐曰。江揔文華之人。自歎虞翻骨相屯。虞翻仕吳爲騎都尉。嘗云自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諸本爭作催。款作感。唐本云蜀本亦作爭。李云二宋許此詩。小宋疑感字誤。大宋初不以爲然。後得善本始信。已知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柳惲詩。汀洲採白蘋。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或無端公因三字。或作量移袁州酬張韶州先寄詩賀。或作量移袁州張韶州先詩見賀因酬之。題語凡四易。各有義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鴈。管子鴈春北秋南。南遷纔免葬江魚。屈原寧葬江魚腹中。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水經。韶石對峙似闕。郡志曰。舜嘗登此奏樂。今有闕在焉。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仲舒也。時仲舒自中書舍人。出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公自袁還朝。次石頭而作。按水經注。贛水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在豫章郡北。

憑高試迴首。試迴或作迴馬。○今按下句有馬字。作馬非是。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由或作猶。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平。風江或作江風。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蕭兄有女出家。○諸本遊作題。題作故。無兄字。及注蕭二存也。存少與韓會梁肅友善。惡裴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廬山今猶有蕭存魏弘李渤同遊大林題名。

中郎有女能傳業。中郎。蔡邕也。其女文姬。能誦憶父書無遺誤。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按因話錄。作無人可主家。伯道。鄧攸也。攸棄己子而全兄子。卒以無後。時人哀之曰。皇天無知。伯道無兒。鄧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因話錄作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煙霞。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諸本如此。但以隨爲循。方从唐本云。自貶所蒙恩袁州除官還京。凡多六字。方云如淳漢紀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公誌鄭儋墓曰。詔授司馬節度。除其官爲工部尚書。與此同。周員外。周君巢也。時爲隨州刺史。以經由道里考之。作循非是。○今按諸本得之唐本。既顛倒重複。而方說又不可曉。疑袁州字當在貶字上。或注在所字下。循州之辨。則方得之或本。袁州下有除官二字。亦通。隨又作循。當考。

行行指漢東。左氏漢東之國隨爲大。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蒹葭出夢中。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館在隨州棗陽縣南。

白水龍飛已幾春。張衡東京賦。我世祖乃龍飛白水。偶逢遺跡問耕人。逢或作尋。丘墳發掘當官路。路或作道。何處南陽有近親。顯宗爲東海公日。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寄隨州周員外隨或作循。或作復。說已見上。

陸孟丘楊久作塵。蜀本楊作陽。公與陸長源。孟叔度。丘潁。楊凝。及周君巢。同爲董晉幕客故也。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周好金丹服餌之術。柳子厚集中有答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是也。乞取刀圭救病身。本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謂逢吉也。諸本作醉中留別襄州李相公。

濁水汙泥清路塵。曹子建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還曾同制掌絲綸。公元和十一年正月爲中書舍人。而逢吉以其年二月自舍人拜相。故云。眼穿長訝雙魚斷。選。遺我雙鯉魚。中有尺素書。耳熱何辭數爵頻。楊惲書云。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銀燭未消窗送曙。銷或作終。或作殘。窗或作雞。金釵

半醉座添春。醉或作墜。許彥周云。退之此語。殊不類其爲人。乃知賦梅花不獨宋廣平也。知公不久歸鈞軸。應許閑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峯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諸本只作題驛梁。下有注字。與此題少異。今从唐本。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衆知難。O舁音余。繞墳不暇號三匝。延陵季子適齊。子死。葬於嬴博之閒。既封。且號者三。見禮記。設祭惟聞飯一盤。荊楚歲時記。祭子推文。黍飯一盤。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慚痛淚闌干。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張籍裴度也。或作酬張祕書因騎馬贈詩。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爾雅。馬黃白雜毛曰駓。注云。今桃花馬也。顏延之赭白馬賦。日雙瞳夾鏡。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騎去。或作去騎。裴詩有他日著鞭能顧我之語。故公云爾。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或作侍郎。無歸使字。唐本云。徹時以幽州判官趨朝。半道有詔還之。仍還侍御史。從張弘靖之請也。杏園在長安城南。其實徹已抵京。但未朝見耳。舊傳云續有張徹自遠使歸是也。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蹋泥歸。半路。一作夜半。O今按朝還無因。至夜半作半路。亦不可曉。疑以雨放朝。而有司失於關報。行至半路。乃得報而歸也。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牆生菌徧。憂麥作蛾飛。述異記。晉太康中。麥化爲飛蛾。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左傳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張謂張賈。馬謂馬摠。諸本無奉和及鄆州之作字。別有奉和二字。祗或作被。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杜預注。須句在鄆之東平須昌縣西北。○句音劬。仍遷少昊司。月令。秋之三月。其帝少昊。蓋秋主刑。而摠加檢校刑部尚書。故云。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淸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頼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諸本無十八字。唐本云。白居易馮宿也。第三閣老。楊於陵之子嗣復也。白和詩只作楊舍人林池。○今按洪本第三作三弟云。澄本如此。然王沂公言行錄記楊大年呼沂公爲第四廳舍人。疑前世遺俗。自有此等稱呼。洪本或未必然。而此所遊。乃嗣復家林亭。故特以詩寄之。而幷呈白馮也。但未知三人者。其次第又如何耳。閣老二字。按楊綰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爲閣老云。

牆下春渠入禁溝。或作流。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流到池時更不流。更或作見。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或無早字。長慶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田弘正以反。詔公宣撫。衆皆危之。即此行也。公使鎭州。吳丹以駕部郎中副。行事詳本傳。謂時雖已赦廷湊。詔公以宣撫出使。蓋明年二月云。○唐子西曰。公孫洪以董仲舒相膠西。欒黨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鎭州。盧杞以顏魯公使李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然。考之史。公出使鎭在二月。而逢吉三月始召爲兵部尚書。六月始代裴度爲相。子西云爾何也。抑豈逢吉險邪。遂以公此行爲其所中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之謂也。

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嘉禾處。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作嘉禾。太原本晉地。即唐叔之國也。風存蟋蟀辭。晉國風有蟋蟀詩。刺昭公之儉。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或作壽陽驛題絶句。蜀本亦注夕次字。壽陽。太原屬邑。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

鎭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擺或作搖。弄或作搣。只或作祇。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廷湊至壽陽驛絕句云云。邵氏聞見錄。孫子陽爲予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耶。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或作同張水部籍游曲江寄云云。白舍人。樂天也。長安志。曲江在城南昇道坊。以其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居易有和篇。後世傳韓白無往來之詩。非也。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天或作春。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或作和張水部勅賜櫻桃詩。

漢家舊種明光殿。洛陽宮殿簿曰。漢有明光殿。徽音殿。又曰顯陽殿前櫻桃六株。徽音殿前乾元殿前並三株。炎帝還書本草經。神農本草云。櫻桃味甘。益脾胃。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或作重。或作出。色映銀盤寫未停。映或作照。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慙汗仰皇扃。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閣本無此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花柳滿皇都。花或作煙。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嚴謨也。題下或有赴任二字。

蒼蒼森八桂。森八閣本作八月。桂或作樹。山海經。桂林八樹在賁禺東。今番禺也。天台山賦。八桂森挺以凌霜。茲地在湘南。地閣本作樹。在或作近。江作青羅帶。東坡云。退之詩江作青羅帶。子厚詩海上羣山似劍鋩。子瞻爲之對曰。繫懣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山如碧玉篸。梁劉孝威詩金篸臨鬢斜。○篸。祖含切。與簪同。戶多輸

翠羽。家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假或作暇。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或無暇日言懷之作六字。元和十四年以馬摠為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十五年名其軍為天平軍。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如徐土。儒風被魯邦。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惟鄆在春秋。為須句之國。宣精在上。奎為文宿。畫野在下。魯為儒邦。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前漢以徐隸臨淮。則徐亦魯也。徐土魯邦字見詩常武閟宮之什。清為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選劉越石詩引領長謠。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或有相公字。公之宣諭鎮州也。眾皆危之。元稹言於穆宗曰。韓愈可惜。上悔。馳詔令毋徑入。公卒至賊營。麾其眾責之。庭湊聽命。出牛元翼之圍。東坡為公作潮州廟碑。所謂勇奪三軍之帥者以此。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謹或作奉。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或無奉字。

文武成功後。居為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詩話云。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為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擺落遺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其或作為。范蠡事見史記。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或作迴朝。或作裴字。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滅。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閒。秋臺風月迴。正好看前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逢吉也。蕭氏在唐最盛。瑀嵩華復俛寘倣遇凡八葉宰相。嵩第。在城南布政坊。見長安志。

山公自是林園主。山簡晉永嘉中爲襄陽守。峴山有佳園池。歎惜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瑣。不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或作杜相公太淸宮十六韻紀事陳誠上李相因和。杜相公。元頴也。長慶元年二月拜相。李相公。逢吉也。長慶二年六月拜相。太淸宮玄元皇帝廟也。

耒耜興姬國。后稷以農事開國。故云耒耜興姬國也。姬。周姓。輴樏建夏家。書益稷禹曰。予乘四載。孔安國謂泥乘輴。山乘樏。輴以板置泥上。樏前無齒者。○輴。丑倫切。樏。力追切。在功誠可尙。於道詎爲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曆賒。衞門羅戟槊。圖壁雜龍蛇。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眞皆齒列。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莊子爲南華眞人。文子爲通玄眞人。列子爲沖虛眞人。庚桑子爲洞虛眞人。是爲四眞也。二聖亦肩差。初太淸宮成。命工於太白山採白石。爲玄元眞像。袞冕之服當扆南面。元宗肅宗眞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陽月時之首。爾雅十月爲陽。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階或作莚。庭炬坼金葩。紫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諧。本朝景靈宮天興殿。祝以青詞。薦以酒果。用唐制也。噌吰宮夜闢。相如曰。聲噌吰而似鐘。音錚宏。嘈囋鼓晨撾。張衡東京賦。奏嚴鼓之嘈囋。○嘈。才高切。囋。才曷切。撾。陟瓜切。褻味陳奚取。味或作服。非是。名香薦孔嘉。垂祥紛可錄。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淸文玉絕瑕。代工聲問遠。書天工人其代之。攝事敬恭加。語官事不攝。皎潔當天月。葳蕤捧日霞。葳或作萎。今从蜀本。唱妍酬亦麗。俛仰但稱嗟。亦或作匪。唱酬。謂李杜。稱嗟。公自謂也。

卷十一　雜著一

原道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東坡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

是猶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者哉。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誠齋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張無垢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掊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先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患老子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楊龜山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己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子下或有有字。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之字。下小字或作罪。一云。尸子曰。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〇今按韓公未必用尸子語。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意。彼以煦煦為仁。〇煦音詡。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所謂德四字。非是。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皆有者字。或惟下句有之。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文苑作晉梁魏隋。蜀本作魏晉宋梁齊。方从閣杭本云。南舉晉梁。北舉魏隋也。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墨下諸本有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二語。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必上或有則字。主或作王。〇今按作主。乃與下文三韻皆叶。作王非是。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二者字或皆作則。附或作隆。皆非是。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

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諸本嘗下有師之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或無以字。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后爲之衣。飢然后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后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也。爲之賈。以通其有無。通或作同。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壹或作湮。或作堙。按史記賈誼傳。獨堙鬱其誰語。漢書作壹鬱。壹當作壺。集韻音咽。壺鬱。不得泄也。平入聲通用。湮與壹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壹壺。吉凶在壺中不得泄也。即今之氤氳字。壹。湮。古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壹耳。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或無權衡字。非是。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剖或作掊。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絲或作絲麻。篇內並同。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不字下諸本有能字。無而致之民四字。而句下有則失其所以爲臣一語。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名下或有雖字。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事下或有雖字。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

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飢而。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卻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作國家天下句下或有者字。皆非是。　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或作書。或作教。　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果蔬或作蔬果。　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或無而字。而下或無其字。　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音格。　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或無也字。○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也。吾所謂之道也。又或無所謂字。皆非是。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或問張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授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宛丘論公原道。亦曰。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　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或作何其。○今按此句復是問詞。其下乃答語。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

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癈音廢。其亦庶乎其可也。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閒。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爲虛位。而斥佛老與楊墨同科。豈爲知道哉。韓愈工於文者也。張芸叟曰。張籍嘗勸愈排佛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激籍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謫紛然。蓋少作也。今其畫墁集删之矣。學者其審之。

原性一作性原。○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例。作原性爲是。又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諸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所作。程子獨以原性爲少作。恐其考之或未詳。○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爲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惡。比二子高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至王荊公作原性。則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勝矣。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翺之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楊殊趨而一致。又爲韓子三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怒生而自能爲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歟。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荊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蔽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氏之論盡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而其或皆無而字。性者情者或並無者字。皆非是。曰。何也。或無曰字。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方从閣杭蜀本云。禮信去仁爲近。諸本多作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今按方本以五行相生之序而言。諸本以四方相對一位居中而言。理皆可通。但竊意諸本語陳而韓公亦頗尙異。恐方本或得之。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行於。方作行之。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不上諸本無一字。方从閣杭蜀本作一也。而幷屬下句。云。一謂仁也。言不少存乎仁。則少畔乎仁。蜀本倒一也二字。杭蜀反皆作及。非也。○今按也一二字。當从蜀本。而以也字屬上句。一字屬下句。方及諸本皆非也。方以一爲仁。亦非是。此但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或偏

少。其四者亦雜而不純耳。反字則方得之。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悖音佩。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於中。非是。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亡與上或有無字。非是。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諸本多作歟。善惡下又有歟字。○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爲句首。猶言及也。作歟而爲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號楊食我。○舊本食我音異俄。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或無大字。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日。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見詩生民。嶷。魚力切。○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或無母字。母不憂等事見國語。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字屬上句。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教或作學。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有情字。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字。○今按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爲未盡耳。

原毁（或作毀原。說已見上。）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文意蓋本此。○古之人或無人字。下同。早或作蚤。）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方从閣本。○今按閣本無求其所以四字。只作責於已爲周公者。不成文理。而方从之。誤矣。）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三字。或从閣本。作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而爲之。）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己。）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善或作有。非是。）取其一不責其二。（責或作取。）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八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不上或有是字。）今之君子則不然。（或無則不然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己。）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擧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是之或作如是。或無之字。）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原上或無有字。）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

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應下或無者字。非是。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此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歟或作仕。或作化。歟或作也。

原人或作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閒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有曰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指下或有南字。非是。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山乎三字。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或無故字。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人。非是。

原鬼

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獨人。是爲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游戲。皆自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葩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爲鬼所乘。不然。平生強聒。至死無用。

有嘯於梁。於梁於堂下一本各有者。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鬼無氣三字。非是。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有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

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晉文公託聲如牛。韓子謂鬼無聲與形。未盡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說字。或有說字。而無有鬼有物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上民字一作人。下民字或作時。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形或作有託。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爲下或無之字。其旣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反乎或作反其。非是。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或無不能有形與聲六字。或無不能無形與聲六字。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恆。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本或先言爲福。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內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以杜伯射于於鄗。動於民而爲禍福。其斯之謂歟。亦有動於民而莫之有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閣蜀粹無作字。○今按古書篇題多在後者。如荀子諸賦正此類也。但此篇前已有題。不應複出。故且从諸本存作字。

行難　行。下孟切。○公與祠部陸參員外書。在貞元十八年。此篇言參自越州召拜祠部員外郎。豈在前歟。參字公佐云。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按李習之集。參作傪。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非。聞下或有於字。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間客席。嘗或作常。間或作問。客或作賓。席下或有坐定二字。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可或作何。或从閣杭苑作可。云。可人見禮記鄭注曰。此人可也。○今按据禮記是也。然詳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嘗任誅此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薄其門地之意。而以薦引之力自多者。恐須作何字。語勢乃協。更詳之。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也或作之。罪一作過。曰上或有應字。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任而誅或作誅而任。而或作與。先生曰否。吾惡其初。○惡去聲。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

盜二人爲大夫於公。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由辟也。可人也。徵子。仲之謚也。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惡音烏。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而可上或有焉字。邪上或有也字。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閒儻有焉。聖人賢人。人。或皆作之。或幷有人之二字。世出或作世生。百歲或作百年。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乳於或無於字。他日又往坐焉。或無坐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或無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沒。少或作細。或作一。少下或有者字。○今按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姑舉其可取之多。而略其可棄之少也。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或作於。○今按作其語意爲近。但陸公此句正不敢必求全才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太詳而不早責之。殊不可曉。當更考之。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其位下或有也字。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舉焉或作索之。詳下或有且微字。非是。○粗。聰徂切。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文錄作退語其人曰。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

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公乃設問而爲之答。且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無其人下或有而不傳三字。不傳者或作不得如已者。非是。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

曰。禹之慮也則深矣。（慮下或有民字。）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音朔。上同。）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莫上或無人字。）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作得。）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諸或作之。守法。或从閣本作法守。非是。）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或作題崔山君傳。）其一

龍噓氣成雲。（噓上或有之字。）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茫上或有而字。）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上。汩陵谷。（汩音骨。○）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靈或从閣本作雲。非是。）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弗或作不。或無信字。非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醫下或有人字。）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不可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綱下或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紀綱或作綱紀。）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所以閣無以字。）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或作僭。）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世或作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四海或作天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

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〇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善計或無善字。談生之爲崔山君傳。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或作云。而無爲字。非是。之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聖者或作聖人。或幷有人者二字。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烏者。烏。閣作馬。或云尸子。禹長頸烏喙。閣本訛也。其貌有若蒙倛者。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倛。注云。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〇倛音欺。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楚辭。平脅曼膚。何以肥之。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或無獸字。邪或作也。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或从閣杭無可否字。非是。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或無下千里字。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或無人字。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見外。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上或有今之字。而食下疑脫一石字。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或作而。〇今按且字恐當在等字下。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二無字下。諸本皆有眞字。閣杭本皆脫其眞無馬邪五字。知或作識。也字皆作邪。

讀荀荀下或有子字。〇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爲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仲尼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僞。此其抵牾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

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雄下或有也字。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其下或有所能字。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或無黃字。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或作矣。一無揚雄氏而止耳一句。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時下或有有字。不下或有醇字。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抑下或有其字。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黜字。去下或無之字。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从閣無乎醇字。揚或作雄。非是。或無乎醇者三字。而有如字。皆非是。○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

讀鶡冠子　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其下箋云。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爲冠。而唐志云鶡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爲道家者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而柳子厚作辨鶡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鶡音曷。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九。方作六云。今鶡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十六篇。未詳。○今按方蓋不見或本已作九也。或無雜字。非是。其博選篇。博選。鶡冠子第一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用己。二曰仆己。三曰若己。四曰斯役。五曰徒隸。至或作室。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遇下或有其字。功上或有其字。學問篇。學問。鶡冠子第二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壺或作瓠。音義同。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滅或作減。注下或有者字。

讀儀禮　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其或作且。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或作云。然文王周公之法

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存上或無之字。家或作說。尙下或無有字。]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或無學字。]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閒。嗚呼盛哉。

讀墨子[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尙賢。明鬼神。非命。尙同等諸篇。明鬼神在尙同篇中。無別篇也。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楊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當有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云。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尙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上或皆作尙。从閣本云。考墨子本書及漢藝文志當作上。]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荀子。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牀。禮歟。子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列子云。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淸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尙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尙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又嚴有翼曰。墨子之書。孟子疾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剌如是耶。若以孔墨爲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爲非矣。其與孟簡書。則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以謂向無孟氏。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爲其功不在禹下。意以己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

獲麟解 爾雅曰。麟。麕身牛尾。一角。獲麟事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元和七年。麟見東川。或疑公因此而作解。然李翶嘗書此文以贈陸傪曰。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傪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閒作也。○今按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詞。非必爲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書或作載。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鹿之狀。或無之字。皆非是。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下或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下或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也字。或有哉字。○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師說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爲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輿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爲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無此五字非是。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或从閣杭作豈。或幷有二字。而無夫字。皆非是。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資。或無也字。嗟乎。嗟上或有吝字。非是。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已。下或作去。皆非是。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

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矣。一作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周禮天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徒鬪切。何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谷和黃冕仲詩。只从如字。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似一作類。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或作大。按官盛語見中庸。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或作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其可或無其字。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句絕。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郯音談。國名也。方無孔子師郯子五字。而以萇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郯子之徒爲句。曰校本一云郯子下當有數子二字。其上當存孔子師三字爲是。○今按孔子見郯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各語。故此上句既敘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矣。方氏知當存孔子師字。而不知當幷存上郯子二字。乃以下郯子二字。屬上句讀之。而疑郯子之下更有數子二字。誤矣。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子下有曰字。方从杭本云。論語本無則字。曰字似不當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故上或無是字。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學上或有請字無下余字。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王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據本傳云。再爲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作召。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

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畢或作必。畯或作俊。古文尙書俊皆作畯。公佗文石本多用畯字。新舊史同上。占小善者率以錄。○占去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爬或作把。○爬。蒲巴切。抉。於決切。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之不或作不能。非是。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年或作時云。考舊史。公時以職方下遷。蓋非久於博士。今按此文恐非職方左遷時作。說見下三年博士注。○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吟或作唫。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記或作紀。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焚或作燒。恆兀兀以窮年。兀兀或作矻矻。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之下或有於字。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呂氏春秋語。抗辭幽說。閎意眇旨。見揚子雲解難。○罅。呼訝切。尋墜緒之茫茫。茫茫或作芒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障或作停。禮記鯀鄣洪水。音章。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或無有字。沈浸醲郁。醲或作釀。含英咀華。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胸中。則益矣。韓子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咀。在呂切。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姒。舜禹姓。○姒。徐里切。渾渾無涯。無或作亡。或作之。非是。揚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渾渾。胡本切。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聱。廣雅謂不入人語也。佶屈聱牙。皆艱澁貌。○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聱。牛交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一作德。或作儒。或作得。非是。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具或作其。或作且。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或無爲字。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躓多作疐。詩云。載疐其尾。說文與疐義通。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遂或作逐。謂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謫陽山令也。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年。方作爲。謂貞元末爲四門博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今復下遷。諸本多作三年。樊謂公元和元年六月爲博士。四年六月還都官。史謂三歲爲眞。蓋三年也。○今按洪譜。則樊說爲是。當作三年。唐本詩注行狀皆有三年字。何煩曲說乎。然洪亦附三爲之說。則又誤矣。楚辭雖過失猶弗治。○治。陳之切。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取或作其。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豐或作登。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或無而字。先生曰。吁。子來前。夫

大木爲宗。爾雅宗廇謂之梁。說文云。宗。屋大梁也。○宗。武方莫郎二切。又音盲。細木爲桷。詩松桷有梴。左氏傳子尾抽桷擊扉。注桷椽也。○桷音角。欂櫨侏儒。爾雅云。欂。柱也。櫨。柱上跗。欂一名枅。櫨一名楶。侏儒一名梲字。或作株檽。○欂音薄。櫨音盧。椳闑扂楔。椳。戶樞。闑在地謂之臬。註即門橜也。扂。關牡也。楔。門兩傍木。並見爾雅廣韻。○椳。烏回切。闑。魚列切。扂。徒點切。楔音屑。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或無宜字。室下有屋字。工作功。淮南子曰。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梁棟。小者以爲楫楔。脩者以爲櫚榱。短者以爲朱儒。枅櫨無小大脩短。皆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不弃者。而況於人乎。公言蓋祖此。而宜施二字當爲一節。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卓犖或作犖犖。○犖。呂角切。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是一作所。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荀卿至是弘八字。方从舊史如此。又云文苑上文皆同。惟是弘作以興。蓋國初以諱避也。閣本亦只作大論。以正爲王。以論爲倫。自杭本也。而新史又易守爲宗。其訛益甚矣。逃讒于楚。廢死蘭陵。史記荀卿遊於齊。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因家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遇或作進。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要。平聲。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顯或作洎。舊史四句皆無而字。猶且月費俸錢。俸或作奉。歲糜廩粟。○糜音縻。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從。才用切。或作而。非是。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諸本多作役役。促音齪。公張署墓誌。抑首促促就食。與此同。史記。申屠嘉娖娖廉謹。娖與促音義通。集韻齪下二字皆出。窺陳編以盜竊。編或作篇。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或無其字。或作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庳。下也。呂氏春秋謂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太元經亦曰。山川福庳而禍高。○庳音卑。忘己量之所稱。己量或作量己。非是。○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杙。橜也。楹。柱也。杙小而楹大。故公以杙自喻。○杙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師下或有不字。本草昌蒲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楚人呼豬爲豨。豨苓。乃豬苓也。○訾音紫。豨。許豈切。又音希。

本政

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爲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旣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旣其弊也。其或作有。或無其字。○今按猶言旣而弊矣。旣字又似及字。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或作逐。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何居或無何字。或無居字。我或作吾。○今按何居準檀弓音姬。大率此篇僻澁。必其少作。今或有所未通。闕之可也。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孽或作泰。孽。魚列切。○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或無然非二字。○悱。芳尾切。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曁。或無後字。曁或作洎。○矻。苦骨反。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怪或作類。伏文貌而尙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爲七八。蔡在當時最爲近地。成德淄青連結爲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閒。而不知爲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太和閒。杜牧作守論。亦公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楥。或云籬也。欄也。字當从木。○窞。徒敢切。穽。慈井切。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鐍音決。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閒。屈或作倔。○屈。渠勿切。強。居亮切。又巨兩切。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野下或無人鄙二字。而王公大人反

不能爲。豈材力爲有不足歟。爲下或有之而二字。或只有之字。○今詳文勢。疑爲字衍。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句下或有而不爲三字。○今詳文勢。疑下足字衍。下文不足爲者放此。材力不足者次之。足下或有爲字。非是。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與上或無而字。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其閒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或作領。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蒯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古之勇力士也。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賁音奔。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爾雅。雞大者曰蜀。莊子庚桑楚篇。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向氏註云。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按公上下文考之。蜀雞當作越雞。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於或作與。非是。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圬者王承福傳圬或作杇。圬音烏。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杜注。圬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杇字。○今按論語作杇。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或無夫字。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鏝。杇具。爾雅。鏝謂之杇。○鏝。母官切。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當謂所當之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从閣杭本如此。諸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从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爲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或从閣杭無也字。非是。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一日捨鏝。或作捨鏝一日。夫

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智上或無有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孟子。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孟子有食於人及食功之說。所言蓋有合於此。 嘻。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於字。 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問下或無之字。 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死上或無曰字。 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焉下或有而字。 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杭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強字。或从閣本作知已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複。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杭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爲知其不可而強爲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 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或無之字。 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閣作我類。有之。閣作有小。皆非是。 又吾所謂勞力者。下或有也字。 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 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畜或作蓄。 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 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鑒。或作覽。或作覽。今疑自鑒。或當作日覽。

五箴五首 幷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或無是字。余生三十有八年。三或作四。或从閣杭蜀本云。洪樊辨證詳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並作于。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余。方从閣杭蜀本並作于云。左傳于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杜注。于。日也。○今按方說不爲無据。然與所證之文初不相似。況下文有嗚呼余乎。則此于字皆是余字明矣。嗚呼余乎。其無知乎。知下或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或作焉。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作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此非佐董晉張建封于汴徐二州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此謂爲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爲陽山令。以汝。方並作汝以。○今按近世校本。務爲新奇。多作倒語。文乖字逆。幾類歐陽公所譏石公操作字之怪。殊失韓公立言本意。今悉正之。不敢从也。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呶音鐃。

行箴

行或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普禾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追。諸本皆同。而方从閣杭作止。○今按草書追字。近似止字。二本偶以轉寫致誤。而方乃以好怪取之。不復計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善。方从杭蜀作悖。○今按二本蓋由下句而誤。方亦不顧文義而取之也。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焉或作然。聞。去聲。○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暐暐。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古。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及其或作其及。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禍亦。方作辱則。

後漢三賢贊三首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爲之贊。各不滿百言。而敘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充歸鄉里。屛居教授。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刺史董勤辟充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或無爲字。人或作里。憤世著論。潛夫是名。符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甚或作患。王符述赦篇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公全具此語。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臥不起。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

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或無仲字。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謂上或有自字。其後果敗。幷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未幾。幹以幷州叛。卒至於敗。以此有聲。倣儻敢言。倣或作倜。或云倣與傳合。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尙書郎。舉下或有高第字。今按本傳無高第字。○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或云考本傳當作才章。公三贊未嘗私立一語。四十一終。一下或有而字。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

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蓋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李賀書。李上或有進士二字。非是。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毁之。此公自言。嘗勸李賀舉進士。而賀从已說舉進士。有名稱。故與之爭名者毁之也。今方氏乃从諸本刪去名字。而以有字屬下句。遂使複出四字。爲剩語。而爭名二字無所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幷刪四字。以从省。雖若小勝方本。然要爲失。韓公本指而不究毁者之情也。方本又無之字。亦非是。方又云。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董彥遠謂賀死元和中。使稹爲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或無也字。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或無若字。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蓲與丘同。音烏。蓲。草名。○或無此注字。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嫌名律乎。下諸本皆有此二十字。或从杭本去之。非是。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也。○若字或作周公。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若字或作孔子。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衞桓公名完。○本或無若字。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康王名釗。○釗音昭。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

昔者吾友。又曰禓裘而弔。○若字或作會子。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董彥遠曰。騏期以姓苑考之爲碁。又李涪謂杜操字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謂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之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或無下又諱二字。顏氏家訓曰。相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乎。腎腸爲腎脩。公言蓋有自也。○今按公言。或與顏氏偶同。未必用其語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以滸勢秉饑爲近太祖太宗世祖玄宗廟諱。蓋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昞。玄宗名隆基。○滸。呼古切。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以諭爲近代宗廟諱。以機爲近玄宗廟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作立言。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或無舉字。爲可下或無邪字。或無邪爲二字。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矣或並作也。或並作邪。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宦者或並作宦官。

訟風伯訟或作譏。非是。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公時爲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實之徒。壅蔽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謫陽山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旱上或無之字。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尺志切。風寖寖兮將隆。寖寖或作侵侵。將下或有欲字。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鬭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獨或作將。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醨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雲不或作氣不。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

辭。或無兮字。上或有其字。又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我今或作今我。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雖或作之。非是。汝或作爾。

伯夷頌王荆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為不然。曰。伯夷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荆公之論。與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舉世非之下。方从杭粹及范文正公寫本。無力行二字。千下有五字。云。自周初至唐貞元末。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〇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汎說有此三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益甚矣。方說不通。文理大率類此。不可不辨。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〇崒音捽。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事見史記宋世家。去下或無之字。武王周公。聖也。聖下一有人字。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從或作率。與或作從。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諡也。見春秋少陽篇。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有者字。今世之所謂士者。或無所字。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一凡人。諸本兩句皆作凡一人。唯范本並作一凡人。乃與下文非聖人者相發明。諸本非是。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

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是。準方作准。○今按準字从水隼。聲俗作准。方本誤也。又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爲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爲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遽爲喜慍者有閒矣。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爲萬世標準。故因附見其說云。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卷十二　雜著二

子產不毀鄉校頌

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僑音喬。以禮相國。○相去聲。下同。人未安其敎。安或作知。云。此以敎叶僑與囂。車舝詩用韻如此。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許堯反。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易。否臧凶。○否音鄙。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下塞上聾。文六年穀梁云。上塞則下闇。下闇則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監。古衫反。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哉或作然。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者。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或作旁暢。旁達或作交達。或作通。非是。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有者字。

釋言

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絪。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垍也。國語云。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日字。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或無下公字。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爲一通以字。或無爲我字。而有盡字。一或作二。

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或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語。爲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爲奇也。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或無爲字。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愼之。或無之字。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以或作已。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國語。自敵以下則有讎。注。敵。體也。今人多用敵已字者。非。宰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或無乎字。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扳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宿資蓄貨。或作宿貨蓄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巇。許宜反。要。平聲。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歟。相國或作宰相。或無歟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愼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或作理。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顧忠而望賜。不下或有能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晉殷浩語。當沒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市有虎。見戰國策龐葱語。曾參殺人。見史記甘茂語。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詩。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

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小雅巧言詩注云云。 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聽或作聽。亂世一作世亂。非是。 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聽視或作視聽。 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進而或作而進。 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或無而慎字。 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或無哉字。 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相國。乃今或作今乃。又無矣字。既下或無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 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爲徐帥。公佐其幕。李君房。張壻也。貞元六年進士。公此文十五年在徐作。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作焉。 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作于。 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公下或有之字。 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有其或作其有。 凡在此趨公之庭。或無此字。○今按此下疑當有而字。 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爲南上或有能字。 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又或作且。 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

爲天下惜之。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敍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疎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幷舊傳爲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張籍字文昌。公舉薦進士。得李翰所爲張巡傳。巡上或無張字。巡。鄧州南陽人。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杭州鹽官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開上或疑當有然字。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睢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蚍蜉音毗浮。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賊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語或校作悟。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理。且从諸本作語。○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或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詬或作語。非是。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之卒或無之字。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

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創平聲。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溫公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爲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旣被圍。若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爲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不或無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切。

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作州。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

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或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慷上或無霽雲字。非是。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箭或作笴。曰。吾歸破賊。歸或作師。非是。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欲將或疑衍一字。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或作嘗。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或無嘗字。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巡。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

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又夜聞笛聲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見矣。起或作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或無戶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作呼之。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爲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渾瑊也。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殆或作始。非是。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或無五字。非是。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非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異體或作上下。非是。體或作事。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勞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方云。三館本。潮本。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爲一句。今本木作禾。由枝字訛也。○今按殊本連理之柯。卽今所頌之木也。同榮異壟之禾。卽書所謂異畝同穎之嘉禾也。蓋追爲前日之預言。而汎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觡共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乖語贅。句分而韻不協。失之遠矣。吾傒之產茲土也久矣。或無之字。○今按之字疑當作其。今欲明于大君。欲或作將。紀于策書。王抑余也。治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作余抑王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也。方从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余抑。蓋互文以叶韻耳。作余抑王固無理。作王抑余亦重複。無他奇。當从方本爲是。奮肆姁媮。上音吁。下音俞。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洵或作詢。非是。）顧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人或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幷序）（公時佐董晉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隴西二字。非是。董晉本仲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距或作拒。）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不合或作弗合。）宵浮晝湛。舟不潛通。（湛或作沈。舟不方作舟用。方並从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爲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爲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況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噭嘷。（○噭音叫。）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拯或作持。）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本皆有此二句。方从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當从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直謂閣本爲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爲最多。疑爲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略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爲官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爲可笑。今此乃復造爲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閈寇偷。（閈或作扞。）黃流渾渾。（胡本切。）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从石閣蜀本作醇。○今按此記。方氏多从石本。石本固當據信。但上條用字大誤。而此醇字亦未安耳。）河之沄沄。源于昆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燕或作宴。此記多从石本。王弘中名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亭在連州。公爲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慧下或有者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燔或作焚。詩。其椔其翳。注曰。木立死曰椔。自斃曰翳。○椔。側師反。翳。於計反。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呀音鰕。窪者爲池。○窪音蛙。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遊。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寒暑。今从石本云。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名字。有竢下或有德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从石閣杭蜀本如此。或作頌者。○今按頌字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者。州民之老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名下或有於字。其側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直音值。當也。史記。樗里子墓正直其北。匈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石本無地字。其人。石本無其字。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侍字。或無郎字。皆非是。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有山字。涉淅湍。今鄧州有淅江縣。以淅水得名。○今按淅音錫。其縣本楚之析邑。漢書所謂析酈者也。湍。亦水名。在鄧州穰縣。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蝯或作猿。○狖音柚。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瑰或作瓌。宜其於山水飫聞而猒見也。也或作之。石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石本無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豪。諸本作濠。石或作壁。地理志。濠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爲濠。據退之作記時。尙爲豪。作濠誤矣。通典以爲州名。字本作濠。○今按顏魯公干祿字樣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閒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作豪。○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整或作總。士或作事。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守或作定。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祈或作所。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閎或作宏。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作后。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徙建封爲之。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有凡字。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尙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尙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隴上或有曰字。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年進士。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云。恐是博。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人苟下或有有字。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或作扶。或作華。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泳或作伏。或無也字。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來上或無俾字。

畫記蘇內翰嘗曰。世有安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此大安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有而字。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

執羈靮立者二人。（靮音的。）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下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牧。○今按徒則非騎矣。）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方字。）坐而脫足者一人。（坐上或有方涉二字。）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十上或有二字。）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作三。）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或無者字。○今按一人字。疑在負者之下。）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或作婦女。而無以字。）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爲或作焉。屬上句。非是。）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杭本作亦有馬之下者焉。蜀本同。但又作亦。閣本作亦有馬焉。○今按此句三本皆無理。唯別本作又有上者下者而無焉字。乃與上下文意相屬。今从之。）行者牽者。（牽或作奔。或併無四字。○今按牽。謂牽而行也。後有走者。則奔者爲重複。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今按此承涉者。則陸爲方出水也。不當無。）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三字。非是。）齕者。（○齕音纈。又下沒切。）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有而字。）怒相踶齧者。（○齧音臬。）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爲或作焉。屬上句。非是。）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有有字。）橐駝三頭。（橐或作駱。下同。漢書子虛賦注。橐駝者。言其可負橐而駝物。故以名。）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楯音盾。）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閣杭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非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無有字。）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沈存中云。彈棊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詩。玉作彈棊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藂或

作叢。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感然四字。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或作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爲上方無始字。今以下文夙好之語推之當有。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頷下髭。記謂再進再屈于人。屈當作出字。乃與詩意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一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鴈或作鳧。下或有丞字。日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涉或作牆。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勃。或作該。方从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訐者以丞爲慢之最。且至以相訾謷也。○數。所矩切。訾。將此切。謷。牛刀切。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涵或作澄。大以或作以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口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又多作于字。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杭苑皆脫字。方从苑爲誤。但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云屈其坐人也。然無所据。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嘿不得使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枿音蘗。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喟下或皆有然字。負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少學律令。喜爲吏。岸下方無而字。爲之。方作爲文。而讀連下句。日爲文丞言猶文具也。○今按文丞不成文理。方說之僻。類如此。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按丞字或疑爲衍文。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

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梃从木。說文。梃。一枚也。水瀨瀨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日下或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敘其不一到爲歎。而終之日。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蓋敘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歐陽永叔爲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爲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爲處守。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爲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法當如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爲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則或作嘗。臨觀或作登臨。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爲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瑰偉絕特之稱。特閣本作時。非是。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注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或並無。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或無事字。揭或作潮。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於上或無袁字。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諸本皆同。方獨从文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十二字。而償作賞。下又增適字。○今按敘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饔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入。意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目賞。語意生濫。適所願亦不若償字之穩也。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行上文苑有而字。非是。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方从文苑作施。○今按下字對偶。文苑亦非是。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日或作月。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或無矣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

O浹音接。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O與聲。夫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上或無公字。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杭苑作乎。O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寮屬所得施於其長者。蓋本作烏。自烏而胡。又自胡而訛耳。大抵此篇文苑多誤。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前漢。爲其泰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別貌。O漫。莫幹切。漶。胡館反。又乎貫反。破或作故。鮮或作主。說見祭湘君夫人文。O今按瓦甎堅物。破缺乃無佟前人。不可用。而故則無甚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新作。而非修之謂矣。作故非是。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而下或有寘焉字。子下或無其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五。

科斗書後記 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爲平淮碑。又爲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爲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義節。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同姓。閣蜀本如此。或只作配。善或作蓋。或作蓋能。非是。O今按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擇木。已無服矣。故以同姓言之。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董丞相晉。貞元中鎭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服之或作複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官書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蓄傳注。非也。衛宏字子敬。光武時爲議郎。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

士。識歸公。歸登字冲之。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或無其字。據依或作依據。左氏。無所據依。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或無道字。下或有古字。識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或無愈字 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卷十四　雜著四　書一

鄆州谿堂詩（幷序）

鄆音運。秦爲薛郡。漢爲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从石本。退之文有石本者。鄆州谿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厚銘。縣北劉村路應碑。州廨田氏先廟碑。鄭州滎陽索河上鄭儋碑。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珦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其閒異同。皆以石本爲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敵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谿堂也。公時爲兵部侍郎。日宗伯者。文章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東平郡。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即平盧軍所治。兗海沂密爲一道。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下或有摠字。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鎭其地。三月以薛平爲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遂爲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摠及此二人也。○濮音卜。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濮等州節度。賜號天平軍。從馬摠奏也。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上幽鎭地。詔總徙天平。而召摠還。將大用。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鎭。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作以彼之人安於公也。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其日上即位之二年。則長慶元年。上之三年。則長慶二年也。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尃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尃心一力。或作竭心力。尃或作竭。一或作勠。尃。旨兗切。專也。國語。尃本肇末。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元和十四年。

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於或作于。幽。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魏。謂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也。置或作署。或置上有署字。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从石本刪去。○今按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爲誰恃之邪。大凡爲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爲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反爲石本脫句所奪。甚可笑也。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已爲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爲一句。或作於曹濮州。非是。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作特。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或無以憾二字。或作而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憊音鞴。罷。蒲糜切。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下或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爲尙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纍平聲。一本作纍。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壚。九壚。九州也。壚與墟同。有葉有年。有荒不條。不或作有。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牧。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蟊。或作蝥。音義同。節根

之螟。羊很狠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煦音詡。摩手拊之。箴之石之。箴或作針。膊而磔之。○膊音粕。磔陟格切。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師。石本作帥。○今按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作師爲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蘋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彊。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令有平聲。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擾勿擾。萬物將自淸。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之說甚詳。吳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徵如負豕覺而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既賓贊。稽經諏律。○諏音娵。施用不差。○施音試。人用不屈。谿有蘦苽。○蘦。毗賓切。萍也。根浮水而生者。苽與菰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斁音亦。此邦是庥。

猫相乳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爲幾乎諂。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爲諂矣。

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或作其母一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音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或無而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或無也字。夫猫。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閣杭無仁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伐或作罰。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或無此二字。因敍之爲猫相乳說云。或下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〇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从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爲證。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也字。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或作此。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故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焉或作烏。〇今按當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有字。作烏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字。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爲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爲魯得元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法。此

夫子取予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魯。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之意也。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十一篇。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或無其時字。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或無則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之者或作今之之也。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尚在。方从閣杭苑作在尚。無將字。O今按若从方本。則尚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說非是。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或無而字。己作身。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名下或無而字。其實或作於實。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盍上或有日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無之字。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而或作所。爲或作其。所

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或無之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聞下或無有字。 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或在晉下。謂元魏爾朱。蓋不然也。三國之魏。豈應略而不言乎。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 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委之以或作以委之。非是。 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易上或有周字。說下或有者字。 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爲健乎。二或作一。非是。 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此下或有其血玄黃四字。 戰之于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者下或有在字。豐上或有既字。 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或作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傳後城壞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也。 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人或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字。非是。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愼五典。又曰敍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隨。非是。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所字。非是。遠或作遠矣。或無已字。已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氏或作代。或無已字。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或無雖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皆作于。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烏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日。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爭或作諫。歐公與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子下或無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爲陝虢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爲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寧。齎束帛。召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色字。皆非是。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草字。移易或作易移。初城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爲諫官。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並無之字。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蹇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或有之字。給或作絕。或作如。皆非是。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今陽子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作實一介之夫。下再出陽子二字。或作實匹夫。陽子亦再見。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於字。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夫下或無之字。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乎上或無複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或作祿秩。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

以爲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爲翹。招。舉也。宋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爲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注。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茲。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或本無以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咎。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有下或有心字。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作不。孜孜矻矻。音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門下或有而字。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自字。者下無也字。云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爲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目下或無也字。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則將或作且將。於賢或作於身。皆非是。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無欲字。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閒。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

齊人殺武子。○招音翹。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言盡言於亂國。○今按方本殊無文理。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爲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見儀禮喪服篇。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緬謂遠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一云作言。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字。故下或無其字。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二年穀梁傳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緦三月註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者字。或有也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文。未下或有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隱元年左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或無下而字。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

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或無是字。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于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於是更葬。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諸本無故字。考之左氏。當喪事有進而無退。禮檀弓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有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稚下或無而字。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字。非是。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或作以。非是。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二字。非是。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大也。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上或無之字。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

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所進或作進所。或作稱進以。進或作道。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或無然字。下或無之字。稷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作以。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非上或有此字。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此或作其。將令學生恆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教或作數。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易器是也。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不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如下或有於字。失或作去。非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罷議四字。

禘祫議或作祫禘。〇今按篇內皆作禘祫。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禘祫之議。考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眞卿議。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吏部侍郞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尙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衍之。公所排五說。卽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

獻懿二主于興聖廟。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乃決。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爲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閒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眞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凡在擬議。不敢自專。在或作有。擬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或作在。○今按官不及議而自言。則作切爲是。今輒先擧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廟或作之。宜永藏之夾室。見貞元七年八年裴郁李嶸等議。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焉或作登焉。下文。作登非是。詳上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見李嶸等議。諸本毀下或無之字。或毀之下再有宜字。○今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禮記注。土封爲壇。除地爲墠。○墠。時戰切。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禮記。遠廟爲祧。注云。遷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藏於祧廟之中。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爲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世則祭之。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遲。諸本作違。今从閣杭蜀苑云。新史與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屖遲兮。屖音栖。遲與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卽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

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或有爲字。其於或作於其。之下一無子字。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幷有子之字。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方本無去壇去墠四字。之遠作遠之。○今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適也。言漸而適遠也。方本皆誤。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毀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若言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祫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玄王。契也。詩長發。玄王桓撥是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或作蓋曰。或無於字。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語。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眾。眾或作頻。新書陳京傳亦作眾。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眞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以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議下或有爲字。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或作夫。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作曰。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所上或有故字。非是。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誠明者。或無自字。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亦不或無亦字。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伊川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飲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或無不然字。或併無下夫字。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或無謹論二字。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秘書。官稱也。或無書字。而以秘爲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無書字者。皆非是。稅當作䘚。其字從衣。博雅云。過制追服謂之稅。輸芮反。亦音吐外反。

既作此書。先儒劉敞原父嘗辨其說。而論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於人。見其皃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朞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爲之文。親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爲情乎。亦爲文乎。如專爲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朞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爲文也。則至親之朞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爲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爲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文見禮記檀弓。以情上諸本有是字。鄭注無此語。只云以己恩怪之。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不上或有而字。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功之服。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適音的。與昆弟之下殤。禮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或無常字。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或作時。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字。非是。然各字亦疑誤。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恆多。而服小功者恆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或有有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慼慼。類有喪者。慼慼或作戚容。類下或有於字。喪或作服。而其

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稅下或無者字。無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悚息尤深。或作甚。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或無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文總於書類。當从舊本。○今按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詞則實傳也。況有諸本可从乎。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方从杭本作廿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卅。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爲句。而以廿爲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卅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今廿从方本。餘年从諸本。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敎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之升或作升之。聞下或無於字。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名下或有爲字。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立下或有歎字。而無莫爲禮部四字。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碣。則云蕃廬江人。父母具全。具或作俱。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筭。爲六館。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議大夫罷爲國子祭酒。請諭留蕃。或無諭字。諭或作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以城爲道州刺史。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歐陽詹生。如史稱韓固生欒瑕公之類甚多。不當作注。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杭蜀本無葬字。非是。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亂。推朱泚爲主。○泚。此禮反。

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氣上或有之字。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無亦字。

答張籍書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薄晚須到公府。卽尙爲佐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爲交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揚雄孟軻以垂世。卽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敎人。使人寖惑。揚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敎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敎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尙駮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尙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揚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尙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上人字或作衆。○今按人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及後與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俗語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

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非是。言下或無意字。）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囂音枵。）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耳或作者。）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無下或有所字。得下或無矣字。）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與下或無複出人字。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摭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十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出爲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閒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摭言未可憑也。）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裎或作體。）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言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顧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其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

有所爲。況有疾疢吉凶虞其閒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寖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與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作之。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德下或無者字。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或無然後二字。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乃或作及。○今按此言。其下者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或作窮。甚作窮。非是。甚又或作至。皆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下二及乎。或並作至乎。句下無

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爲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竢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或有己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己之道勝也一語。雄下或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爲道。若上或有傳者二字。以或作所。皆非是。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爲。考之記實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則此爲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爲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爲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況公明言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据公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爲字。一本作烏害其爲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卷十五　書二　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今从閣蜀本云。下文江湖予樂也一語。餘並作吾。除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其於人人。或無下人字。說見前卷答張籍書。或作它人。非是。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而下有又字。之處或作人處。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

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或無而字。與或作以。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之人。謝以貞元本定。○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卽是從今之人。更著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與。○今按送楊少尹序亦有此語。主人與吾有故。主人。謂張建封也。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是年秋。建封辟公爲幕職。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習之。翺也。公亡兄。卽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弇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時盡。向作日。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竇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爲山陽。故云遠宰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又牀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有而字。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爲山陽令。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書或作盡。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循上或有若字。或無萬一二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或作尤。非是。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其光二字或作世。曜或作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或作情。猶將倒廩傾囷。囷或作箘。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

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作章不可。稛載而往，垂橐而歸。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稛。苦閫切。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 李下或有實字。

月日。貞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閤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字。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爲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閤下者。或無如家二字。實恃寵強愎。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皦或作全。或作皎。天馴其心。○馴音循。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楊董作西華屯是也。○按下云得之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今屯之役夫。屯或作田。朝行遇之。迫之弗逸。弗或作不。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或無此一語。請試辨

之免。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翚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賨戎國名。又附麗也。戎。閣杭本作我。名下注絕句二字。麗或作離。○今按賨我國名。不成文理。漢書衞青傳。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也。所謂戎國。疑或取此。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下或無也字。安阜或作革附。或作安附。嘉或作喜。又無名字。皆非是。

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鑕。職日切。鐵椹也。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諸本多如此。嘉祐杭本亦然。方本之屬作其屬。屬下句。析作拆云。漢終軍傳。野獸幷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其屬歸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爲大。而可顧也。崩拆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則當从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似本用論語中字也。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或無不惠二字。念。文苑作合。全無文理。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杭蜀苑作默賛也。亦不成文理。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蜀本注。巽字或作異。非是。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江陵作。李巽是時自江西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

十二月九日。永貞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或作喜。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文苑作泰山。與上下句不類。非是。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

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爲屬上句。爲或作其。則屬下句。伏以閤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爲正。或皆無之。或上二句無而下二句有者亦通。而方本必於其第一第三句去之。使其參差齟齬。而不可讀。以爲古則不淳。以爲今則不響。不識其何意也。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是歲八月。憲宗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下或注汾字。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或無複出古之道三字。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爲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幷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郡。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作果以。知人堯舜所難。舜或作帝。又嘗服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李下或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下或有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尙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字。非是。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閒可也。閒上或無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或注頔字。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之。于頔字允元。○頔音迪。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後。方鎭多製樂舞以獻。頔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爲佾舞。雄健壯妙。號爲孫武順聖樂。天保樂詩。或保作寶。讀蔡琰胡笳辭詩。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與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笳音茄。胡人捲蘆葉吹之也。移族從幷與京兆書。移族從以下八字。閣杭本如此云。頔世雄朔易。時移羣從占數。爲京兆人。以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幷爲從幷。非也。○今按劉集代實答頔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頔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蓋始去其舊鄉。移非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庚上或無自字。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或作則人。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悼或作悖。或作惶。或作憚。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五情震悼。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

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作樞。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憚赫或作變化。閣蜀錄粹皆作燀辨。字小訛也。○丹末切。與怛同。莊子。聲侔鬼神。憚赫千里。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或無之言字。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一有而字。且有言也。揚子雲曰。雲下或有言字。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灝。胡老切。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論語。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然下或有則字。非是。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尚書相公啓 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方無。○今按。言猥若俯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悚。或作慄。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或無厥誠字。黷或作瀆。字通用。或作默。則訛矣。又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三得爲屬吏。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爲國子祭酒。公爲博士。十一月。餘慶爲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爲留守。公爲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方从杭蜀本無入字。○今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盧丞志。亦云出入十年。方誤矣。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校。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閣無於字。非是。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狠藉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僶俛日日。○僶音泯。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鳲鳩平均。歌於國風。

詩曹國風。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從事獨賢。雅以怨刺。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伏惟俯加憐察。閣無俯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〇今按得失之意。已論於篇首矣。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或無字。伏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爾。〇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方本無理不詞。今改从衆。受容受察。閣杭本無受容字。非是。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之字。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外下或無於字。非是。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嫉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過。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長下或無者字。非是。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黯黮。黯黮。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黯黮元夜陰。〇黯。烏敢切。黮。徒敢切。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受。〇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爲句。語亦太煩。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複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閣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

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〇今按此句。諸本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比閣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一自字。而文義通暢。略無疑滯。今从之〇又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爲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讀者厭其無奇而輒改之。故其多誤至此云。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卷十六　書二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書下或有于字。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也。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也。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賜之。賜或作錫。之或作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或載也。或作載者。載也。或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舟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於人也。既[illegible]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寶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七字。歐本云。存此則與後相應。然亦無孰長人二字。則非是。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

守其職。或作所。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或作與。居窮守約。或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懟音隊。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譸音輈。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儒行語。公苗墓誌無宮以歸。今本亦誤。○今按二字無大利害。公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恤恤乎。左昭十二年之文。恤恤。憂貌。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子之下或有所字。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或子下別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十下或有一字。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上或有其字。○今疑志字衍。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二不字或並作弗。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君上或無而字。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或無貴字。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汲於利而榮於名也。汲或作役。國語。重耳不汲汲於利。注。汲汲。貪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

致焉耳。一其致。或作其致一。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有於字。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有其字。抑又聞上之化下。下或無之字。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則或作其。○疑當併有則其字。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或作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求下或有儒雅字。雅亦或作士。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家下或有之字。彼之處隱就閑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狖音柚。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方作俗。○今按後卷與馮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諸本作從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方本語意拙澀。非是。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聞下或有今字。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有者字。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惟恐或作之恐。或無此二字。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而宰而爵或並無而字。而複出天子二字。或無於字。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或有依字。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或作伏乘。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強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爲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

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或無逃字。）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彼介句全字爲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覺其語差凡。故今且从方本。）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或作歟。）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不下或有之字。）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下或有曰字。）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或材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而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四字。之爲耳三字或作爲之耳。皆非是。）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或無使及二字。非是。閒或作聞。或作問。）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或舉於管庫。（禮記檀弓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慼。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察字。）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事見史見。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捉或作握。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下或有人字。或無是字。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或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欺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至比或作如比。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

相弔。故出彊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道下一有也字。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數音朔。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不得上或有恐字。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威。無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拜。

答侯繼書 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爲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或作闡。拼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已通。晉宋人書帖多用以字。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雖欲或作雖復。或無之意二字。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隩或作奧。或無世字。○今按。行疑當作復。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者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爭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或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或無兩之字。既貨馬。卽求

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月十日或只作旬字。或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也字。　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扳音攀。援。于元切。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得下或有之字。　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　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　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　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司下或無者字。　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類乎。　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忸音𣅛。怩。女夷切。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字。或無所字。　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　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或無進者二字。　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五或作數。生或作出。　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

胥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工人或作良工。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卞和獻玉刖足事。見韓非子。刖足下或有而字。且無使勍者再剋。或作刖。下同。○勍。渠京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振。尤非或作非尤。非是。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複出為字。或并無一為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境或作地。或無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和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所字。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下或無之字。吾愈再拜。

答李翊書 翊或作翺。非也。貞元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傪。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所作歟。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為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之恭。非是。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烏。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者字。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一語同。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餘年或作年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或作秦。）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人下或有也字。）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汩音聿。）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二則字下或並有心字。）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后。）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或作府。無絕其源。亦作無虛其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邪字。而有則時用為四字。或併有邪字。）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施或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也或作乎。）有志乎古者希矣。（古下或有人字。）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樊汝霖云。自三代以還。陵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為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汩汩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答下或有李字。）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杭本作人。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方从三本無於字。余或作愈。非是。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思上或有求字。及邪或作及也。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不下或無果字。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異字。元和五年八月。以異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閤下。寓或作獻。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無方字。又無得字。惟閤下心事犖犖。○呂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朋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之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或作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已或作以。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退下或有而字。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或無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所能或並無所字。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十或作百。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是非或作非是。若賜

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或無心中字。或無見字。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致或作置。籍又善於古詩。於或作爲。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敲。唐人多使敲字。如盧仝詩敲金擲玉。擊或作拊。或無之。○今按方說。敲字甚怪。所引盧仝詩。當亦是誤本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口。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从文苑。但文苑必作也。而下缺一字。疑是精字。更詳之。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字。○今按並字疑衍。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幾下或無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下或有也字。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無之字。籍懇覼再拜。

答李秀才書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苞或作包。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有複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歿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今按方以以與可通用。故从杭本作以。然孰若从諸本之爲正邪。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文辭。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生所作耳。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實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於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歟。屬上句。非是。愈頓首。

答陳生書 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無有字。○今按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方从閣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已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謬。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有而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甘旨。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榮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見。胡甸切。公時爲博士也。愈白。

與李翊書 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酧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貞元十五年。宣武軍亂。衣

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字。城或作誠。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有所字。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或作執。○今按作驅即屬上句。作執即屬下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複。故當以驅爲正。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士時。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長下或有已字。非是。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有得字。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闚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無我字。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今字。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或無安字。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爲或作如。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在南陽公幕中也。謂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杭本嬉作悲。云悲者。悲其不得所從故也。皆非是。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非是。知下或有於字。猶或作尤。非是。吾下或無豈字。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或有昔者字。瓢飲下一有在陋巷字。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聖上或無有字。依上或無之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食去聲。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

以自解。此侯。杭本作候此。○今按此與與孟東野書春且時盡相似。說已見於彼矣。愈再拜。

卷十七　書四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爲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爲不可。其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忘或作望。非是。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喪或作哀。或校作衷。皆非是。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所取下亦無者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也。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二教字並作命。方从杭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也。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而愛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不愛。二語並無者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言。或作言此事。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終或作中。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

愈如是也。閣下或無執事之三字。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或作待。杭蜀文苑只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从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从之。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能上或無賢字。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茍如此三字。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或無所字。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複出知己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按下方合有察字。此不當有。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於公卿爲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信當時韓門弟子之衆也。直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公稱道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須。或作頃湯。或作傾湯。皆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下或有所字。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文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或作謂。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愼從之。講禮釋友

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又作加。 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與或作上。于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頔音迪。

七月三日。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 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夫字。達或作進。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矣下或有而字。 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閣杭蜀本作苞。文選抱多作苞。陳實碑所謂苞靈曜之純是也。蜀世下仍有出字。文苑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固用選語。且从諸本作抱。 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下或無而字。 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而字。 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作其。 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言下或有曰字。非是。○隗。五賄切。

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宴。 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功下或無而字。 雖遇其人。未暇禮焉。或作哉。非是。 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以與語之義同。○齪。測角切。 磊落奇偉之人。磊。魯猥切。 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爲宣州判官。而公爲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爲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楊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或無百千輩三字。皆當有此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靈臺字見莊子。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或無無事二字。或無不入二字。患或作違。皆非是。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與二字。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不可或作可乎。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諸或作此。或無諸字。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服或作伏。又無尤字。言或作百。皆非是。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爲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

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或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上或有於字。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炙音蔗。豈闕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旋或作旅。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或無意字。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伊潁二水名。或作潁水。潁之近者尤衰憊。蒲拜切。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僖公五年。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車。尺奢切。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鬚或作鬢。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有眼字。能不或作不能。非是。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禘。京奏禘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公於十九年冬貶陽山。此書當在京還給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或無益字。或無日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

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杭本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或有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亦然。皆非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下文閔字爲對。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屬或作厲。或从文苑云。屬猶附屬連屬之屬。決非厲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若上或並有其字。愚或作言。其情或作於情。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盡。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所爲下或有文字。下下或有賦字。非是。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不加裝飾。皆有指字注字處。指下或無字字。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得字。朋友道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从閣杭本云。漢武紀。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無利害。姑从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懍音凜。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囂音枵。相訾百倍。○訾音紫。足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無僕字。或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

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更詳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
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已或作以。剋
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尙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
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行。下孟切。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而字。恟。許勇切。僕何能
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或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且下或有懼字。或無何字。然子路聞其過則喜。
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車下或有而字。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無吾字。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
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中行書同。或作頓首。與衛

與衛中行書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
而竊取之。一下或無二字。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
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謀下或有與字。屬下句。而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
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
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
而小人得福爲幸。爲幸或作爲不幸。非是。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有而字。賢不

背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己歟。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作於居。非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觀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作陳。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閣杭蜀本如此。而或从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爲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或有人字。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一有人字。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墜。下同。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閒之事明之耳。事上或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本決下無矣字。○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爲是歇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爲正。凡五臟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閒。臆或作腹。而以

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或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或無論文字。公此書於汴州作。

辱示初筮賦。筮。或作仕。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或有有字。或有字而無得字。僕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卽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有卽字。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下或無文字二字。有者字。則人或無則字。而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直或作眞。或無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或無為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未為或作不為。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長上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幾下或有至字。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無所承。恐所增多八字當在然字之上。未知是否。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久下或有而字。非是。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外下或有薦士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傪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傪。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皆以其年登科。

侯喜以十九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年。張後余張弦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韋羣玉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皆爭爲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閒。或無跡字。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謂有待而爲。則事字爲當。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誠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閒疑矣。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或作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長中進士第。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其耕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二十一年。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或作邪妄詐僞。或作邪妄詐佞。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或無矣字。或作爲日久矣。有韋羣玉者。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獨羣玉不見于登科記。豈有司遠嫌而黜之邪。摭言云。韋紓。卽羣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方作行。○今按賢。卽是有行。方語爲贅。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

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能上或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語或作諭。或無有字。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張弦者。元和二年。弦中進士第。弦或作弘。與登科記同。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爲相。張後餘者。貞元二年。後餘中進士第。李翊者。貞元十八年。翊中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作以解。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公與焉。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或無亦字。或無幸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之。礎大曆七年中第。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人下或無如此字。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蔑或作蔑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謀上或有與字。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卷十八　書五

與鳳翔邢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尚書。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

予非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有是字。赫赫乎。洸洸乎。或無洸洸乎三字。○洸音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驛遞也。周禮。大傑傳達于四方。音轉。或願操一戈。操上或無或願二字。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湟或作隍。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字。　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杭本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得或作待。已下或並有矣字。　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或無固字。　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能或作行。　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閤下之功德。下或有矣字。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士下或無也字。　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作嘗。　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比上或無至字。不上或無而字。能下或有遽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敢遽進。　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際或作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謁字。誠字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或無以左至為容七字。皆非是。　懼閤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閤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其字。或無以字。○洪慶善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

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岐山下等詩也。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遇或作過。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覗。匠石字見莊子。伯樂遇之而不顧。伯樂顧馬事見戰國策。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或無有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于字。而無比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閣杭本以其知某如何哉爲其如某何哉。而無昔人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爲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知某何哉。則似決以其人力不能薦己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複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暢。恐尚有脫誤處。更詳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

或作與韋舍人。卽貞元九年宏詞試也。

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扶文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匹或作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天下或有地字。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禮記。獺祭魚。選。獱獺睒瞲乎廞空。○獱音賓。蓋十八九矣。或無十字。矣或作年。方从謝本。云。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之是也。本多作八九年。其義非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

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輸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正或作嵒。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嵒。豈正夫即嵒夫邪。今且从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或無凡字。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接後輩下或有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矣作爾。或作耳。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桑柔。其下侯旬。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或作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或無進字。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

之徒出。若上或無要字。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不下或無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殷侑也。或注御字。非是。公嘗薦侑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爲侑無疑。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益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赧然汗出以愧。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眞儒。歎息踧踖。上子六反。下資昔反。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人。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敍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聖經賢傳。屛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綣綣或作拳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或作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公爲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知或作智。或作具。且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者字。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蜀从閣杭本。以律呂二字爲宮字。云。國語。琴瑟尙宮。鐘尙羽。重者從細。輕者重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一音之中。大者爲宮。細者爲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尙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爲宮聲。而不用它律呂者。故特取此誤本耳。今从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瑟字句絕。諸本如此。方獨以鼓爲瑟而爲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本上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竽。或無也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求上或有也字。於下或無此字。道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雖或作誠。或雖上有誠字。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肯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言下或無之字。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尙書書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維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日手示。披讀數番。閣杭本無行官至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按閣杭乃節本。諸本乃其本文。今从之。信此傳之。閣杭蜀本無此四字。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無下或有所字。無與者字。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

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與孟尙書論大顚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先耶。

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閣杭蜀本刪胸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今按此書稱許大顚之語。多爲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字。則要自以爲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閒。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游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爲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日放逐。憔悴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飮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敎。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見詩旱麓篇。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見左氏昭公二十年。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祟或作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子下或有有字。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或複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則三綱淪而九法斁。都故切。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切。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

人之徒也。揚子雲云。或作日。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至或作蚩。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尚皆或無尚字。或作皆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複出。○今按宗上已有知字。方本非是。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或作苟。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後漢南蠻傳。衣裳班蘭。語言侏離。○侏音朱。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蘇軾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孟子既沒。申商韓非之學復行。秦以是喪。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漢氏已來。或無氏字。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木鴈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二。而立言行己。其異五。孟子於楊墨。方其始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許文楊詐墨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偏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爲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爲一。孟子藐大人輕萬鍾。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侮于顧。干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而或作且。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

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唯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闢邪說距詖行之意。斥守潮陽。與大顚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眞與大顚對。釋氏之徒撰大顚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公子執轡愈恭。〇信音申。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僕下或無者字。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或無書各自名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或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或作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从閣本。意下有在字云。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〇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爲奇也。政使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之弊。而謂韓公爲之哉。恐閣本初亦失誤。而方乃曲爲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破上或無衣字。繫上或有脚字。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下或有也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劾俗。阿上仍有劾字。或作劾阿俗。或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爲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下或有狀字。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連辱或作辱連紙。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與寶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河南。謂房式也。式爲河南尹。其卒也。謚曰傾。式始刺蜀州。劉闢作難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符載。意使君欲辨河南事跡者此耳。欽想所爲。欽上或有重字。益深勤企。豈以愈爲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於下或有古字。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概。知感激。知上疑脫一字。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信或作伸。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復出默字。○今按衆本皆未安。疑本用易有言不信之語。若作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其義通矣。更詳之。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去心或作忘去其心。或無期之無已四字。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捐或作止。○今按捐罷字疑衍。○又按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甚作文。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竢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更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丏公筆之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甄音眞。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喑棄去。棄或作亡。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或作事。非是。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作伉。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白或作目。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

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愈再拜。

卷十九　書六　序一

與鄭相公書 時鄭餘慶以節鎭與元。孟東野墓誌云。與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誌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必是時也。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爲與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閿鄉暴卒。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欷。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東野無子。妻鄭氏。孟氏兄弟。郊二弟。酆郢。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東野之妻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唯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諮或作咨。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本傳不載宗師爲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

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逡逡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尙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匱。少闕一作闕少。或無闕字。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慄。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爲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爲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

淮右殘孽。一作賊。尙守巢窟。或作窟巢。又作巢穴。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語。杭蜀本作難語。非。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音擷。頏。胡江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日或作月。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三。一作六。陳師鞠旅。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鞠。告也。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踶。徒計切。蹋也。又音提。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愼。誡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食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下之字。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喣濡飲食之

恵。〔兇豎。元濟也。〕與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貙。獸名。說文。貙。貗似貍者。椿俱切。〕畏懦蹴踖。〔足迫也。上子六切。下所六切。〕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奮上或有能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作閉。〕一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眞或作直。是。或無單字。〕非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惠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諸本幸甚下複出幸甚二字。〕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羇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召或作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淮西事宜狀。〕閤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否一作可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諸軍。還奏多合上旨。〕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田弘正始名興。先是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委政於家奴蔣士則。衆怒。脅拜弘正使主軍。弘正於是圖其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尙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爲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尙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

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从閣本。〇今按蒙免者。蒙田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爲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爲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贄告十一日行。弘正子布擧雖早年章。已附狀。已下一有曾字。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閒或作閑。〇今按此謂求楊書記。因田之閒。爲述已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爲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末由。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尙書書呂本注絳字。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比或作夜。又作日。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奬知待。或無伏字。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比或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知。爲兒女子所詐。當有子字。獨宿直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爲失所。愚以爲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不下或無宜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妒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爲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爲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

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士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不爲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爲兵部侍郎。而出紳爲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留紳爲兵部侍郎。公復爲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爲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傪。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壓紳以附逢言。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使字。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卻不加。事須臺參。聖恩以爲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卻不加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从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閣杭蜀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日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今按二說皆未安。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人上或有夫字。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或作不及修報狀。伏惟照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歙州詩序 陸傪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歙州詩。幷序。一本自此下爲第二十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作從。一齋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或。而屬下句。方从閣本作咸。而屬上句。○今按莊子有周徧咸之語。方本得之。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

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从閣本云。杭本訛咸作或。然尙無謂字。蜀本始作或。爲今本易爲作謂。訛轉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諸本如此。方从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者。廣歌是也。有隔句用韻及兮。而兮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橘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廣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橘頌之例。則下三句爲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从之本失之也。今定从諸本。以騷經及賈誼弔屈首章爲例。若欲以橘頌爲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爲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爲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爲一作有。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閣本有獸字。非是。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敓。古奪字。或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方从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句尤字足成一句。不成文理。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爲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假下或有之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而無能字。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

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以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眘到。眘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有書四十六篇。眘。古愼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方無十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从閣本删去。○今按有此一句。文意乃足。閣本脫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从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从謝本删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爲一例。其第二第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必从之。遂使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觀書相似。其意以爲必如是然後爲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从閣本以亂爲詞。又从閣杭本删去將天以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爲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爲亂。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方从閣本無此二字。皆非是。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閣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有有字。卽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懌。然者或作者然云。顧命王不懌。或作不釋。釋。猶開釋也。○按嘉祐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或作送許使君刺郢州序。仍注仲輿二字。或作志雍。樊云志雍字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爲屬邑。是時頔斂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

序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頔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頔。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頔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要下或有也字。）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問或作聞。）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無喜字。方从閣杭蜀苑得之。）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出羣字。）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府謂觀察。）爲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縣是刺史不安其官。（縣一作縣。）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怒。非是。）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其字。）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或無以字。）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非是。既一作即。）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或作從。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竇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非是。或無甌字。亦非。越或作粵。）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敲其陽。（敲一作敵。氣上蒸也。方从閣苑作敲云。敲。横擿也。謂鉅海敲蕩其南也。〇今按敲。微抑也。字書訓以横擿。而漢書注又訓擿爲發動。蓋不以杖末奮擊。但以杖身微抑。而發動

之。所謂橫擿也。海之爲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微扣之謂耶。閣本蓋誤。而方必爲曲說以附之。殊不可曉。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維一作皆。島作鳥。居作夷。氣。閣蜀本作俗。○今按島居卉服。已見其民俗之陋。因又言此。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民俗既還。風氣亦隨也。閣蜀皆誤。古或作在。非是。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還。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或作疾。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或云。瀕。濱也。篆文無濱字。漢志瀕南山。又瀕河十郡。只用瀕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又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之。諸本無複出之字。閣杭蜀苑得之。若或作如。方从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有御字。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南節度使。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平陵人。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爲東都留守判官。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於。或作我於行遠。或無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其宗二字。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爲四門博士。作此序。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節。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爲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閒。公爲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或無屬字。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儀二字。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一作序。有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从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用兵者陵其與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有儒一生。儒一或作一儒。魁然

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作而。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語。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見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或有所字。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皞下第序

皞或作暤。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皞。序云。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敃映皞照煦。無有暤者。豈暤後改名皞或煦耶。諸本或作齊暤。或作齊曙。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貞元十五年。皞十一年。煦元和二年。暤登進士第。而暤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人二字。而有也字。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字之字。坦平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閣杭蜀苑無詳明二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舉讎舉子事。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敢事。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衆下或皆有人字。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作是。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虖。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虖。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虖。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爲有或無爲字。爲人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閣苑以人爲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爲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爲導者。音義皆不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其下或有所字。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

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兄或無之字。）爲時名相。出藩于南。（于下杭苑有鎭字。閣本無。○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爲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鎭南之號耳。杭苑皆誤。）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今从閣杭蜀本。）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一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至爲是。）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有至字。）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覲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獲下或有其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或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諸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此序孟州濟原縣有石本。其閒小有異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杭本同。或作桓。樊氏石本閣蜀苑

删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作於。今从石本。名聲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畯滿前。畯或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从石本。爲上諸本有所字。方从石本删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爲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石閣苑作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苑粹樊石本作之。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从石本删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上七恩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上之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改。不羞。一本作弗羞。辟。石本作法。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今从石閣如此。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湘。方从蜀本云。洪慶善以爲作湘者。石本磨滅。以閣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恒卦卜象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沿于沂。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爲正。○今按方以古韻爲据。舍所信之石杭閣本而去湘从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爲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眞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湘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歸只爲从湘字耳。政使眞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字考之說文。云烹也。詩采蘋。于以湘之。湘爲正。从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殃。方从洪校石本作央。又云。樊本只作

殃。然閣杭蜀本皆作央。王逸注離騷云。央。盡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蘩。俊作竣。時作皆。皆石本字也。〇今按作殃。於義爲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从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爲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爲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閣杭蜀本置此。公時爲四門博士。堪爲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一無抑字。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將字。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於一作爲。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卷二十 序二

送董邵南序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爲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一有情字。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閣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〇今按篇首云。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諸本作古所云語。

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爲近之。而語勢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警勸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公此序。大概與送許郢州之意同。郢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頔。又皆言民窮歛急。意必有所屬也。頔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二字。或無有字。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複出縣字。皆是。非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有愈以爲三字。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

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后與平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平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之老二字或作者。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爲鄭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賂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虢蒲洛。羣吏以閣苑本定。蜀本訛作郡吏。今本併訛吏爲縣。其失遠矣。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與或作於。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上或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有出字。非是。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公時爲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許。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儒名或作名儒。非是。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則非。校其行而是。之名或作其名。而是或作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或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爲字。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謌其所志。謌或作哥。貞元十九年

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請或作序。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所下或無得字。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或無之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事爲或作禮樂。心下或有必字、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行上或有所以字。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江河或作河江。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無瀆之二字〇告。工毒切。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粒或作穀。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或作過。大乎或作過於。正或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爲下或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爲上或無而字、爲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惑。弱或作溺。告人或作告之。余既重柳請。或作詩、非是。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 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爲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嘗或作常。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爲字。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盡或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

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楊憑也。乃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而鎮或無而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幷無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从閣杭本幕下即云。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疏略。獨今所定詳密有序。且及羣博。與上文相應。乃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作人。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勸。心也下一有非文則不能五字。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爲近。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爲列侯。韓王安爲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爲何。遂爲何氏。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公時爲四門博士。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生博士。或作生與博士。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不上或有志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以國子司業陽城爲道州刺史。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湖南觀察使。或無湖南又字。楊作陽。皆非是。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作陽。非是。吾聞鳥有鳳者。恆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川下或有守字。是鳥或作是鳳鳥也。若史可信。史或作使。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已字。

送廖道士序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掾江陵道衡山而作。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岳也。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或無之字。獨衡爲宗。衡下或有山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非是。駛或作駃。音快。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其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或作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州下或有之字。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盛字。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選。虬龍騰驤以蜿蟺。相如子虛賦。扶輿猗靡。蜿。蜒也。蟺。蚯蚓也。扶輿。磅礴。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爲一。注。磅礴。猶混同也。○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切。又音善。磅音旁。礴音薄。衡山之神旣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鬱上或無而字。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石砂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字。當下或有奇字。非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作教。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序云。建中初天子嗣位。當作於德宗之世。次前後篇當貞元二十年云。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後字。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或或作不。或無發字。若顏氏子操瓢與簞。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簞食。或無子字。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有事字。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爲字疑衍。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曆十四年德宗卽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廷上或有

朝字。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又字。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　或注琯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琯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琯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歟。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郴。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此永貞元年十月作。○琯。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一作脩。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矣或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就以其志。彊而或作彊有。非是。況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鬭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非以或無以字。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也。之下或有於字。頎然其長。○頎音祈。薿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爲考官。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不字。○舊讀此序。嘗怪則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後見謝氏手校眞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末

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讎正。乃刪去此一不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爲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脈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於韓集最爲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爲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不嘗見其眞本耶。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吾一作余。下同。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志上或有其字。今从閣本。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 或作王塤。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爲字。大而下或有其字。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方从閣本作引。○今按以分爲引。蓋草書之誤。然幸有他本可證。方乃不取。而獨信其誤何哉。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故下或有莊字。荀卿之書。卿下或無之字。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名字或作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此不同。○馯音寒。瞿音渠。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書上或有師字。非是。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吾或作余。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或作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垍。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爲荆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爲湖南觀察使。荆即荆

南。潭卽湖南也。公以丞貞元年。佐均爲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或作者之語。非是。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至若或作若至。氣滿志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鎭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惟九。荆南管夔忠萬澧朗涪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南或作南之。或無之字。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或作神鬼。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屬音蜀。屬之欲切。吏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在或作有。非是。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謂裴均。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爲濟言李先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春字。洪玉父云。是年春。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偕朝道語。愈嘗與偕朝。元年六月。公始自江陵召爲國子博士。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藩爲告哀使。故至幽州。入其地。逕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里或作果。或作狹。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帓或作帕。鞾或作靴。方从杭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違下文左字爲句。謝本又校作在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唯右有佩也。在爲衍字無疑。杭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爲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鞾。許戈切。弓韔服。韔一作韙。或作在。閣杭蜀苑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爲張。又云。服弓衣也。○今按韔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韔其弓。又曰交韔二弓。則韔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韔服。謂納弓於服耳。況弓云施弦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韔。丑亮切。矢插房。左傳抽矢納房。房。箭舍也。俯立迎道左。方从閣杭本道作實。非是。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

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从閣杭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卽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从方本爲是。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階下一本複出卽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卽字。則知古本誠然也。○今按複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爲正也。不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爲之。故云。平或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而上無平字。卽又不成文理。今定作平。仍屬下句。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公時亦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或無複出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其爲人佐甚忠。佐謂爲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韓昌黎全集

卷二十一　序三

送區册序 洪謂區册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日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陽山。縣名。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江上或有水有字。廉或作其。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閒。荒茅篁竹。蜀本作荒榛茅竹。篁。諸本作叢。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語或作說。不下有相字。川本北本。又作言語不相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士或作事。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貞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或無矣字。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觀或作冠。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見莊子徐無鬼篇。○跫。許恭切。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虛或作谷。斯或作其。或無斯字。皆非是。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欣然下或有以字。閒或作聞。或作乎。於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樂上方無以字。而方本皆無。厭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喜。陶然樂。當爲一例。故諸本皆有以字。然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恐上句應無。而下句應有也。故定从此本。歲之初吉。初吉或作告。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歸拜其親。拜或作覲。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音志。

送張道士序 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有道。今按有道。語似太重。當且作隱。○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方下或有諸侯字。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屬

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白或作自。非是。恨無一尺捶。或作箠。爲國營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或从閣杭作期。非是。寧當不竢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或作漪。○今按伊水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處不可作伊。若彼作嵩高。則此乃可作伊耳。漪字雖可通用。然本不从水。只是語助辭。如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猶爲人猗。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因伐檀。漣猗淪猗。故俗遂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風漪之句。則此作漪。亦未可知。今上文既作嵩高。則此且作伊亦無害。若有他證見得上文果當作南。則此卻當改爲漪矣。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閑。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贊高寧僧傳云。閑。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霅川白紵書眞草爲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於此乎。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扁鵲治病。扁鵲即秦越人。晉昭公時人。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秋之於弈。孟子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倫。晉人。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徙或作從。非是。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嚌音劑。胾。側吏切。往時張旭善草書。旭。蘇州吳郡人。時或作者。善或作喜。非是。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喜怒。文苑作喜焉草書。怒焉草書不平。監本作平生。皆非是。或無焉字。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或無猶字。非是。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情或作精。利欲鬭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或無後字。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杭歐謝本作繆。莫侯切。猶綢繆也。莊子內韄者不可繆而捉。義蓋同此。〇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爲解。今以下文頹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二所下方从杭本皆有於字。非是。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敗或作散。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頹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一段文意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或从閣本作喜。〇今按善幻說已見第四卷酬崔少府詩。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閑下或有師字。方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吏後至。解衣槃礴贏。郭注云。內足者神閑而意定。又云。王彥法謂退之比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〇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爲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使。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

一作殷侑員外使回鶻序。元和十二年也。據傳詔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侑不爲屈。虜責其倨。侑曰。可汗唐壻。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皆與序合。惟年次稍先後。當以序爲正。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閣杭無萬字。非是。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杭本無於字。非是。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號。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法或作術。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杭本無命字。非是。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爲太子右庶子。殷大夫。或作殷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

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持或作襆。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爲句絕。三。息暫反。息井切。朱新仲云。唐以侍中兩令爲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名望重。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上下文考之。朱說爲長。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刺。方云。洪慶善云。刺音盧達切。樊澤之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戾爲義。顧婢子語何戾耶。潘岳閣道謠。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爲正。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下或有矣字。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一有巨源二字。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嘗有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之句。白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以此詩遂知名。既引年去。命爲其都少尹。蓋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詩送云。官爲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意蓋指此。二疏事。見前漢。此序長慶中公爲吏部侍郎時作。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踈。漢書作疏。今按疏正字。踈俗體也。○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張或作帳。謂供具張設也。音竹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況二疏本傳自可考。漢書如高祖留沛張飲。黥布傳張御食飲。皆謂張設也。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因話錄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文爲諸生所宗。一旦以年滿七十。或無一旦二字。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及。閣杭本作方。及上或別有方字。其意豈異也。或作豈其異意邪。皆非是。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或無幾人字。疋或作駟。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以與通用。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閣本無蹤跡否三字。非是。或但無否字。亦非。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惜下閣杭本無之字。白以爲其都少尹。白或作署。或無白字。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不下

字。或無同字。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或無於字。非是。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鄉或作家。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二語閣杭本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

字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廄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事見戰國策。卞和之匱多美玉。卞和獻玉事見韓非子。卓犖瓌怪之士。怪或作奇。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下或有董字。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縣或作郡。非也。董晉祭文。石本可考。下同。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爲節度行軍司馬使。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下或有觀字。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和。方从閣杭蜀苑作聲云。晉范啓謂孫綽天台山賦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爲尙。公進平淮西表曰。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亦謂此也。○今按諧和。即謂其聲之和耳。若作諧聲。卻犯本字。而語意亦不活。方說非是。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或作聞。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礎之父仁鈞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爲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覲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鎭宣武。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府或作父。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日或作由。仁鈞以讒流愛州。其後五年。愈又

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此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亦留此或無亦此二字。留作收。皆非是。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周君名君巢。時爲河南府司錄參軍。君下或有巢字。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外下或無則字。子下或無相字。離十三年。時元和六年。自貞元己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二年耳。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殲別在戊寅歲乎。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成或作盛。李生温然爲君子。李上或有若字。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或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寒飢或作飢寒。至。文苑作在。○今按在乃至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至。而治道不至。多言不至。學古兵法之類。以他書所引考之。卻當作在也。祿不足以養。下或有爲字。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已或作止。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或作序之。或作之序。

送石處士序　或有赴河陽參謀字。謀或作謨。或有詩字。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爲河陽參謀。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爲退之稱道耳。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召爲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誌其墓。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日。詔用烏公重胤爲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日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日間也。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嵩邙。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澗水。書云卜澗水東是也。後改名澗。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講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事辭或作事免。不上或有則字。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流而東注五字。熟或作夷。卜或作兆。大夫曰。

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家或作爲。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眞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之。地理志。鎮州恆山。郡本恆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農不耕收。收。蜀本作牧。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歸。閣杭本作師。○今按當从諸本作歸。而讀作饋。謂漕運也。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出。閣杭本作主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朋友。閣杭本作其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或無則字。事或作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於二字。或只有別字。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眞。閣作其。非是。方从閣杭本。無爲先生別以下十二字。○今按此閣杭本由有二去就字。而脫其中字。遂使下句全無文理。方从之誤矣。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或無敬字。諂或作諍。皆非是。或無是字。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閣本作固。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不下或有祗字。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退或作遣。蜀本云送。詩元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溫造字簡輿。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公前年送石洪。今又送造。二生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爲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多下或有於字。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能下或有遂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苟無下或有留其二字。雖下閣杭本無謂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恃或作懷。市或作賈。洛之北涯曰石生。石洪也。其南涯曰

溫生。即造也。二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盧仝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卽贈大夫烏公。以鈇鉞鎭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諮或作咨。處或作取。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鎭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或無朝字。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閣杭蜀本無內外二字。或作內外求無理。皆非是。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或無自字。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閣杭本無之字。生既至。或無至字。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其或作具。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焉。

送鄭尙書序鄭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領州二十二。邕管經略使。治邕州。領州十三。容管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領州十四。鎭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使。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大府始至。閣杭本無下大府字。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韈迎郊。郊上或有于字。○帕。莫轄切。韈。許戈切。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無先字。帥守屛。必郢切。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一下或更有至字。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咨。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颿與帆同。踔音逴。又勑敎切。颿或作飄。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或作仇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或無將字。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或作把疏。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薙音雉。芟也。獮息淺切。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或作洲。林邑。扶南。眞臘。于陀利之屬。躭浮羅國。流求國。毛人國。夷州亶州。林邑國。扶南國。眞臘國。皆海外蠻夷之國云。林邑。一日環玉。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眞臘一日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躭音耽。○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胡或作夷。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長慶三年四月。權爲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嘗或作常。元和十一年七月。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十三年四月。權爲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初權自河南尹帥山南東道。爲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爲右金吾衞大將軍。充左御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郞尚書。長慶元年。權自河南尹入爲工部侍郞。二年十月還本曹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此左氏襄二十二年語。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邪。○今按通鑑。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干王守澄求節鎭。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漢書王尊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或無人字。）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饑。時薛謇爲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謇也。）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爲下或無之字。）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私其下或有有字。或作有。皆非是。）其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銀緋。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也。）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一或作一務。兩得或作得兩。）大臣方持其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今从閣杭本定。）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澣。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澣。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諱官。累年不仕。自祕書省校書郎選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 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涵求告來寧。公於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歸騎春衫薄之句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士下或無曰字。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集賢殿爲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士字。又或有而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爲一作授。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勤耳矣。家下或有選字。非是。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於字。按舊史元和元年。鄭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選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閒。故相鄭餘慶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或無後字。炙之石切。○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或無耳字。或作爾。今生始進仕。獲寵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有下字。求告來寧。涵以元和四年爲校理。五年寧親東都。時餘慶爲東都留守。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司下或有郎字。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古今地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也。即成王定鼎于郟鄏之所。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詩洛字。詩下或有曰字。洛上或有得字。注。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作政。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衫或作和。爲呀正交加。楊花

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親交或作交親。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賢良異等。憲宗時。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爲開州刺史。穆宗立。爲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時爲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流盃渠。六盤石磴。七桃塢。八竹巖。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榻。十二上士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隨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爲開州。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躍躍。閣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偶之。非是。不利。不下或有得字。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謂哉上或有之字。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藝下或無之字。探。杭作深。子下或無之字。皆非是。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閒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方字。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歌詠或作詠歌。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朐䏰。說文蟲名。漢中有朐䏰縣。地下溼多此蟲。因以爲名。朐从肉句聲。考其義。當作潤蠢。唐韻音蠢閏。劉禹錫音屈忍。漢書朐音劬。通典曰。開州。漢之朐䏰地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謂考下文只六人。一日和者十人。而時集闕下者六人耳。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閣本作明年。杭本作時年。謂此時之年也。韋以元和十一年刺盛山。韓以長慶二年作序。閣本作明年。由時字訛也。〇今按作明年則非實。作時年則不詞。當从諸本作及此年。則無可疑矣。諸本禁中下有名處厚字。元和十五年三月。處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關雎。書洪範于太液亭。長慶二年四月爲中書舍人。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元和十年三月。稹爲通州司馬。長慶二年二月同平章事。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爲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十二月。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中爲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八月。爲諫議大夫。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澤

之云景儉時爲楚州。疑有脫誤。黔府嚴中丞爲秘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謩爲黔中觀察使。長慶元年入爲秘書。卒。溫司馬爲起居舍人。溫造時爲武陵司馬。今諸本皆亡州名。亦疑脫誤。皆集闕下。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稹。許使君名康佐。白使君居易。李使君景儉。嚴中丞武。溫司馬造。方以閣杭本弁上文名處厚。共删十四字。云蜀本側書。稹。康佐。居易。景儉。造。五名。獨嚴不書其名。今考嚴謂嚴謩。時爲秘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考。諸本改作嚴武。蜀本又作少監。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溫造自朗州召還。今皆不著其郡。亦闕文也。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山下或有之字。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閣本無此篇。洪慶善曰。張文潛本校與諸本特異。蓋原於蔡文忠也。然增損太多。不知得於何本、今姑以杭蜀本爲正。○今按張本多可取。當附見以備參考。○洪與祖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掎摭糞壤間。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鎮煎熬。樊宗師語澀。則曰辭慳義卓闊。止於是矣。不應譏誚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卽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聯句若以爲公作。則若出一口矣。今讀其劉侯句。不及彌明遠甚。何至是邪。蓋聞君子損已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其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仲雜記。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作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張本作劉。或無夜字。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無高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當句斷。漢陸賈傳。尉佗魋結。顏曰讀爲椎髻云。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高結語原此。○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首結。不必引椎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結。讀結爲髻。而以喉屬下句者。雖有據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从蔡張本删高中二字。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云或作之。又無能詩二字。非是。

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張本年上有其字。無矣字。）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方無解字。解。張作能。拘囚。張作兩兩。不上方有然字。而無其字。或無否字。）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張無說字。即。方作既。）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本並作侯。方無下字。）道士啞然笑曰。（啞。烏格切。）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袖。杭蜀本作抽。倚或作崎。或無坐字。）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我書。（解或作能。後同。子爲上或有弟字。我書下有吾句字。）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不似。張本作似非。疑當乙作似不。）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慚駭。（二子張作一人。）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或無思字。）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或無欲字。）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而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詩字。張本作劉進士把筆。則又高吟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此从張本。下四字或作益切奇。非是。或疑其當作若。）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或無侯字。）喜益奇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下更有二子二字。此从張本。方从杭蜀本。文粹無益忌至譏諷二十四字。及思竭不能續五字。但有喜字。屬上句。又盡作益。二子二字下便連因起謝。張本又以盡爲蓋。而一本併無盡益蓋三字。○今按方本簡嚴。諸本重複。然簡嚴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从諸本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侵劉喜。劉既書姓。喜不當獨書名。恐劉下本有侯字。而下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喜益忌之之下。復云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譏諷之下固得。然似不若移於喜益忌之之下。此皆未敢自以爲然。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作非世人能出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或作服。）道士奮曰。（奮下或有髯字。或有目字。或有然字。○今按恐或有髯字。）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字。或無吾與汝就之五字。）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書。非是。訖使。方作止即。下讀字張本作之。屬上句。方無不字。）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或作子。）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就下或無子字。作下或有之字。耳或作矣。）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

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所能或作吾所聞。語下張本有子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張無皆字。

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方無敢問解何書五字。茲聞下十三字。存寂然二字。無十一字。張本但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喘上張本有少字。斯須曙鼓動鼕鼕。音彤。二子亦困。遂坐睡。或無遂坐睡三字。乃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上張本作出。方無驚字。即問童奴。奴曰。童。張本作僮。曰上張有僮字。奴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張無門字。覓下有之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聞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 或無此題。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方从杭蜀文粹作安自足。既無文理。對偶又差。方本誤改多類此。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彌明。睆睆無刃迹。莊子睆睆然有纏繳之中。注視貌。華綰切。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雙或作隻。上爲孤髻撐。諸本此下無彌明字。按此似二子識道士之詞。○今怒寶非彌明語。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炧。徐也切。無計離餅罌。彌明。陋質荷斟酌。狄中愧提挈。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示堅重性。示或作爾。不過升合盛。師服。○過或作合。或作斗。盛或作成。合傍似廢轂仰。傍或作仍。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翻溢愆。以茲或作忽罹。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

效。瑣瑣不足呈。喜。諸本此下無喜字。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鏗。丘耕切。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揨。除庚切。博雅曰。揬也。淮南子子路揨溺而受牛。謝注。揨。擧也。平上聲通。洪本一作振。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著。附也。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所作。○又年譜云。或謂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蓋以文滑稽耳。是不然。劉侯雖皆公門人。然不應譏誚如是之甚。且言彌明形貌聲音之陋。亦豈公自謂耶。而列仙傳又有彌明傳。要必有是人矣。○今按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爲無實駮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爲幻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實。使讀者不之覺耳。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爲据也。

卷二十二　哀辭　祭文一

祭田橫墓文

田橫初爲漢將灌嬰敗於垓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晁太史無咎。嘗取公此文。於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爲汴州。纔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已。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諷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十一年。諸本或作十九年。月下有十一日字。如東京或作東如京。洪慶善曰。東京。洛陽也。公以貞元十一年出長安至河陽。而後如東都也。十九年秋。則公爲御史。是冬。即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方从閣杭蜀本作東如京云。田橫墓在偃師尸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橫墓下以入洛。故云東如京也。○今按洪慶善作如東京。及考歲月皆是。方氏亦以京爲洛陽。但據三本。必欲作東如京爲誤耳。今且未須別考它書。只以其所引田橫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走洛陽。乃是西向。安得言東如京乎。況唐都長安。謂洛陽爲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此又三本謬誤之一證。故復表而出之。感橫義高能得士。下或有心字。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

此其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方作來。皆非是。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寶之或作寶者。天或作大。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閣杭無其字。非是。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非。閣杭作皆。非是。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集韻靈艮反。按享字。古今人用多作上聲。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掩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

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藝文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或有往字。非是。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親與之爲客主之禮。呂汲公本如此。方从閣杭苑粹。辭進下卽屬鄉縣至者。衮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有名至其民。又屬親與云云。顚倒錯亂。全無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當輕改。其蔽如此。今定从呂本。方主下有人字。鄉縣作縣鄉。則尙有可取云。觀游宴饗。必召與之。宴或作讌。與讀爲預。或作預。或疑與如字。而之下當有俱字。時未幾皆化翕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衮傳。建中初。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衮至。爲設學校。使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山銘敘。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郟公錡與啓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記。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衿。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溪薛令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豈考之未詳耶。建中貞元閒。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閒。詹之稱於江南也久。下或有矣字。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有年十九字。聞或作則。或云當幷出。則聞二字亦有理。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

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嶷音逆。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公爲徐州節度推官。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或無監字。監或作詹。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以或作而。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字。而有複出將以有得字。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或作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之傳或作之說。或作之誌。故上或有余字。非是。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悲哀或作哀悲。○今按上文已連有兩哀字。不應如此重複。或當刪去此哀字。○詹或作其。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作視疾。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作既。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齊一作高。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作救。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哉下或無兮字。

題哀辭後

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哀辭後。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劉伉姓名。僅見于此。他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上或有之字。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還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書字。或無伉字。下君字一作伉。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志字。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作痛。又懼其泯滅於後也。

令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有之志字。)雖然。(下或有苟愛吾文必求其義八字。八字下又或有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十一字。)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無道字。以上下文考之。無道字卽不成文理矣。)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爲文皆有實也十一字。)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或作思。怒下或有邪字。居或作爲。)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無蒼字。)抑蒼茫無端。而聽寓其間邪。(寓下或有於字。)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自字。或無之字。或無自字。而有之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是。或云。以容吐光。用古韻也。)烏虖遠矣。何日而忘。(烏虖或作嗚呼。)

祭穆員外文(爲崔侍御作。晁本篇首題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翪。謹以淸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方云。豈穆員邪。舊傳員卒檢校員外郎。杜亞留守東都。辟爲從事。皆與此文合。新傳員終侍御史。故晁本稱端公也。穆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工爲文。崔侍御名翪。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或作歸。)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如或作無。眷或作睠。)予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睃明。(睃或作俊。)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知而。或作可而。)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爲東都留守。亞辟員爲從事檢校員外郎。翪時亦爲亞所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爲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卽。或以嘯歌。(嘯或作咏。)或以偃側。誨余以義。

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德聲。則此二句專指穆也。當作復我。終日以語。以或作與。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人救不從。反以爲福。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二何或皆作可。皆非是。上懷主人。主或作王。非是。內閔其私。閔或作憫。或作關。皆非是。進退之難。君處之宜。君或作居。非是。既釋于囚。令狐運爲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爲人。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畋近郊。亞意其爲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鞫其事。無之。亞怒。囚員等。員由此知名。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作如。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幷。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失或作哭。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爲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紙筆及叉魚詩。卽所謂獲紙筆之雙貿。投叉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分。皆具此文。筆墨閒錄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文苑此篇首題云。維元和元年。歲次景戊。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曆皆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何或作曷。當貞元之癸未。癸或作酉。○今按癸未者。貞元十九年貶陽令時也。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覯。於或作而。言莫交而情無由。莫或作若。或作若而下無情字。既不買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遐或作荒。窮遐或作遐荒。徒或作圖。挐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而愈孜。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直右切。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卽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叉魚之短韻。卽公叉魚十八韻。招張功曹。媿韜瑕而舉秀。竢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郴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年。公以順宗赦徙掾江陵。待命於郴云。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酎。以一作於。

航北湖之空明。覘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啾或作湫。選閑居賦。管啾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窮或作窾。）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前漢宿留海上。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見左氏襄公二十九年。）示茲誠之不謬。（授或作援。）儻後日之北還。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訏信於暫睞。遂承凶於不救。（承或作成。於一作而。）見明旌之低昂。（明。諸本作銘。此从閣本字。見檀弓鄭注云。神明之旌。）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橈志於讒構。（橈或作僥。或作撓。从手。皆非是。）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雊。（陵一作淩。）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車或作年。○今按後漢書馮衍出妻書云。詞語百車。韓蓋用此。作年非是。）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尙饗。

祭薛助教文（公達字大順。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丙寅作景寅。避唐諱也。）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散。墓志石本作議。）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晁本作河東薛君七官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來或作東。）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尙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庾承宣邢册等六人者。皆與張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時陸贄典貢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邦彥之語。詳見公誌其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文苑作元和十年。晁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庾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册等六人。皆張季友之同年也。）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

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之中。胥興歎。無復昔時。何如今者。又失夫子。今者或作於今。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託嗣或作嗣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敍情。以視諸誄。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具出南方爲令。明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故凡道塗經涉。唱和契闊。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歟。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或無守太子右庶子字。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或作峙。選潘岳關中詩。列營某跱。注。跱。立也。亦作峙。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戇音惷。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雪虐。杭本作嘯虎。以顛於馬下言之。由虎聲嚾也。風饕。謂虎貪風而嘯不已。虎近於虐。訛自此也。饕或作號。○今按杭本。全然不成文理。以上語歲弊寒兇言之。八字相偶。當爲雪虐明甚。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頂或作項。非是。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呼回切。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颿或作帆。或作顯。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上或作之。二妃行迷。淚踪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盞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遽或作復。或作徧。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馬蒙去。○⿰馬蒙音蒙。驪子。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寅或作賓。○今按寅爲辰名。賓乃寅緣之義。當改作寅。說見下條。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獸。蜀本作首。李本校作孟首。不知得之何本也。葛魯卿云。⿰馬蒙不駿。虎取之則亨矣。不待

膚而有懲也。○今按洪謝本。皆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之首也。張言來寅其徵。以虎爲寅神。故言夾歲寅月。當有徵驗。孟首果得歸也。然且作猛獸亦通。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遻無捨。楚辭云。重華不可遻。注。逢也。○遻。吾故切。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不存或作存不。罰或作罪。唐人會飲。以籌記罰。劉夢得詩。罰籌長樹蘇是也。○今按令章。謂酒令違令。則以籌記其罰也。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雲或作天。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太或作大。鹿角。洞庭湖中地名。元微之有鹿魚詩。湖旁至今有鹿角巡檢司也。鉤登大鮎。怒頰豕狗。狗或作豿。非是。或云狗豕聲。○狗。許角切。臠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前漢尻益高。苦刀切。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爲國子博士。署掾江陵。半年邕管奏爲判官。不往。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元和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爲京兆府司錄。參軍雍州。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於別何由。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蹈死休。生蹈死休。或作生死休咎。非是。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詐奪。或作奮訐。方作許奪。○今按奪謂爭執不與。猶今言定奪公事也。墓志云。守法爭議。棘棘不阿。卽此事也。方本無議。或本亦非。權臣不愛。南昌是斡。今按墓志。張自刑部出刺虔州。然則昌當作康。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獠音老。用遷澧浦。爲人受瘥。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税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錢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瘥。病也。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余辱司馬。議兵大梁。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爲諸軍都統使。將出討。公詣弘稟事。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望君或作定居。非是。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壙中。或作下。爰及祖考。紀德事功。紀或作已。事或作著。事功作著功。於理亦順。但下文便有外著後世。則重出著字。又似可疑。姑从舊本作事。蓋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功也。又恐或是序字。以似而誤。然無所據。不敢輒改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尙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爲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𡫯夫人之靈。某等（某等或作某乙等。）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爲婦爲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尙饗。

祭薛中丞文（一本同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祭薛中丞存誠也。薛嘗劾浮屠鑒虛罪。抵死。表李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和九年。）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北齊號御史臺爲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之悲。具僚興云亡之歎。況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尙饗。

祭裴太常文（裴之諱字。皆不可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文苑作元和九年。晁本月日下。具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嚮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爲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爲時法。言比古經。（比一作必。）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檐。諸本注作甔。舊本多作檐。公秋懷詩用甔字。按後漢明帝紀。生無檐石之儲。檐字本此。郭璞方言注。甔石之儲。實用甔字。前漢蒯通揚雄傳。皆只作儋。貨殖傳醬千儋。顏曰。儋人儋之也。一儋兩甖。丁濫切。）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尙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晁本第一首。題作祭湖神文。第二首題作又祭止雨文。第三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不立題。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於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弊。(觕一作損。○糈。先旅切。又音所。觕。倉胡切。)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禮記大享尚腶脩。注云。捶脯也。○腶或作時。○今按若作時。則脩當作羞。○腶丁貫反。)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或無以穫字。非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或無之字。愛下一有此字。)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卷月日也。(月日或作日月。非是。○劃。忽麥切。劙。力支切。又音麗。)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有而字。得或作有。)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庭或作廷。)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閒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下或再出爾字。屬下句。)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答。(饗或作嚮。)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咨或作疵。)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一作肴。)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或作茲。或作鑒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庥或作庇。)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

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鑒之。或作鑒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名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卷二十三 祭文二

袁州祭神文三首 晁本首篇題曰祭城隍文。次題祭仰山神祈雨文。次題又祭仰山神文。元和十五年夏作。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或無靈字。下同。袁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以上或無無字。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下或有死字。○今按死字不當用。又上句已有。不應重出。蓋因上句而誤也。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或無躬字。國語靡王躬身。公用此也。 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爲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卽袁。明年自袁召爲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維年月日，文苑作維某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柳下或有君字。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故效切。下既覺同。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爲或作謂。非是。犧尊青黃。乃木之災。見莊子語。子之中棄。天脫馽羈。○馽音縶。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表表或作表奏。非是。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旁或作觀。非是。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飛或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也則或作有今。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寧或作予。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或無此四字。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拜國子祭酒。未離袁州時作。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此上四十四字。或只作維年月日。國子祭酒韓愈謹令張得一。今从石本。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或作陽。今从石本。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殞其命。或無之字。舟次祠下。是用有禱於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袁。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十五年九月。自袁召爲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卅或作三。方从石本。此蓋言卅年前。常有夢寐。非以敗日吉之也。○今按上文。但言前歲之禱。則實發夢寐者。但謂不敢忘前歲之吉卜耳。此卅字未詳其義。恐亦石本之誤也。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怵或作悚。伏以祠宇毀頓。一作損。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或作暗昧不佳。或作昧暗不鐲。今从石本。圭與鐲同音。集韻，鐲。潔也。明也。通作圭。詩吉鐲爲饎。韓詩作吉圭。周禮蜡氏令州里除不鐲。注讀如吉。圭爲饎之

圭。陸音日。舊讀爲圭。呂氏春秋飲食必蠲潔。高誘亦讀作圭。此類非一。今作佳。由圭字訛也。不稱靈明。或作明靈。今从石本。外無四垣。堂陛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萬下諸本有祈于邦伯四字。今从石本。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或無謹字。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此四十二字。石本附祭文後。諸本皆有之。方云。此蓋後人以碑本附入。閣杭皆無之。○今按此必公所自記。故石本有之。當附於此。方但以閣杭本闕。遂直刊去。亦可惜也。今从諸本。而次一字書之。

祭竇司業文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調去聲。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澤州高平郡。命副儒宮。副或作制。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或作踰七八年。孰非望公。方从閣杭殘云。竇卒年七十四。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牟兄弟五人。常牟羣庠鞏。三以辭雄。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第。弟鞏字汝封。元和二年登第。及牟爲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謂牟庠相繼爲澤州刺史。四繼三同。則常牟羣庠皆爲之也。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愛既或作受誘。非是。在麻之蓬。自視雛鷇。音寇。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諸本皆如此。閣杭苑及南唐本作事半如夢云。古夢音平去聲通。石崇詩周公不足夢與可以守至沖叶。○今按事半如夢。語意碎澀。不如諸本之渾全而快健。前人誤改。當以重押中字之故。不知公詩多不避也。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宦於學。以纖臨洪。惠許不酬。許或作詩。○今按惠許。謂上文愛勸而又稱許也。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

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尙饗。

祭侯主簿文此謂侯喜也。蜀本注繼字非。○詳觀公此文。當知其爲侯喜作。公貞元十七年。與喜同漁于溫洛。嘗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故此又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汝州刺史盧郎中。又嘗薦之於陸員外。修觀其薦詞。亦與此文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相表裏。又公集中端有贈侯主簿喜詩。用是知其非繼而喜也。其曰吏部侍郎韓愈。卽長慶三年自兵部轉吏部時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退之諸子有名昶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爲集賢校理。日符日爽日殿中省進馬。雖載於集。而他處不見。唯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困或作罔。捨或作拾。皆非是。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或作人之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羇。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方葬或作云葬。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尙饗。

祭竹林神文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爲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於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或無祀字。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惠天下或有下字。係从閣杭本。○今按此人字。當爲民字。以避諱而用人字也。下句同。人又無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虐。閣杭蜀本在罰字下。非是。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勑。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腥。聞音問。神于惠罰無差。神于或作神之。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尙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於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惟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時或作將。非是。以惠茲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

馬十二名總。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二年冬自京兆尹復爲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爲京兆也。有舉馬總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總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温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鎭滑臺。辟總爲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盈珍誣奏南仲不法。總坐貶爲泉州司馬。適彼甌閩。臲卼跋躓。一作疐。○臲。魚列切。卼音兀。躓音致。顚而不踒。烏禾切。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殿軍後也。抗節番禺。上音潘。下音愚。去其螟蠹。蠻越大蘇。蠹或作螣。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十二年十月。以宰相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十二年以總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吳元濟誅。總留蔡州爲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爲淮西。十二月。以總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充淮西節度使。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十三年五月。以總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溵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溵舊屬淮西。故云并侯。耕借之牛。東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鄆音運。厥墟腥臊。公往涖之。茲惟樂郊。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三月以總檢校刑部尚書爲鄆州刺史天平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詩曰。適彼樂郊。惟東有猘。猘。狂犬也。淮南子猘狗不自投於河。○猘音制。又居例切。惟西有虺。虺。蜥也。許韙切。顚覆朋鄰。我餘有幾。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爲軍中所逐。餘有或作有餘。○今按此用左氏身其餘幾之語。或本非是。律崒中居。○律音律。崒。慈恤切。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韙。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地官。且長百僚。十二月。以總檢校尚書左僕射守戶部尚書。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或作鈞衡。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

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門或作問。○今按此用慶者在門之語。或本非是。弔盧已萃。未燕於堂。巳哭於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胾。側吏切。奠以敍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或無弔字。武侍御一以爲武少儀。謂公嘗爲太學彈琴詩序。少儀時爲司業。後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在元和五年。一以爲武儒衡。據李翶集墓誌云。故相鄭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及鄭公留守東都。在元和五六年閒。然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然題曰侍御。其文亦曰侍御。後說若近之云。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御史一作侍御。斂其遺服櫛珥鞶帨于篋。鞶或作縏。方云。縏。小囊。鞶。大帶也。○今按儀禮士昏禮庶母及門內施鞶。注。鞶。囊也。所以盛帨巾。然則鞶縏字通。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閣杭作也。非是。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所下一有其字。環復不窮也。環一作旋。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士大樂。西下或無之字。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其篋或無其字。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或無且字。或本且字在悔字下。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或無乎字。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兮目存。哲哲或作晢晢。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見下或有不字。或無兮字。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懃。以妄塞悲兮慰新魂。新上或有斯字。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李漢之父郱。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卒。詳見公所誌郱墓。○郱。薄經切。一本無故陝府三字。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爲耕。文以爲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孤或作苦。續或作績。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惟或作爲。遂丞宗正。日朝帝庭。出輔

陜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姑或作始。非是。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歆或作昭。尙饗。

祭十二兄文 公從兄岌也。公之皇祖諱廒素。有孫八人。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此五人。又有弇者。以殿中侍御史死于平涼之盟。其二人則無所考見。岌以元和元年六月卒于虢州。以其年九月葬于州十里。文所謂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公蓋有異時歸葬于先原之意。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或無故字。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日。一作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纍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趨奔東制。或奔作生。非是。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尙饗。尙上或有嗚呼二字。

祭鄭夫人文 夫人韓會之妻。而公之嫂也。公少孤而育于其嫂。文言其俯育之恩至矣。公旣爲之服期。而祭之以文。此貞元十一年往河陽時作。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維年月日。晁本作貞元九年歲次癸酉九月朔日。或無謹于二字。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大曆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蒙幼未知。鞠我者兄。李翺退之行狀云。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齔一年。齔。毀齒也。周禮未齔者不爲奴。注。男八歲。女七歲而齔。〇齔。初斬切。又初謹切。兄宦王官。提攜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飧。疾疹水火。無災及身。疹或作沴。〇疹音戾。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舊史云。大曆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復志賦謂當歲行之未復。從伯氏以南遷是也。其兄歿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薦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遷或作南。大曆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月。會坐黨與。自起居舍人貶韶州刺史。窮荒海隅。天閼百年。會卒于韶。年四十二。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旣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口或作日云。从閣杭蜀本。〇今按百日偕行無理。當以口爲是。不然或以祭老成文有就食江南零丁孤苦之語。疑不得有百口。不知

此亦通良賤而言閭門之衆耳。未必實計百人也。避地江濆。家于宣州。建中二年。中原多故。退之避地江左。即復志賦所謂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江南是也。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頑。頓或作鈍。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顏讀頓曰鈍。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南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于或作於。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朞。今其敢忘。天實臨之。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提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察其所向。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期以報。可爲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尙饗。

祭十二郎文老成。卒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曰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爲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公及會介。皆仲卿子。至是。會介百川皆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又云。去年東野往。吾書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送東野序。即是年爲十九年。此文必其秋冬作。十二月。則公謫陽山矣。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爲其父作隴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日。或無日字。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文苑郎下有子字。○今按郎子是當時語。雖不必存。亦不可不知也。今謾補之。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會貴守韶州。卒于貶所。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

墳墓。（往上或無吾字。）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相下或有幕字。貞元十二年。董晉帥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使取汝者始行。（佐上或有又字。者上或有使字。）吾又罷去。（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或有兩圖字。一屬上句。非是。）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謂或作爲。下或有先字。）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複。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二先生知之。○蜀人史彥升云。退之祭文視荒荒。今俗本作茫茫。非是。陳后山詩。平陳鄭毛視荒荒。本此也。○今按古書。如荒忽茫忽之類。皆一字也。意義多相近。當存之。）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存或作在。）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去或作知。）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或無其夢邪三字。）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非上或有者字。）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業或作榮。）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明或作得。非是。）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壽或作年。）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蒼下或無者字。）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志氣或作氣志。）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十或作一。老成二子。曰湘曰滂。滂以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也。）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腳病。往往而劇。（比或作此。非是。）吾曰。是疾

也。江南之人。南下或無之字。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憂下或無也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有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作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訛。有日而如靡異。則此如字。卽而字之轉耳。不知當言月日者。蓋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赴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東上或有蓋字。使者妄稱以應之耳。稱一作傳。其然乎。其不然乎。或無其不然乎一語。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葬。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或無終葬二字。願下或有焉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憑上臨上或並有得字。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行或作何。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或作盡。○今按或當作待盡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或無此句。尙饗。

祭周氏姪女文 韓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況。於公爲姪女。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於周氏二十娘子之靈。或無子字。俞爲開封尉。女名好好。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元和三年。周況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闋。尙饗。

祭滂文 滂。公之姪孫。老成之子也。元和十四年。公謫潮州。滂與其兄湘皆侍行。是歲冬。公移袁州。滂乃死于袁。遂葬于袁之郭南。其詳見公所誌墓也。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可或作何。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灑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公之姪孫女。其李干妻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昶以庶羞之奠。祭於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靜或作舒。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徹。公之從子壻也。諱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御上或無侍字。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遠君皇考。考名休。佐宣武軍。嘗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貢或作舉。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臺吏咨嗟。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緊君之賴。乃奏乞留。長慶元年三月。以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徹先爲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徹爲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徹爲眞御史。弘靖遣之。而密奏幽州不廷日久。今臣始至。須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以徹還之。乃還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趍。虺豺發釁。闔府屠割。割或作剝。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刀或作刃。弓矢穰穰。千萬爲徒。譟讙爲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懟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七月軍亂。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等。都知兵馬使朱克融以徹長者不殺。置徹於弘靖所。居月餘。還之別館。徹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卽擊君以死。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

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魂東歸。於葬或作掩葬。輿或作與。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挐女文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女挐年十二。死于商南層峯驛。詳見墓誌及層峯驛詩。女挐。公第四女。○挐。女加女居二反。挐或从奴。古本祭文與壙銘皆作女挐。董彥遠曰。挐字傳寫之誤。蓋古文如紛挐等字。無从奴者。公最好古。名其女不應用俗字也。○今按挐挐通。說已見第五卷李花詩。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南史人歌曰。始與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荆土方言。謂父爲爹。○爹。屠可切。又陟斜切。使汝妳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於第四小娘子挐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或作亟。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天或作大。汝或作女。古本汝多作女。通用。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於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穀梁傳。昭十九年。子既生。不免乎水火。父母之罪也。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宛或作冤冤。詩。宛在水中央。鄭注。宛。坐見貌。逢歲之吉。致汝先墓。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無驚無恐。安以即路。以一作段。飲食芳甘。棺輿華好。芳或作柔。歸於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卷二十四　碑誌一

李元賓墓銘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疑立石在葬後。

李觀字元賓。謝從古本刪字字。今文粹亦然。然石本有之。○此文今从石本。其先隴西人也。或無也字。始來自江之東。下或有食大學之祿五字。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書下或有又字。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于或作於。既斂之三日。或無之字。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友上或有其字。葬上或有賓馬字。葬下或無之字。鄉曰慶義。原曰嵩原。慶義或作某鄉。嵩

原或作某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人下或有昌黎字。辭上或有其字。
巳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謂其或作為之。死而不朽。孰謂之天。謂之或作為其。巳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才或作文。出或作過。巳虖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巳虖元賓。諸本無此再出四字。方从石本。今亦从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歎其句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學者。皆未之見。遂从其說。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識其何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即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不審。遂傳此謬。好事者又从而夸大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為所惑。甚可笑也。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今深州有安平縣。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為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同或作童。是。或無相字。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詼諧縱謔。卓詭不羈。卓詭或無此二字。或作處世。皆非是。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以卒日考之。七當作六。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既至。表授右衛冑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弘或作尤。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八月。長源自汝州授檢校禮部尚書。充宣武軍行軍司馬。隴西公。即晉也。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則賢也。之從或作從事。或併出之字。皆非是。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茭茅。或作茆。茆。鳧葵也。此兼水陸言之。作茅自當。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或無為字。五百或作二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或無其字。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甚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大斂字。〇今按上文并大斂計之。乃得三哭。方本非是。於斂之二十日。其

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與或作以。或無于字。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鬪位不稱德者有後。德者下或有其終字。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馬下或有而字。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其下或有可字。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或無太原字。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劉公嘉話拾遺言。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則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岵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憩。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注此。新史云。士丐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繼下或有往字。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遊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帖帖或作怡怡。下又有然字。非是。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由四下十八字。此从諸本。杭本無爲太學助教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爲博士於太學故也。若从今文。則下太學字贅矣。○今按此既言其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所歷官不應但一再遷而已。當从諸本爲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在下文當去下。然無所據。不敢輒改。姑存之。以俟知者。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下或有還二字。或乞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杭本無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此八字。誠爲重複。然欲去之。則或留或遷。語勢未盡。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而闕之。不

致定其去留也。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娼。丑略切。豪州定遠丞。豪或作濠。說已見前。按此誌在元和之前。去水爲是。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鄮或作鄞。鄮。縣名。前漢云殺鄮鄞二縣長。鄮縣會稽縣。○鄮。莫候切。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施父。魯大夫。見左氏桓九年。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史記弟子列傳。施之常字子恒。一無施字。讎爲博士。漢書儒林傳施讎字長卿。宜帝時爲博士。延爲太尉。延。順帝陽嘉二年八月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當作績。吳志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然子績。字公緒。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或作分。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得或作有。卑讓肫肫。中庸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如誨。爾諄諄之諄。懇誠貌。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爲或作其。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檀弓孔子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於是封之崇四尺。先生墓邪。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或作表。○公元和二年。爲國子博士時作。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柳子厚先友記云。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則起居舍人君會也。子厚以爲郎。誤矣。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伏或作服。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或無少字。皆在江淮閒。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永泰中。會與盧東美張止則崔造爲友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舊史載於崔造傳。新史亦具載之。而撫言乃以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會爲四夔。非是。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皋者侔。故云爾。夔皋或作皋夔。後同。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閒。仕或作士。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或無晨字。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知上或無其字。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

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若干或作五十四。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配上或有君殁。訓予女得母道甚。或作甚得母道。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二十或作若干。十六或作十四。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丈或作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父下或有之字。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得下或有其字。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玆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皐者侔。大夫或作之。且可以爲相。其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擇或作釋。其進退不旣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

君祖子輿。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君祖下二十四字。或但言君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夫人之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下或無人字。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緱氏下七字。或作某縣某原。○緱音溝。其年月日。或無此四字。非是。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十下或有四字。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房使君。房武也。武刺施州。而夫人卒。殯于江陵。公時爲江陵法曹而作。繼於河南銘與元少尹房君墓。即武也。

夫人之先出於周。或無之字。○今按此篇之文平易明白。宜有之字。以鄭爲氏因初侯。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爲成公。地華州鄭縣是也。後世以國爲氏。其曾祖諱隨。祖諱玠。厥考諱絳。咸垂休。歸於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富或作貴。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壙此非其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晁本作清邊郡王楊公神道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無奇字。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盧下或有

字軍。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祿山反。時燕奇年十八。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宜或作義。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閒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二年或作二歲。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展赴揚州。揚州長史鄧景山以兵拒之。爲展所敗。進陷揚潤昇等州。二年正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禽展。揚潤平。今云寶應。誤也。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大曆八年三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以工部尚書李勉爲永平軍節度滑亳觀察等使。九年從朝于京師。是年十一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京師。九年正月。神功卒。神功本傳云。大曆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而此云九年。未知孰是。建中二年城汴州。建中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貞元四年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興元元年十一月。宋亳節度使劉洽大破希烈之衆。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今云貞元二年誤也。劉公謂劉元佐。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封下或有五字。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右或作左。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或無五字。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欷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通王德宗之子諶。以貞元中領宣武及河東節。葬月或作二月。或作三月。或作八月。或作十月。燕奇卒於五月。作二三月者。誤矣。但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大抵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以上元二年平劉展。此作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曆八年冬覲闕廷。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

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人女二人。或作男二。一下或有有字。男一人女一亦無有字。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或作丈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既明且慎。終老無疆。魯陵之岡。蔡河在側。在或作之。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斵石於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復或作稷。唐世系表集古錄皆作復。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略敢諫諍。為諫議大夫。或無有字。諫諍一字或作言。或無諍字。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歐陽公跋怡亭銘云。裴虬撰。李陽冰篆。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為道州刺史。按公此文云。虬為諫議大夫。不云為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以濠壽廬三州團練使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召公主書記。二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遷或作選。非是。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頲音挺。男三人。璟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充或作彥。世系表作望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時寶應元年。上時兩詩。代宗以為能。將召入為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或無使字。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詔或作謂。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為翰林。下或有學士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嫠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而有或作而以。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為葬。斯其可銘也

巳。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此銘以家叶離。方言羅謂之羅。羅謂之罹古音通也。○今按詩兎爰及楚辭。多此類。　蓋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子或作祖。晉陽之色。或作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石本有河東字。或無。然此後多从石本。今亦从之。石本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撰。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字大順。或作字某。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祖下十六字方云。閣杭蜀本皆闕。惟監本與石本同。○今按方氏所校專據三本。而謂今本皆不足取。今此數字。乃三本所無。而今有者。若非偶有石本。則必以爲後人校增。而不之信矣。故知今本與閣杭蜀苑粹不同者。未必皆無所自也。觀者詳之。　父曰播。元暉三子。據、總、播。據、開元十九年總、十八年。播、天寶十一年。並登第。　尙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爲尙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據或作授。　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擧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圜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或無及擢第三字。貞元三年二月。以鳳翔留後邢君牙爲鳳翔尹。鳳翔隴西觀察使。至是表公達佐其軍。　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笑下或有君字。後九月九日。大會射。會下或有命字。　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或無盡字。能中下或有者字。　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指或作挾。閣本無指一矢三字。○今按下文三發三中考之。閣本之謬明矣。　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或無皆字。　射三發。連三中。或無射字。　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卅七石本如此。下二十一日亦然。方著其說。而不及改。今正之。　君再娶。初娶瑯琊

王氏。後娶京兆韋氏。或無初娶以下十二字。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卽死。或無產字卽字。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或無皆有名三字。然三字之義未詳。而方氏亦不著石本之有無。姑闕以俟知者。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己巳後我。已巳後我。或作爲已後。○今按此云已巳者。必其子之小字也。其年閏二月廿一日。廿說見上。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試下七字。或作某官。京下五字。或作殿中侍御史。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以君下二十八字。或作以君之喪。葬京兆某縣。銘曰。

官不遂。不下或有能字。非是。作官不能達。逡一作還。一歸譏於時。譏或作議。石本逸。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隳。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諸本無京兆以上九字。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茂或作成。○今以名義推之。當作茂。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後周驃騎將軍晉州總管府長史韋鎮封龍門縣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鎮子善嗣上谷太守。善嗣子崇德太子諭德。崇德子弼。字國禎。主客郎中慈濟商三州刺史。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大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祕書監。或無北都字。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保下或無卒字。僕射娶裴氏皐女。或無僕射字。皐爲給事中。爲上或有少字。非是。皐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選上或有其字。稹字微之。河南人。稹時始以選校書祕書省中。校上或有授字。非是。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固或作因。父上或無賢字。得上或有及字。及或作受。皆非是。率所事所言。皆從儀灋。言或作動。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頌人。爰敘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有或作於。祖或作舅。非是。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夭。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辭。以永於聞。好或作埋。

卷二十五　碑誌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孟郊詩有弔盧殷十首。其一云。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莓苔空生衣。可憐無子翁。蚍蜉緣病肌。攣臥歲時長。漣漣但幽噫。幽噫虎豹閉。此外相訪稀。至親惟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蓋謂公以河南令爲盧作此誌也。時元和五年云。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月下或有五字。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或無在紙二字。以下或有自字。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抵或作投。或無公字。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鎭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房式也。乞葬已。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時。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嵩下或有山字。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女上或有子字。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房君武也。公嘗爲其夫人鄭氏作殯表。今又誌其墓。

房故爲官族。官或作宦。稱世有人。自太尉琯。琯字次律。河南人。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天寶十五年七月。玄宗拜琯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至德二年五月罷。廣德元年卒。贈太尉。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玄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玄靜父彥雲。有二子。長曰玄基。次曰玄靜。玄基子融。天后朝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融子琯。祖諱肱。爲虢州司馬。父諱巒。或作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爲盩厔令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吏民。至今思之。○盩音輈。厔音窒。扶風縣名。水曲曰盩。山曲曰厔。前漢行幸盩厔五柞宮。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

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尙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人或作人士。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公改葬服。議殯於堂謂之殯。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中丞或作大夫。將行。或作往。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與吾兄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年或作名。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李素也。據史李素無傳。於李錡傳附見焉。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尹下或有隴西字。或作陸渾。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皋山下。或作八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考之史亦合。伊闕或作陸渾。考唐志。鳴皋實在陸渾。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公或作功。非是。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於一作于。少尹將以某月日葬。月下或有某字。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公。方作功。○今按若从方本。則此句無首。而下句子又禮葬。亦無所承。其誤明甚。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或無葬字。或無而銘諸三字。或無諾而二字。皆非是。公諱素。字某。或作字貞一。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育或作畜。于下或無其字。以明經選主虢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虢。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鄠。邑名。○古有扈國。鄠音戶。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倫上或無其字。或作往。非是。主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攷尉長安。遷

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貶或作敗。攺膳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或無郎字。選令萬年。或年選萬年令。公主奪驛田。十下或有溜字云。如溜谿之溜。非是。奪京兆尹符縣割界之。公不與。攺度支郎中。使屯田。度支或作侍郎介特。或作特。非是。元和元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李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或無擅字。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以崇或作與崇。或無不便字。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即其日事已疏奏。已事或作事已。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如郎下或有中字。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選下或有刺字。時以杜兼爲蘇州刺史。兼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因留爲吏部郎中。而以素爲蘇州刺史。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州者。或無權之二字。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或無敵字。或無敢字。皆非是。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明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令察刺史動靜。及錡反。各令殺其刺史。及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端或作號。非是。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或無縛字。公脫械還走州。錡反。素爲志安所敗。生致于錡。具桎梏釘于船舷。未及京口。十月。潤州大將張子良李奉仙等執錡。素獲免。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急卒一作竟平。○今按州字句絕。賊即錡將之戍州作亂者。以公至之速。不及走死。爲州民執以迎公耳。然民字以下必有脫誤。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六年三月。以河南尹鄭士美爲昭義軍節度使。以素爲少尹，行大尹事。七年二月。許孟容自兵部侍郎代素爲尹。呂氏子炅。棄其妻著道士衣冠。或無衣字。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間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贓。贓或作臧。古通用。然不知此句當如何讀。若臧字屬上句。即下文減賦別爲一事。若屬下句。即是以所沒入之贓。代民賦錢也。但屬上句者。語意差還耳。減民賦錢歲五千萬。千或作十。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簡州刺史。弘或作紘。祖乾秀。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氏下或有封西平郡太君六字。參或作泰。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公或作君。氏夫人下。

或有封彭城縣君五字。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或無其次曰道樞五字。樞下或無其次曰三字。道易上或有其次曰庠。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㬭。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皐山下。銘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上下或有立字。或作丘。或作山。立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校理下或有京兆昭應尉五字。洪佐烏重胤于河陽。公嘗有詩及序送之。至是卒。公祭以文。又銘其墓。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九或作七。下文七世爲曾祖。則此當作九。拓拔或作跖跋。廣韻引周書王秉王與並賜姓拓。至氏又有拓拔氏。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石爲跋。故以拓跋爲氏。跋亦一作拔。或說自云拓天而李。拔地而長。遂以爲氏。後魏孝文太和二十年改爲元氏。夏。謂中夏也。〇拓。音託。跋。蒲撥切。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十八年。還都洛陽。二十年盡改複姓。故烏石蘭止爲石氏。以河南爲望。後魏官氏志。烏石蘭氏改姓石氏。有司空蘭陵公石猛。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李翺嘗有薦洪狀。謂明經出身。曾任冀州。糾此黃字蓋誤。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或作方。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建字杓眞。元和三年十月。高郢爲御史大夫。奏建爲殿中侍御史。建舉洪自代。崔周禎爲補闕。禎或作楨。考周頌从示。〇今按大雅文王詩从木。當兩存之。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盧坦。與浙東使。薛苹。交牒署君從事。君下或有爲字。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閒以幣先走廬下。走下或有君字。故爲河陽得。得上或有所字。佐河陽軍。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表洪爲府參謀。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

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以或作與。）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上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諸題唐故或有或無。或有銘字。或無銘字。皆从舊本。右本多用大唐字。○韋丹新史。列之循吏傳。皆取公墓誌及杜牧所作遺愛碑爲之。）

公諱丹。字某。（字某。或作字文明。）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爲大司空。封鄖國。公左氏鄖人軍其郊。○鄖音云。）鄖公之子孫。世爲大官。（孝寬子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尙書事。津子琨。字玄理。唐太子詹事。封武陽縣侯。琨子幼平。岐州參軍。幼平子抱貞。梓州刺史。）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或無太師愛之四字。）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峽或作硤。考地理志。當作峽。）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登下或有明五經三字。或無登字。）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河陽下或有軍事。或無未行二字。少上或有適字。）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或作貲。）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以爲賢。命有司與其費。（或無以爲賢三字。）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或無置字。）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軍上或無行字。）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或無

詔字。八月。西川節度使韋皐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九月。徵闢爲給事中。不受詔。議者欲
釋不問。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
丹爲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李康。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鬪。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讓蜀事。徵上或有請字。劉闢去
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元和元年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闢。三州。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鬭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四月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
使。知節度事事。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是月。以丹爲晉慈隰三州觀察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或無
邑字。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或無上以爲忠四字。疑或公自以前。有上
以爲賢。語涉重複。故删其一。不知當存何字也。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元和二年正月。以宰相杜黃裳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
使。是日。以丹爲江西觀察使。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洪江饒虔吉信撫袁八州。以聚其財。始教人爲
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
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貧。畀或作裨。財或作材。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
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
人不病飢。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或無長字。東西七里。人去渫汚氣益蘇。汚或作汙。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
大屋。馬以不連死。馬或作焉。不或作爲。死或作廐。新史作以廢倉爲新廐。馬息不死。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
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老上或有既退二字。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
爲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其太下九字。閣杭李謝本作其大不可略如是。或作其大略如是。
皆非是。無也字。一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法下或有者字。朝廷方勇於治。
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

若干條。皆無絲毫寶。詔笞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或剩作賸。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辦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或無如布衣時四字。或四字在不易下。卑下或無一字。聚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支或作枝。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恆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或無史字。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或無女若干人四字。杜牧作遺愛碑云。有子三人、寘、宙、岫。宙咸通中。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嶺南節度。岫終福建觀察使。寘無聞。唐史世系表。則著寘宙審而遺岫。審大理評事。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或無縣字。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宗禮即呂恭。字敬叔。溫之弟。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方从閣杭蜀本。無直而不華者五字。及傳於後固四字。而複出得銘二字云。晁氏本有此字。殊不知嘉祐杭本已如此。大抵方未嘗見嘉祐本也，一本云。我公宜得銘。得銘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即顏眞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爲人。慊慊或作謙謙。矯矯爲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音灘。碑于墓前。維昭芙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識。式志切。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畢氏本畢公高之後。後世爲東平須昌人。其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晉有畢湛中書郎。湛子卓。字茂世。太興末爲吏部郎。北史畢敬衆子元賓。父子相繼爲兗州刺史。元賓六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祖榮。祖暉。祖歸子義暢。祖榮子義允。義允子僧要。祖暉子義𩥇義雲。入國朝有爲司衞少卿。貝邢盧許州刺史者。曰憬。入或作人。屬上句。憬。河南偃師人。武后時。爲司衛少卿。憬之子構。構一作稱。非是。構字隆擇。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爲景公。新舊史有畢構傳。終於戶部尚書。世系表亦作戶部。然舊史畢誠傳乃稱吏部。景公生抗。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

書生抗。抗本。抗作炕。世系表作杭。傳作炕。而世系官職亦不同。覆其宗。或作其宗覆焉。尚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歲。四或作七。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爲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坰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明經第一句。當有脫字。○今按明上或經下。當有中字或登字之類。宏死。坰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或作死節。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請上或有以幣字。署上或有遂字。按諸字疑衍。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入錢或作出入。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諸或作請。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墓或作葬。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女下或有子字。女子字。疑皆因下文誤入。生男四人曰鎬、鉌、鉥、鋭。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苟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胡之氏。別於陳。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其支子自稱胡氏。明允先。允或作元。河東人。世勤國。國或作固。戴厥身。戴或作載。籍文譜。進連倫。惟明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同州屬邑。有施爲。去平陽。晉州郡名。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或作後昆。或作省厚寬。○今按厚完二字見晉語。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證。秩大夫。秩或作秩。胡弟証。元和九年以御史大夫帥振武。十三年召還。此下又云。友韓愈。司馬徙。豈十二年從征淮西時邪。然則秩當爲秩。明矣。撫君遺。哭泣書石。撫或作友韓愈。司馬徙。公時爲行軍司馬。從裴度平蔡。故云司馬徙。或謂公是

時爲文史。司馬徙謂司馬遷父子耳。以誌無年月日。故二說不同。作後銘。系序初。

襄陽盧丞墓誌銘或有唐故字。

范陽盧行簡。盧下或有君字。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世世或作五世。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後漢北中郎將。子毓字子家。魏司空容城侯。毓子珽。字子笏。泰山太守。珽子志。字子道。軍諸祭酒。志子諶。字子諒。司空從事中郎。諶子偃。慕容氏營丘太守。偃子邈。范陽太守。邈子玄。字子眞。後魏中侍郎。玄子伯源。字陽烏。祕書監。伯源子道將。字祖業。燕郡太守。道將子懷仁。字子友。弘農太守。吾胄於跖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懷仁子彥卿。東宮學士。彥卿孫璥，爲沂錄事參軍。沂下或有州字。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萬年二字或作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府下或有職字。十下或有五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南下或有縣字。縣字或在河陰下。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璀。爲兗之金鄉令。之或作州。先君歿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或歿下無而字。年下有而字。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葬下或有於字。臨汝下或有縣字。汝原上或有臨字。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或作圖久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今按。此與後篇張圓志文體。特爲橫逸。與諸篇不同。亦其文之變也。但此篇中稱吾者皆述盧語。而最後一吾字。乃韓自吾。似少分別耳。弘農諱懷仁。沂諱璥。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沂下或有州字。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弘。舊史弘初秉節。事無小大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及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遣之。行次八角店。白日殺之。然此誌言。遇盜死塗中。亦未嘗略及貶謫之意。則國史補未必可信也。葬以元和五年二月庚午。據長曆二月無庚午。若曰庚午。則正月晦也。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劉下或有氏字。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

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或無夫子字。非是。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逢或作遇。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或作名。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汴下或有兒字。或無將字。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胤下或有若字。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或無人字。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耶。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弔下或有卽字。今按旣辭。而遂敘其事。蓋一辭而許。所謂禮辭者也。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讙。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閒。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日或作庚午。考唐曆二月無庚午。葬下或有于字。妻彭城人。世有衣冠。或無有字。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漢有陳蕃。蕃字陳師。故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楚若敖熊儀生子曰鬬伯比。伯比生子良。子良生越椒。字伯棼。以罪誅。其子賁黃奔晉。晉邑之苗。後以爲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縣名。屬潞州。曾大父延嗣。延嗣父襲夔。高蹈不仕。贈禮部尚書。中書舍人。大父含液。延嗣二子含澤含液。皆登第。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穎。楊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貞元十一年八月。以路寰爲江西觀察使。蕃佐其府。十三年九月。寰卒。後辟不肯留。後使李巽。辟蕃。蕃辭。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嚴綬。表佐其府。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爲非。年四十有

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以曆推之。丙寅爲其月十九日。葬君於洛陽平陰之原。男
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資無
十金。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鎰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諸史傳中。或言百金。或言萬金。皆以一斤爲一金。十金者。十斤金也。無田無宮以爲歸。無族親
朋友以爲依也。宮或作家。爲依或無爲字。樊汝霖云。按世系表。苗襲夔生延嗣。延嗣生含液。含液生穎。穎生蕃。蕃生著。著生愔、憚、恪。愔生台符。憚生廷義。又按登科記。愔長慶二年。憚大和五年。恪八年。台符大中八年。廷義乾符三年。皆相踵登第。然有可疑者。世系表以愔憚恪爲蕃之孫。誌謂蕃卒於元和二年。男女皆幼。自元和二年至長慶二年。甫十五年。豈遂有孫登第耶。然則世系表蕃之下所謂著者。誤矣。疑愔憚恪卽蕃之子。而執規執矩必復者。蕃死時。幼而未名。特其小字云爾。其後遂名愔憚恪也。嗚呼。蕃死時其困如此。其後子孫之盛則如此。爲銘者。可無怠矣。天將以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卷二十六　碑誌三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或無郎字。孔君名戣。孔子三十六世孫。時與公偕分司東都。卒。公爲作此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戣。字君勝。昭義軍。潞州也。在河東。今爲昭德軍。貞元二十年八月。以盧從史爲昭義節度使。表戣爲書記。從史爲
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頸一作顏。抑首伏氣。伏或作吐。方云。叔孫通傳所謂伏抑首者也。作吐非。○今按漢傳言伏抑首。言伏地而抑首也。此言伏氣。猶言屏氣耳。與漢傳語異。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
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日上或有且字。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常或作當。非是。居
五大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或作意亦通。作也非是。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
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以有或作有以。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

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或無者字。皆上閣本有唯字。或無複出孔君字。或複出云字。會宰相李公鎮揚州。元和三年九月。以宰相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猶或作獨。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元和五年四月。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縛從史送京師。貶驩州司馬。歐文忠書從史禱聽明山記曰。閱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于後。而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不聽。卒爲重胤所縛。嗚呼。禍福成敗之理甚明。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下或有府字。陰下或有縣字。廣武原或作某地云。唐河南府無河陰縣。○今按元和郡國志。河南府有河陰縣。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士下或有及字。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下或有帥字。軍帥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或無自其字。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作方。非是。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君或作居。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闚。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諸本作祖如圭。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岑父。皇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方从蜀本云。今本所紀父祖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二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及孔戣志。此以如珪作如圭。郎中作員外郎。著作佐郎爲郎。又非也。駕部乃戡贈官。此以爲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从方本。無大利害。但方詆諸本止載二世。爲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只載二世。云駕部乃戡所贈官。而戡實贈司勳。皆非是。世系戣志。與此志文。亦未知其孰爲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

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从杭本。無傷字。〇今按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疑。方氏特以杭本脫漏。遂不之信。寧使此銘爲歇後語。而不肯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或無散字。君或作尹。杜君名兼。史有傳。公與兼皆嘗佐張建封于徐州。至是。兼死河南尹。而公爲都官員外郎。爲銘。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爲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河東太守豐樂。戴侯有三子。恕、理、寬。恕字務伯。弘農太守。幽州刺史。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爲河東太守。葬其父洹水之陽。或無之陽字。寬字務叔。舉孝廉爲郎中。曾孫曼仕石趙。爲從事中郎河東太守。洹水出汲郡隆慮縣。〇洹。胡端切。其後世皆從葬洹水。下或有之陽字。及正倫爲太宗宰相。曼玄孫君賜。君賜子景。字宣明。州府交辟不就。景子裕。字慶延。仕齊樂陵令。四子。正玄。正藏。正儀。正倫。高宗顯慶元年三月。以正倫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十一月罷。今云太宗。誤也。猶封襄陽公。顯慶二年九月。封襄陽郡公。太宗始詔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或複出嗣襄陽公字。生僑爲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爲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爲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或作大理少卿。大理生廙。大理或作少卿。爲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廙三子。曾。左金吾兵曹參軍。冀。太學博士。少即兼也。舉進士第。建中元年。兼第進士。司徒北平王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貞元四年十一月。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表佐其府。遂至濠州刺史。本傳載兼刺濠州日。誣劾韋賞陸楚二人。以罪殺之。而子厚杜兼對。乃取其在濠州。能擯鍾離令之譏。今二事誌皆不載。豈以其善不足以掩惡。故略之耶。抑誌與傳異。故敘其族出歷官卒之年月日。與夫生娶而已也。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晁本如此。諸本甲三千人四字。皆在下文金魚之下。而魚下復有兵字。殊無理。甲字亦疑衍。或當在兵字上。姑闕。竢知者。以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爲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卽除吏部郎中。或無中字。遂爲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

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就之女。○藐音旣。生子男三人。柔立爲天長主簿。詞立爲壽州參軍。諠立爲順宗挽郎。女一人。順上字。或無爲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爲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及作。或作乃作。克施克守。纂辭奮筆。渙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廄虛空。事在于人。在于。或作不在。一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夫下一無守字。仕下諸本無上柱國襄陽郡王七字。平陽或作陽平。从石本。考唐世系表。當从平陽。碑銘或作碑文○今按此篇多从石本。按石本。其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上騎都尉韓愈撰。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尙書上柱國滎陽縣開國侯鄭餘慶書。將仕郎右拾遺內供奉賜緋魚袋陳岵篆額。其後云。元和七年。歲次壬辰。十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建云。此可以補刊本之闕。字有異同。今附于下。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尙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冀公。代。或並作世。石本。袞。或作充。閣杭本。世表作兗。兗封闗鄉公。兗子文昇。平愛秦三州刺史。封宜城縣公。昇子元逝。檢校次令。元逝子太一。太原令。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令下或有問字。開元受賜更名。賜。或作錫。嗣恭其初名劍客。以世庵爲鄰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爲蕭關令。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上上。爲天下最。玄宗以爲可嗣漢魯恭。因賜今名。字懿範。害于太史。治行靈州。治。或作始。永泰元年閏十月。嗣恭由戶部侍郎爲朔方節度使。終功南邦。大曆七年正月。以嗣恭爲江西觀察使。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十月。以嗣恭兼嶺南節度。往征之。十一月克廣州。斬晃。以平嶺南功。檢校兵部尙書。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尙書。封冀國公。轉薨贈尙書右僕射司空。或無司空字。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嗣恭二子。恕應。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選。或作遷。貞元初。以應爲虔州刺史。劉餘𩃎都。

作縣安遠。以利人屬。餘或作隸。人或作民。下同。鑿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尙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于溫。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上田。或作上苗。拜尙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攻刺廬州。又甓其城。人不歲苦。人。或作民。苦。或作苦。入爲司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還至宣歙池觀察使。永貞元年十二月。自常州除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王。或作公。非是。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闢誅。蜀闢。或作劉闢。或蜀下別出劉字。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善之。鑱其說響山石。響山。州山名。宣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或無者字。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害賤出與人。人。或作民。下同。歲熟以其得收。常有羸利。羸。或作餘。故在所人不病飢。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歲上或無其字。年上或有享字。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既下或有而字。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鄘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洎溫。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人。或作民。下完上實。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軍響山。牆屋脩施。脩。諸本皆然。方弃不錄。而直作循字。褒功刻表。功。或作嘉。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敍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凡代。作凡世。一維難其保。既顯既願。願。或作碩。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愼以有。延畀後承。或作丞。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在或作有。以告無期。博士是銘。博士或作傳世。○按公是時正爲博士。或本非是。

烏氏廟碑銘

烏重胤之父也。許孟容嘗作神道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上元和五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眞卒。其子承宗自留爲後。上欲革河北世襲之弊。從史時爲昭義節度使。遣父喪。因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功。十月。昭削奪承宗官爵。以承璀爲招討宣慰使。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共討。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七罪切。卽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從下或有者字。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重胤自昭義都知兵馬使。路州左司馬。拜銀青光祿大夫。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其以。或作以其。卽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謂工部尚書。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三室同宇。史記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謂上同下異也。宇一作牢非。○今按後漢以來。公私廟制。皆爲同堂異室。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世本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洎卿大夫系氏名號。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左氏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劍。烏存率國人逐之。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齊下或有者字。餘下或有有字。左氏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昭二十一年冬十月。齊烏枝鳴戍宋。一本云。在齊有餘枝鳴者。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史記。秦武王時。力士任鄙烏獲。皆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烏氏後魏烏洛侯之裔國。邑在漢東二千餘里。貞觀初。貢獻內屬。代爲功臣。因官徙地。今爲張掖人。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衞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衞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郞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贈下或有工部字。玼或作洽。新史承玼有傳。字德潤。重胤傳亦云。承玼子也。溫公考異。嘗加辨正。宋樊本皆作承玼。蓋許孟容嘗爲承玼碑。石本猶傳於世。新傳蓋本此也。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屬或作屢。○今按屬亦連屬之意。北狄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四黑水。五渤海。從戰捺祿。走可突干。諸本多作突于。或作奸干。今从許碑。定从干云。可突干。契丹之勇將也。新傳奚契丹入寇。承玼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玼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干

奔北。○捺。奴葛切。渤海。擾海上。或無擾海字。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樊汝霖云。或謂破走河汗于渤海上。追之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蓋因可突干入寇而然。止是一事。今按許孟容作烏承洽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干。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据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溫公考異。新史爲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刻耳。以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壍原累石。累或作壘。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黑水室韋。二國名。黑水。即靺鞨。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歸唐。思明然之。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十二月。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許碑。承恩。玭之從父兄也。承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或作左領。杭蜀粹與許碑新傳皆作石嶺。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年九十六。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大裔。夫重。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或作右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壚。制有或作有其。壇或作罈。數備禮登。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言制數既備。禮亦增崇也。袁氏廟碑所謂數以立廟。亦是此意。若如方本。即上句已言授節。不應至此始言登壇。況登壇又與立廟不相關乎。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蜀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按廟制。以西爲上。方本爲是。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其有。或作孰其。克對無羞。克或作光。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追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今鄭州滎陽有索水。即漢高帝與項羽戰於京索者也。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諮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諮字君明。魏將作大匠五世孫。仕垂。爲

太常少卿。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韜子盥燕。太子詹事。生三子。號北祖。恬號中祖。簡號南祖。曄後簡者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
入唐。有爲利之景公令者。曰嘉範。簡生季驪。驪子昞。昞四世孫嘉範。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
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涼之。或作涼州。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
鄭氏。季或作李。謂下或有日字。或謂作日。其必作必其。稍長。能自課學。課或作謀。○今按蜀志出師表。自謀字。文選。亦作自課。恐公用此語。明左氏春秋。以進
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大曆年第。四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
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奏儋爲參軍。戶曹殯于涼。涼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
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公能下或有使字。或無哀字云自少而長。求之不置也。○今按心字。
當屬下句。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
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閒。卒用有就。閒或作問。非是。或無卒字。有就或作其說。非是。貞元十六
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考嚴綬傳。將說。李說也。或無即詔字。馬下或無複出節字。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
大夫。北都留守。貞元十六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李說卒。儋自本軍行軍司馬。除檢校工部尚書。充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
心。及昇大帥。昇或作升。帥或作師。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
賄。省姱嬉之大燕。姱或作誇。校講民事。校講或作講校。施罷不竢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氓或作賦。或作民。軍給以饒。
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臨朝者三日。或無能字。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
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軍下或無之字。或作之軍。氓或作民。及
旁九郡百邑之鰥寡。河東節度府。管汾遼沁嵐石忻代憲。凡九州。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

飲酒必極醉。與或作爲。投壺博弈。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若或从閣蜀本作苦。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令狐楚嘗爲太原從事。唐志有表奏十卷。自號白雲孺子。蓋以媚僭也。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與善屬上句。好樂屬下句。蜀本以善爲其而連好樂爲句。又云。名人魁士。呂氏春秋語。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常或作嘗。下同。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患下或有勢字。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與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或有田氏字。歐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舛訛。惟弓家本。更校。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如羅池黃陵廟碑之類。以校弓家集本。舛謬猶多。若田弘正碑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易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眞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謹也。今各參注于下。石刻後題云。朝議大夫安定胡證書幷篆額。京兆府廨有此碑。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衡。丞相吉甫。李吉甫。丞相絳。李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郞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事嗣或作嗣事。嗣下或有于字。○此篇今亦从方氏所據石本。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弘正父廷玠。大曆中爲滄州刺史。恒州李寶臣。幽州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固守。卒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洛州。改湘州。建中初。田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玠爲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玠爲從昆弟也。及悅姦謀敗露。廷玠曰。爾藉伯父遺業。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爲叛臣。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乃謝病不出。三年憤鬱而卒。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竇命其史臣克。

作爲駉駜泮閟之詩。○駜音似。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假音格。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服上或有能字。靖或作靜。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或無隸字。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州或作博。或無兼字。元和七年十月。以弘正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弘正始名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季安高祖璟。平州人。官都水使者。璟二子。守義延惲。延惲安東都護府司馬。守義二子。承嗣廷琳。承嗣子緒。緒子季安。季安子懷諫。廷琳子悅。延惲子廷玢。元和七年八月。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卒。懷諫自知軍務。時年十一。以弘正爲都知兵馬使。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諸將憤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之。不可。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作內。受或作臣。狎于太寧。狎或作洽。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蘗蘗魏土。嬰兒戲兵。嬰兒。謂懷諫。吏戎愁毒。莫保腰頸。或作領。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左傳。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注言不事君也。又云。二三子順天明。公語出此。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壃籍戶。提或作堤。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于宗。或作宗廟。以降。或作降以。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櫜兜戟纛。櫜或作橐。蜀本作櫜。石本同。但省人耳。○今按櫜謂弓服。櫜乃囊之無底者。非兵仗也。當从石本。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追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媲德娠賢。梁國是榮。媲。配也。言梁國配兵部之德。娠。孕也。左氏后緡方娠。娠賢。謂生田弘正也。○媲。匹詣切。娠。之刃切。又音身。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于蓍龜。祖考咸喜。曁曁田侯。曁曁。果毅也。禮。戎容曁曁。

〇鑾音忌。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承或作丞。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爾祖爾思。饗或作嚮。爾祖爾思。或作祖考之思。或作爾祖之思。

卷二十七　碑誌四

劉統軍碑公嘗誌統軍劉昌裔墓矣。今又銘其碑。此篇並从方所据石本爲正。可疑者。別見諸本。作唐古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許下或無軍字。方从石本。薨。既葬。元和八年十一月。昌裔卒。九年九月。葬河南。將反机于京。舍于墓次。或机作柩。或作几。或作主。京下有師字。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顧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凡所以較德焯勤者。〇焯。之藥切。明也。一作悼。一作卓。莫不粗完。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昌裔卒。有詔贈潞州大都督。日事時功。以著不可誣。可下或有以字。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太常上或有有字。有謚。昌裔謚威公。有誄。有幽堂之銘。又如即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無巳。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昌裔四子。縱其長也。縱哭。或無哭字。拾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漢高帝季弟楚元王交之後。陽曲之別。遜公祖遷。昌裔曾祖承慶。爲朔州刺史。祖巨敖。爲太原晉陽令。樂其土俗。遂占籍爲太原之陽曲。日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公曾祖考。爲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于公身。三世晉人。趙德夫云。石本三世作再世。上文祖令太原。作考令太原。然其篇首既言陽曲之別。由公祖遷。則爲晉人。非再世矣。碑當時所立。不應差其世次。莫可曉也。〇今按劉志在後卷。所述世次尤詳。與再世之云。皆不合。亦石本不足信之一驗也。公生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爲國喑噫。上於金切。下烏界切。來告邊帥。或作師。可破之計。楊琳爲橫。巴蜀靡彤。考代宗起大曆三年。瀘州刺史楊子琳反。昌裔說子琳事。通鑑亦可考。新書作楊惠琳。誤矣。公由游寄。單船諭招。爾雅。士特舟。注。單船。折其尾毒。其尾毒。或作旗纛尾。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巳。還臥民里。昌裔說邊將不售。

去入三蜀。楊琳之亂。蜀人苦之。昌裔單船往說琳。大曆四年二月。琳遣使詣闕謝罪。以琳爲峽州團練使。以昌裔爲從事。後琳客死河朔間。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謀。德宗之始。爲曲環起。奮筆爲檄。强寇氣死。建中初。曲環爲邠隴兩軍都知兵馬使。其收濮州也。辟昌裔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剴曉大義。環上其稾。德宗異之。決敗算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貞元二年七月。環自邠隴行營節度拜陳許節度使。昌裔從府還。公遂佐之。蘇民軋敵。軋或作戰。或作朝。多出公畫。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天子所憑。蔡卒幸喪。圍我許郛。新師不牢。劻勷將逋。劻勷。急走貌。又遽也。○劻。曲羊切。勷。如羊切。公爲陳方。或作力。應變爲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方云。或云此當脫一句。非也。○今按此篇文體整齊無奇句爲韻者。或說是也。不然。則衍與之上下一句。未知果孰是也。石本之不足信。此又顯然。前亦屢辨之矣。遂至遁敗。貞元十五年八月。環卒。淮西吳少誠遣兵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救之。皆爲少誠所虜。丙午。以說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昌裔時爲營田副使。止之日。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戰。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敝。蔑不克矣。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以功遷陳。實許之半。許州圍解。昌裔以功拜陳州刺史。聲駕元侯。以勢自憚。貞元十六年七月。少誠進擊蔡州。行營招討使韓全義敗于溵水。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何爲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復入居許。爲軍司馬。貞元十八年。以昌裔爲陳許行軍司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職。貞元十九年六月。說卒。以昌裔檢校工部尙書。兼許州刺史。充陳許節度使。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稚耋嬉遨。遨或作遊。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峻。諸本作浚。○今按此一字亦可疑。未詳其說。其償未塞。僕射以都。封彭城郡公。再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償或作賞。以或作已。○今按上句有未字。此當作已。然此集二字通用者亦多。姑从舊。及癸巳歲。秋霖水出。流過其郛。破民廬室。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漂溺居人。六月。徵昌裔還京師。公卽疏言。此皆臣愆。防斷不補。瀆民於泉。瀆或作儥。臣耄且疾。宜卽大罰。上曰燭害。燭或作菑。○今按燭害滅除字。本秦刻。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歊赩。歊或作歊。○赩。大赤也。楚辭大招。○赩。許極切。宇見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惡。不能造闕。仆臥在宅。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愁苦。可召也。六月。以東都留守韓皐代之。詔昌裔還京師。至長樂驛。知帝意。因請歸私

第。許之。稱風眩。閔有加錫。命爲統軍。龍武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昌裔至。天子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右龍武統軍。知軍事。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奏聞怛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州。存歿之賚。於數爲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衢州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然後漢書云。楚文王滅之。楚辭亦云。荆文寤而徐亡。按周穆王時。無楚文王。春秋時無徐偃王。辨見於楚辭補注中。石刻云。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史記秦本紀。大業之子曰大費。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子。大廉之後爲秦。若木之後爲徐。是爲俱出柏翳也。○嬴。余輕切。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本紀又曰。大廉玄孫孟戲中衍。殷帝大戊以爲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世。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若木玄孫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殷御。以敗桀於鳴條。是有大功也。殷或作商。今从石本。此篇內同。疑者別見。○秦處西偏。專用武勝。中衍曾孫曰戎胥軒。軒生仲潏。潏生飛廉。廉生惡來。來生女防。防生旁皋。皋生大几。几生大駱。駱生非子。周孝王以爲附庸。邑之於秦。是爲處西偏也。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國或作侯。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僨。猶亡也。爾雅云。僨。僵也。莊子。一僨一起。沈其宗。謂滅其族。○僨。方運切。又甫運切。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文。或作又。今以上文秦用武勝者推之。此宜作文。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穆王名滿。左昭十二年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列子曰。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西征崑崙。八駿。驊騮。綠耳。赤驥。白義。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穆天子傳云。穆王見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能一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石本無宴字。○今按無宴字不成文。以它本補。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祭。方从杭作寮云。今廟中有傳刻。慶曆中石本亦作寮。○今按賓寮無理明甚。況慶曆石本。非當時物。尤不足據。而左傳有賓祭字。當从諸本作祭爲是。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

博物志云。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赤矢。以爲得天瑞。後因名爲弓。自稱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朱弓。一作象犀。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
父御。造父。穆王御。飛廉玄孫也。○造。七到切。父音甫。長驅而歸。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綠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
長驅歸周救亂。與楚連謀伐徐。以史記世系表考之。穆王所與連謀伐徐者。殆楚熊勝也。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
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失下或有其字。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
禮記曰。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先君駒王西討。駒王。徐之先也。章禹。左氏昭三十二年。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以奔楚。章禹。宗十一世孫。祖孫相望。自秦至
今。秦或作奉。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史或作文。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
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太末。春秋時姑蔑也。至漢改焉。唐號曰龍丘。越絕書。姑末。今太末。後漢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
太音闥。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選。綠苔
髣髴乎研上。南越志。生研石上。注。研與硯同。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公或作宗。即其居立先王
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徐堅字元固。徐嶠字巨山。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
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
制觕樸下窄。○觕。倉胡切。或作桷。不足以揭虔妥靈。○揭音竭。又丘傑切。而又梁桷赤白。陊副不治。選。期不阤陊。陊壞落也。○陊。池耳切。又徒可切。
圖像之威。黮昧就滅。○黮音鐔。玉篇云。深黑也。藩拔級夷。庭木禿𣟋。或作缺。○今按缺正字。𣟋俗體。然唐人多用之。姑从其舊。祈吒日慢。祥慶弗
下。日方云洪。以石本定作由。○按由義未詳。姑从諸本作日。今州之羣支。羣支或作支郡。或作羣吏。皆非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上。不即不圖。
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序應。鄉或作御。是歲州無怪
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耿耿祉哉。或作祉哉祉哉。方从閣本無祉字。而不言石本之有無。又云。耿當讀从炯。今从諸本。其不可誣。

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秦傑以顛。徐由遜繇。遜或作遜。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婉音苑。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詈或作言。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與。方从洪氏石本作當。今从諸本。姑蔑之墟。太末之里。今衢州有姑蔑城。左傳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自泓上觀之。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預注。姑蔑。越地。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闢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上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敎。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古或作死。亢協韻若郎切。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暴。方作常。而不言石本。今从諸本。文追作誄。刻示茫茫。示或作石。方云石本如此。而不敢从。今亦不敢从也。

袁氏先廟碑　袁滋履歷。並詳本傳。碑特其槩耳。唐書新傳。以滋爲袁範之後。則又誤矣。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旂節朝京師。歲或作年。方云。考之史。袁滋以元和十一年朝京師。旂或作旌。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牟豕幸有石。即所謂麗牲之碑。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麗。繫也。如具著先人名跡。著或作者。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篇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或作已來。○拓音託。拔。蒲撥切。注見廿卷集賢院校理墓誌銘。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熏後。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語或作詩。樹或作封。後下或有爲字。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或作可見于譜。常居陽夏。陳陽夏。漢世淮陽國。前漢發兵拒之陽夏。注今亳州。○夏音賈。陽夏至晉屬

陳郡。或無郡字。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轅固。申儒遏黃。漢儒轅固齊人。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固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安。後漢時仕終司徒。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終或作紛。非是。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新下或有安字。穎或作頻。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耋薨。始葬華州。耋或作耄。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或無再出大父字。有公字。大父或作大夫。比或作妣。皆非是。歿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貞元十六年二月。尚書右丞出刺華州。自金吾大將軍。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召拜。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贊辨章。便章也。史記。便章百姓。即平章耳。仍持節將蜀滑襄荊。永貞元年十月。以滋為西川節度使。元和元年十月。徙義成軍節度。八年正月。自戶部尚書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九年九月。徙荊南節度。蜀謂西川。滑謂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荊謂荊南。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刻或作烈。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詩下或有文字。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或作漣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忍一作思。漢明帝時。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嘗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為。方云。博士轅固。司徒袁安也。按左傳陳有轅濤塗。又有袁僑。漢有轅固轅豐。又有袁安。蓋兩姓也。杜預謂袁僑濤塗四世孫。不知何以至漢復出兩姓。○今按歐公集古錄。漢三老袁良碑。亦云濤塗立姓為袁。蓋轅袁古字通用。袁盎又通作爰。亦非別為一姓也。收功厥後。五公重尊。安。章帝時為司徒。二子京、敞。京子湯。

字仲河。桓帝時太尉。湯子逢。字周陽。靈帝時司空。逢弟隗。字次陽。獻帝時太傅。京弟敞。字叔平。安帝時司空。凡四世五公焉。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把或作祀。或作持。羣或作郡。數以立廟。數或作敎。見烏氏廟碑。說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筵或作業。維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勢卽宜。以諏以龜。以平其巇。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鉶。或作鈃。肩臑胉骼。臑。臂節也。禮記。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個。儀禮。臂臑肫骼胉脅也。儀禮。兩胎脊肺設扃鼏骼。禽獸骨也。四者皆所薦之羞。○臑。奴報切。又女朱切。胉音粕。骼音格。其樽玄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爾或作示。非是。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或作繫牲。維以告之。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房啓。之死及葬。誌皆不載年月日。啓以貞元末爲容管帥。在容九年。還桂管。坐中使事。貶虔州死。元和十年也。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于茲。父乘。琯三子。宗偃。御史中丞。次乘。幼孺復。容州刺史。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目染。擩或作濡。或作揣。方云。擩。亦染也。今按擩。而遇切。字見儀禮。然作濡亦通。○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或無觀字。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飭理。同官憚伏。理或作治。衛晏使嶺南黜陟。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洪經綸柳冕衛晏等一十人。分行天下。晏使嶺南。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進或作選。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貞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裴胄爲湖南觀察使。胄字胤叔。河東聞喜人。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還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又或作胄。非是。佐胄或作爲佐。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辦激絕。辦或作辨。○激音激。疾也。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貞元

二十一年五月。以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州下或無之字。容管所隸容辨白牢欽巖禺湯瀼古等州。林蠻洞蜒。當作蜑。南方夷也。○蜒音誕。守條死要。伊消切。約誓也。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朋或作爲。非是。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元和八年四月。以啓爲桂管觀察使。封淸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啓除桂州。州邸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飛驛以授啓。既而憲宗自遣中使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賂。即日。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紿請視。因持之歸以聞。七月。貶啓太僕少卿。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啓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中使。啓未至京師。貶虔州長史。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罷臘口等使。九月丙午。中官季建章坐受啓賂。杖一百處死。癸未。貶啓虔州長史。啓先賂建章口十五人。既怨其發官告事。乃具上言。帝既殺建章。并黜啓。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于南。謂佐衞晏。乃始巳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

功緒卓殊。坻獠循業。○獠。張絞切。維不順隨。不順中使。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非公或作非君。

唐故銀靑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衞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或無尚書以上二十八字。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順宗后弟。今天子之舅。憲宗舅。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王用父日。子顏。生順宗后。后生憲宗。憲宗元和元年。贈太師用祖日難得。元和元年。贈太尉用曾祖日思敬。元和元年贈司徒。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褒外氏。自外高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冊登公師。事載之史。高王上或有祖字。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子顏二子。重榮官至王傅。次即用也。於是特拜銀靑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特或作時。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於太原。益掌廐苑之事。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挾不矜。賓接士大夫。高下

中度。士下或無大字。 與官耆事。滋久愈謹。與或作與。耆或作嗜。方云。耆音指致也。詩。耆定爾功。語。嗜其服肱。以從司馬。○今按耆或疑卽嗜字。更詳之。 國由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仍或作如。方从館杭本作祔。○今按仍卽如也。祔字無理明甚。可以見閣杭本之謬矣。 遷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專爲恩。專下或有於字。 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元和十一年三月。太后崩。八月葬豐陵。 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爲位以哭。贈工部尙書。十一月壬申。葬于萬年縣落女原。落女或作樂安。 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壻京兆尹李脩。或作脩。考舊史當作脩。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常或作章。 今不可以辭。愈曰諾。而爲銘曰。

有蟜氏國。實出炎軒。按史記。軒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元囂。曰昌意。元囂生蟜極。晉語云。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有蟜。古之諸侯也。○蟜音喬。音矯。 又蜀塗莘摯。史記。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陽。有聖德。立爲帝。是爲顓帝。禹者。皇帝之玄孫。顓帝之孫也。娶塗山氏之女。生啓。書曰娶于塗山。季歷娶太任。蓋摯國任氏之中女。詩曰。摯仲氏任。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娶莘國之長女曰太姒。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列女傳。湯妃有莘氏之女。生仲任外丙。又云。太任文王之母。摯仲氏之中女。王季娶以爲妃。○摯音至。莘一作華。非是。 正妃之門。孰豐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胄。王氏。周靈王太子晉之後。 官封繼繼。上繼字或作相。非是。 寳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天子吾甥。吾或作其。非是。 卑躬愼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攸。方作猶。○今按文理當作攸。又上句已有猶新字。不應重出也。

卷二十八　碑誌五

曹成王碑

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書。然嘗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如此碑中用剜蘇鏺掀撇掇筴跐等字是也。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永隆元年十月。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從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二子俊嗣王。南州別駕傑爲黎國公。垂拱四年。並遇害。神龍初。以傑子胤爲嗣曹王。後備自南還。詔停胤封。而封備。備卒。開元十二年。復封胤。胤卒。子戢嗣。位左衛率

府中郎將。子皐嗣。是爲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或無蜀從二字。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有大字。轉貳國子祕書。自都水監使者三遷至祕書少監。王生十年。而失先王。開元二十一年。父戢卒。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痛下或有自字。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持身或作將身。斬斬或作嶄嶄。非是。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謂爲兵所刳割也。刳。空胡切。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交或作皆。○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議云交駭物聽。交下不存濟者之類。意猶曰。即今云爾。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掊音剖。擴。苦莫切。擴。一作横。悉棄倉食與民。活數十萬人。活下或有者字。或無十字。奏報。升秩少府。或無報字。府下或有監字。時大饑。有官粟數十萬斛。皐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皐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安暇稟命。若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與平袁賊。寶應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反。詔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之。四月。晁卒。與及也。易繫辭。其孰能與於此。○與音預。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兼。方作處云。考舊傳合。○今按成王本以温州長史行刺史事。今兩奏功。而得處州別駕。又不行州事。則於地望事權。皆爲左降矣。以事理推之。不應如此。疑方本誤。而諸本作兼者爲是。蓋以舊官仍兼本州別駕以寵之爾。下文又云。部告無事。則謂温州前此旱飢。而今始無事也。又云。遷眞于衡。則是自行刺史事。而爲眞刺史也。其閒不應復有處州一節。明矣。舊史亦承集誤。不足爲據。還眞于衡。眞或作鎮。法成令脩治。出張施。或作弛。聲生勢長。上聲。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時辛京杲爲湖南觀察使。○噎。烏結切。媢音墨冒寐三音。誣以過犯。御史助之。助或作劾。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或無于字。大曆十二年四月。貶吏部侍郎楊炎爲道州司馬。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八月。召炎爲相。炎還皐于衡。以直前讜。或無前字。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理或作治。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詩。丘中有麻。將其來施施。注。舒行也。即貶于潮。以還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方云。閣杭蜀本察使下有殘字。而無國字。將國良。王國良也。馬大年所得柴氏善本。無殘字。良下有往字。以虐字屬下句云。良不顧往。而辛強使之也。然按舊史云。前使貪殘。新史亦云。前帥貪虐。國良以富獲

證。則馬說爲非是。國亘只稱亘。猶南霽雲只稱雲。李光顏只稱顏也。下文亦可併考。○今按文勢。則馬說爲是。虛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从馬說。但國亘初見。當全書二名。其後乃可單出。如霽雲光顏。亦先全書。後乃單出也。亘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戍或作成。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師湖南。建中元年四月。皐爲湖南觀察使。以將五萬士以討亘爲事。王至。則屛兵投亘以書中其忌諱。亘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羞或作爲狐。史作首。或作疑。鼠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踔。敎切。拗抵亘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亘降。亘今安在。亘不得巳。錯愕迎拜。愕或作迕。方云。集韻愕逆各切。相遇驚也。或作遻。隸作遌。後漢寒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新舊史亦謂愕眙不敢動。則此用愕字爲正。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責或作遣。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建中二年。皐丁母艱。奉喪至江陵。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反。乃授皐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升秩散騎常侍。或無常侍字。明年。李希烈反。或無李下四字。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建中三年十月。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反。以皐爲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江。方作洪。州或作南。方云。考新舊史皆作洪。○今按洪州。即江西帥治所。若只大選洪州。乃是未曾出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蓋爲北向進討之勢。故其下文。遂攻蘄州。道里亦便。史承集誤不足據。當从諸本。作江爲是。不然。則以州爲南。猶勝作洪州也。○著。直略切。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搏。新書作團。方作摶。嬴或作羸。方云。樊澤之馬大年皆曰作羸。非是。羸。謂秦也。越。謂勾踐伐吳之兵法也。○今按搏。徒官切。團也。楚辭云。圜果搏今。古字通用。而新書从今字也。然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不知諸家之說何所據。唯蘇氏古史見之。則恐或是反用此碑語也。搏或疑是摶字。亦未有據。但搏力無理。其誤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力之語。然杜後出韓公。不當用其語也。○今參考姚令威集。注云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則搏力知其爲秦法也。左傳哀公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爲左右勾卒。杜預注云。勾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則勾卒知其越法也。曹誅五界。五或作伍。界或作卑。方云。曹五字。見馬融廣成頌。曹伍相保是也。馬大年云。曹誅五界。敗則誅及其曹。有獲則分界其伍。樊澤之云。界凡數音。如字畿也。音脾償也。音俾使也。音婢形下大也。音班水名。或云音卑。然集韻所無。新書皐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即約此碑語而爲文也。艦步二萬人。艦。禦敵船。釋名。上下重板曰艦。音濫。以與賊遌。吾故切。遇也。義見二十二卷祭張員外文。嘬鋒蔡山踣之。嘬。謂一

舉盡鬭。禮記。無嘬炙。踣偃也。時希烈兵柵廣濟之蔡山不可攻。皐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流而上。賊闔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皐直。西去蔡山。三百餘里。皐遣步士悉登舟。順流而攻蔡山。拔之。○嘬。楚快切。踣。蒲墨切。剜蘄之黃梅。皐既拔蔡山。閱一日。賊救至。遂大敗。乃取蘄州。降將李良。又攻黃梅。殺賊將韓霜露。黃梅。蘄州縣名。○剜。烏丸切。大鞣長平。鞣。說文云耎也。長平。地名。○鞣。如又切。一音柔。鏺廣濟。說文。鏺。兩刃木柄。可以刈草。廣濟。蘄州縣名。○鏺。普活切。掀蘄春。掀。舉也。蘄春。亦蘄州縣名。○掀音軒。撇蘄水。撇。擊也。選。撇波而濟水。蘄水。亦蘄州縣名。○撇。普滅切。或誤作撤。掇黃岡。黃岡。縣名屬黃州。筴漢陽。廣韻。筴箸也。鋏箭具。漢陽縣名。屬沔州。○筴。古業切。又音夾。行跐汊川。跐。蹋也。莊子跐黃泉而登大皇。汊川。縣名。屬沔州。今漢陽地。汊水歧流也。○跐音紫。汊。測駕切。汊川一作汶水。非是。還大膊蘄水界中。或無中字。左成二年。殺而膊諸城上。注。膊。磔也。音博。又音粕。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披或作誅。或作株。馬本作誅。左傳云。又披其邑。安三縣。安州三縣也。其州。安州也。興元元年七月。皐遣伊愼王傍。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溳水爲固。攻之累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虛。以步騎八千援之。皐命李伯潛分師迎擊于應山。俘之。遂下安州。斬其刺史王嘉祥。標光之北山。光州有光山縣。無北山。恐誤○標。匹遙切。䧟隨光化。䧟。大食也。說文云。歠也。隨光化。二縣名。並屬隨州。○䧟。他合切。捁其州。捁或作牿。廣成頌。散毛族。梏羽羣。李賢曰。梏。古酷切。字从手。卽古攪字。十抽一推。後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爲推。宋次道云。推者。稚也。避高宗諱而闕耳。呂縉叔云。推者。椎也。獨髻爲椎。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爲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魋結字。注讀爲椎髻。故唐令以椎爲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椎而取其一以爲兵。卽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爲中。而無椎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屬或作厲。○今按厲鄉。當屬亳州。去安州尙遠。當作屬。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五州。謂蘄黃安沔隨也。舊史云。凡下州四。縣十七。按地理志。蘄四縣。安六縣。黃三縣。隨四縣。凡十七縣。傳止書其取蘄安黃隨。故云四州十七縣。公又書沔州漢陽汊川二縣。故云五州十九縣。縣下一有之字。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民下或有之字。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尙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貞元元年四月。以皐爲荊南節度使。三年閏五月。以皐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興元元年二月。車駕幸梁州。希烈北取汴鄭。建中四年十二月。希烈陷汴州。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薄或作亳。非是。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亡或作士。非是。○咋。仄革切。聲大也。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

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一吏。方从杭蜀本作吏一云。一當如壹民而重威之壹。吏一軌民。用吉日辰良體也。使令疑衍一字。宿上或無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說吉日辰良一句。遂更不問是非。每有訛舛。悉以還就。如此以一吏爲吏、一。則無理之尤耳。宄或作宄。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彞將慎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任至潛九字。或作任馬彞伊慎王鍔將。方云。潛。李伯潛也。時馬彞掌幕府。故不言將。今从之。借盡其力能。一作偕能盡其功。借上或有王字。其力。方作力其。非是。○今按能字。合在盡字上。薨。贈右僕射。貞元八年三月卒。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貞元五年。道古登第。憲宗即位。以道古爲司門員外郎。進士上或有中字。下或有第還字。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元和八年十月。自宗正卿除御史中丞。充黔中觀察使。朝京生。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元和十一年。道古自黔中朝京師。以爲六州都團練觀察使。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寄或作其。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受或作授。而四州適在吾封。州或作邑。謂沔蘄安黃。四州。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皐三子。象古。復古。道古。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請。或無之字。皆非是。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弟或作第。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徵。二或字並作旣。或無下一句。曹始封於貞觀二十一年。時太宗十三子。三早卒。二貶死。泰與愔亦皆還也。降曹之祖王。畏塞絕遷。曹。方作明。宋景文云。豈有爲人作銘。而名其祖者。當作曹。方云。明坐太子賢事。陸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今按銘文四字。未詳其義。疑畏如畏厭溺之畏。塞如其行塞之塞。言見殺於閉塞之中。而封絕於遷謫之時也。方說近是。而別圖云。明徙黔州都督。則不知明但徙黔州。而爲都督所殺。遂誤以都督屬上句也。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按新史明子俊嗣王。國公。皆爲武后所殺。傑㶏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按史中宗神龍初。以傑子胤爲嗣曹王後。明少子備自南還。詔停胤而封備。備薨。復封胤。所謂子父易封也。胤薨。子戢嗣。自備至戢。所謂三王守名也。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彊。齦其姦猖。蘇枯弱彊。或作吹枯蘇僵。廣韻云。齦。齧也。音懇。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或無此一句。王亦有子。或云。語下脫一句。按公爲銘。不必盡偶句用韻。劉昌裔王仲舒碑可見。○今按劉碑脫句。前已論之。不可爲法。王碑雖可爲例。然彼文從韻協。無可疑者。而此篇下文。亦不可曉。不知其果然否耳。處王之所。唯舊之視。

蹶蹶陛陛。○蹶。居衛切。詩。良士蹶蹶。下陛字。方作陞云。陛陛。猶階而升也。○今按方說實取無理。作陛陛則韻協。故且从之。然其義亦不可曉。大抵此篇多不可曉。今姑闕之。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息國夫人墓誌銘其日葬河南河陽。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則李欒實河南人耳。欒無傳。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貞元九年十二月。靈州節度使杜希全卒。十年正月。以本軍行軍司馬李欒爲留後。十一年五月。以欒爲節度使。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戶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僮下或有僕字。非是。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閒。卑尊或作尊卑。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倉或作成。曹。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戡強以肅。成敏以和。或無戡下八字。女子嫁與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爲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爲易。主或作女。非是。施于其家。難甚吏治。難甚或作甚難。非是。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錫或作息。方云。以國封言之。非也。蓋啓封備服。以疇時勳。時或作以。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上。在河之陽。遙望公壙。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王荆公云。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字或作而。或本無之。○戾。力結切。契。詰結切。字本作奊。通俗文曰。奊多節目。謂之奊奊。方言作讓詬。賈誼傳奊詬七節。○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戾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

作而。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門下或無以字。上初即位。謂憲宗。以四科募天下士。元和元年四月。詔博通墳典。達於敎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李惟簡。憲宗時爲金吾衛大將軍。年少上或有惟簡字。或無年字。士或作事。乃蹐門告曰。蹐或作踏。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張去聲。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冑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爲鳳翔隴州節度使。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弘農胡縣有閿鄉。汝南西平有閿亭。前漢以胡閿鄉邪里聚爲戾園。注云。閿字本從旻。其後轉訛。譌作門中受耳。○閿音聞。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太史字。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或無疾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按侯高事。見李翱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痒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諾許或作許諾。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大或作丈。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施。翁望見文書銜袖。袖或作軸。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

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公取此意。 佩玉長裾。長或作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或作顯。非是。 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馬暢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馬燧字洵美。貞元三年。拜司徒侍中。十一年薨。贈太傅。謚莊武。 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燧二子。彙、暢。暢元和五年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 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序或作緒。 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親下或有戚字。 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或作十四。 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雖下或無有字。 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子下諸本有赦字。或作穀。或作轂。晁本作長子繼祖殿中丞孝友嗣。 類本或孝友上有承考二字。方云。此碑謂少府監者。馬暢也。暢子繼祖。公嘗誌其墓。新舊傳。暢只有此一子。世系表。燧之子彙暢。彙子赦斂。暢子亦只有繼祖。豈繼祖先名赦邪。或赦字當刪。○今按馬少監墓誌云。君諱繼祖。則方說得之。仍當更从晁本。刪赦字。但以其兄弟連名考之。則又疑作赦爲是。 而其下或有承考二字者。乃言赦能繼北平承少傅。而孝友似之也。 少監志云。 諱繼祖。 或是反用此志誤本補足。 而世系表又承集誤。 然不可考。 姑从晁本。 而并著其所疑如此云。 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胡登切。 出爲辦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或作父母。 有事賓祭。酒食

祗飭。協于尊章。畏我侍側。章或作卑。漢廣川王傳。背尊章。顏注猶言舅姑也。作卑非是。畏我侍側。此句未詳。畏我或作我之。亦未安。或疑畏當作慰。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丘。夫先其歸。或作不失其歸。或作夫其先歸。○今按下文有合葬字。作夫先爲是。其室或作有室。合葬有銘。壼葬是收。○壼。苦本切。宮中道詩室家之壼。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沖貴顯拓拔世。舊注云。據元和姓纂。虛中乃沖八世孫。父惲。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少或作以。或無少字。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今世有李虛中命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或作相王。並去聲讀。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或作義。關節開解。蔓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卒。千忽切。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貞元十一年虛中登第。試書判入等。補祕書正字。祕書下或有省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貞元十六年九月。以張式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奏虛中爲佐。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初。元和元年十一月。故相鄭餘慶代式。以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劍南。元和二年十月。以宰相武元衡爲西川節度使。奏奪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今諸葛武侯碑陰。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名有觀察使推官監察御史裏行李虛中在焉。其碑裴度時。爲元衡書記所作。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卽詔爲眞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還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僑墓十里。澠池。縣名。史記。秦王與趙王飲于澠池。○澠音泯。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爲鄭之滎澤尉。嘗或作常。非是。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

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祕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或謂作爲。非是。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請大還者。今三矣。三下或有年字。君既殁。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羣字載初。范陽人。貞元十六年四月爲義成節度使。與君合德。親戚無退一言。退一或作一退。或疑無字在退下。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或無協字。或疑律下有郎字。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以尚其後人。羸或作羸。獨孤郁墓銘曰。年再不羸。惟後之成。義同此也。

卷二十九　碑誌六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董溪卽晉之子也。史附晉傳。謂討王承宗爲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資。流封州。至長沙。賜死。誌不詳其事。止曰死湘中。諱之也。公詩有送董溪埒陸暢云。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卽報。永負湘中墳。謂溪流封州。死湘中也。公嘗佐董晉幕中。觀其銘辭。意在言外。既微而顯。誠太史氏之筆哉。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隴西公。董晉也。生四子。全道。全緩。全素。全銘。溪。卽全緩也。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閒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大或作久。非是。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師下或無之字。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纇。纇。絲節。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音耒。纇或作頑。納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緊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長源字泳之。是歲八月。自前汝州刺史爲宣武行軍司馬。齒差太師。

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於朝。或作　及來佐幕府。佐或作往。疑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判官。詣門請交。屛所挾爲。或作屛所挾。棄太師麾。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始以祕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選或作選。曰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己見。大或並作太。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與音預。以能拜尙書度支員外郎。選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成德軍也。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元和四年十月。以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爲鎭州行營招討處置使。征王承宗。以溪及于皐謨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兵罷。元和五年七月。赦承宗。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因。方作顯云。漢韓安國傳。由此顯結於漢。當用此義。○今按此召對獄耳。與方所引者不類。當只作因。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州下方本無年月日。但於湘中下云年若干。今以是本定。按唐書元和七年。立遂王爲太子。亦與下文相應。二年糧料吏有忿爭相告言。五月。溪皐謨皆坐贓數千緡。勑貸死。流皐謨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並遣中使賜死。權德輿傳亦云。薑溪于皐謨以運糧使盜軍資。流嶺南。憲宗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

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元和七年七月。立遂王宥爲太子。大赦天下。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悳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下或有次字。曰居敬。尙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逮。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將葬下。有中字云。方以上文考之。無者爲是。然世系表。全素太子中書舍人。通典。中舍。一云中書舍人。又安知全素不自舍人遷中舍邪。○今按中字。有則前後皆當有。無則皆當無。不應前無而後有也。審如方說。此志亦必是未遷時作。況它本自有無中字者。今姑从之。不必曲爲之說也。舍人與其季弟𢺿。閔銘於太史氏韓愈。元和八年正月。公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轢音歷。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先生孟郊也。湖州武康人，以詩名。唐人謂孟詩韓筆。故公誌及銘，皆以詩稱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已或作乙。考唐曆是月無乙亥也。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走或作赴。位或作泣。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嘗或作常。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元和元年三月。以故相鄭餘慶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閏月。是歲閏八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時宗師自太子舍人。持母喪在東都。徵銘。下或有於愈字。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與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人或作尹。且來商家事。家事。謂孟郊家事。公集有與鄭餘慶書云。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又云。樊宗師在東都。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其言大抵與此誌合。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音彬。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天寶十年郊生。端序則見。長而愈騫。則見或作法。有涵而揉之。或作足。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劌。利傷也。荀子不苟篇。廉而不劌。鉥。長針也。說文綦鍼也。○劌。居衛切。鉥。時橘切。刃迎縷解。刃或作物。鉤章棘句。搯擢胃腎。胃腎或作皆盡。○搯音滔。搯。搯也。廣韻引周書師乃搯搯。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抹摋或作採摋。从閣杭南唐本云。字林。抹摋。掃滅也。漢谷永傳。末殺災異。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開或作聞。吾既擠而與之矣。擠或作儕。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舉郊。登第。年五十四。閒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又下或有以字。○溧音栗。迎侍溧上。溧陽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陸下或有轉字。元和元年十一月。以鄭餘慶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李翺。洛中。與郊善。薦之。餘慶以爲判官。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或無內字。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元和九年三月。以餘慶爲興元尹。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或無之與元字。次於閿鄉。○閿音聞。許見前卷大理評事王君墓誌。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酆郢家湖州武康縣。湖屬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

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樊子。宗師。樊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供祀字。有以俟字。或無供祀字。有俟字。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或無古有光字。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杭本無賢者下十字。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待或作從。非是。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簡字幾道。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元和九年九月。簡自給事中爲浙東觀察使。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或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執不猗一句。或此句在維出不訾之下。訾凡數義。集韻云。思也。毀也。思不稱意也。惟前漢書訾讀與貲同。顏師古注。多財也。若曰不貲。則貧也。猗亦二義。詩那云。猗歟。歎辭也。節南山云。有實其猗。鄭氏注猗也。若日不猗。則無所倚也。東野以貧出仕。而中立不倚。卒至於無所施爲止。用昌其詩。銘意如是而已。維卒不施。以昌其詩。蘇子瞻嘗舉此以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不契。作詩答之有云。昌身如飽腹。飽盡還腹飢。昌詩如膏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懷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公謂東野昌其詩。而東坡乃云不如昌其志。蓋蘇嘗讀東野詩。有未足當韓豪之句。不爲所取也。

唐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獨孤郁有傳。事多出此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河南洛陽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及字至之。代宗時。官常州刺史。二子朗郁。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舊史公傳。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大曆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二。時郁始二歲。與其兄朗。朗即用晦。畜於伯父氏。郁始生而孤。與朗。育於伯父汜。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貞元十二年。郁與朗同來舉進士。時郁年二十二。十四年。郁登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時權德輿爲中書舍人。知制誥。望臨一時。望或作迎。登君於門。歸以其子。歸或作妻。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爲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晁本無奉禮至奏授十八字。朋遊益附。華問彌大。元和

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元和元年四月。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中第三。辛酉爲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兼史館修撰。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七罪切。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爲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元和五年九月。德輿同平章事。郁以嫌自列。守本官起居郎。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郁以德輿故。簡翰苑。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壻。因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琮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因拜爲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院事。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元和八年。德輿罷相。一月。復以郁爲翰林學士。九年。以疾罷。尋遷秘書少監。元和九年。以疾辭內職。十月。改秘書少監。即閑於郊。謂屛居鄠縣。閑下或有居字。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罷本有上五字。本或繫於年四十下。方並無。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曰天官。始十歲。傳云。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此云天官。豈小字耶。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皐之承孫。承孫字未詳。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胤慶配良。是似是宜。是似。方作是以。○今按是似是宜承上句。言胤慶而似配良而宜也。方似作以。非是。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家或作家。將以五月壬申窆。彼驗切。謂愈曰。子知吾弟久。知或作與。久或作友。敢屬以銘。銘曰。

於古風。襮順而裏方。詩繡衣朱襮。謂衣領之在外者。於下或有乎字。○今按上篇四言。不應首句爲三字。此乃雜言。或有此三字句也。○襮。布谷切。又音博。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令。戴或作載。令或作命。○今按此言。戴前人之美。而世其令德也。而年再不贏。惟後之成。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張府君卒葬之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文考之。公時在京師。以考功郎知制誥。季友歸葬長安。公於是乎祭之。且誌其墓。時元和十年也。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明下或無年字。或作月。兄子塗與其弟庾撥等。庾撥或作

庚朕。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或無曰字。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張目。方从杭本無目字云。後漢嚴光傳。良久張目熟眎。然此恐當从杭本爲正。○今按方知古有張目字。而必以杭本爲正。殊不可曉。今从諸本。吾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爲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爲禮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或無末有字。名日月與封。日月一作月日。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貞元八年。中進士第八。與公同年。其上世有爲者。當宇文時。爲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謚曰忠公。至孝權。閱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或作奉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杭本史下無綏州字。非是。孝權蓋尙小。母曰太原縣君。卒。卒上或有複出縣君字。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爲河南府文學。或無府字。去官。徐州使拜章請爲判官。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建封之子愔爲徐州團練使。授協律郞。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卽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元和元年十一月愔卒。孝權疾卽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鄠縣尉。○鄠。胡古切。明年。故相趙宗儒鎭荆南。以孝權爲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真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轉殿中侍御史。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媼何疾。媼。母老稱也。漢書常從王媼負酒。○媼音襖。衡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還留司虞部員外郞。謂分司東都也。孝權爲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嶷。魚力切。與孝權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尙也已。是爲銘。此下或注銘亡二字。或注疑闕銘詞字。

唐故檢校尙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一本檢校上有金紫光祿大夫字。僕射下有兼御史大夫字。統軍下有知軍事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字。公既爲劉統軍作此誌。又爲作銘碑。銘碑見前二十七卷。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

宦或作官。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或作誦。○今按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遲音稺。恆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爲虐。唐史昌裔傳云。入蜀楊惠琳反。昌裔說之。惠琳之亂在夏州。歲月相遠。琳事詳見崔寧傳。惠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閒。建中中。曲環招起之。按新傳。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建中二年六月。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氣懈。恆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魏謂魏博節度使田悅。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二縣並屬宋州。擊李希烈。陳州城下。興元元年閏十月。李希烈遣將翟宗暉。悉衆圍陳州。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隴右幽州節度使曲環將兵二萬救之。十一月。敗崇暉於州西。擒之以獻。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說或作侻。與舊史合。所以能擒誅叛將。擒或作檢。○今按此謂安國寧謀以城降賊。昌裔密計斬之。當作擒。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公誌李郱亦曰。尹慙其庭中人。漢袁盎爲吳相。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下謝。盎還。愧其吏。公所謂慙其軍。慙其庭中人。語出此耳。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何或作呵。漢賈誼傳。大譴大何。衛綰傳。不孰何。顏曰。何即問也。何上或有可字。亦非是。○今按過秦論云。陳利兵而誰何。顏注云。問之曰。此爲誰人。何人也。亦此義。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始昌裔代說爲節度也。憲宗惡其自立。

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遂以韓皐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臥第。歲中卒。史與誌少異。誌爲之諱耶。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勑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某下或有日字。下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郎下或有中字。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郃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便或作使。非是。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楚辭厲而不爽些。注。楚人謂爽敗曰爽。○爽。平聲。我銘不亡。後人之慶。慶讀若羌。離騷云。慶天悴而喪縈。沈存中云。古人諧聲。如慶字多與章字協韻。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是也。集韻並入平聲。

卷二十　碑誌七

唐故監察御史衞府君墓誌銘

其弟中行。字大受。貞元九年第進士。至是爲兵部郎中。元和十年也。公此誌。自與其弟中行別。下至可餌以不死。造語雄奇。所謂唯陳言之務去者也。

君諱某。字某。或作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某或作晏。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某或作瑨。按元和姓纂。晏二子。長子玄。次中立。次中行。汪彥章云。王仲信本謂北衞中立墓誌。中立字退之。非之玄也。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不下或有與字云。讀去聲。非是。或疑此與字當作以。更詳此。樂弛置自便。弛或作施。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貞元九年。中行登第。續闘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貰。或作

貴作貫。○貫音射。又音世。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為黃金。爊於刀切。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巔阸。○阸於革切。塞也。一作阨。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房啓為容管經略使。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府。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元和八年四月。以啓為桂管觀察使。從之。帥坐事免。是歲七月。啓以罪降為太僕少卿。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十二月以馬總為嶺南節度使。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某或作景微。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某縣某鄉某村。諸本作伊闕縣伊國鄉高都村。於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或無於字。郎下或有中字。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信音新。漢武悼李夫人賦。申以信兮。班固通幽賦云。苟無實。其孰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賈音古。脫外累。自貴珍。來訊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貞元十九年。公與張君同自監察御史以言事黜。張為郴州臨武。公為連州陽山。二年俱徙江陵。至是張卒。公既誌其墓。又文以祭。且及銘墓之意。可謂厚矣。

君諱署。字某。河閒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本鄭所并陳之留邑。秦并天下。以宋亦有留。故加陳以別之。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或郇作詢。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署貞元二年進士第。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幸臣。李實也。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時三人俱為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冬。三人皆以言事得罪。貶為縣令。詳見題注下。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大赦。張與公俱量移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路恕為容管經略使。表署判官。

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鄘爲京兆尹。表署爲府司錄參軍。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促促或作且且。促如齪齪之促。本或作娖娖。闌或作閑。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辦或作幹。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鎭京西。元和二年二月。以鄘爲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表署爲判官。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他遷。元和四年三月。以鄘爲江東節度使。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尙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諸本無議字及下棘字。而云晁本校增此二字。阿或作撓。○今按歐公嘗疑此上有脫字。不知晁氏以何本校也。詳其文理。當有此字。故从之。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或無不訴字。牛以大耗。又多捕生爲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祥下或有事字。或無視事二字。或但有事字。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吏或作史。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疑必有脫誤。或爲字當作守。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吏或作史。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閑竟閉門死。年六十。或無閑門二字。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昔或作者。李遜出襄陽送行詩有著作郎張昔。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以一作而。唯其頎頎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一本上有唐故字。度下有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戶部尙書贈尙書左僕射字。李惟簡父寶臣。見藩鎭傳。誌所載多與傳合。

公諱惟簡。或作某。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李寶臣。范陽內屬奚族。本太傅初姓張氏。故范陽張鎖高畜之爲假子。途冒姓張。名忠志。肅宗
時舉恆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名下或有曰字。立其軍。
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以僞恆陽節度使。挈其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仍統其所管州。賜姓李。名寶臣。太傅
薨。建中二年正月。寶臣卒。贈太傅。公兄弟讓嗣。寶臣三子。惟誠惟岳惟簡。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惟岳叛。惟簡以家僮票
士百餘。奉母鄭歸京。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德宗拘惟簡於客省。防伺甚峻。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
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鬬乃至。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
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日。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帝見惟簡厚撫之。
拜太子諭德。累遷禁軍將軍。從渾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盩厔西。盩厔。雍縣名。屬鳳翔。○盩
音輈。厔音窒。義見二十五卷與元少尹墓誌銘。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可或作何。曰。臣以死從衞。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或作公。考之史。
當作王。號元從功臣。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衞。遷左神威衞大將軍。居或作爲。衞或作御。久乃加
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元和初。檢校戶部
尚書。改爲左金吾衞大將軍充街使。有長上萬國俊者。上或作尙。新史蜀本作上。○今按長上。蓋衞卒之號。猶今言長入也。當从蜀本。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
莫敢治。及公爲金吾。與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爲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齎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
還與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爲鳳翔隴州節度
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五月。以惟簡爲鳳翔尹。鳳翔隴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爲
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算。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或作務。非是。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

安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鎛鈔鉏斸。詩。庤乃錢鎛。注。田器也。鈔。大鎌也。斸。大鋤也。○鎛音博。鈔。山監切。又所鑑切。鉏。陟初切。又仕葅切。斸。陟玉切。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與勵。與或作愈。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梁州記。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選右界褒斜。○斜。余遮切。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李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釗。郭釗。俱來朝。上爲之燕三殿。唐麟德殿有三面。故曰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音預。既事勑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或無得字。今年老斥外任。斥或作許。或作訴。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丙申作景。避唐諱也。葬萬年鳳棲原。萬年下或有縣字。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賢下或有而字。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蒙陽尉。曰元立。與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或無記字。童下或有子字。○今按翟方進傳無者爲是。卒能以忠爲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或無法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尉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此篇从方氏石本。疑者別出。○蜀本注。牛僧孺撰墓志。陳鴻撰謚。張籍撰行狀。歐陽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跋云。良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按方本無中散大夫良五字。又它神道碑不著墓字。唯此有之。亦變例也。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八月或作七月。無十四日字。夫人天水趙氏

祔焉。其子逞、迺、巡、遇、述、遷、造。或無迺字。或無巡字。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書。出下或有處文二字。非是。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垂拱元年二月。改祕書省爲麟臺。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河下或有複出清河字。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爲麟臺正字。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或無官字。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概。勸或作勤。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建中三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考覈一作覈考。或無貶字。或無死字。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鎭鄭滑。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爲鄭滑節度使。辟珦佐其府。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獻陵。高祖陵。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業下或無以字。杭倂無以自給字。予弟或作弟子。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生下或有徒字。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兩穗。閭里歌舞之。或無舞字。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事上或有公字。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有語丞相。丞或作宰。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明年。以病卒。或無病字。非是。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謂或作爲。非是。銘曰。

竭竭胡公。○竭。竭切。丘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平聲。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餽軍。或作運。遵譏府界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斳。或作歎。守官駕部。名昇已屈。昇或作升。已或作民。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維公或作維彼。無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 權德輿。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元和五年九月。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權故城在南郡當陽縣。周衰。入楚爲權氏。唐韻云。權始出天水。本顓頊之後。楚武王使鬬緡尹權。後因氏焉。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翼字子良。路陽人。與太原王讚。俱爲苻堅謀主。堅卽僞位。拜給事中。後爲右僕射。封安丘公。有大臣之言。堅伐晉。翼力諫不從。堅後大敗。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翼子宣褒事姚秦。爲黃門侍郎。宣褒四世之孫榮。隋開府儀同三司鄜城郡公。榮子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焯或作綽。平涼曾孫諱倕。文誕子崇本。匡成令。崇本子無待成都尉。無待子倕。○倕音垂。贈尙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肅宗時終祕書少監。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致大名。皐字士繇。天寶末。安祿山爲河北採訪使。表皐爲從事。察祿山有異志。詐死。奉其母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去官。累以官徵不起。代宗徵皐爲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黜陟江淮。奏皐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追謚貞孝。大曆二年四月十四日。皐卒於潤州。年四十六。元和中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元和五年九月相。八年五月罷。其後以吏部尙書授節鎭山南。元和十一年十月。以德輿檢校吏部尙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年六十。以薨贈尙書左僕射。謚文公。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卒於道。以薨以或作六。考舊史。當作以。公生三歲。知變四聲。知或作能。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

拜博士。（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輿爲判官。遷監察御史府罷。八年正月。除太常博士。）再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貞元八年八月。司農大卿裴延齡以巧詐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輿上疏論其姦。不省。）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貞元十年四月遷。）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十八年。眞拜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後坐郎吏。誤用官缺。改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元和四年五月遷。）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宰相裴垍寢疾。九月德輿同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或作爲。或無此一字。〇今按助與。如後救于頔事之類。是也。作爲非是。）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矜或作務。）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月。以檢校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不以或無不字。露布或作布露。）復拜太常。（元和九年十月除。）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或無長字。先是詔許孟容蔣乂等。刪定格勑。成三十卷。表上。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代考定。復爲三十卷。十年十月。奏請行用。從之。）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痌傷。（痌或作痛。）爲之不御朝。即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月下或有某字。）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〇頔音迪。頔下或有者字。朝上或有在字。）公將留守東都。（公下或有時字。）爲上言曰。（下或有于字。）頔之罪既貰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梁正言。求出鎮。正言詐斷露。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事覺。頔率其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頔左遷恩王傅。仍

絕朝謁。敏流雷州。孝友等皆貶官。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
八年七月。德輿將留守東都。爲言之。
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或無未病二字。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或無能字。
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視或作親。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問下或有其字。待或作侍。或作儲。諸本公娶清河崔氏女。
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二月罷。德或作代。考宰相表云。當作德。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
來有請。德輿二子。璩字大圭。瑤字大玉。服喪或作喪服。或無來字。乃作銘文。或無銘字。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無或作无。滅楚徙秦。嬴劉之閒。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苻堅嘗遊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翼諫曰。臣聞天子法
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或作至世。爵位豈多。半塗以稅。以或作已。壽考
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祖或作師。師或作推。或作祖。流連六官。謂吏戶禮
兵刑工。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或作焉。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其或作人。競作共。絕作有。○今按作絕。乃與上
文勇字相應。孰克知之。克或作先。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幷序）

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爲行軍司馬。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
淮西碑。其詞多敍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史所載如此。原公之意。大抵以度
能固帝意。故諸將不敢首鼠。遂能平蔡。凡此蔡功。意多歸功於指縱者也。帝亦重失武臣心。故詔文昌。然史臣之贊裴度。必取公之銘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世固自有公論也。文昌文見姚鉉
文粹。李商隱有惜韓碑詩長篇。甚美。有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之句。東坡有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則二
公之文。不待較而明矣。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敍。如書銘。如詩。又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李商隱讀
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
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

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翃武古通作爪牙。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
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比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
宜爲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今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
有不避。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
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
字如手。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
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
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
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三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閒。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詩以薅荼蓼。○薅。奴豆切。除田草也。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下或有陛下字。非是。元和三年正月受尊號。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或無乃字。○數。色阻切。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或無奔率二字。明年平夏。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叛。元和元年三月。兵馬使張承全討斬之。又明年。平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皐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蜀下方有西川字。云劉闢求都統三川。方圍梓州而敗。亂固不及他郡也。○今按既圍梓州。則亂已及東川矣。方說非是。又明年。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大將張子良執錡以獻。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澶。澶淵也。說文。澶淵水在宋。左氏盟于澶淵。○澶音蟬。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究或作窮。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元和九年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城上或有等字。洪云。此謂葉與襄城耳。等字非是。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或作外臣。○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臣自以伐蔡爲不可。非獨外臣也。若作一二臣。則當時舉朝之臣。皆以伐蔡爲不可。又非獨一二

人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爲無助者。又正指武元衡裴度一二人贊伐蔡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爲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爲不可耳。諸本作外臣。及無外字。皆非是。唯作臣外者得之。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帥或作師。于或作於。傳三姓四將。廣德元年十月。以李忠臣爲淮西節度使也。貞元二年四月以陳奇。十月以吳少誠爲之。是爲三姓。大曆十四年三月忠臣爲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爲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爲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并或作併。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天上或有夫字。非是。或無何字。況一二臣同。不爲爲助。不上或有固字。曰。光顏。汝爲陳許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光顏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郃陽鎭遏將索日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郃陽左馮翊郃陽縣。郃或作經。非是。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隸汝州。維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義成管鄭滑二州。陜益即劍南東西川。延屬鄜坊丹延節度使。慶屬邠寧節度使。延慶本或作鄜延寧慶。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屬下或有集字。或在公武下。皆非是。曰。文通。汝守壽。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西下或有徐泗字。四或作五。皆非是。行上或有在字。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曰。愬。汝帥唐鄧隨。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謂度爲御史中丞。故云長。元和十年五月。上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曰。度。惟汝予同。汝下一有與字。汝遂相予。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節下或有度字。諸。方作討。○今按前輩有引左傳討其軍實爲討軍之證者。恐未必然。若必作討。則秦之眾刻石。自有遂發討師之語。而晉官有都督。征討諸軍事。皆足爲證。不必引左傳。卻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韓弘碑。但云都統諸軍。則作討者。爲誤矣。不可以偶有旁證。而強引以从之也。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汝惟或作惟汝。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或無服飲字。或無衣服字。或無服字。有飲字。寒下或無無字。以既

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人衛從。賜以犀帶。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元和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判官書記。庚申。予其臨門送汝。度行。上御通化門送之。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或無其字。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此謂降其民與卒也。故下語皆不再出人卒字。○今按莊子云。人卒雖衆。公語亦有自也。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降下或有卒字。再入申。破其外城。元和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外郛。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虞候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作皆。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或作卯。非是。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四月。蔡人董昌齡以郾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騎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皆重質以拒之。洄或作廻。○今按洄與史合。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或無歸字。悉縱之。斬元濟京師。濟下或有於字。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淮西之俘。以元濟徇兩市。斬於一獨柳樹。受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隨唐復郢均房觀察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馬重胤並檢校司空。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胤邠國公。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以宣武軍都虞候韓公武爲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考之史及段文昌碑皆合。一本無大夫文通加五字。非是。道古時已爲中丞。故不復言御史也。○今按道古墓志。亦可考。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或無道字。或作進。或無國字。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度歸京師。十二月。制加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使。充淮西宣慰處置等使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兼蔡州刺史飛騎尉。裴度金紫光祿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以蔡州留後馬總檢校工部尚書。爲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

石。皇帝以命臣愈。或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或作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在爲居。公本政亦曰。居我其周從是也。○今按以在爲居。亦幷書之誤。本政居字。已論於本篇。方說非是。崇極而圮。河北悍驕。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而起。河南附起。謂汴蔡之屬。四聖不宥。謂代德順。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百隸怠官。或作百司隸官。亡或作忘。帝時繼位。憲宗。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吳蜀或作蜀吳。取或作出。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或公作臣。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乃或作及。非是。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謂以韓弘爲都統。各奏汝功。奏或作走。非是。三方分攻。三方。即上所言顏胤武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也。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黨於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奏拔陵雲柵。蔡卒大窘。勝之邵陵。勝或作遂。又作翦。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入或作及。復或作複。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書罔晝夜頟頟。注。惡無休息。頟與額同。其壃千里。壃或作疆。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釋其或作釋于。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賜或作詔賜。非是。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旰或作眠。飧或作餐。舊本皆作飧。○今按還予授子之粲兮。傳云。粲。餐也。史記。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漢書。令其裨將傳餐。則餐字亦有義。公祭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同以衣對餐也。或當作餐。爲之擇人。以收餘憊。收或作牧。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古郎切。凡叛有數。聲勢相倚。

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或作及伇父兄。奔走偕來。或作來偕。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或作淮蔡既定。四夷畢來。力知切。至也。還也。左氏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卷三十一　碑誌八

南海神廟碑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幷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蘇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還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〇神或作東。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〇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或作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冊。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或作升。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御監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制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唐制。嶺南爲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或作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

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滋或作茲。供。石本作恭。誤。从神不顧享。盲風怪雨。或謂祕閣本盲作蝱字。見呂氏春秋。考古本。只作盲。月令盲風至。注。疾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戣爲嶺南節度使。殿。定也。詩殿天子之邦。按戣傳。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愼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岳瀆以上祝版御署。附中使送往。其上或有具字。或作且字。官上或有某字。○今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以爲用左傳其官臣偃之語。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不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槪。几利切。說文稠也。選。何晏景福殿賦。槪若幽星之纚連。李善音古愛切。蜀本作槪。非是。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上文言立夏行事。正此事也。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作其。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慌或作恍。虵虵或作蜒蜒。享或作慕。○蜿音鴛。蜒音延。闔廟旋艫。音盧。祥飆送颿。與帆同。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音叫。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祀之。石本作祝。○今按祝當作祀。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从諸本。風災息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祀。諸本石本皆同。方作祝。誤。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廿有

四萬。或作十有八萬。廿。方誤作二十三。或作八。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丐一作正。加西南守長之俸。西南或作四面。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時或作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或無其字。或無耳字。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陰或作之。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右或作祐。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它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謬也。

處州孔子廟碑此篇方从石本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爲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爲或作焉。然字屬下句。而社皆非。方無而字。句上方有而字。是。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杜牧云。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爲配也。張文潛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顔子配享。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跪祭或作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不如或作無如。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人或作民。以或作巳。孔或作夫。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邵太史曰。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云。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乃云。后之人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歿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爲謬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氏曰。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郡

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繁。鄴侯泌之子。)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令或作命。子或作顏回。)其餘六十子。(子上或有二字。)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毛萇鄭玄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即伏勝。毛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又爲字。或在其中字下。置或作設。)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菜或作奠。歐陽曰。釋奠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尙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庳音卑。又音婢。)神不以宇。生師所處。(生或作先。)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揭。居謁切。音桀。又音竭。)又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惑或作或。)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此篇方从石本。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尙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義郎桂管觀察使。試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會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孫季雄建立。歐陽集古錄。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九月愈還吏部。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褒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爲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表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爲羅池之神。昌黎敘其事而銘之。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爲星辰。爲岳瀆。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神。其所以推尊甚大。石敏若此。世以公此文爲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爲明神烈鬼。巍峩廟食。理也。李衞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魄凜然。尙能使犬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亦

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下或有日字。○今按宜有日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背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步或作涉。柳子厚鐵爐步志曰。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今按孔戣志亦有泊步字。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步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巷道或作道巷。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嘗或作常。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三年孟秋辛卯。長慶三年也。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福禍或作禍福。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蕉下或有葉字。或有子字。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爲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倒用鶴與兩字。則語勢愈健。如楚辭云吉日辰良也。但此石本團團字。初誤刻作團圓。後鑴改之。今尚可見。則亦石本不能

無誤之證也。一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稌充羨兮。〇杭音庚。稌。徒古切。又音土。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黃陵廟碑此篇方從石本。曾子開曰。湘水出全。瀟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爲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氏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爲正。

湘旁有廟曰黃陵。筆墨閑錄云。黃陵廟碑首言湘旁。即龜策傳言江旁老人也。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石或作古。或無此字。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表字景升。東漢末爲荊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事見史記秦始皇廿七。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或作返。據下文當作及。道死沅湘之閒。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石本書璞作樸。唐人多然。下文揭陽亦作楬陽。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小水或作小君。考山海經作小水是也。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帝上或有爲字。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或無君母二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傳爲舜昇道南方以死。昇或作升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閒。余謂竹書紀年。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殷。至魏哀王。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

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溺下或有死字。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湖或作潮。非是。又或作湘。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漢地理志。南海郡。有唐爲潮州揭陽縣。至石本揭作楬。音竭。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十月。以赦令量移袁州。明年九月。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上或有州字。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與上或有余字。○今按此合有余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王仲舒爲連州司戶。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爲袁州刺史。公既爲作燕喜亭記。修滕王閣記。今誌其墓。又書神道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爲姬姓。或無之字。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爲氏。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左氏文十一年。鄋瞞侵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曰榮如。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烈字彥芳。東漢有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原。霸子殷別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下或有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古限切。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玄暕終比部員外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蜀作諱弘中。字某。後墓志同。○今按上句已有公字。此不當再出。當刪。然無別本可據。姑存之。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行下浪切。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或無而字。之或作其。下又有直字。其後入

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或無右字。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作服。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特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或無字。人由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貴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或無事字。爲參謀。爲荆南節度裴均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爲峽州刺史。峽或作硤。人楊憑也。轉廬州。未至。丁毋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顯或作頌。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火上或有其字。阻或作沮。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政或作化。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貌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閒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或無利字。非是。俾使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奏罷榷酤錢九千萬。千或作十。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或無足字。下無之字。代罷軍之息錢。息上或有日字。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廩上或有於字。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長慶四年二月葬河南。葬下或無於字。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仲舒七子。初哲貞弘泰復烟。既上或無某字。某或作愈。詞曰。

生人之治。本無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爲華英。韡爲。諸本作韡而。華英作英華。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過堅懇。或作聖邈。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於郎署。騫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以直友寃。敲撼挫揠。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暍或作暘。坦之儆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藉或作籍。俾統於洪。逋滯攸除。姦訛革風。祛蔽於目。釋負於躬。方平所部。乎或作平。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所或作饒。謳或作謠。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滔滔。奄忽或作勿隨。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方云。此銘有美王公不用韻。末章三語分兩韻。例又異也。○今按銘之卒章續石二句。雖自叶韻。而末句高字。仍與勞滔韻叶。非有異也。

卷三十二　碑誌九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間有誤處。當以碑爲正。蓋淮西之役。弘爲行營都統。公爲行軍司馬。其知弘非一日也。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爲字。○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唐韻云。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爲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夏音假。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秦滅韓。以其地爲潁川郡。陽夏。隋改爲太康。太康之韓。新舊史皆言弘滑州匡城人。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交或作校。以上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交爲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似作不與人校爲是。更詳之。鉅上或無爲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爲上有之字。或幷無以爲鉅人四字。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

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複出夫人字。或作齊國。有功建中貞元之閒。功下或有於字。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偘偘或作侃侃。侃與偘同。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縱或作從。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兵下或有將字。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〇屬。之欲切。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或無皆字。司徒卒。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去爲宋南城將。玄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寧代爲使。九年十二月。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爲使。弘出爲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九月劉卒。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肉下或有而字。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弘事逸淮。爲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懷玄佐之惠。以弘長厚。共請爲留後。環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作舅氏。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或無而字。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苗薅而髮櫛之。淮南子語。〇薅。呼豪切。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駴。不下或無一字。駴或作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〇上數上聲。下數入聲。與音預。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破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〇讙音歡。呶。尼交切。李師古作言起事。或作詐。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盜上或無爲字。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告急。師或作帥。前滑帥字疑亦當作師。急或作及。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無上或有安字。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爲下或有之字。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

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饋。田弘正之開魏博。元和七年十月。以田弘正爲魏博節度使。李師道使來告曰。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非其或作其非。非是。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兵以或作以兵。非是。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元和十年九月。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都統。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五十或作七千。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初公下或有之字。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無上或無恆字。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弘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禮。元下或有老字。非是。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卽位。以弘攝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爲河中尹。河中縉絳節度觀察等使。在鎭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戎鎭。三表從之。十月。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年五十八。或作年八十。考新舊史。定从今本。或無天子爲之四字。贈太尉。賜布粟。或作布帛。按舊史實賜米千石。賜下或有之字。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或作歿。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

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閒。爲己不利。卑身佞辭。卑或作畢。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閒染我。公先事候情。至既或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釣或作鉤。染或作諜。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情。候或作後。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爲渭北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母憂去官。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鎮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岕爲留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岕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畛或作軫。非是。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或無自爲字。非是。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居例切。狂犬也。將得其人。衆乃一愒。愒。息也。與憩同。詩不尙愒焉。○愒。丘例切。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磔。陟格切。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壖。江河邊地。前漢坐侵廟壖爲宮。○壖。而緣切。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閒。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淮南子視焉爲眴。邪視也。○睨音詣。眴音荀。左顧失視。右顧而跽。巨几切。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孰陪孰扶。陪或作悖。或作倍。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賚或作賴。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上謂穆宗。公讓太宰。養安蒲坂。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春秋傳。扳引而立之。與攀同。又音班。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序子厚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爲然。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或無拓跋二字。封濟陰公。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周爲宜州刺史。封平齊縣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高或作中。朝或作時。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遊上或無與字。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嶄。士咸切。又士減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授校書郎。柳集可考。或本非是。此下或有藍田尉三字。○今按三字。下文已見。當重出。不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或作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踔。勑角切。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今按方本。得婉微之體。它本則幾乎罵矣。疑初本直書。後乃更定也。若从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字。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州上或有永字。永貞元年八月。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水下或有之字。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針。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東坡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莫學柳儀曹。

詩書教纍緣。事本於此。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白上或作上白。改下或無刺字。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救下或有而字。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少上或無以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死或作厄。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道上或有而字。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能或作解。或能下復出解字。皆非是。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力。或作以力。而無致必二字。皆非是。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作十月五日。七月上或有秋字。或無十日字。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倣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綰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子。字用益。綰即退之之孫。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作資。行立有節概立然諾。下立字或作重。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涿或作可。或作爲。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或無焉字。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下既字或作且。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李道古。曹成王臯之子。公嘗銘曹成王碑。新史附臯傳後。而載薦柳賁事。少加詳焉。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成王三子。象古。道古。復古。 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臯。王諱上或無成字。非是。 有功建中貞元閒。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爲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閒。或無成王字。○數。所矩切。公以進士舉及第。貞元五年登第。 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郞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卽位。選擢宗室。選尚書司門員外郞。以選爲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鎭黔中。貞元八年十月。自宗正少卿出爲黔中觀察使。 十一年來朝。還鎭鄂州。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公綽爲飛譖。上聞。會道古自黔中來朝。卽以爲鄂岳沔蘄安黃團練觀察使。代公綽。 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卽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爲不死藥薦之。泌或作賁經云。新舊史李干墓志。石本皆作泌。 泌以故起閭閻坻爲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月下或有十字。 以疾卒於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東都某縣。其年。或作某年。月上無某字。 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紘。脩或並作循。紘爲進士學。或作舉。 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鄖公。○鄖音云。 叔裕五世孫。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大象二年十一月卒。贈雍州牧。 父士佺。且緣切。 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葯。白芷其葉謂之葯。葯。乙角切。又音約。○生緯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爲京兆尹。大曆三年五月。左散騎常侍爲尹。 昭自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用古今禮至而葬十四字。非是。 公宗室子。生而貴富。或無生字。非是。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尙有封。太或作本。非是。太。謂太宗也。尙或作上。 當公弟兄。或作兄弟。 未續又亡。其遷於南。年及始衰。誰黜不復。誰或作雖。

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於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公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詩有鄭羣贈簟。卽其人。至是銘之。

君諱羣。君或作公。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鄭偉字子直。西魏大統中。封襄城郡公。子孫因稱以自別。此下或有君其後也四字。○今按下文有君其季也。此有則不應重出。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以上或有君字。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鄠縣。京兆府。屬裴均之爲江陵。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荊南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之徵或作戶徵。非是。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爲尙書左僕射。還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九月。加均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鎮襄陽。五月均卒。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還上或有方字。非是。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或無會字。或無方字。君願行作行願者。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或無居字。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侍交游。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數音朔。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熱或作熱。斬或作嶄。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無此六字。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看或作對。看下或無或字。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愼。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肇。京兆人。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

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儹。詞或作嗣宗。儹或作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四或作一。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佐三府治譪厥蹟。三府。謂鄂岳江陵襄府。郎官郡守愈著白。官或作中。洞然渾樸絕瑕謫。樸或作璞。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薛戎元稹爲神道碑。而公誌其墓。公嘗爲河南與薛爲代。故誌及之。

公諱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其上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汾陰。河中縣也。後名寶鼎。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隋上或無爲字。襄城有子二人。皆貴。二人。寶積、寶胤。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績、純、絢、縮、繪、紘、縉、絳、縑。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爲河南令以卒。縑或作謙。世系表作縑。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人、丹、戎、放、朗、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溫州刺史。丹。廬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放。江西觀察使。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閒。不以事自累爲貴。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羨山。年四十餘。不易其操。常州刺史李衡還江西觀察使曰。使下或有日字。無日字。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卽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李衡爲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貞元八年二月。衡自湖南移鎭江西。辟爲從事。使者三返。乃應。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治。貞元八年六月。以桂管觀察使故相齊映代衡鎭江西。召衡爲給事中。映表戎留之。桂或作睦。考傳當作桂。治或作始。屬下文。非是。映卒。貞元十一年七月。映卒。戎復歸陽羨。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爲福建觀察使。表戎爲判官。在冕府。累還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別駕。冕意欲除摠。附上

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顧仕者。正爲此耳。不許。冤遂大怒。囚公於浮圖寺。而致揔獄。事聞遠近。值冤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冤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冕卒。閻濟美代冕使福建。奏冕爲團練副使。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濟美使浙東。戎又副之。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戎稱於朝。因拜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方云。前已云元和四年。此不當復出年號。它銘亦無書除授月日者。或本非是。史下方無兼字。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爲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疏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卒上或有病字。奏至。或無此二字。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或作人。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於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其或作明。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或作泝。系表作泝。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嘗令河南。與薛爲代。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故字疑當在上文公之字上。刑或作兵。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或作不累以事。僶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四句一韻。古音寶與壽叶。寶或作貴。或作實。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卷二十二　碑誌十

楚國夫人墓誌銘

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葬。以長慶二年三月。時公武尚執喪不變。許國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死矣。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或無今字。前鄜坊節度使。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坊或作州。非是。○鄜音孚。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劉玄佐之甥。又或作父。非是。公下或有之字。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或作賢。事皇姑齊國太夫人。太夫人。弘母劉氏也。玄佐之妹。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能上或有為字。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於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起上或有再字。辭以羸毀。不任。卽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固下或有守字。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於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為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元和姓纂云。翟。黃帝之後。代居翟地。後為晉所滅。璜顯於魏。翟璜佐魏文侯。以佐文侯。高陵相漢。漢成帝時。翟方進封高陵侯。義以家酬也。翟義遷於南陽。●始自郎茁。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公或作父。非是。子在鄜時。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於是作鄜時。祭白帝。今之鄜州。蓋取名於此。為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己。莫我或作莫慰。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公嘗有送竇平從事序。謂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之交遊能文者。賦詩以贈之。必此司業公也。序稱殿中侍御史。而誌不載。若可疑焉。考誌載其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都之交遊。卽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京兆金城人。或作字貽周。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代或作世。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孝

謹厚重、舉進士登第。孝謹厚重。又作孝愛謹厚。貞元二年進士。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或無虞部字。元和五年。真拜尙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牟生於天寶八年。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尙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尙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選其至。○選音穉。義見一卷岐山下詩。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高字公頤。滄州東光人。貞元初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竇未嘗以干有司。嘗下或有有字。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爲節度使。重公不遺。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擧歸東都。擧。舁車也。呂氏春秋下擧命封夏后之後於杞。前漢皇后擧駕。○擧音預。從史卒敗死。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爲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所縛。送京師。貶驩州司馬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侍郎崔縱爲東都留守。奏牟爲府巡官。後佐留守司徒餘慶。元和五年六月。以河南尹鄭餘慶爲東都留守。奏牟爲府判官。歷六府五公。牟初爲東都留守巡官。歷河陽昭義從事。再爲留守判官。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或無者字。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令守疑當作守令。謂守法令也。愼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遏或作蓋。遏或作惡。漢路溫舒傳。遏過者。謂之妖言。益明上下之分。或無益字。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進士。水部員外郎明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貞元十六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薦羣徵拜左拾遺。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元和二年正月。以武元衡同平章事。擧羣代己。爲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察使。八年四月。還。容管經略使。九年召還。至衡州卒。庠三佐大府。庠字胄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韓臯出鎭武昌。奏庠爲推官。元和三年二月。臯移鎭浙西。庠爲副使。又爲宣歙副使。以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鞏字友封。元和二年登第。以御史佐淄青府。元和十四年三月。

以薛平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表翬自副。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或作好學善文。或作好古善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
不黷。次曰某。下或有少字。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公大曆三年生。云少公十九歲。至是年五十五。少或作以。非。故以童子
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
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為氏。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自竇生少康。少康二子。曰杼曰龍。龍居有仍。遂為竇氏。聖愕旋河犢引比。史記
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相嬰撥漢納孔軌。撥或作發。竇太后從兄子嬰。相武帝。武
帝太后好黃老。而嬰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此云撥漢納孔軌。蓋謂撥漢家黃老之習。而納之孔子之道。後去觀津。而家平陵。而或作西。〇觀音貫。遙遙厥緒。夫子是
承。何昌寓為吏部。有姚閔者求官。自曰。子騫後。昌寓笑曰。遙遙華胄。遙遙字出此。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戣。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務本子如珪。如珪子岑父。岑父五子。載戡戣戢戩。事唐為尚書左丞。長慶二年。以
戣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上上或無三字。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長慶三年。戣果表請老。詔戣以禮部
尚書致仕。優詔褒美。如漢徵士故事。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或無韓字。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留下或有公字。曰。吾敢要君。吾
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方从杭本無至字云。洪引龔勝邴漢俱乞骸骨。答詔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今大夫年至矣。恐未必
然。〇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从杭本之故。遂以為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今正之。一本乙君吾二字。語尤健。但如此。則君下卻少一吾字。不敢輒補耳。郎官或作郎中。愈又
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
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於是

或作是於。○於音烏。或無賢字。皆非是。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相上或有孔戣字。○今按上下文孔戣戣字多。此不宜有。○數音朔。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正。平或作直。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建中元年。戣第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三上或無尹字。戣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左右。三翻其情。戣慄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作左。戣元和中。未嘗為左丞。蓋權知右丞事。踰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還自廣州。乃為左丞耳。新舊史戣傳皆誤。南海碑石本可考也。而山谷本於為尚書左丞之上。从蜀本增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誤謂長慶為再除也。陳齊之又去拜右丞三字。皆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改華州刺史。或在罷貢海物之下。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為遞夫而言也。新史亦可考。或無可食二字。下邽令笞外按小兒。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領徒數百。特恩恣橫。郡邑煩擾。元和九年。裴寰為下邽令。疾其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譖寰有慢言。上大怒。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懇救甚切。即此事也。小兒事見順宗實錄。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邽音圭。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元和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為朕求之。度以戣對。庚戌。以戣為節度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步。水岸渡處。碇。錘舟石。與矴同。碇。丁定切。○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或作財。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沒下或無有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傳。或無公一禁之四字。有隨公吏。吏上或有之字。得

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觀下或有察字。非是。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容管經略使楊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武定或作定武。非是。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類或作顧。非是。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恨下或有焉字。無而散字。或焉字在散字下。此上或有況字。或無耳字。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月或作日。非是。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常自或作自常。非是。事見本集南海神廟碑云。官吏刻石爲詩美之。詩或作詞。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下溫或作遵。方云作溫。與傳合。蓋晚年皆从溫。世系表云。四子皆从溫。非也。〇今按上文。長子已名溫質。則非晚年从溫也。豈以嫡庶爲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戭。戭音衍。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長慶元年正月。戢自湖南觀察。又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屬河南。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卅或作三十。此銘皆以四言爲句。作三十者非。〇今按卅依字當作卉。蘇合切。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或作自。非是。寡笑與言。其尚類也。或作耶。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或有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十二字。〇王弘中嘗爲連州司戶。公爲連之陽山令。嘗爲作

寘喜亭記。後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公時刺袁州。又爲作滕王閣記。至是銘其墓。又爲神道碑。然則公於弘中。可謂厚矣。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三十一卷。

公諱仲舒。字弘中。并州祈人。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字。吏部員外下或無郎字。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峽州說見前。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闋或作缺。改或作除。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或作宜。文書下或有事字。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千或作十。與民或作丐貧民。方云。諸本以後語誤入。釀戶。非盡貧民。○今按丐貧民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方本是也。但其說非是。除酒榷。蓋與民共之。使得自釀。非直以錢九千萬與釀戶也。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文字。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禁或作學。○今按作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文理。亦不明白。疑此自浮至爲六字。亦是衍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但其無本可證。不敢刪耳。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界下或無內字。山或作出。立或作去。皆非是。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其字疑衍。編或作經。○今按以民爲人。蓋避諱。當作民。乃是。下求人利害。與人吏約放此。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或無以字、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仲舒。鎮江西。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作安。士大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在或作及知二字。盡力直友人之屈。友人蓋楊憑。

憑尹京兆日。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憑江西姦贓。貶臨賀尉云。屈一作寃。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或無口字。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利或作之。李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亦無利字。○今按下文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利字。古本偶皆脫漏。不足爲據。廢置所宜。閉閤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下或有悉字。或有複出事字。在備字上。○今按文勢。疑當有悉字。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或無諱字。下同。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或作某。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工或作吏。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太字。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泂。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脩或作循。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或作文。哲或作若。皆非是。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撮。或作載。方云。集韻。最。撮之省文。○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末。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或有銘字。

君諱繼祖。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有二義。謂之索繫組事。見國史補。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北平王。馬燧也。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燧二子。彙暢。暢娶盧氏。生二子。長敹。次繼祖。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貢一作舉。窮不自存。不下或有能字。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燧預議。韓弇時以殿中侍御史爲判官死焉。其年罷岳燧奉朝請京師。弇公之兄也。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食上。方無賜字。○今按無賜字。不成文。方說非是。食衣並讀如字。卽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

姆抱幼子立側。儀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姆。莫補切。又莫豆切。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方云。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璨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叶韻故爾。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憐姤。記云。王丞相於青疎臺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黃魯直亦嘗用玉雪可念語。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或無鉅谷二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碧或作蒼。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業或作恭。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茁。鄒滑切。又側劣切。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十一年五月。公東歸河陽。八月燧卒。後十五六年。吾為尙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元和五年。暢卒。自貞元十一年。至是凡十六年。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句末六字疑衍。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而何下當有如字。蓋誤寫著上文也。然無別本可證。姑闕。以俟知者。

卷三十四　碑誌十一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歐陽文忠公云。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便似樊文。誠不虛語。據宗師元和九年。尙為前太子舍人。未使南方也。見公與鄭相公書。元和十二年。因在京師。未出刺絳州也。見示鄭詩及薦狀。自絳貫朝。當在長慶初年。序不載其卒之年月。或法不必載邪。

樊紹述既卒且葬。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或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十或作又十。今以藝文志考之。皆有其目。獨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篇。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為篇。疑誌之字誤也。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退之

作樊墓誌。辭其爲文。不剽襲。擬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大奇澀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爲之注解。如瑤翻碧瀲嵬眼餉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者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云云。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子容切。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長而或作而長。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蓋下疑有如字。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或無嘗字。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宗師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師或作帥。方無出字。以下文又出觀之。宜有。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無刺字。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病以。或作以病。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興元元年正月。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荊南。八年二月。自荊南復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四年九月卒于鎮。贈司空。祖某官。諱泳。泳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宗師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得下或有地字。或有地出字。皆非是。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或有某字。非是。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或作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覺或作學。非是。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郱七子。漢其一也。即公之壻。新舊史有傳可考。故誌云。漢。韓氏壻也。故予爲銘。

公諱郱。薄經切。字某。雍王繪之後。繪或作會。新舊史作繪。太祖景皇帝之第五子也。爲隋夏州總管。○雍。於衆切。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字音旺。曰雍王長平王。下或有長平生淮陽五字。繪子贇。贇子道玄。武德元年六月。封道玄淮陽王。追封繪曰雍贇爲河南王。淮陽生景融

生一作王。景融親益疏。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魚及切。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原或作康。生公未晬以卒。子生一歲曰晬。說文。周年也。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食音嗣。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爲敵。浸傳之聞諸父。敵或作嫡。非是。之聞或作聞之。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從。子容切。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爲汝得師。語或作謂。或無日字。無吾字。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文下或有爲字。書判拔萃爲上等。試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或無比字。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元和十年十月。餘慶爲河南尹。鄭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漢張耳傳。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又袁盎還愧其吏。公此文與劉昌裔誌。皆用此。或無複出令辱我三字。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或無所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或無者字。非是。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陝虢節度使衛中行。辟佐其府。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或無正月字。而云李本作正月。蓋五月十八日也。○今按是年辛丑歲。丙辰非歲名。則爲日名。而在月下爲是。方知日辰所直。而不以李本補正月字。可曉也。不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時。長慶四年六月。玄暐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元年。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爲中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郊。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激下或有爲字。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爲監察御史。終於宗正少卿。滻、洸、潘。皆進士。滻。字經野。洸。字正武。潘。字子及。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爲禮侍。○滻。所簡切。洸音光。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

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予與爲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廟或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韋損四代祖所立私廟。子孫官卑。其祠久廢。今損官三品。準令合立三廟。此以郛之先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廟。故云將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廟立法尤疏略。唯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法。相爲表裏。其說爲善。惜乎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張徹。爲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徹死于亂。具載之史。其言多出公誌。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徹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元或作二。當考之史。當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爲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三月。以總爲太平軍節度使。張弘靖爲幽州節度使代總。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作乃。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轢音歷。毋或作無。我事下或有無罪二字。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於薊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等。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士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或無免字。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史下或無張字。及無告此二字。○按告字疑當作言。餘人不如還之別館。今按餘人二字疑衍。而下文不如還之別館。自爲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即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日還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即與衆出君。與或作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鴉。新史書徹事大抵出公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固史氏事。然而改餧爲飽。則不若公語且有來處。此前漢陳餘所謂以肉餧虎也。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

畏惡其言。不忍聞。畏下或有皆字。或在畏上則或有之。非是。且慮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馬總。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恭或作泰。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按鄆帥馬總以二年秋遷右僕射。明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總以方說雖如此。而其所定之本。卻作四年。今姑从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既召還。乃克葬也。君弟復亦進士。元和元年。復中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卽自視衣褥薄厚。褥或作衾。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或無養字。○今按養字去聲。禮曰。以其飲食忠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空青山出銅處。銅精熏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梅者勝。雄黃出武都山。塊方數寸。明徹如雞冠者佳。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某父某。或作祖踐父休。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缺折或作折缺。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闇。說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呾。當割切。方無者字。或無之字。方云。此銘以徹揭割雪折闇奪呾爲韻。而行生清兵名闇貞復自爲韻。厲音烈。闇當讀如諒闇之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兎罝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闇明二字乙之。則韻自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作鶴。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或無府苗氏三字。或作范陽盧君夫人苗氏。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世系考之。襲夔生殆庶。延嗣。殆庶生如蘭。晉卿。

襃孌殆庶所贈官。歸仕至宰相而贈也。疑曾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或作別駕。世系表作永王府諮議參軍。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府君字或禮出。河南或作洛陽。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卒先夫人。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夫人長女壻。河南侯氏主簿。充。次亡。公其季女壻也。唐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其年或作其明年。七或作八。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之下或有銘字。或有銘字而無之字。又或作爲其字。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是或作厥。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媲德門。乃及或作享。乃克或作光。肅其爲禮，爲禮。方作禮容。○今以下句爲仁偶之。方說非是。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或作既克其家。厥問愈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或累累作纍纍。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銘或作石。寘或作誌。書儔休以古韻叶。已見溪堂詩。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參軍。李翺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爲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書。翺之實錄終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欲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爲之傳焉。意翺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七或作八。月下或有一日字。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開封縣某里。或作陳留縣安豐里。後開封字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識或作誌。其世曰：其世或作其詞。

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至或作有。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涼武昭王名暠。字玄感。晉安帝時。自稱西涼公。子翻。翻子寶。寶子冲。後魏後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冲。暠曾孫也。今云六世。恐誤。冲子延寶。都督青州刺史。延寶子彬。襲祖爵清淵縣侯。卒贈齊州刺史。子桃枝襲封。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一作

六世。桃枝玄孫詔諮議參軍。詔子楚金。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或無曰字。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姒或作姊。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刺上或無其字。據李翺集。刺史嚴正晦也。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胥或作須。或作需。或無其字。史記趙世家。太后盛氣胥之入。又廉頗傳。胥後令。註。胥。猶須也。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或無何字。或無爾字。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仗或作杖。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加下或有禮字。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或作日。山谷李謝以古本定與上文其世日其德行日爲一例。翺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還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酉。窆於丁卯。窆或作穸。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一無後字五字。蘊必發。其起而大平。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惟愼子五人。衡。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州刺史鎭湖南。八年。徙鎭江西。召爲給事中。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或無固字。甚文字出左傳。楚子西曰。光又甚文。觀翺實錄。亦可見其甚文矣。魯直詩云。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云。

處士盧君墓誌銘公前銘盧君夫人。茲又銘其子於陵。故言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云。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之。卒或作牽。捽。昨沒切。○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貽娶苗氏太師晉卿兄如蘭女。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羲。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孟下或無又字。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

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學或作常。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一本作千。余兄孫女壻也。或無女字。年四十八。于大曆元年生。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穸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元和十年。于中進士第。年四十。爲鄂岳從事。十一年。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辟于爲從事。遇方士柳泌。或作賁。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柳泌說已見前。或作及。非是。乃其法以鉛滿一鼎。一有以物字。按中爲空。實以水銀。實以或作以實。蓋封四際。燒爲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尙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或無相字。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尙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尙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尙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顛或作巔。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作裀。或無常字。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其一作有。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所服下或有之字。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肉方作害。○今按古書肉或作宍。今淮南子及內經靈樞尙存此體。疑此別本害字乃宍之訛。而方考之不詳也。乃死一作乃絕。乃或作及。或無死字。皆非是。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

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濟或作齊。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孔毅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邪。又後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屠。自笑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卷二十五　碑誌十二

盧渾墓誌銘

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二子。而公妻弟也。然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兄。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後有伯兄。渾。於陵弟也。兄弟惟二人。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兮。日月之良。遷伯。或作伯遷于三字。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此或作於。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韓氏自魏史安桓王茂五世孫爲叡素。嘗爲桂州刺史。四子長仲卿。爲武昌令。贈尚書右僕射。次少卿。太白云。感概重諾。死於節義。次雲卿。禮部侍郎。公爲科斗書後記云。叔父當大曆世。文詞獨行中朝。即雲卿也。季紳卿。涇陽令。嘗爲揚州錄事參軍。太白謂工古文而能官者。公與兄會、介。仲卿之子也。愈、弇。雲卿之子也。岌。紳卿之子也。岌爲虢州司戶。故公誌云。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其系明甚。李太白爲武昌德政碑。亦言桂州君四子。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惟唐史世系表。乃以桂州君爲有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子卿。升卿。果何據而然。未有公之家世。而適誤漏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世哉。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長。或作刺。考世系表。李太白去思頌公墓誌行狀。皆作長史。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爲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或無參軍二字。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太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或無複出至字。圓驚謝曰。錄事言是。

圜竇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閣本無而強老三字。方以爲脫。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元或作三。娶京兆田氏女。或無女字。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或無曰門二字。初君樂虢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旣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葬下或有于字。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今按此句未詳。當有脫誤。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此誌及張徹墓誌。皆以俞爲開封尉。唐宰相表以俞爲開封令。亦誤矣。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或有複出好字。尙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三男。下開封字。或作俞。俞二女。長嫁周況。次嫁張徹。三男無競啓餘州來。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或無弟字。舊本皆有。○今按公父仲卿。與開封之父雲卿爲兄弟。則公與開封。固從父兄弟也。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于一作於。元和元年。況中進士第。是歲。公以好好適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或無況字。曾祖諱延。渾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叚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疾或作病。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爲中書舍人。父下方有弟字。○今按方本非是。儀禮喪服篇。有族曾祖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爲族祖父。其孫爲族父。其曾孫爲族兄弟。有從祖祖父者。祖父之兄弟也。其子爲從祖父。其孫爲從祖兄弟。有世父叔父者。父之兄弟也。其子爲從父兄弟。今韓公於開封及虢州。皆爲從父弟矣。於開封之女。則公當爲從祖父也。此但云從父。爲脫一祖字。方作從父弟。尤誤。今無別本。不敢輒增祖字。且从諸本去弟字。爲銘曰。

夫失少婦。失或作喪。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公爲袁州日。二姪湘滂。皆從之。滂死於袁州。故云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宜春。袁州也。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賓雞丞。按誌滂年十九死。則未嘗仕也。表

復讓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王名茂。九世祖也。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韓氏長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居舍人某後。或無複出老成字。或無某字。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或無早字。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倍文。謂背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曰諷。韓語蓋本此。洪謂以爲作文。蓋不考此而誤改。兼下文復有爲文辭字。亦不應重複如此也。爲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無得字。無人字。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亦然。或無文字。下或有於字。詞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作卒。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或無一字。嗚呼。其可惜也已。也一作之。銘曰。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之字。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或無也字。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歸或作悲。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挐壙銘下。公元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諫佛骨忤上意。出爲潮州。女挐道死商南層峯驛。瘞之山下。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移刺袁州。明年九月。召爲國子祭酒。過墓下。題詩驛梁。至是發其喪。歸葬于河南之河陽世墓之次云。

女挐。女加女書二切。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爲少或作少爲。非是。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爲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或無武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刮。或作劑。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或無漢字。○揭。其謁切。又音竭。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無可字。女挐年十二。病在席。病或作疾。或

（作在病無席字。）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又一作父。）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層峯或作密。）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下或有尹字。）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葬上或有而字。）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和下或有之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公嘗誌盧君夫人苗氏之墓。今誌唐充妻盧氏。即苗氏長女也。充其長女壻。公季女壻也。）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考苗夫人志。當云二男。）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或無複充字。）宰相休憬曾姪孫。出郄氏。（今按郄。綺戟反。俗郤字與郄字相亂。今流俗郗超字。多作郄。誤也。）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毋。（得。或作其。）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茲其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觀。或作親。〇者。之戈切。與何叶。吳才老讀如此。）

乳母墓銘（舊本作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氏。葬乳母。且爲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徐州人。（李下或有氏字。）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入。或作爲。下或有家字。）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大曆三年公生。五年而公父仲卿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李憐不忍棄去。（李下或有氏字。）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下或有其字。下或有二州字。）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二或作三。）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輒上或有愈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

月十八日。疾卒。疾。或作病。或無疾字。或作以疾卒。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爲銘。語。或作誌。

卷二十六　雜文

瘞硯銘 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公與元賓。皆貞元八年進士也。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間字。褒斜。地名。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斯。閣作期。非是。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公作此傳。當時有非之者。張籍書所謂戲謔之言。謂亦指此。舊史亦從而爲之言曰。譏戲不近人情。是豈有識者哉。柳子厚豈下人者。乃獨以爲奇。既書其後。又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云云。則文章固自有知音者哉。〇李肇國史。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談藪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子厚有讀毛穎傳後。題見柳集二十一卷。

毛穎者。中山人也。中山。國名。今定州。其先明眎。禮記兔曰明眎。佐禹治東方土。句。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治方作理。土方作吐。屬下句云。孔氏周書注曰。土龍吐。生百穀。義取此。〇今按東方卯位。此正爲下文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而言也。然兔與卯。皆不屬土。與方所引孔說不合。又不見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兼治東方爲句。語意亦似未足。唯參同契云。兔者吐生光。則兔乃有吐義。然似亦只與下文當吐而生之說相表裏。止是自吐其子。而無吐養萬物之意。未見其必可據也。若作治東方土。而自爲一句。但以平水土而言。則於語勢無闕。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爲奏庶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从諸本。其以十二物爲十二神。相承已久。亦未見所從來。幷闕之以竢知者。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當吐而生。見本草。明眎八世孫㝹。㝹。蜀本音奴鉤切。爾雅兔子㝹。郭注云。俗呼曰㝹。

鼵。與毚同。論衡曰。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从口而出。名曰𪕬。○𪕬。芳萬切。廣雅云。鼵。兔子。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
娥。事見淮南子。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者下或有號東郭三字。或有號東郭㕙。而無曰字。說文狡兔㕙。戰國策作逡。音俊。狡
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鵲。或作猎。廣雅曰。韓盧宋鵲。犬屬。字林猎音鵲。宋良犬也。秦始皇時。蒙將
軍恬。製筆自恬始。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也。此固寓言。然亦不爲無失。召左右庶長與軍尉。或無右字。非是。以
連山筮之。周禮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
○趺。音夫。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筮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居韻。髦與資亦然。一云。崔豹古今注。
蒙恬造筆。以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非兔毫也。公豈它有所自邪。○今按筆資與居書叶。今北人語。猶謂毛爲謨。公作董生詩咨與書魚叶。皆可證也。遂獵圍毛氏之族。
拔其豪。或作毫。非是。下之豪同。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
管城子。或無日字。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
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
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皇上或有始字。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相下或有李字。中車府令高。趙高爲中車府令。下及國人。
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雖下或有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
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
石百二十斤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
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
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摹。或作[illegible]。上嘻笑曰。嘻。或作喜。非是。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

邪。君今君或作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富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毛遂。遂趙人。平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或無爲字。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或作毫。非是。始皇封諸管城。諸或作之。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見或作幸。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方云。閣本無此篇。劉龍圖燁云。或言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果無。趙璘因話錄。謂革華傳稱韓文公皆後人所誣。是唐人已知其僞。然杭本文粹皆錄。洪謂始錄於歐公。非也。○今按此當全篇刪去。

送窮文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宮中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中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卻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晁無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辭。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爲之。故託於鬼謫。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或有複出星字。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粻。輿。或作與。糗。爾雅云。麥也。周禮糗餌粉餈。粻。糧也。○糗。去久丘救二切。粻。之良切。牛繫軛下。引帆上檣。選萬里連檣。牛繫軛下。軛。乙革切。檣。音牆。○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日下或無矣字。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竊或作躬。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彍。音霍。又廓郭二音。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

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砉。霍虢切。欻。許勿切。毛髮盡竪。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齅。許救切。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已。與以同。以。又與與同。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或作曲。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朋儔。或作儔朋。六。或作二。非是。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名上或有一字。捩手覆羹。○捩。力結切。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目。或作貌。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抉。於決切。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曰文上。或有名字。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淮南子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又抱朴子。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洪駒父曰。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惟。或作雖。非是。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之。或作入。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祖公之意而爲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

鱷魚文鱷。或作鰐。朱居靖公秀水閒居錄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膠黏。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谿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弁息。潮人數日。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列。新書作迾。方云。音力制切。遮道也。罔。或作網。或作綱。方云。莊子擉鼈言刺也。字从手。之外。或無之字。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或無後王二字。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或無蠻字。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或作湖。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并無潮湖字。○今按此言。潮州乃嶺海之間。去京師遠也。但公於潮州。亦有祭太湖神文。則只作湖嶺亦通。更詳之。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今字閣本在子下。非是。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睅然。方云。左氏睅其目。睅。目出貌。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無處字。○今按此恐有脫誤。疑當云睅然不去。據溪潭。食民畜云云。乃是。更詳之。○睅。何版切。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亢拒或無亢字。長雄漢薛宣傳。上黨少豪俊易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或作身。或作中云。供譎中身也。禮曰。文子共中退然。國語余左執鬼中往身也。○今按二本皆通。然意新史作心爲近。故从之。伈伈睍睍。睍。目出貌。本或作視。視。忽容反。視也。方云。或校作睆。睆。窮視貌。莊子睆睆然在纆繳中之。○今按恐當作睆爲是。○伈悉枕切。睍胡典切。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或作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或無言字。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

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與冥或無冥字。而爲或無而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或無吏字。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卷三十七　行狀　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題中或無支度二字。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尙書左僕射一本有皇任開州新浦縣主簿九字。公嘗從晉於汴州。爲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爲之。其增修者不一二爾。司馬溫公考異。以爲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敘其爲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談藪云。董晉行狀書李懷光事。大似左氏。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至德元載十月。肅宗幸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選下或有既以字。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貞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爲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尙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汲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大曆四年五月。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奏晉爲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取。一作假。約我爲市馬。市字絕句。方

以馬字屬上句。而複出馬字連下文爲句。非是。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乎。作卒。一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爲。與上或無而字。爲賜。或作爲爾賜。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至上或有五字而無吾字。皆非是。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或無故字。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是下或無其字。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或作舉兩。此用莊子盜跖大怒。兩展其足也。或無復字。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衞將軍。今上卽位。德宗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或作始盡。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鎭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建中四年十二月。以晉爲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怒。人下或有心字。或有心字無大字。公既至恆州。恆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與上或有以字。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民。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或無故字。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有於字。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

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下或有之字。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貞元二年七月。以晉爲尙書左丞。被黜。拜太常卿。復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五年正月。以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作已。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複出天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或作已。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尙書。九年五月罷相。改禮部尙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疾上或有辭字。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尙書。十二年。以晉守兵部尙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東都畿汝州防禦使。入謝。上語問日晏。謝下或有遷字。問日晏三字。或作移時。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或無州字。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尙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或無由字。拜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或無畋遊字。無度。或作無幾。考之傳。士寧每畋獵。數日方還。或本非是。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度下或有使字。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

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者下或無至字。非是。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及。或作與。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或無初字。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其無以繼也。若去不字。則下文皆衍。〇今按士寧萬榮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己。而復加厚焉。尋上下文。未見其惜費而薄之之意也。況以下文又加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明。方說誤矣。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故士下或有寧字。非是。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明日二字。或作時。非是。初。玄佐曹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萬榮惟恭每加厚焉。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朝廷以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八月，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叔度為人佻侻。軍中惡之。晉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烏舊本多作蒼烏。家語。蒼烏。鴈也。瑞應圖有蒼烏。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文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

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或無既斂二字。）於行之四日。汴州亂。（乙酉。以長源爲宣武軍節度使。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丘穎等。）故君子以公爲知人。（知。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殁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今按外集作其非是。）○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瀠。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瀠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溪作全溪。瀠作全瀠。考世系表。董溪志。溪瀠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爲大理評事五字。）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或無伏字。）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或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或無薦字。盧虔也。喜嘗爲虔作復黃陂記。公既已薦喜於盧汝州。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又薦於陸傪。後一年。喜登第。誠可謂知己矣。）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或無知字。）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或作有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長。或作而。）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或作難。）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絕下一有無字。）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

親入關。羇旅道路。見王公數百。王公下或有大人字。或有貴人字。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乃下或有爲字。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司馬遷答任安書。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無複出四字。不其。或作其不。閤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閤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閤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饑。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公時爲四門博士。抗疏論列。其日雖非朝官。蓋未爲御史時也。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舉選。作選舉。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分上或無萬字。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公羊傳。威五年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以民爲人。避太宗諱。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

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或無公孫弘字。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王化。或作主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公時爲監察御史。皇甫湜爲公作神道碑曰。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役。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出爲連州陽山令。蓋謂此也。公二十一年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歷言得罪之繇。與湜言無異。史以爲言宮市出陽山誤矣。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閒。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餒或作餧。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腹。或作復。德宗十四年。詔諸道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推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今按腹內。謂應納而未納者。嘗見國初時官文書猶有此語。如今言名下也。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無知識字。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慚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貞元十九年。公爲四門館博士時奏請也。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准六典。唐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國子館

學生二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已。或作以。下同。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或無從字。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蔭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公嘗誌殿中少監馬君繼祖墓。卽北平莊武王之孫。贈太子少傅暢之子。嘗言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於馬前。王問而憐之。輸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焉。今又爲彙之行狀。彙。卽北平之長子也。故其終亦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撥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公於馬氏。可謂厚矣。據狀貞元十九年作。

君諱某。字某。諱某。或作諱彙。其先爲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爲趙氏。其先本嬴姓伯益後。伯益生大廉。大廉四世孫中衍。中衍四世孫仲潏。仲潏生飛廉。飛廉子季勝爲趙氏。季勝十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夙。晉亡而趙氏爲諸侯。夙九世孫烷。自立爲諸侯。是爲趙獻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爲六國。俱稱王。烷四世孫武靈王。與六國俱稱王。武靈王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爲氏。閼與。地名。其別子趙奢當趙時。或無時字。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爲氏。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爲蓟令。蓟。或作蒯。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羅藝字子世。京兆雲陽人。隋大業十二年十二月。舉兵自稱幽州總管。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詔封爲燕郡王。賜姓李氏。六年二月。藝請入朝。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

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爲玉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尙書左僕射。生季龍。爲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爲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燧二子。長彙。次暢。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以燧爲河東節度使。授河南府參事。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嘉。或作喜。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七。或作十。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一作賜。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愼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爲繼室。是爲陳國夫人。陳國無子。陳國無子。或作夫人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己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己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恆置左右。子男二人。敉前左衛倉曹參軍。敭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旣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撰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蜀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勑。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云云。公於時未爲史官也。此後人以史文增入閣本。舊本皆無之。○事之首末。已具載本篇。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琇傳。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赦。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尙書省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奉一作覲。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端上或有大字。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見於禮記。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又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無下或有有字。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一無而字。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將。或作特。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或無者字。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為官下或有吏字。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或無有字。下二字。申或作由。〇今按此合有由字。但下字當作申。又或是上字耳。更詳之。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或無律字。謹議。

錢重物輕狀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疋半者為八疋。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不充。詔百官議曰。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云云。此狀大率與於陵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帖。或作牒。錢重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而錢或無而字。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緜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緜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草粟下或有米字。悉以聽之。則人益農。或作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或無皿字。禁鑄銅爲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下或有複出五嶺字。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一無坐字。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扶。或作狀。非是。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勑旨。謹奏。

卷三十八　表狀一

為韋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尚書右丞韋貫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〇屬。之欲切。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己慙靦。他典切。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〇緣去聲。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雅。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

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誡。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或有複出四字。

為宰相賀雪表 時武元衡張弘靖韋貫之等爲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閒。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慚無效用。覩斯慶澤。實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退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卽位。十二月以長子宣王誦爲太子。年十一。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卽位。年四十五。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原大。或作原本。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

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勑。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或作實積慚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卻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間。順宗嘗親執弓矢。後先導衞。備嘗辛苦。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爲此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移。或作出。因。或作乃。元和初。度為監察御史。論權倖語反忤旨。出為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為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自西川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受恩益大。顧己益輕。大。或作厚。益輕。或作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追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誠。或作盡。獨斷不謀。獎待踰量。量。或作重。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

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元和九年。爲御史中丞。度又毗邦憲。十年。刑部侍郎。度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踣。度。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墜溝中。冒氊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慚。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孟子云。伊尹以割烹要湯。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孟子。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舉。注云。望居屠於朝歌。說苑。望年七十。釣於渭濱。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用爲客卿。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作集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爲宰相賀白龜狀一作表。據表言伐蔡事。當在元和十年。宰相裴度張弘靖韋貫之也。公元和十二年七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以獻。幾與表言合云。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白龜以獻。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止。或作旨。今玉堂宣底作進止。下同。○今按陸公奏議。亦可考。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爲蔡。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蔡。周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爲名。家語。漆雕憑曰。臧氏有守龜焉。名曰蔡。古者謂龜爲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臺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或無冬官字。公嘗有答殷侍御書云。蒙示新注公羊春秋。疑即侑也。狀薦堪御史太常博士。元和十一年冬作。十二年公送其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序云。自太常

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之薦。而為太常博士矣。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勑。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諸本有停字。無使字。或無停字。方引宋說云。前天德軍防禦。卽所謂停使也。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勑旨。

進王用碑文狀王用字師柔。憲宗舅李修。其姊壻也。公時為右庶子。為作碑。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云。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脩。或作修。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或作旨。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劉叉好俠。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為壽。公所受王用男人事物。其叉所謂諛墓中人所得者歟。

某官某乙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云云。○今按狀體。前合當具官。不當言云臣某言。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伏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己。薦之鄭餘慶。又薦之於故相袁滋。謂伏闕賓位尙有闕員。今又以狀薦於朝。謂知賢不敢不論。紹述死。又爲之銘。極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校下或有尙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徽自代。徽字蔚章。吳郡人。尙書郎起之子。以集考之。公舉自代。凡六人。爲刑部舉錢徽。爲袁州舉韓泰。爲祭酒舉張惟素。爲兵部舉韋顗。爲京兆尹舉馬總。爲兵侍又舉張正甫。皆一時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勑。正月。或作五月。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或無撰文二字。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正月。敕刑部侍郎韓愈撰。文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本表後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敕凡七十日矣。舊史云。淮西碑多敍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時有石烈士者。因仆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詳見碑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勑牒。正月十四日勑牒。或作某月日勑牓。牓字非是。以收復淮西。以。或作已。或無復字。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爲將來法式。或無式字。陛下推勞臣下。或作推功勞臣。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顚倒。非其

所任。爲慚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涉旬或本又作旬涉。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幷美具。號以爲經。號。或作篹。上或有正字。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中謝或無此口口二字。伏惟唐至陛下。惟。或作以。再登太平。劃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麻。或作成。方从閣杭苑李謝本。〇今按作麻殊無理。疑此本是森字誤。轉作麻。後人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耳。且公答孟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方氏固執舊本。定从麻字。舛繆無理。不成文章。固爲可怪。然幸其如此。存得本字。使人得以因疑致祭。遂得其眞。若便廢麻而直作成字。則人不復疑。而本字無由可得矣。然則方本雖誤。而亦不爲無功。但不當便以爲是。而直廢它本。不復思索參考耳。今以無本。亦未敢輕改。且作麻字。而著其說。使讀爲森云。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官。或作中。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待。或作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對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謹上或有隨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慚惶怖懼。此下或有謹奉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二十三字。〇今按此或本以聞下。便著月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表古本云。四月一日。涯度羣夷簡奉進止碑文。宜賜韓弘一本。

右臣先奉恩勑。以平淮西碑文。或無恩字。或無勑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愳抃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露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愳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愳懇之至。

卷三十九　表狀二

論捕賊行賞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癸卯。鎭州節度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盜於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京城大駭。武元衡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横尸路隅。而不能擒賊。因灑泣極言。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至是獲賊。而未卽加賞。此公所以以狀論列其號令之不信也。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一作二。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士則士平。皆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誅。士平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士則士平。或作士平士則。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獨上或有內字。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旣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因。或作由。法。一作罰。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旣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

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或無之人字。況今元濟承宗。尙未擒滅兩河之地。太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卽位已來。繼有丕續。已。或作以。下同。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五州。澤、潞、邢、洺、磁。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六州。魏、博、貝、相、澶、衞。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易定二州。張茂昭所管。徐泗濠三州。張愔所管。○愔。於針切。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由上或有皆字。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或作道。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尙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爲必信。言之必信。閣杭本兩句皆無信字。無理甚明。亦足以見二本之謬矣。昔周成王尙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擇。杭本作澤。非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達。或作遠。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方無亦未至利者十三字。○今詳文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以未有不信而能成大功結之。又引漢高祖事。故此以未有不小費而能收大利結之。不可欠闕。方本但以酷信閣杭之故。不問可否。直行删去。舉正亦不復載。殊爲無理。今悉補而足之。臣於告賊之人。告。或作捕。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

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僭慁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爲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戚里諸貴。皆爲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爲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宿歙州刺史。時宰必皇甫鎛也。亦可謂無識鑑矣。此表豈宿所能了耶。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諫逐。十五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爲戒。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求。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伏以或作臣伏聞。或作臣聞。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流上舊史有始字。新史流作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百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一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新史無八字。考之世紀。非是。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八歲二語上或皆有一字。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下有在位字。上多帝王世紀之文。以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而下方有此時二字。舊史無然而此三字。今从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方作定。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本無推其年數四字。今从新舊史。方本俱下有年字。二史併無俱字。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入。或作至。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或無耳字。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八。或作九。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晝。新舊史作盡。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

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乃更。或作反。或作乃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高
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當時羣臣材識不遠。材識。新舊史作識見。不能深知先王之道。
知。新舊史作究。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聖明。或作明聖。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
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不上或無即字。創上或無許字。新舊史創作別。臣常
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常。新舊史作當時二字。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新史無轉字。今聞陛下令羣僧
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舁音輿。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迎。新史作加。或作相。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
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年豐人樂。新舊史作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或無設字。
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
敬信。云上或無皆字。敬信。新史作信向。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或無豈合字。而有於佛二字。舊史無更字。今从新史。焚頂燒指。
焚頂上。新史有以至字。舊史有所以字。謝本作以至無故。新舊史焚作灼燒作燔。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
棄其業次。少作幼。業次作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或無臠字。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
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佛上新舊史無夫字。下或有者字。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不言。新舊史作不道。身不服
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新舊史無至今二字。奉下或無其字。來朝京師。陛下容而
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而出之於。或無而於二字。或無之字。惑下舊史有於字。新史惑作貳。誤也。
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令。新舊史作以。又作直。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
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祓。閩杭蜀本作拂。然後進弔。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葦苕可掃不祥。左氏襄二十九年。公如

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付下或無之字。新舊史作付之水火。無有司投諸四字。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或無代字。後新史作前。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無此二語。佛如有靈。能作禍祟。祟或作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邵太史曰。傳奕上疏請除佛法。云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予謂愈之言。蓋廣奕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闢佛而死於魏。韓愈闢佛而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爲口實。以爲闢佛者之戒。至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斷謹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爲學佛不盡其道之禍。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爲其所迷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或無刺史字。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相意。皇甫鎛恐其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太疎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諛帝。皆非也。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正上或有今年字。卽日奔馳上道。或作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三月己卯。公至潮州。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或無具字。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面或作親。苟有不便。

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經，舊史作逾。通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瀧音雙。難計程期。程期，新舊史作期程。颶風鱷魚。○颶，其遇切。患禍不測。州南近界。州南近界，或作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新舊史作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見字。許，或作表。

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乎，新舊史並作於。雖，或作縱。臣亦，新舊史並無亦字。多讓，新史無多字。杭本幷無二字。尤非是。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大，新史作皇。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優，舊史作復。武剋不剛。孽臣姦隸。孽，或作孼。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一作繼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不貢不朝，新舊史作不朝不貢。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寧，新舊史作從。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巍下或無之字。治功，作功治。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范太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年下或無代字。舊史年代作萬年。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際，或作時。一上

或有之字。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新舊史作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或作逝。非是。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公時在潮州。奉表陳賀。尊號之稱。始自開元。至是遂以爲故事云。古者皇曰皇。帝曰帝。王曰王。至秦始皇始兼皇帝之號。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稱。唐高宗中宗遂有天皇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爲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人君。豈不悖哉。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耋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或作載。陳請懇至。句。于再于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或作載陳情款。懇倒再三。非是。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天人合慶。合。或作交。日月揚光。環海之間。或作中。含生之類。歡欣踴躍。欣。作忭。一以歌以舞。或作以舞以歌。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長上或有以字。無人字。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妙而。或作妙算。下同。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國下或無內字。四夷皆朝貢。朝上或無皆字。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議。或作講。上別有講字。或撰泰山梁父之儀。撰下或有集字。按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一作憲。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

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爲比。與。或作如。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彷徨。或作傍惶。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爲先朝。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元和十四年七月。尊號。大赦天下。上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元和九年十二月。公知制誥。司刑南宮。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爲刑部侍郎。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穆宗即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或無三日二字。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升。或作承。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書昭升于上。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竇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或作涕。舉用俊乂。流竄姦邪。帝即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宰臣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參軍。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凶也。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十六相也。見左傳。天下翹首以望太平。

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守郡。或作辭守。制。或作例。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或無蒙字。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神聖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訛之益姦。罪人悉原。隆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奬。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穆宗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尊母爲皇太后。卽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子儀之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纘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帝王世紀。華胥。太昊母。文母有光於周道。文母。太姒詩亦右文母。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賀。或作慶。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穆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公時爲袁州刺史。以表圖稱賀云。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偏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陵。或作澤。故黃帝因之以紀事。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虞舜由之而作歌。尚書大傳曰。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王。或作正。其日景戌。亦主於土。今按曆家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今云六月明。常作王景戌。以曆推之。十六日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待既兆。仁壽之域以躋。以。或作已。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欣一作歡。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馳下或有並圖奉進四字。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或 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國子監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舉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序。或作考。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本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泰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泰永貞元年十一月坐王叔文之敗。貶虔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貞元十一年。泰登第。亦更臺省。貞元中。泰累遷至戶部郎中。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官吏懲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爲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爲國子祭酒。以狀薦籍。籍用是自校書郎除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也。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爲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爲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宮郎。可以知公之薦也。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尙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或有國子監字。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至是有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此字。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今字。經營乎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以鎭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旋定幽都。長慶元年

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以所管八州。歸于有司。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北嶽醫閭。皆以幽冀言也。天文志昴爲天街。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屬幽州。北嶽常山在定州恒陽縣。在古冀州之域也。醫閭。周禮職方氏。幽州。其鎭醫閭也。O今按此長慶元年。劉總納土時也。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修貢職。章亥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自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恒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牟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或作如何。非是。爰初嗣位。首去姦孽。謂貶皇甫鎛。孽。或作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大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媧皇殺黑龍。堯誅九嬰二事。並見淮南子。血兵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子。或作下。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方本無臣某下六字。

舉韋顗自代狀　尙書兵部侍郎。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侍郎。舉顗自代。O顗。語豈切。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顗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顗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尙德之舉。顗宜當之。乞迴

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卷四十　表狀二

論孔戣致仕狀

（或無孔戣字。公嘗誌孔尙書墓。言尙書七十。三上書去官。公嘗賢其能。謂公尙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狀也。時長慶三年作。）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或無同字。）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尙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尙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下或有日字。致事。或作致仕。○今按禮記作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尙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戣幸無疾疹。（音軫。）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戣尙以繁要爲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尙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作所。）然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無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

（公爲京兆尹。舉以自代。長慶三年也。時摠自天平軍節度使。方入爲戶部尙書。）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或無近者至所以十字。市井作畿甸。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 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憫作憐。一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雷作雲。或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 狀蜀作表。公尹京兆時作。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 長慶元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今月一日十月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修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及或作至。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狀下或有陳字。聞下或有謹奏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 公兩為兵部侍郎。長慶元年七月初。為兵侍。舉大理少卿韋顗以自代。長慶三年。自京兆尹再除兵侍。則舉正甫以自代。前後皆可考也。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正甫元和末年。自[illegible]州刺史入拜右散騎常侍。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未高。氣力逾勵。力。或作志。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或有謹錄奏聞謹奏六字。

袁州申使狀王黃州嘗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爲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爲宜如舊制。元之所云。卽謂此爾。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爲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爲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李習之狀公行日。其爲國子祭酒也。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此疏公爲祭酒時所論。元和十五年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敍。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墳。一作文。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受。或作授。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元和間。又有黃承慶黃少度

黃昌瓘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爲經略使。復上表請討。公以近貶嶺外。謂自潮方移袁。纔入爲祭酒。知嶺外事詳。故以是三事爲請。時元和十五年也。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一臣去年。臣伏以臣去年。一作右 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諳。或作諸。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此下或有時字。 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或無下已字。當删上已字。 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或無二字。 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因。或作內經二字。 殺傷疾患。或作疫。 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自。或作身。 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嫉。或作怒。致。或作至。 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素。或作集。 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或無併字。 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伏。或作服。 遠鄉羇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或無者字。 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

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劄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元和十六年穆宗卽位之明年。當改元。赦其罪戾。遣一郞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呼。或作叫。或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有。或作其。處理得宜。理。或作置。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方無在字。或又無等字。方云二狀皆袁州進。○今按狀云往任袁州刺史。方說非是。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賀白龜狀體正同。猶今之貼黃及狀眼也。方本刪去。非是。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責。或作到。並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計上或有例字。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或無狀字。吳少陽初爲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九年卒。而其子元濟自立。憲宗欲討之。明年遣御史中丞裴度視師還。奏兵可用。與宰相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傷中丞。不克。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爲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謂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由是失宰相意。左遷爲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出討蔡。以公爲行軍司馬。卒擒吳元濟。皆如公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於或作其。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耗於或作匱于。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攜上或有皆字。餉或作飽。非是。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鬪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待下或有之字。非是。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不足上一有則字。必或作取。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閒。疆埸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矣字。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史作乃。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繼。皆一義。○今按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故公狀中用之。不欲改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背叛。或作叛背。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史記趙高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便或作更。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處下或有指字。或有撫字。皆非是。不下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

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卻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卻下或無牒字。據下或無行字。給上或無充字。○今按上下文勢合有行字。行下更合有營字。其理甚明。今輒補足。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繞。作統。一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至上或有兵字。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或無分字。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隱。或作殷。○按漢書隱若一敵國。方本非是。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四。或作諸。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敕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鬬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往。或作近。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廉。或作戰。非是。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然。或作則。不可愛惜所費。憚

於行刑。

一。淄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伐。或作罰。非是。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陽。或作誠。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擬。或作後。今忽自爲狂勃侵掠。勃。或作悖。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伐。或作罰。至如淄青恆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或無命字。節下或有制字。或有制字而無節字。○今按李德裕之討澤潞。正用此策。以伐其交。世以爲奇。不知韓公已言之矣。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長慶二年。張平叔爲戶部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彊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與韋處厚條詰之。事遂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可見者十六。白樂天行平叔判度支詞曰。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東坡曰。此必小人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贓敗竄。失官錢四十萬緡。是宜以此終也。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勑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塡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

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檐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又宰相者。或無者字。或無又者二字。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或無一件字。○今按此是一條。當有一件字。別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或無所由一字。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卻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職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

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與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也上或無文字。）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一有文字。）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祇。或作只。）腳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或作每。二。或作三。）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無錢字。）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文。（尙。或作計。）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尙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謂。或作請。）一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尙少之時

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士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幷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幷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今按文勢。恐來字上更有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而食。官自糶鹽。卽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國。或作官。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恐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舉債。或作舉貸。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三百是或作三百六十足云。或云六十字恐羨非。蓋鹽每斤。已當三十六文。月當十斤。則三百六十也。足或作是。屬下句。○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斤止三十文。韓公徧計民間。所加脚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六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故此上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爲率。則一月安得用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刪去。足改作是。而屬下句爲當。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

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尙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與字。 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能爲也。人之非前意也。或無非字。 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作小。 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或無價字。 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或作於。 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者輒於諸軍諸使。覔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午對切。 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防。或作訪。 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榷。或作稅。 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比下當有之字。今補足。 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覔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何。或作其。 若必此行。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足。 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勑。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勑旨。

外集

卷一

諸本外集。分爲十卷。凡三十四篇。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十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便是此外集與否。方云。只據蜀本定錄二十五篇。其篇目次第。皆與諸本不同。以爲可以旁考。而的然知爲公文者。然蜀本劉𤇍序。乃云。後集外順宗實錄爲十卷。則似亦以實錄入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卿以爲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錄。計必德親受於文公者。比他本最爲可信。而李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所載。漢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者。其說近是。故今且从諸本。而考其眞僞異同之說。以詳注於其下。其甚僞者。卽雖不載其文。而猶存其目。使讀者猶有考焉。其石刻聯句遺詩文等。則从方本錄之。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有遺文一卷。方本亦多不錄。今亦存之。以附於後。

明水賦

以玄化無宰至精感通爲韻。精。或作誠。出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明潔也。取水火於日月。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公貞元八年登第。卽明水賦御溝新柳詩。今詩逸矣。時禮部侍郎陸贄典貢舉進士。則賈稜陳羽歐陽詹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員結胡諒崔羣邢册裴光輔萬璫李博等二十三人中第。其間多知名士。時號爲龍虎榜云。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或無者也二字。必主忠敬。崇吉蠲。詩天保吉蠲爲饎。毛氏注云吉。善。蠲。潔也。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於。或作于。其事信矣。其義惟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烜○音毁。候清夜。或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祀。或作祭。祭。或作祀。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作聲。或形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趙岐注。孟子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帝使離朱索遺珠。卽離婁也。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見東漢孟嘗爲合浦太守珠還事。既齊芳於酒醴。芳。方作高。云禮夏尚明水。商尚醴。周尚酒。今作齊芳非。○今按明水。當在酒醴之上。不應反言齊高。此蓋以其都無臭味。嫌不足於芬芳。故有齊芳之語。方說非是。詎比賤於潢汙。左隱三年。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潢汙。濁水也。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爲。易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如

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宜。或作情。薦。或作爲。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蠲蘖之名。寶虞罇罍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匪。或作非。露。或作靈。漢建章宮露盤金莖事。見三輔黃圖。出自方諸。鄭氏注。周禮云。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熱摩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槃受之。下水數石也。乍似鮫人之淚。乍。或作已。梁任昉述異記。南海有鮫人。水居而能織。曾寓人宿。既去泣別。所墮淚皆成珠。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配上或有非獨二字。夫或作于。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輝。兔影騰精。兔影。或作玉兔。騰。或作流。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羅然而象。的爾而呈。而象。或作垂象。或作無象。的。或作酌。始漠漠而霜積。漠漠而。或作芒芒以。漸微微而淚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同。或作有。○今按同類與氣應對屬在互。恐當作類同。形藏在空。在。或作於。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理。或作論。虎。或作武。義。或作道。○今按作虎爲是。但當時程試避太祖諱也。易中孚。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淮南子。虎嘯而谷風生。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足以驗聖賢。或作庶令知聖眞。黨。或作窮。知。或作驗。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蜀本刪去。今恐是公少作。姑存之。一本芍字上。有王司馬紅四字。王司馬不詳爲誰。貞元中。亦有芍藥一絕。乃元和十年知制誥時作。此不能知其作之時日矣。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蕊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孫汝聽曰。富貴家。溫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靈。或作性。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一晞紅。晞。或作稀。綠窗磨徧青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 水下或有詩字。觀詩意謂當世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興。豈貞元及第後。歸江南時作耶。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鄧林事見列子。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吳都賦云。長鯨吞航。鄧有垂天鵬。事見莊子。茍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泠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

自不宜。或作不自疑。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修。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此篇从文苑。公與立之唱和最多。有贈崔立之評事。有酬崔二十六少府。有寄崔二十六立之。有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而此詩乃見於外集。又有酬藍田崔丞詠雪之作。世傳以爲公逸詩。今亦附集後云。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桑苦寒。或作來寒且。考莊子大宗師篇。實作子桑。哀歌坐空屋。或作房。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莊子嘗爲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爲。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二句。山谷詩。有次韻楊明叔見餞云。桑輿金石交。既別十日用。子輿裹飯來。一笑相告語云云。事意皆與公此詩同。

贈河陽李大夫疑爲李芃。德宗初。爲河陽節度使。公年十二。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遷嶺表。會卒。從鄭嫂歸葬河陽。時李希烈李惟岳田悅梁崇義朱滔之徒。相扇繼變。中原騷然。故祭鄭嫂文云。既克反葬。遭時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巢穴之句。時年十四五矣。公嘗自言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由未。或作未能。或作能未。○今按由猶古字通。惆悵空一來。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裘破。或作破裘。氣。或作竟。馬羸。或作羸馬。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節歲。或作歲節。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何下疑有脫字。愛養或作成。冰食葛製神所憐。神所。或作誠可。填窗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或作需明年。非是。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遷玄宗廟議蜀本舊志。或無廟字。非是。舊史禮儀志。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時穆宗當祔。公豈以吏部侍郎爲禮儀使邪。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穀梁傳云。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尚書至觀德十六字。舊史闕。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或無卿字。日上或有亦字。祭七代或作事七世。祭五代或作事五世。或作祭五廟。則知天子上祭七廟。或作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應或作膺。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下或有世字。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藏下或有遷字。或作祧。遷藏太廟中。中下或有從字。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議

詩之序議

三器論此三篇。蜀本刪去。○今从之。

卷二一

上賈滑州書舊史云。賈耽以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此篇从蜀苑書。稱年二十三。則貞元六年也。八年而公登第。九年而耽入相。十一年公三上宰相書。耽時正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耶。義成今改爲武成矣。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作藝。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章或作首。下同。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或無既字。山海經云。豐山有九鐘。知霜鳴。注云。霜降則鐘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或無有字。三或作二。讀書學文十五年。洪慶善云。公與邢尚書書云。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有五而擢第於春

官。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或作故。非是。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閤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和。或作華。作唐德元。或作臣。簡棄詭説。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作僮。逆上或無之字。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或作退。進退之際。實惟閤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員外書。或云。崔元翰也。元翰。史有傳。名鵬。以字行。舉進士。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皆異等。獨不載爲虞部員外郎。或略之也。公貞元八年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詞。試于吏部。而作此書。故書云年二十有六矣。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仕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或無行字。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下知其人上。或有是字。既以自咎。以。或作已。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目。廢上或有之字。華實不兼。不疑當作必。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不言。或作不云。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或無其字。固所傳聞矣。固上或有則字。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果。或作畢。下同。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慬非。故。或作固。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或無譽字。於或作一。或無士字。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

人乎哉。未上或有又字。或無夫字。天竟或作天意。人乎或並作乎人。欲事干謁。欲上或有夫字。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於。或作于。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爲。或作于。患下或有於字。卒。或作則。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其躬。方本如此。而舉正躬作窮。蓋誤。而諸本作如。方云蜀本作而。今本皆以表記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如不終日語。刊作如。然不知古而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知此。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左氏室如縣罄。是皆以如爲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爲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府艾如張。亦作艾而張。今人所用漣洏。考之李善文選。乃漣而也。實用易之泣血漣如。爲義去古益遠。字義多失。惟韓柳文時見一二。因爲詳之。○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曰。北人則而如靡異。蓋不以爲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爲如。乃爲正耳。董引室如縣磬。乃據左傳作罄字。而杜預注云。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國語則作縣磬。而韋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左傳蓋借磬爲罄。而杜氏誤解。國語則正作磬字。而韋說得之。董氏所引。不足據以爲說。今併論之。附見于此。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中。作慾。一度時揣己。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或作嘗。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可上或有人字。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亡或作忘。方作已。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或無夫字。遺。或作違。其學其問。問上或無其字。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或作官。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忘。或作亡。愈今二十有六矣。今下或有年始字。距今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豈上或有年始字。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遺。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爲如。或作謂如。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縕袍糲食之給。○糲蘭末厲賴二音。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殆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執事下或有者字。愈下或無也字。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顏色言語。或作言語顏色。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或作

耳。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以默。作默默。或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至下或有於字。期下或有也字。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庶。或作幸。之下或無也字。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疑非公作。當删。

與少室李拾遺書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勃字。今从蜀苑新書。此書作於元和三年。公時尙爲博士。據新史。勃有傳。字濬之。刻志於學。隱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郞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使持詔幣。卽山敦促。勃上書謝。昔屠羊說有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妄施。後賤買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云云。勃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缺政。輒附章列上。卽此書也。然公嘗爲河南令。而未嘗爲洛陽令。史之誤。類如此。以公之集。考史之載。其差誤蓋不止此云耳。此書雖不見於正集。而史載之。則知外集之文。亦未可輕議其非也。勃元和九年起爲著作郞。太和中。終太子賓客。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或無此八字。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拾遺公。新書作遺公。篇內並同。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小大。恐誤。舉正作大小。事。或作士。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卽大位已來。於今四年。憲宗以永貞元年卽位。至今四年。卽元和三年也。凡所施者。無不得宜。者。或作爲。凡所施者。新書作凡所出而施者。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草。或作山。人。新書作子。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愈。或作某。於。或作于。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或無世字。非作匪。新書作茲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累。彊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新書無自字。視。或作是。非是。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而。或作與。若此時也。若上或有未有字。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或無足跡字。卽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卽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或作遺闕。新書無有遺二字。利加於時。利下或無加字。於。新書作加于。加名垂於將來。踊

躍悚企。傾刻以冀。傾。或作頃。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或無即字。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則。或作即。新書無則字。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使字。也。或作者。○今按此句疑有誤。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人庶。或作庶人。必望審察而遠思之。而下或有長字。遠。新書作諦。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

劉秀才或云名軻。字希仁。集中不他見。公是時爲史館修撰。劉作此書以勉之。柳子厚有與公論史官書曰。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槀。私心甚不喜云云。反復論辨。皆以公爲不肯任作史之責。則柳所見。即公此書也。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乃逸此篇于正集之外。豈以其嘗爲子厚所辨駁而遂棄歟。或問張子韶曰。退之與劉秀才論史書。言作史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子厚以書闢之。其說甚有理。退之所論似屈。子韶曰。此亦退之說得未盡處。想其意亦不專在畏禍。但恐褒貶足以貽禍。故還就其說。而失之泥。宜爲子厚所攻。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或無此九字。或作某月日。韓愈白。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爲。或作謂。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複出實錄二字。見下或有矣字。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氏字。左傳襄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左氏失明。厥有國語。司馬遷作史記刑誅。漢書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遷盛言陵忠。武帝以遷誣罔。下遷蠶室。班固瘐死。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固。固死獄中。洪慶善云。瘐音愈。囚以飢寒死也。今本誤作疲。或作瘦。或作廢。皆非是。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壽字承祚。仕蜀爲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侍藥。鄉黨以爲貶議。後以母憂。母遺言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歸葬。竟被貶議。王隱謗退死家。隱字處叔。晉太興初。官著作令。爲虞預所斥。竟以謗黜歸死于家。習鑿齒無一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以腳疾

居里卷。崔浩范曄赤誅。浩字伯深。後魏人。著國書三十卷。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以罪夷其族。曄字蔚宗。宋人。删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赤或作赤族二字。魏收天絕。收字伯起。著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後主武平三年卒。無子。天。或作夭。宋孝王誅死。孝王事高齊爲北平王文學。撰關東風俗傳三十卷。周大象初。預尉遲迥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兢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天寶八載卒於恆王傳。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或無今其字。或無其後字。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士上或無之字。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能上或無複出卒字。司馬遷傳。卒卒無須臾之間。顏曰。促遽之意也。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或無就字。敦率。猶敦勉也。或作敢爲。或無此二字。○今按此二字。恐有脫誤。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他上或無無字。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就下或有其字。有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作自。一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傳云聞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或無乎字。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自心上或有可字。非是。或無心字。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或無聖字。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文苑決下有必字。又云蜀本作落落掀天地。而無必字。又按決。或作決地。或作抉地。○今按古瀏本。軒亦作掀。而無必字。蓋因柳子厚書云。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故諸本或誤加必字耳。今从柳集作軒。从瀏本去必字。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將必或作必將。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或脫不在二字。亦宜勉之。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此書諸本皆無。唯嘉祐小杭本有之。其篇次在此。與作召。顛作巔。師作和尚。方本列於石刻之首。今从杭本附此。而名篇从方氏。杭本又注云。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潮陽靈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袁陟世弼得此書。疑之。因之滁州謁歐陽永叔。永叔覽之曰。實退之語。他意不及也。方本略載其語。又錄歐公集古錄跋尾云。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予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爲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

移袁州。召爲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爲韓吏部爾。顯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幷韓書皆國初重刻。故謬爲附益爾。方又注云。今石刻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三簡。皆邀速常語耳。初無崇信佛法之說。妄者旁沿別譔答問等語。以肆誣謗。要當存此簡。以解後世之惑。○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自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記歐公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爲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考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袁。方意誠不爲過。但意或是舊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眞。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概。故但取其所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覺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爲誤。而直斥以爲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未盡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爲可信。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爲然也。徒幸其言可爲韓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實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曲爲韓諱。殊不知其言既曰久聞道德。又曰。側承道高。又曰。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喻。又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邪。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蓋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从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幷錄歐公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爲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訂其謬誤如左。方以爲讀者以此觀之。則其決爲韓公之文。而非他人之所能作。無疑矣。方氏所據石本與杭本。又自不同。則疑傳寫之訛。而歐公所疑官僻之誤。亦爲得之。但愚意。猶恐當時既謫刺遠州。亦未必更帶侍郎舊官也。方氏所駁世俗僞造誣謗之書。卽今所謂別傳者。洪慶善辨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僞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禮曰。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爲此。今悔之無及。然則其爲徐作無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云安國。未知便是君平否耳。然靈山石刻張縏所撰。其間載韓公問大顛云。西國一眞之法。何不敎人。顛云。敎人達性。雖無明貪嗔驕慢。不生嫉妬。此亦釋子常言。初無難解。但韓公素所未聞。而頗中其病。故雖不盡解。而適亦有會於心耳。又載韓公責云。人生貴賤。各有定分。何得以三塗之說誑人。而顚答云。公何不常守侍郎之任。而來此爲官耶。則恐其有謬誤。或其徒所附益也。

愈啓。或無此二字。孟夏漸熱。下或有伏字。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切。杭作竊。據石本如此。切乃

懇切之意。此下率多从石本云。大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爲多幸。杭本無儻能以下十字。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帖。杭作貼。久。當作夕。竚。據石本作佇。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今據石本。此下具銜。姓名下云。上顛師四月七日。

愈啓。或無此二字。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幷在能字之下。本及石本皆誤。諸至此一二日。卻歸高居。亦無不可。旦夕渴望。杭本無儻惠以下二十七字。而有此句來晴明不甚熱儻能乘閒一訪實謂幸也十八字。今按此句以下。篇語。定从石本。乃下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今據石本與前書同。但云六月初三日。

愈啓。或無此二字。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杭作量。易大傳曰。或無易大二字。曰。一作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據石本意作旨。無而字。邪作也。○今按易實作意邪。而無終而二字。大氏石本亦自多誤也。後放此。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衍。蘇氏所謂凡鄙。蓋指此等處耳。不如親口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下當有見字。而兩本皆闕。故不敢增。而空其處。以待知者。杭但云不如親面而對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然親字乃方本之闕文。面字乃問字之誤筆。而又脫去口顏色隨易了六字耳。此旬來晴明。旦夕不甚熱。儻能乘閒一訪。幸甚。旦夕馳望。杭本已見上篇。此不復出。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此从杭本。但郭作隍。今據歐公語。據石本止下有所字。縛下有愛戀字。所下無戀字及則字。而著字下。複出著字及與字。異下有邪字。皆非是。其用邪字。尤不當律令。亦所謂凡鄙者也。但或疑非字下當有有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戀著。則靜鬧一致。語尤明白耳。或又疑非當作有。則語意賓主尤順。然未知孰是。又諸本皆無。不敢輒增改也。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顛杭見上。或無師字。杭無義字。城作州。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自或作似。然細考之。與下文激修行四字皆可疑。或又以也爲矣。而幷非通道四字。於行字之下。人以獨爲自。而立下有於字。皆非是。屬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於。杭作于。適方據石本與杭本並作識。今得眞石本考之。乃如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矣。蓋適猶便也。與唯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一來雖勞。而既來則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也。道故如是。卽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方以如爲此。亦石本誤。不宣。愈頓首。據石本無末三字。今據石本與前二書同。但云。大顛禪師。七月十五日。不知韓公之於大顛。既聞其語。而爲禮益恭如此。何也。

卷二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并詩）隴西公董晉爲汴州陳留郡節度使。治汴州。俱文珍爲監軍。公爲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以送之。時貞元十三年也。

今之天下之鎭。陳留爲大。漢書音義曰。留本鄭邑。後爲陳所弁。故曰陳留。今屬汴州。屯兵十萬。連地四州。陳留郡宣武節度使所治。汴宋亳潁。四州隸焉。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屏翰。或作翰屏。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危疑。或作疑危。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於。或作于。或無青字。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間。非是。沖天鵬翅闊。報國劍鋩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束皙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采蘭以養親也。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或無浮屠字。墨名而儒行者。縱下有上人二字。公嘗送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至是送令縱。又曰。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二序大抵同意。故公集中。雖與澄觀惠師靈師盈上人無本師廣宣僧約高閑大顚之徒遊。皆取其行。而不取其名焉。不然。則排釋老爲虛語矣。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無進字。非是。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又上或有而字。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衣。或作裳。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樹。或作植。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有中。或作中有。古下或有人字。風下或有可字。乘閒致密。或無此四字。而有及字。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或作士人。或作人事。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

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鶚秀才序 送路鶚贈別二序。語意無倫。脫誤不可讀。如曰。自河南令爲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今从其說刪去。

贈別序 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直諫表論顧威狀穉蠡議毛仙翁序。皆最末見。決非公文。據杭本之有外集者。表狀亦不錄。足以知其果僞也。今並刪去。

卷四

通解 洪慶善曰。通解擇言解鄠人對。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亦本訛也。通解雖不見於正集。然亦趙德文錄中所載。常知其爲公文也。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有人字。○今按此句。疑有脫誤。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作害。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地下或有而字。非是。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爲焉。下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爲之師也。爲之。或作之爲。下二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逄哀天下之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忠之上或有其字。非是。由龍逄爲之師也。自周之前千萬年。周。或作殷。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或無以字。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之下或有人字。服。或作伏。且以彊則服一句。疑有脫誤。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故或作於是。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義。或作死。或作強。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或無百字。其身亡而其

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存下或有於字。功上或有而字。鄉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用。或作能。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和光而同塵。或作同塵而和光。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是則或無則字。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或無必字。謂偏作爲偏。矣作也。矣上或無者字。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而上或有通字。今恆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或並有人字。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或無不字。或無其矜二字。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或無亦字。也。或作邪。非也。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賢上或無一字。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也。或作邪。○今按恐上句無邪字。下句也字。卻當作邪。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一作也。夫古人之進修。或作中人。非是。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爲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我下或有周字。同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乎。或作於。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或無其字。下二語同。水發於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乎。或作於。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燄。能使不陷於灰燼矣。陷。或作蹈。或作焰。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或無而可字。言既我禍。

卽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於過。或作其失。過下或有失字。所以知理者。又爲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愼而甚於水火。言上或無其字。而字恐誤。

鄠人對 新史孝友傳。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閭。昪乎韓愈之論。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則公之此論。有益於時俗多矣。○鄠。胡古切。京兆縣名。

鄠有以孝爲旌門者。爲字疑衍。疑是而字。又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按尹謂京兆尹。令字恐衍。下同。上俾聚土以旌其門。或無其字。使勿輸賦。以爲後勸。以爲。或作欲爲。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母下十二字。新史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今按是字或是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此未聞字恐衍。或是若字之類。夫未聞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聖賢。或作賢聖。是不幸因而致死。而下或有且字。○今按此句。上是字疑是且字。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滅絕。或作絕滅。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苟。或作若。合下疑有乎字。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或無足字。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生之。劉仲忱謂之當作於。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表下或有其字。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絕爲憂。或作其憂。非是。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 或無府字。記謂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獲事河東公。言裴均時節度荊南也。後五年。始立石。則元和五年也。記亦趙德文錄所載。呂夏卿以爲可信者。其敍事筆力。非公不能。誠公之作矣。

永貞元年。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永貞。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是歲八月。憲宗卽位。公量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江陵節度使裴均。字君齊。

河東人。公嘗與其從事言。或無公字。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大曆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或作例。或作列。非是。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百下或有吏字。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或無同時二字。方無將字。○今按下文所記。實爲宰相者三人。裴顧未爲眞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盛。則此處宜有將字。方本誤也。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裴均也。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邁字子玄。范陽人。於汜水主簿。汜水名。前漢渡兵汜水。○汜音凡。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慶。字居業。滎陽人。下相國上。方無故字。今按所謂故相者。猶今言前宰相。非亡殁之謂。方本誤也。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字秉文。鄧州人。相國今一本作今相國。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字夷仲。蘇州人。故下一本或有相國字。今以下文考之。非是。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貞元九年五月。邁自左丞同平章事。至十三年九月罷。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餘慶去汜水爲監察御史。史傳逸之。建中末。山南西道府節度使嚴震辟餘慶爲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爲郴州司馬。永貞元年八月。復以尚書左丞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中爲。或作中至。貞元十二年十月。宗儒自給事中同平章事。十四年七月罷。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貞元十六年五月。以少連爲京兆尹。十八年六月。自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均去府爲長水尉。史傳逸之。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在上或有布字。顧吏部愼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均曾祖倫。祖光庭。作帥南荆。帥。或作扞。厥聞休顯。○聞音問。武志既揚。文教亦熙。亦。或作既。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屬之下文。而無而字。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忠上或無有字。家下或無也字。而有亦字。有若將同其後。而先

同其初也。有闞而問者。或無有字。於是焉書既五年。謂元和五年也。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語下或有于字。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時或作是。出藩大邦。開府漢南。元和三年四月。均自荆南召爲右僕射。是歲九月庚寅。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漢南謂漢水之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六月。餘慶自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史傳逸之。獨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謂荆南節度使。漢南地連七州。山南東道。管襄鄧隋唐安均房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守下或無之字。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時盧顧死矣。故止及裴鄭趙三公云。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或作宜城驛記。下或有愈代姪孫作五字。宜城襄州縣。公嘗有楚昭王廟詩云。丘園滿目衣冠盡。城郭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與此記合。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下或有複出宜城字。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鄀。即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或無昭字。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俯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也。更號韓公井。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或脫堰字。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臭陂上或有曰字。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或無昭字。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或作始。歷代莫敢翦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傳。于頔。帥襄陽。或無陽字。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後或作複。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也。城或作域。朝或作廟。多甄可爲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節行。謂甄濟元侍御。嘗以書請於公。乞書甄氏父子節義。見公荅元侍御書。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李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或作邽。非是。洪慶善云。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中屬徐。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近下或有於字。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或作州。非是。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清泠池。文雅臺。商丘。修竹園。微子廟。皆在睢陽。即梁孝王城。鄒枚相如。皆孝王之客也。久立於廟陛間。廟陛間。或作廟下。或作廟下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頌之。或作之頌。那。商頌祀成湯之詩。睢陽有亳城。湯所都也。其後武王伐殷。以微子奉商祀。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隴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涯。或作㕓。○與音預。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卷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舊史云。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以讜言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十年。知貢舉。取士三十餘人。選拔才行。咸爲公當。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爲禮部。逸之也。公掌綸誥一年。唯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文遺逸多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信乎。

勑。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或作內和外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及貳儀曹。升撰惟允。邁茲令德。茲。或作此。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雖。或作惟。重。或作盛。擇才均賦。均。或作經。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云字。

祭董相公文　董公名晉。祭下或有汴州字。於行之四日。公從喪至偃師。而汴軍亂。此文公與一時僚吏。共爲文以祭於喪之將行也。其名位具載本篇。然陸長源孟叔度皆死於軍亂之日。惟公獨免者也。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陸長源。吳縣開國。或作吳郡。或無食邑三百戶字。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裏行臣穎。觀察推官守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尙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

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敍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坤。坤。或作神。蕃昌生物。昌生。或作生庶。有假有因。天眷唐邦。錫之元臣。肫肫元臣。肫肫。或作肫肫。誤。○肫音諄。其德孔碩。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諂不笑。或作不容不諂。或作不陷不酷。或無不笑二字。而連下文不威爲句。下文其敵下。別出不讎二字。與上求字叶。不求其盈。盈。或作用。不致其敵。爰立作相。立。或作初。訏謨實勤。出若無辭。嚋德之聞。德。或作得。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貞元十六年三月。晉爲東都留守。乃藩浚郊。迺去厥疾。迺施厥膏。不知其勞。鰥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昔。或作若。厥亂維舊。或作維亂舊政。或作亂維政舊。有狄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爲民父母。爲民。或作公爲。非是。父誨其義。母仁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孰云。或作親去。或作親云。非是。自邇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或作既來至止。或作公來至止。今依行狀更定。東人以完。公既歿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瀾其郛。塡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旨酒既盛。嘉肴在盛。音成。嗚呼我公。庶享其誠。尙饗。

雷塘禱雨文 此篇乃柳子厚文。此不當錄。

祭石君文 或作祭石濬川文。石洪。濬川也。河南人。爲京兆昭應尉。遂葬于死所。故曰客葬秦原也。公既誌其墓。又同宋景爲文以祭之。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或無學字。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作知命。或作見命。不上或無之字。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永喪其躬。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知微有識四字。或作不負長已誰知口有義何害。○今按諸本。皆無文理。疑不足據。曰景與愈。與遊為久。或無曰字。景下或無與字。愈下有也字。爲久作日久。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姖。或作稚。姖。古文姬字。然義亦不近。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容

葬秦原。孤魂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尙饗。

祭房君文(房次卿。字蜀客。公嘗誌其父武墓。有子曰次卿。即君也。次卿卒于京兆興平尉。文曰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其恤孤之意厚矣。)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或無維某字。愈作某。或無日字。於。一作于。)嗚呼。君廼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作於斯。)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君上或有房字。)尙饗。

高君仙硯銘(幷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於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應劭武紀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顏曰蹋石。謂蹋石有迹。言其蹄堅利。朱新仲謂銘語本此。○宛平聲。)

高君畫讚(此篇從蜀本錄之。今按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東坡潮州廟記。謂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此即公請置鄉校之意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齊上或有而字。)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或無則字禮字。)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百十年間。或作百十數年。非是。)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貢試下。或並無於字。或作于字。)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或未嘗聞鹿鳴之歌。(或無目與耳字。)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學從爾。(或作耳。)又(或作矣。非是。)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師下或有友字。)

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或無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爲舉本。擧。或作舉。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直諫表說見第三卷。

論顧威狀同上。

卷六

順宗實錄卷一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方本不載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按李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爲失。然其爲害。已足使筆解亡逸。無復眞本。實錄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爲也。方氏不察。而從其說。旣已誤矣。況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比之當日事體。又大不同。故其片文隻字。名爲公之作。而決可知其非僞者。皆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爲眞能好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之論爲限斷。而直有所遺也。故今於實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見公筆削之大指云。○舊史公傳云。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敍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卷。誤矣。新史又云。自韓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閧然不息。卒竄定無全篇。按路隋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裔。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尙不可誣。況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爲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數事耳。舊史以爲韋處厚別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竄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考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所折衷耶。終之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摭無遺。且以

公爲知言也歟。

史臣韓愈撰或無此五字。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弘道二字。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正月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內。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王。十二月乙卯。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倉。或作蒼。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先後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㦼懼。〇㦼。所江切。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寶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祗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瘳。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

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辛未朔。含元殿受朝。元。或作光。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益甚四十一字。史云。德宗不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臥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日。眞太子也。乃喜而泣。　上學書於王伾。杭人。頗有寵。伾下或有複出伾字。王叔文。山陰人。以碁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譎詭多計。○譎音決。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詔下或無召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或無紓字。紓。或作杼。逵。或作達。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以。或作已、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處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

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臣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於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諸待詔三十二人。三或作四。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使字。可。史作兼。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史作卯。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郎。史作郎中。左丞。史作尚書右丞。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竢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詔下或有一道字。日下或有京尹嗣道王字。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或作暵。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文。或作乃。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或無貸字。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

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原。或作泉。非是。陵轢公卿已下。陵。或作淩。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戌。洪慶善云。史作寅。誤。 史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書。或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今按前云上學書於王伾。後云以侍書得幸於上。則此當从史作侍書爲是。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卷七

順宗實錄卷二 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下或有問字。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閭。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其論。疑當作與論。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待。或作得。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有死。

或作必死。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産業割與地買之。地上與字恐誤。或賣産業。是本文後改作割地。而傳者不去舊文又誤增與字。責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其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奏或作東。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遂或作逐。非是。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於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馮于爲副。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皐。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敍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聞下或有於字。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幷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於九仙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幷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

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如故。賜如。或作餘如。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或作籍。或無籍字。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除之。作除已。疑當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或有日字。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於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祗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祗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乃版切。與赧同。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郢下或有鄭字。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或無不字。非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

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卷八

順宗實錄卷三 起四月。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温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為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温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為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

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恤。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寧、寬、宥、察、寰、寮等。六男也。癸酉。當作丑。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江。或作浙。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秘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恐誤。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　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立。或作以。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收。或作牧。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佑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閻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可。或作所。　五月己巳。史作戊辰。無五月字。以杭州刺史韓皐爲尚書左丞。左。或作右。　辛未。史作己巳。五月　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主。或作在。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史作丁丑。　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或無因字。遂獲寵於叔父。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

荊南。卽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O宿音秀。留音溜。　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
尋聞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尙書左丞。是日。史作癸未。　乙酉。以尙書左丞
韓皋爲鄂岳觀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尙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皋爲鄂岳沔蘄團練觀察使。仍日係甲辰下。　初皋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
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皋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爲戶
部侍郞。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
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卽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卽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
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彩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今按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例也。蓋上文已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霑字。卽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幷有此九字。卽上不當有不霑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脫字。謬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　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爲秘書少監。峘。國子祭
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
人。大曆八年。劉晏爲吏部尙書。奏峘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郞。峘之判南曹。晏爲尙書。皆炎爲侍郞。
峘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
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
不意峘賣之。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卽炎當害臣。卽。或作則。德宗以問炎。
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
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作者。O長告。請長假也。　泌卒。竇參爲相。惡

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過吉州。呾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屬戎器。（或無袜字。或作秣。非是。）又映以爲恨、去至府。奏呾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卒。呾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呾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新史。初呾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大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爲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都督府。恐襄下當有陽字。）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卷九

順宗實錄卷四（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乙。或作己。）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某。或作闢。）若與其三川。（與其。疑當作與某。）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京師未去。（尚下或有以字。）至聞士諤。（士。或作貶。○今按士上當別有貶字。）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或作入潁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

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勤所逐。勤。或作勸。下同。自勤擁兵繼掠。擁。或作權。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女。或作人。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作因。李正巳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埇音勇。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為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並勑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元和元年。當作貞元二十一年。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皐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皐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　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贄大曆八年及第。時年二十。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搖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一日。或作日百。非是。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歎。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

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竢其爲相。竇參深忌之。贄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進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以武。當作與武。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司馬溫公云。贄傳曰。德宗殺參。贄有力焉。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己意猜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贄耳。唐小說云。竇參所寵青衣上淸者。參死。沒入掖庭。因言陸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舊史同。

　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憬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寵。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戢。通鑑作譏。或

作誤。戲彈。或作彈戲。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史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句著黜滂充等。而上文不言其所以得罪之由。蓋脫漏也。言事者皆言其屈。皆。或作多。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溫公云。凡爲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贄論朝官闕員狀云。須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小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或作洲。非是。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想。或作相。

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子。或作下。非是。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牟。或作弁。客。或作容。二字或作弁容。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二句亦衍。一句疑亦以修改重複而誤也。今當刪去譏之者將四字。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輒上或有彊與坐字。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

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擧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卽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或作直言。）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也字。）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蔕、吏縱求得城家。（縱或作蹤。）當坐吏於門、與約飮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稅賦。）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己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按。或作或。非是。）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生或作甥。）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舁音輿。）葬於其居之側、往

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諠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皐裴垍嚴綬等牋表。垍。作均。當而中官劉光希俱文珍薛盈珍尙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衞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作誥。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衞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尙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尙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卷十

順宗實錄卷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給。今从史。而天祐匪降。匪。史作不。疾恙無瘳。無。或作弗。今从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

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惟懷史作深惟。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
温文。寬和慈惠。慈史作仁。孝友之德。愛敬之誠。愛敬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今从史。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
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
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勑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
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
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十一字。史無。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
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
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

又下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
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祗奉宗祧。令
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位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號或作位。禮亦宜之。良
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王伾開
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碁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
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
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
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

裴茝常仲孺呂洞相善。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有成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三字。亦脫漏也。○茝。昌亥切。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常或作嘗。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或無至字。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喜上或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按杜詩用作捷。或作戰。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流涕。○歔音虛。欷音希。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温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

執誼進士對策高等。執誼。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貞元元年。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人。

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已。或作以。）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約。或作終。非是。）蓋欲曲成兄弟爾。（弟。疑當作事。）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當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戌。史作寅。下同。）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曰。

維永貞二年。（二。或作元。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彊名之極。（彊。或作疆。非是。）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厤。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政有二字疑衍。）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厤。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誥曰。朕聞。或作觀。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即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瘳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慈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纘而承之。不可蹔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或作三。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甸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居。或作君。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遺文

聯句

有所思聯句此下三聯句。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晼晚。春淚銷顏容。郊。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天山上石。別劍水中龍。愈。

遺與聯句上。說見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常恐金石契。斷爲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駑蹄顧挫秣。逸翮遺稻粱。愈。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鋩。郊。蘧寧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劍客李園聯句同上。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氳。愈。照海鑠幽怪。滿空歊異氛。郊。山磨電奕奕。水淬龍蝹蝹。愈。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唯壯三軍。愈。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已死。此劍將誰分。愈。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間雲。愈。

遺詩

同竇牟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此詩得於五竇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竇牟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爲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今按。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年都未有芳華者杂之。疑亦公作也。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嘲鼾睡三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暝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爲佐時雍。

嘲鼾睡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鼾二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飆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痱瘤。〇痱音肥。瘤音溜。痱瘤。腫病也。鐵佛闘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惰怠。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葅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雖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弄濆瀑。梗澀連拙鯀。南帝初奮槌。一竅泄混沌。莊子儵帝

王焉。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混沌。相與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日。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迥然忽長引。萬丈不可忖。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苯䔿。○苯音本。䔿音忖。草木叢生也。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闖。鴻蒙總合雜。詭譎騁戾狠。乍如鬭呶呶。忽若怨懟懟。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可能堙其源。惟有土一畚。

晝月

玉盌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為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嘲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為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遏教唱歌。不解看艷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逶隨。復遣慳悋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兒女。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為。

知音者誠希 古詩不愁歌者苦。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風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韉。朝鼓矜凌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氈。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闇浪舂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中丞。謂裴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爲逢桃樹相料理。〇料音聊。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爲將纖質凌清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按此文恐非公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以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雖甚鄙淺。然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備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

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爲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下或有左并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公它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之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有之。以附嘲鼾睡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考。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蔕。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末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

狀不宣。某再拜。或無此三字。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蘇渥或乙此一字。非是。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方氏增考云。公既南行。家亦譴逐。二月二日。已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七日牒。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潮。又姪孫湘亦從公而南。故宿曾江口。有示湘詩。而過始興江口詩。謂目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妻子孫姪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今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無由可考。方氏引曾江始興二詩。以證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是已過始興。留家在後。而獨先到郡。亦不可知。但其狀詞。頗類袁州申使狀。則又未有以必見其妄。故今且存之。亦闕疑之意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特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末由。伏增惶戀。

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已下並方本作載。

韓愈退之。李翺翺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温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衞冑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紘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歐公跋語附。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𧍙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聖中。余

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誡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送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尙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淸泰。錄爲十卷。此文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都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翺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考年譜。考其同異詳略。附注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翺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志。不言鄉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嘗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而舊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脩武。卽左傳所謂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卽荊州之南陽郡。字與赭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韓氏。其一漢弓高侯穨當玄孫騫。避亂居南陽郡之赭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潛隨司馬休之入後魏。爲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棘城。其一則穨當裔孫尋。爲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後徙安定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茂。茂生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間嘗徙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潁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騫之系矣。而洪興祖所撰年譜。但以騫之後世嘗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赭陽爲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書。而見公世系之實。則復諱匿。不敢復著仲卿會愈之名。而直以爲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考。引董逌說。以爲騫乃韓瑗韓休之祖。而公自出於尋稜。與二書合。其論南陽則又云。今孟懷州皆春秋南陽之地。二州皆屬河內郡。唐顯慶中。始以孟州隸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縣入河陽三城使。其後又改爲孟州。今河內有河陽縣。韓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歸河陽。省墳墓。而女挐之銘亦曰。歸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張籍祭公詩亦云。舊塋盟津北。則知公爲河內之南陽人。其說獨爲得之。公詩所謂舊籍在東都。我家本瀍穀。則必以地近而後嘗徙居耳。但據此。則公與昌黎之韓異派。而每以自稱。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類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赭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遠指鄧州爲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以爲公生於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

其說爲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爲河
內脩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
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曆三年戊申。）三歲而孤。見祭嫂文及乳母誌。會事見盧東美誌。洪譜云。
盧志所謂宗兄。乃大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爲從父兄。誤矣。又云。舊史（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
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淸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旣卒。公攜
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歐陽詹哀詞。
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詩。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行狀云。讀書能記它生之所習。
成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爲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擢進士第。墓誌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
文。○今按復志賦云。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擢進士第。洪譜云。（貞元二年
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爲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擢進士第。丙寅。）公年十九。
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五年己巳。）有上賈滑州書。（六年庚午。）見上邢
有河中府連理木頌。（七年辛未。）有送齊皞序。（八年壬申。）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
君牙書。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公名在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
史云。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尙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
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九年癸酉。）
博學宏詞試太淸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
有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方考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
墓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試宏詞。見答崔立之書。有三上宰相書。皆不
報。是年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旣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今
按八年以後。此年以前。又嘗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詩。洪程皆定爲此年六月。
誤矣。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
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
狀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墓誌云。先生三十
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
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誌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
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考蜀本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
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三十一歲爲歷官之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
作。石本猶但稱攝節度掌書記前進士韓愈。是辟命猶未下也。計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誌之言如此。
不當以命下之緩爲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方得之碑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
爲失。但云。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
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鑑爲正。持正狂躁其考之。或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

程記已辨其非矣。○洪譜又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復志賦。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水門記。楊燕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晉行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歷官記云。汴軍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盟津。度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見歐陽哀辭。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流詩。答李翺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後。又有諫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豪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崔翰墓誌。（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邳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秋辭去。而題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則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舊史亦云。公發言眞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邪。公旣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軍亂。見白樂天哀二良文。在洛有與衞中行書。冬。公如京師。

調四門博士。洪譜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从調選。三月東還。見與盧汝州薦侯喜狀。將歸。有贈孟東野房蜀客詩。是年有送李愿歸盤谷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爲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卽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聱書。以爲聱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有送陸歙州序。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序。與崔羣書。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

還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譜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歙州傪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祫議論權停選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蓋公自貞元五年。从鄭滑閒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實詆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其所長。此又不可曉也。方考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爲滿。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還。行狀墓碑。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而此書稱前官。又以文投贄於李實。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嘗罷博士而別選也。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究。然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韋執誼輩耳。公蓋未免於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饑狀。專指李實而言。其脩實錄。又於實一辭不恕。獨於此書。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至貞元十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雖以再至言之。其實牽合也。併誌所疑。以竢知者。○洪譜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爲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也。方考云。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詩。敍述其詳。而行狀但云爲幸臣所惡。出宰陽山。神道碑亦只云。

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爲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正合。況翺湜皆从公遊者。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誌。略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爲幸臣所惡。而公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寃讎。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讒斥。意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爲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篤其罪於上疏耳。洪兼宮市旱饑兩事言之。而又不考韋王始末。故爲申及之。○洪譜又云。以公詩考之。蓋以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時有同冠峽貞女峽和張十一功曹送劉生謝李員外諸詩。及別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區册序。答竇存亮書。王弘中燕喜亭記。

改江陵法曹參軍。洪譜及歷官記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還者皆追回。愈爲觀察使所抑。財徙江陵府法曹參軍。事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署墓誌。河南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竢命於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祈雨及郴口諸詩。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泛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詩。至岳州。有別竇司直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又有送孟琯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巽書。鄭夫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則其箴蓋是年作。所謂幕中之辨。蓋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則謂爲御史時也。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洪譜云。（永貞一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時憲宗即位之踰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遊夜歸贈張十一鄭羣贈簟答張徹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遊青龍寺贈崔立之送文暢諸詩。城南諸聯句。及祭十二兄岌文并墓誌。（二年丁亥）春。公爲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卒開封尉。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敎畜之飛語。即釋言所解之譏。而竟不能解。故以兄喪爲辭而求去耳。時宰相鄭絪。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垍也。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有酬裴十六途中見寄詩。是年有張中丞傳後敍。答馮宿書。盧於陵墓誌。（三年戊子。）改眞博士。見行狀。有酬崔十六少府及東都遇春詩。與少室李渤書。裴復墓誌。新史渤傳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公時爲博士。五年方爲河南令。未嘗爲洛陽令也。

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洪譜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狀新舊史皆云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誤也。方考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辭亦作員外郎。○洪譜又云。神道碑云。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尙書斂手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歷官記云。公判祠部。日與宦者爲敵。惡言駡辭。狠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

更判。不見允。在東都有游嵩洛諸題名。送李翱侯參謀。和盧汀錢徽與竇羣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幷詩。鄭涵校理序。祭薛洪達文幷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

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且發。留守尹大恐。遽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公啓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旣令河南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啓辨明。且力求去。見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幷詩。及月蝕招楊之罘河南令舍池臺諸詩。張圓墓碣。盧殷墓誌。

遷職方員外郎。洪譜云。（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酬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讎狀。盧丞房武畢垌墓誌。

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洪譜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爲國子博士。年四十五。舊史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卽公赴職方時。過華覩其事。遂疏于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又作三爲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中下遷。凡四爲博士矣。此先言暫爲御史。繼言三爲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尙爲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考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爲二。其爲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爲爲是。〇今按上句言暫爲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爲言。恐當作年爲是。然亦未敢必也。〇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考以爲此議。在穆宗卽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爲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尙在東都。洪誤矣。〇洪譜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

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儋神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

轉考功知制誥。洪譜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爲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

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敍事拙於取舍。拨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繁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走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

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命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讙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

洪譜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爲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尙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還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也。其云月滿還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還。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首爾。○今按行狀通鑑洪譜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敍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爲失之。今當以通鑑爲正。○洪譜又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花行。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

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說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爲書。使柏耆袖之。以至鎭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敍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張署文幷墓誌。及東征往還醻唱諸詩。晚秋郾城夜會聯句。爲刑部時。有舉錢徽自代狀。（十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爲詳定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爲副。是年有李惟簡墓誌。權德輿碑。

憲宗遣

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宿草疏。出宿爲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鎛程异也。公之被讁。卽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宜城驛記。則以三月二日過宜城。據瀧吏詩。則以三月幾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方考乃云。謝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鱷魚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則公之到郡。實不知何月日也。況自韶至廣。雖爲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惠之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爲是。但與大顚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未詳其說。闕之可也。○洪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堠至藍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驛。次鄧州界。過南陽瀧吏題臨瀧寺。至韶州。寄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八。答柳柳州食蝦蟇。別趙子諸詩。及宜城驛記。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尊號表。是年七月巳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巳巳。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卽位。公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酬張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袁州謝上。賀穆宗卽位。賀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表。舉韓泰自代狀。滕王閣記。九月。召拜國子祭酒。而閣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蓋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文。祭文所謂復其章綬者。公爲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爲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趨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老仲舒詩。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題

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蕭穎士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爲人。棄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百緡以拯之。行次安陸。有寄隨州周員外君巢二詩。至襄陽縣。有題廣昌館詩。至襄州。有醉中留別李相公詩。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宜。及典貼良人男女狀。又論吏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撫之。又有柳子厚及姪孫滂祭文墓誌。〇洪譜又云。行狀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雨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及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轉兵部侍郎。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辛丑）七月。時有舉韋顗自代狀。李郱張徹祭文。李郱鄭羣薛戎墓誌。〇今按方氏增考。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洪譜云。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命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元翼爲廷湊所圍。（二年壬寅）二月。赦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所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〇今按先太師謂故鎮帥王武俊也。〇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迴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豹臛血。直今所患。非兵不

足。遽疏陳得失。次太原。○今按此數語之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次承天營。奉酬裴司空。鎭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鎭州初歸諸詩。及韋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吏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有鄆州谿堂詩。竇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

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勑放臺參。後不得爲例。十月癸巳。爲兵部侍郎。庚子。爲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尙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兩改其官。紳旣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爲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今按碑失兵部一節。此兵字當作吏字。不鎖入吏。卽謂前鎖吏出入事。三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洪譜云。公爲京兆。有舉馬摠自代狀。賀雨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爲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幷詩。祭馬摠女拏文。幷李干女拏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

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謚曰文。洪譜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卽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徹墓誌。八月有孔戣墓誌。是年公沒。年五十七。行狀云。得病滿百日假。旣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屬纊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爲游溪詩。唱詠多慨慷。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中無之。游溪詩。卽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汚我。○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爲後世法。而譜不載。蓋不以爲然也。

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

行狀云。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神道碑云。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墓誌云。公洞朗軒闢。不施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詠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悼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已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庀其家。均食剖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日。吾前日解衣質食。今存有已多矣。

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出世。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止矣。○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計。○方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病。然自孟子以來。能知此者。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見甚高。不可易而讀也。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於爲學之序。雖若有所戾者。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賢之論。唯此二條。爲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爲予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爲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爲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爲事。而或未免雜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眞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爲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妄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爲若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爲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𡸣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釀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載。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燋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

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固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五十六時。於里人李堯輔家。見一弊筐。棄在壁角中。有故書數十冊。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吾略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學者方作時文。天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餘祿利。未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補次成帙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爲舊物。君爲吾愛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爲何人也。今幷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

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韓集點勘　校東雅堂本

卷一

東吳陳景雲

李序

教人自爲注　韓子作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序所謂教人自爲者。正訓以詞必己出耳爲當。如字讀注與音。並非。　注論語十卷　張水部祭韓子詩。魯論未訖注。手跡猶微茫。則此云十卷者。乃未成之書也。今所傳論語筆解。出後人僞託。

目錄

祭文中祭虞部張員外後。脫祭河南張員外一題。又祭滂文後。衍祭張給事一題。

卷首宋莒公語

馮元謚章靖。以博洽稱。宋史有傳。莒公雅重之。故校韓集。特從馮本。

感二鳥賦　觸白日之隆景　景。古影字。時方仲夏。故曰隆景。　雖家到而戶說　二句指光範上書不遇事。離騷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公語本此。或作戶曉者非。　篇末注引歐公語　結句明云。無羨斯類。而歐公乃以不過羨二鳥光榮譏之。非篤論也。

復志賦　將就食於江南　注全採洪譜之文。但多貞元元年四字。按歐陽詹哀辭云。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則非至貞元元年始避地江左也。此四字當刪去。

閔己賦　題注　公之去徐。在府主未薨之前。外集有題李生壁文可證。非因府喪而罷也。　本傳有才高數黜官語。蓋謂貞元末由御史黜官。至元和初。自謫籍召爲博士。久之。又從省郎下遷也。此賦作於貞元中。在公從事使府之後。未除朝官之前。晁說失之。　咸通本乃咸通中中書舍人令狐澄藏本。第五卷寄崔立之詩。視物隔雜裢下。注引澄本。卽此本也。

別知賦　題注　按公與崔羣書。貞元十八年也。書云。僕自少至今。從事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則公之取友天下。當自貞元二年入都之歲始也。是賦作於二十年。歲行猶未滿兩周。故曰將也。注非。　知來者二句　言此別之後。良友旣不可以頻得。而遷客又未離謫地。故申之以掩郭郛云云也。舊注解來者未切。蔓引論語尤可削。　斯百一而爲收。文粹作斯一旦而爲仇。　按爾雅釋詁云。仇。匹也。詩與子同仇。一旦爲仇。猶言傾蓋如故也。似作仇字。其義獨長。而諸本未採。

元和聖德詩　題注　按序云。臣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親望穆穆之光。則此詩必非分敎東都時作也。所在麻列　按麻。南宋初蜀人韓仲韶本作森。朱子之說。蓋暗與舊本合。特偶未採及耳。然太白夢游仙姥詩。仙之人兮列如麻。則作麻列。亦似有據。　分卒禁禦注神策京師行營　按師當作西。　區外句注鎭州常山縣　按縣當作郡。　滌濯剗磢句注　詩勿翦。韓詩作勿剗。見經典釋文。此注所本。

南山詩　海浴褰鵬噣注　或作騫之騫。當作騫。　爛熳堆衆皺注　朱子言。此蜀本之誤者。當謂嘉祐中蘇溥刊本上言。方從蜀人韓仲韶本。則南宋初臨卭韓醇所刊本也。蓋石墓之注。雖出於韓。而字之從皺。則嘉祐蜀本已然。故特分別言之耳。又沈元用名晦。錢塘人。崇寧六年進士第一人。宣和中嘗刊韓柳集。後入金。曾再應

舉登第。歸朝歷官徽猷閣學士。

將歸操　題注聞殺鳴犢作　鳴上當從蜀本增竇字。　狄之水兮注與淸水合沛瀆。　按沛當作泲。

別鵠操　題注　鵠與鶴本一字。古人皆通用。

秋懷詩　題注　按詩乃元和初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時作。行狀云。時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搆飛語。公恐及難。求分司東都。是詩中有云學堂日無事。蓋方官國子也。又云。南山見高稜。則猶未赴東都也。至語穽心兵諸語。其在已聞飛語後歟。更以釋言篇參證。公元和元年六月進見相國鄭公後。數日。卽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則是秋正公憂讒畏譏時也。　彼時何卒卒注　司馬相如。當作司馬遷。　汲古得修綆注　莊子外篇。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荀語本之注。自當引莊。

赴江陵途中　將疑斷還不注　蔡說非誤。洪譜自疏耳。方氏增考年譜。辨之詳矣。按公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又祭張署文云。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皆斥王韋之黨。非謂李實也。苕溪一條當删。　昨者京師至　京師當從蜀本作京使。

岐山下二首　題注　據唐史。程昔範。敬宗初官拾遺。爲宰相李逢吉私人。名在八關十六子之列。則昔範乃名。非字也。

北極贈李觀注　題下注已見前卷重雲篇。此複出。當删。

此日足可惜　假道盟津注卽盟津也　盟當作孟。東西出陳許。　東西當從宋閣本作東南。　按公始至徐。徐帥館之睢上。至秋方辟爲從事。詳見與東野書中。注家自失採。遂誤以爲初至卽授幕職也。此詩乃未爲從事

時作。故喜張之來。有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之語。若已入使院。則方晨入暮歸。安得此閒適耶。合全篇細讀之。舊注之陳益見矣。　淮之水舒舒　時送籍返和州。故有淮水楚山二句。和隸淮南。又楚地也。

醉贈張秘書　性情方浩浩　東坡文。見客舉杯徐引。則吾胸中爲之浩浩焉。又題畫詩。聚蚊金谷是何人。皆本公詩。語法言。淵騫篇。貨殖曰蚊。此蚊字所本。　阿買不識字注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　按或問下。脫魯直二字。此必其子姪。小子句乃韓仲韶注。既引趙說。此注複出。當刪。

送靈師　梟盧叱回旋注　按晉史劉毅擲得雉大喜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舊注刪改本文。殊晦澁不可解。又誤晉作宋。　千尋墮幽泉注尋或作潯　按潯與尋同。兩潯字並當作㝷。見說文。　開忠二州牧　按開牧未詳。忠牧。蓋謂李吉甫也。吉甫以貞元中。自郎署左官於外。及在忠州。又六年爲遷。故曰失職。是詩作於貞元二十年。而二牧之贈僧詩。則又在前觀下昨者句可知矣。　落落王員外注　戶部。當作吏部。

縣齋有懷　風雨靈臺夜　謂官四門博士也。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　誰爲傾國媒注李延年傳漢武帝歌　按傳當作侍。　何能一戰霸注　按公馬少監誌云。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後五六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則貢在京師者。乃未成進士以前事。至登第後。上宰相書。則自稱前鄉貢進士矣。此注貢於京師四字當刪。　何用畢婚嫁注後漢向平字子平　按上平字當作長。

合江亭　范石湖驂鸞錄曰。合江亭。今名綠淨閣。取韓詩綠淨不可唾句。蓋石湖赴桂林時。過此而目覩其懸牓也。　邦君實王佐句。宋本下注。故相齊映所作。老郎一聯下注。宇文郎中炫又增其制。君侯一聯下。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公中丞奏黜之。朝廷遂用鄒君。此考異所謂篇內三處注文也。按此三條。定公自注之文。刋本

誤以爲出於後人而削之。題下注亦止探二條。尙遺其一。　宇文炫官終刑部郎。德宗欲復用盧杞。炫時爲拾遺。與同官陳京等力爭而止。風節偉矣。

陪杜侍御游湘西寺　題注湘西觀察使　按湘西當作湖南。　指摘困瑕垢　按公自陽山遇赦。僅量移江陵法曹。蓋本道廉使楊憑故抑之。贈張功曹詩所謂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荆蠻是也。時韋王之勢方熾。憑之抑公。乃迎合權貴意耳。詩中椒蘭緣灌。自斥韋王。而指摘瑕垢。蓋謂使家之抑也。

岳陽樓　朝過宜春口注　按公是時。方自潭抵岳。以趨荆南。不應過袁州之境。觀下夜纜巴陵洲句。則宜春口蓋在岳州之南。乃洞庭中小洲渚名也。注承洪譜之誤。　擢拜識天仗　謂御史之擢也。唐制。三院御史有缺。悉由御史大夫及中丞薦授。貞元之季。御史臺久不除大夫。皆中丞專其事。公之入臺。時李汶爲中丞。蓋由汶薦也。時同官中名最著者。如柳宗元。劉禹錫。李程。張署等。俱汶所薦。故宗元祭汶文云。愼擇寮吏。必薪之楚。斯篤論矣。時公先貶官於外。故不預祭耳。惜史逸汶傳。而薦公事尤失傳。當以宗元祭文及新史王播傳參考。自可得之。　但懼失宜當　當。謂奏當也。奏當見漢書師古注。當謂處其罪。時公量移江陵法曹。故云爾。言惟恐司刑而不得其平也。

送文暢　昔在四門館注　按博士上衍國子二字。觀題下注自明。　少小學城闕　按詩子衿。刺學校廢也。少小句。蓋言此僧少嘗爲士耳。注未明悉。　僕射領北門　謂河東帥嚴綬也。注承洪譜之誤。唐以太原爲北門。屢見於史。田季安時鎭魏博。不當言北門。至宋都大梁。始以魏地爲北門。如寇萊公鎭魏。自言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是也。洪說失之。又唐河東帥府兼統蕃部。觀公作鄭儋墓誌可見。故繼以威德壓胡羯之句。

答張徹　日月垂十齡　按公此詩發端云。首敍始識面。而其下以淩郊避亂睢岸連居爲識面之始。則知公與徹邂逅。在貞元十五年己卯。去汴居徐之日。至丙戌凡八年。故曰垂十齡也。若從丙子訖元和改元之歲。已踰十載。與詩語不符矣。　淚眥還雙熒注　按公詩敍朝正畢與徹相別。惟畢事驅傳馬二聯。言已歸彭城。而徹留長安省選以下四句。又另敍十七年以後事。公赴省謁選者再至。十八年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省選逡投足者。謂此也。公謁選入都。復與徹相聚。及公得官。而徹方下第。且有遠適。故繼以塵袪淚眥二語。皆惜別之詞。舊注通指爲十六年事。非也。　漸階羣振鷺注　按揚雄劇秦美新云。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又韓詩振鷺篇。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言文王之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則漸階句語本揚子。而義取韓詩。蓋與下句並切太學言之也。又注引法言釋螟蛉是矣而肖之矣。下刪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十字。則學誨之義晦矣。

薦士　妥帖力排奡　妥帖二字。本陸士衡文賦。　使以歸期告　按公薦東野於鄭餘慶。當在元和初。若貞元十九年。餘慶方在郴州貶所。不得有此薦也。　感物增戀嫪注聲韻云姻嫪說文云固也　按韻當作類。姻固二字。並當作婟。

古風　題注　貞元之季。人主方瀆貨。外吏多掊克。以事進奉。有稅外方圓之目。科率日多。民力重困。公詩殆以是時作。史記平準書云。告緡獄興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篇末四語意。蓋本此。

嗟哉董生行　生祥下瑞無時期　按時。當從宋閩本作休。

汴州亂　題注　首章意。乃公牟子所云。下無方伯。次篇則上無天子也。

利劍　題注　按此詩歲月無可考。詳味詩意。似爲疾讒而作。與汴州事無涉。又孟東野送公從軍詩中。有行爲孤劍詠句。疑指此詩。從軍。蓋公初赴汴幕時也。

汴泗交流　東坡文。彭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　此詩張僕射有和篇。其末云。韓生許我爲斯藝。勸我徐驅作安計。不知戎事竟何成。且媿吾人一言惠。蓋擊毬之事。雖不爲卽止。亦深以公言爲有當也。

鳴雁　公在徐幕時。有與李習之書云。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遑憂懷惠。卽有病求息意。

桃源圖　題注　武陵太守。當是竇常。常兄弟五人。並以詩擅名。有聯珠集行世。元和十年。常爲朗州刺史。朗州唐武陵郡之官。寄劉蕡得詩。柳子厚和之。見柳集中。韓有岳陽樓別竇司直庠詩。及竇司業牟墓誌。二人皆常之弟。常才刺朗。亦見牟誌。又朗州至宋。因避聖祖諱。改爲鼎州。　南宮先生疑是盧虞部汀。韓盧倡和甚多。詳見本集。臨邛韓本題下注。必與一郞官賡和。廖本改郞官爲禮部郞。非也。尙書諸曹。唐代統稱南宮。蓋猶云南省。不專指禮部。如和虞部志藤杖詩。稱虞部爲南宮。卽其證也。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滌瑕蕩垢　按揚雄文。滌瑕蕩穢。

謁衡岳　廟令老人　按唐制。五岳四瀆令各一人。正九品上。掌祭祀。此廟令。蓋謂衡岳廟中令也。

古意　題注　據宋建安魏本自公縣齋有懷以下皆樊氏澤之語。又自仲尼悲麟。至微沈子幾晦哉。悉樊氏引沈顏登華旨之文。此下更有按公諸詩及國史補所云。公實如此。初無他旨也。四語蓋顏自詫得詩微旨。而樊氏深不然之。故力辨其非。廖瑩中昧於文義。輒删樊說四句。全失其本意矣。顏。吳郡人。傳師之孫。唐末進士。

仕吳爲翰林學士。登華旨篇。文苑文粹並載。

憶昨行　陽山爲道出臨武注　按江南。乃湖南之誤。又連屬廣南。此宋制也。唐則郴連並隸湖南。　宋朱新仲猗覺寮雜志云。韓詩。驛馬距地驅頻隤。蜀人謂立地爲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意。按蜀人方言。如士鏠岸濺之類。屢見杜詩。蓋少陵久寓蜀地。故旅中所詠。即用土人語耳。韓子陽山之行。路不由蜀。何故忽採方言入詩乎。漢書甘延壽傳。跋距注云。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而能拔取之。拒地之拒。殆與距同。夫人以手據地。可曰距。則馬以足蹠（徐廣史記注。蹠。與據同。謂以足據持之。）地。亦可言拒矣。韓子時從臨武踰嶺南出經爲道之險。驛馬力疲足倦。據地不前。策之而猶不能升。故曰驅頻隤。正取虺隤義也。　近者三姦悉破碎　按三姦。斥伾叔文執誼。李軌法言注。謂三桓陳恆王莽也。故公永貞行云。天位未許庸夫干。蓋直以窺覦神器之罪坐諸人。又篇中侯景九錫語。其意亦同。後人讀至此。亦不能無嘻其甚矣之疑也。　君當先行我待滿　按公詩意。方欲與張君結隱嵩洛間。所謂君當先行者。卽蒙上投檄北去言之耳。此與寒食出遊詩。皆敍張方有邕管之辟。並未及雍掾之除。蓋此時張之新命尙未下也。注誤。　從此直到耇與鮐注　詩中耇字。別本有作耈者。故有閟宮以下十三字注。今正文既作耇。此注當削。　昨者。宋本作昨日。則以下八句。似謂是歲八月朔順宗內禪之赦。及細考之。非也。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計旬餘卽可達郴州。功曹以是月十四日在郴聞赦。理或有之。但觀州家申名使家抑句。時使府駐潭州。自郴申潭文移。往復其事。豈一二日可了乎。則作昨日自誤也。又洪譜亦謂此指憲宗受禪之赦。不知憲宗受禪無赦。至踰年改元。始頒赦耳。其考尤踈。

劉生詩　倒心回腸爲青眸　按青眸。卽指上歌舞之人。公感春詩云。豔姬踏舞筵。青眸刺劍戟。可以互證。倒心

回陽。言劉生目成意移耳。爲當讀去聲。且注不引宋玉高唐賦感心動耳。回腸傷氣之文。而舉司馬遷書。既屬
蔓引。至採阮籍青眼事。尤誤。

鄭羣贈簟　首句注　按笛。當作簟。蘄州貢簟。見唐史地理志。故曰天下知。

游青龍寺贈崔補闕　去歲羈帆注　按注乃採樊氏語。而江陵下删原文娭命於湘中一句。則與本句湘水不
相關矣。　年少　按補闕十七登第。少公八歲。元和初。列官諫署。年方踰壯。故有年少得途句。

贈崔立之評事　題注　按公答崔立之書。首稱斯立足下。蓋字斯立而名立之也。注誤。　勿嫌法官未登朝
立之貞元中登第。後復中詞科。初授校書郎。秩滿除畿尉。當時相傳畿尉有六道入爲御史評事。京尉者。有佛
道仙道人道之分。見崔琬御史臺記。京尉。即赤尉。謂長安萬年二赤縣也。勿嫌法官二句。蓋言立之自畿尉召
入。止遷評事。不得御史。但比赤尉。尙有仙凡之異耳。蓋除御史則登朝爲常參官矣。唐常參官一名登朝官。
本卷後有酬崔十六少府攝伊陽尉。乃別是一人。非斯立也。斯立行二十六。亦見韓詩。與少府之行異。又少府
以赤尉攝伊陽令。未嘗爲伊陽尉。伊陽爲畿縣。非赤縣。注全誤。　錢帛縱空衣可準　唐百官月俸。多給錢帛。
縱空。謂官閒祿薄也。　摵摵井梧注潘岳秋思賦　按思。當作興。

哭楊兵部　題注　知當作刺。知州之置。自宋始。唐無此官。又李習之陸歙州述言云言字衍。

赤藤杖歌　滇王掃宮避使者注當如避道之避　按如下脫避舍二字。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　題注　按詩意。言己新居洛下。而崔以赤尉繼至。遂與鄰居。則公與崔相識。在元和二年
分教東都後。非自江陵召入時也。河南洛陽二赤縣。皆在東都郭下。崔之攝伊陽。蓋以赤尉權畿令也。

送侯參謀　題注　按公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至是已三載。詩云。幸同學省官。又云。東司絕教授。蓋與侯並爲分司官也。已而公除都官郎。分司如前。而侯則往應河中之辟。注未明曉。　人馬何蹻騰注馬逝也　按逝。當作壯。

感春第三首　放車載草農事濟　按時討王承宗於恆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河南尹房式以凶旱人貧。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放車載草。指此事也。　起居諫議注　按裴度爲河南功曹。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奏辟掌書記。尋自蜀召爲起居舍人。非從河南入也。注仍洪譜之誤。方氏增考已辨之矣。

送李翱　題注　四年正月己酉　按下文是月有乙未丁酉。則其前不合有己酉。當是乙酉之誤。

送石處士　常山險猶恃　按公送石處士序云。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恆州。成德軍治所也。時方討成德帥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統行營兵。駐邢。軍久無功。故有鉅鹿師欲老二句。邢州。唐亦稱鉅鹿郡。屬昭義軍。先是承璀兵深入成德境。爲承宗所挫。故退屯於邢。當石洪赴河陽時。尚未有洗雪承宗詔。故曰去年事方急也。注引赦承宗事誤。

招楊之罘　食有肉與魚注焉讙遷之幸舍　按當作遷焉讙幸舍。

寄盧仝　獨抱遺經究終始　按晁氏讀書志唐盧仝春秋摘微四卷。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獨抱遺經句。殆指是書言之。惜其不傳也。

卷二　　東吳陳景雲

石鼓歌　歌中敍元和初爲博士。嘗告祭酒以石鼓所在。勸其移置太學。惜未之從。故有中朝大官二句。歐公集

古錄云。石鼓在今鳳翔孔子廟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按餘慶帥鳳翔。在元和九年。乃韓子作詩後事。竊因歐公之言詳考之。知韓公前此所告之祭酒。卽餘慶也。公爲博士之歲。餘慶以故相爲祭酒。故曰。中朝大官。餘慶爲祭酒三月。旋拜尹洛之命。意其涖官日淺。故公所請未及施行耶。至遷鎭鳳翔。卽有移置孔廟事。蓋理公前語也。然則石鼓之得久存於世。不至銷蝕埋沒。如公詩所歎者。固出自鄭相收拾之力。而亦公在太學有以啓之耳。先儒作石鼓考者。如王厚之鄭漁仲諸公。皆援据該博。而初不言鳳翔移置事。自公發其端。故表而出之。

題炭谷湫祠堂　匣裏雌雄爲　按爲。當作劍。

送陸暢歸江南　名以能詩鬭注　唐史公主傳無雲陽主。疑非雲安卽岐陽之誤。暢長慶初入江西廉使王仲舒幕府。至太和末。以前鳳翔少尹預誅。鄭注事見唐史。

送劉師服　師服歸後。復入京師。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喪宴飲得罪。師服以與同飲。笞四十。流連州。貽持令名二句。惜其不能誦之終身。乃至犯刑而辱親也。

調張籍　刺手拔鯨牙　按刺手。當與送窮文捩手覆羹同義。注誤。

寄崔立之　首句注　按西城。謂寓都城西耳。詩中明言客居京城也。藍田在都城東南。不當言西。雪後寄崔承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與南望愁羣山。尤可證也。注非。　不敢捩眼窺注　前說是送窮文捩手覆羹可證。詩話一條當削。　視物隔褵褷　下注澄字。謂唐人令狐澄本。卽上文姚令威所據唐本是也。詳見方氏擧正。澄。桂管廉使定之孫。相國楚之從孫。附見舊史楚傳。乾符中歷中書舍人。別見新史藝文志。又舊史楚傳後。附

予絢及孫滈偶。滈下衍一澄字。新史世系表及藝文志。遂誤以澄爲楚之孫。絢之子。方氏亦沿其誤。澄所著有貞陵遺事。見新志。又嘗書其從祖楚白樓賦。見趙氏金石錄。　咎責塞兩儀注　乃魏道輔語。然禍不盈眥。禍溢於世。此班固賓戲之文。又魏人章疏所本。道輔語猶未詳也。　覶名計之利注　按覶之名計之利。莊子雜篇中語。朱子偶失記耳。

月蝕詩　按玉川月蝕詩。洪景盧言。指宦官吐突承璀用事。見容齋續筆。其說爲長。

孟生詩　窅默咸池音　按蘇子容詩孟郊篇什況咸池自注云。唐人題孟郊詩三百篇。爲咸池集。取退之詩義。又劉貢父詩話亦云。孟有集。號咸池。僅三百篇。至宋次道跋東野詩。卻云蜀人蹇濟用退之贈郊句。纂成咸池二卷一百八十篇。與蘇劉之說不同。未詳孰是。　無爲久滯淫　按國語底著滯淫。賈逵注。淫。久也。此蓋倒用。與上參差同。

示爽　強顏班行內注　按題下注近之觀名科二聯。乃已登科入使府者。則詩當作於長慶中。非元和間知制誥時也。後注與前相戾。又凡列朝班者。皆可云在班行內。非典誥之稱。後說尤無據。

贈別元十八　題注　按樊說是特語猶未詳。白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正裴行立帥桂時。大林寺在江州廬山。元十八嘗構溪亭於山之東南。見樂天詩。又樂天有送元十八出廬山從事南海詩。蓋同游大林後。尋赴嶺外使幕矣。本從事桂林。而云南海者。殆以桂林亦嶺南五管之一。故可通稱耶。　英英桂林伯注　按伯謂九州之伯。左傳云。五侯九伯是也。注未分曉。　已覽贈子篇注　按注說是也。柳序稱元生之爲學。恢博而貫統。韓贈詩第五篇。即申言序意耳。但考子厚送僧浩初序云。近李生礎自東都至。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云云。退之

在東都。送李生還湖南。乃元和四年事。則見柳送元序。必更在其前。見序與貶潮。相去已踰十載。不當止云想風采三年。疑三年二字。傳錄有誤。柳序作於永州。方送元生爲湖嶺之游。其栖止廬山。蓋南游迴棹後事也。

嶷嶷桂林伯注　按歐陽生哀辭云。容貌嶷嶷然。此句蓋亦稱其容貌之莊。至史記其德嶷嶷。乃五帝本紀中稱帝嚳語。若引以頌美臣下。不倫甚矣。

別趙子　婆娑句注　王衍當作王愆期。事詳晉史。陶侃鎮荆時。衍死久矣。

除官赴闕　湓城去鄂渚　陸游入蜀記云。自江州至鄂州七百里。泝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詩云。湓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按通典尋陽西南。到江夏六百里。江夏。鄂州理所。

南山有高樹　題注　下篇非爲李宗閔作。方氏辨之甚詳。語見下篇題下。此注及下篇三字。與後篇當是爲宗閔作。句並當削。詩話尤贅。

猛虎行　出逐猴入居　按猴。方本作猨。朱子辨之。然猴字亦竊疑未安。蓋猴非虎敵。明甚。若入居其穴。乃劘虎牙而餧之肉耳。虎何憚而不敢歸穴乎。猴猨二字。俱傳錄有誤。

奉酬盧給事　按東坡謝賜御書詩云。袖有驪珠三十四。蓋化公此詩二語爲一也。證以坡詩。方說之誤益明。

南內賀朝歸　按唐南內興慶宮。非人主正衙朝賀地。據新史。穆宗毋郭太后居興慶宮。朔望三朝。穆宗率百官詣宮門上壽。則此南內朝賀。乃朝太后也。此詩疑公在穆宗朝除京兆尹與中丞李紳爭臺參後作。唐人以中丞居風憲。多呼爲法吏。詩云。法吏多少年。磨淬出圭角。法吏。自指中丞也。又皇甫湜作公墓誌。其中敘爭臺參事。斥紳爲佞臣。有鑱其鋩之語。詩所謂圭角。殆猶誌之言鋩。均指紳之得君勢盛也。據實錄。京尹之除。在長慶

二年六月。其復除兵部侍郎。則是冬十月。觀篇首秋曦句。則詩以秋日作。正臺府不協。移牒紛然時也。　致官九列齊　舊注以此詩爲公官庶子日作。非也。官庶子在元和中朝。南內乃長慶間事。前後了不相涉。又自舍人改庶子。乃自要職徙閒官。非貶也。此時蓋作於貶潮還朝後。三黜。謂爲御史郎官及刑部侍郎時。凡三黜官耳。況明言致官九列。齊庶子之官。不得齊於九列。則注說之誤益明矣。　著籍朝厥妻　命婦亦入朝太后。注未明悉。

雜詩　題注　按第七卷雜詩題下。注公時爲右庶子。元和十一年作。與譴瘧鬼題下。注元和十三年爲刑部侍郎時作。二說皆未有確據。又第十卷中閒游題下語亦然。皆當削。

譴瘧鬼　出汝去莫違　按出。當從宋閩本作咄。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辟如兔得蹄注　按得兔而忘蹄。本莊子語。王弼周易略例引之。繫辭無此文。

城南聯句　禮鼠拱而立注　按文子曰。聖人師拱鼠制禮。故曰禮鼠。杜詩野鼠拱亂穴。又注陸機當作陸璣。淅玉炊香粳、注說是。折稌見內則。尤古淅作折之明證。蓋淅與淅。亦音異而義同耳。又魏文之文當作武。趙燕錫媌婭注　按娥字說文云。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秦晉謂好曰婭娥。此注倒其文。據漢書。婭娥。武帝所置後宮位號。顏師古注。美好貌。釋韓詩婭字。顏注可與說文兼引。　運田閒彊甿　按周禮以彊予任甿。鄭注。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彊甿本此。

納涼聯句　掃寬延鮮飇　按此下脫注一條。誤刊入後秋雨聯句颮飈臥江汰下。當改之。

征蜀聯句　塡隍傶傄注　玉篇。傶傄。健也。蓋言塡隍士之奮力。　戰恤時鎖洗　恤。當從宋蜀本作血。

雨中寄孟刑部　按舊史。簡自倉部員外郎遷司封郎中。新史所謂佗曹。乃司封。非刑部。蓋自戶曹遷吏曹。故曰佗曹也。又韓子誌李干墓文中。稱簡爲工部尚書。簡歷此官。亦未見於史。蓋與不著其除刑部同。則史之所略多矣。　鬬場再鳴先　按再鳴者。謂幾道登第後又擢詞科也。鄭羣墓銘中。有再鳴以文句。與此語意正同。

遠游聯句　題注　按注謂遠游。卽東野役於江南時。其說似是而非。蓋役於江南。乃赴溧陽尉任。役謂吏役也。遠游在初春。而歸期訂晚秋。豈有赴官而春去秋還者。又詩中歷敍吳楚諸地。蓋時將爲湖嶺之游。故云爾。觀東野集中。有過彭澤次沅湘及連州吟諸詩。殆皆此游作。亦可略見游跡之遠矣。　取之詎灼灼　按取之。劉貢父詩話作前知爲是。

鄖城聯句　此年名作鼉注　按元和二年。當作十二年。　宮娃分綽約注　按風俗通當作通俗文。　親交獻謏噱　按謏。廣韻蘇奏切。怒言也。與下噱字義相反。不應連用。宋杭蜀本皆作謏。又與上句謟字意複。亦恐非是。疑廋字之訛謏。辭見國語。又唐書李藩傳。王仲舒與同舍郎。置酒邀賓。爲俳說廋語相狎。獻廋噱者。殆亦同此耳。　五狩朝恆岱　按五岳。獨言朝恆岱者。因二岳在恆鄆二州境。時王承宗李師道皆未納土故也。　雪下收新息注　詩以晚秋作。至雪夜入蔡。乃是冬十月事。注不當引。

叉魚招張功曹　題注　按詩作於貞元二十年春。至陽山後。乃俟新命於衡陽前一年也。祭李郴州文中。敍投叉魚詩。事在俟新命之先。而謝郴州寄紙筆詩。又在投叉魚詩之前。謝詩有虞卿正著書句。蓋方在謫居。故云爾。益可證是詩爲陽山時作。公以是冬與張署會宿界上。而叉魚在春。故有思我友憶同僚之語。而招之來邑也。舊注非。

木居士　按題木居士詩。洪譜不繫某年。然譜以郴州祈雨及郴口諸詩。並繫之乙酉。而木居士廟在衡州屬邑。公自郴赴衡。嘗憩其地。故留題云爾。是時羣邪之勢猶盛。正公佗詩所謂伾文未揃詩也。二詩蓋專指伾文言之。柳子厚既坐伾文黨譴逐。後與人書追敍伾文始末云。素卑賤。暴起領事。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誦公詩而論其世。正可引柳以注韓也。　次篇前二句。申言伾文寒微暴貴。出自糞土。而驟升雲霄也。當二人勢盛時。其黨互相推獎。有伊傅管葛之目。伊傅。殆指伾文。而管葛則劉柳輩標榜之詞也。後二句。殆深斥當時之大言夸飾。謂二人可伯仲伊呂之流歟。伾文既揃後三十餘年。而夢得作子劉子自傳。猶盛稱其才。謂有遠祖景略風。是直取燼餘之木。復雕畫之也。

喜雪　授簡慕前規注謝靈運雪賦　按靈運。當作惠連。

入關詠馬　題注　舊注誤。方氏舉正亦以此詩爲元和改元西歸日作。亦誤也。公元和中。自河南令入爲職方員外郎。因前過華州時。見華陰令柳澗事。上疏論之。坐是下遷博士。公詩疑緣此而作。華州乃入潼關孔道也。公先以言事遠謫迴翔。久之方有省郎之召。乃復以抗直左官。宜不能無慨於中。故以馬之一鳴輒斥自比耶。若從江陵還朝時。公年未踰強仕。不應有歲晚力微之慨矣。　樊澤之曰。歲晚力微。不應鳴也。其說是蓋不應鳴而鳴。斯爲妄矣。　唐人詩文中。凡止稱關者。皆謂潼關。至藍田武關。則必繫關名以別之。即公集中亦然。可參考也。　李林甫欲絕言路。有立仗馬一鳴輒斥語。事見本傳。一鳴二字本此。

梁國公主挽歌　移封大國新　按公主始封普寧。元和中從永昌。及薨。追封梁國。自郡封進國封。故云爾。　龍轜非厭翟　按周王姬下嫁。車服下王后一等。乘厭翟車。見詩鄭箋。歷代因之。唐制亦爾。觀新史趙國公主傳

可見。

和崔舍人咏月　重門限禁扃　按崔時以翰林學士兼舍人。方供奉禁闈。故有重門句。然舍人內直亦在禁中。公掌制日。嘗有仙郎宿禁中語。

咏雪贈張籍　紛紛碎若挼　按挼有乃禾素回二音。此當從素回切。廣韻曰。摯也。如從乃禾切。不惟乖韻。義亦不協矣。

酬王二舍人雪中見寄　按題下注。皆方氏語。其說良是。至涯爲舍人。本傳略之二語。初疑其未諦。按王適誌文云。中言舍人王涯獨孤郁。考二人本傳。皆止以郎官知制誥。未嘗官舍人。而誌文與詩題云爾者。蓋唐代凡知制誥官。例得稱舍人。以制誥本舍人典之。而以佗官兼知。即職與之同。故亦得稱之。如劉夢得哭郁詩。亦稱舍人。此尤可證。然韓集中祭虞部張員外文。文苑英華詳具年月日。下幷列同祭姓名六人。首云中書舍人王涯。次云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未嘗以二人俱掌外制。並稱舍人。則方云涯爲舍人。而本傳略之者。其說亦是也。

韓子赴江陵途中。有寄贈王二十補闕詩。即涯也。又有次石頭驛寄王十中丞詩。則仲舒也。二王姓同行異。卽見本集。至王璠呼涯爲二十兄。又別見唐史。　涯傳無爲舍人書。而仲舒官舍人。詳見碑誌及史傳。或本題下誤注仲舒。蓋由此。又柳子厚集中。稱仲舒爲舍人。（獻弘農公詩自注。）而仲舒除此官。在子厚歿後。此又知制誥得稱舍人之一證也。

送侯喜　如今便別長官去　按一官之長曰長官。漢孔氏書傳及鄭氏詩箋中。皆有此稱。其來久矣。

奉和盧四兄元日朝回　戎服上趨承北極　按唐制朝日。百官班定。召吾將軍先出班報平安。戎服句謂此。

送李六協律　宋諸本題下皆注翶字。殆因韓子代張籍上李浙東書。中有李協律翶故耳然翶之行七。非六也。即見本集與楊子書。此誤正與以王舍人爲仲舒同。

贈張十八助教　題注　按四門國子。兩署也。博士助教。兩官也。注合而言之。殆近鑿邊鹿鹿邊鑿矣。

和席八韻　題注　按席謙與杜子美同時。名見杜集。與韓子相去殊遠。又謙本道士。注家之謬。有如此者。直當削去。何必存而辨之。　武時與夔同掌外制。故有倚玉一聯。或作市。誤也。及貶貶潮。而夔猶在右掖。公之謫詞。即夔所草。

廣宣上人頻見過　按廣宣以詩召入供奉內道場。有集名紅樓。皆應制之作。緣此頗怙恩挾勢。干謁公卿。嘗私傳禁中語於韋左丞貫之。貫之叱而出之。公詩意亦猶是也。

太安池　舊注疑太安池即安樂公主定昆池。其說近之。下公主當年一絕。即詠太安池耳。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諸本無之爲是。唐本太安池下。注闕字。殆偶逸是詩也。據雍錄。定昆池在長安西南十五里。故有臺榭壓城闉句。又朝野僉載。言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尤可作第二聯注。　或疑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當繫是詩後。下注闕字。亦可通。

閒游　子雲祇自守注安帝時丁傳董賢用事　按安。當作哀。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題注　遺老。即謂開元遺老。時上距開元六十年。當日遺民。宜尚有存者。如元微之連昌宮詞。亦借宮邊老人立言是也。詩意蓋謂昔年父老。幸值元和中興。皆欣欣復見太平之盛。惟安樂而思終。庶克紹開元之治。免蹈天寶之覆轍耳。宮雖置於顯慶。而開寶間車駕幸東都。屢駐此宮。故公詩云爾。舊注皆未

得其解。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　中興遺史。紹興元年三月。張浚自陝西回蜀。宣司幹官郭奕有詩云。秦山去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蓋改韓詩。以誚浚富平喪師事。是可採入拊掌錄也。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　按淮西之平。裴度以宰相督戰。李商隱韓碑詩所謂腰懸相印作都統是也。舊注以韓弘當之誤。

桃林夜賀晉公　題注　按桃林在潼關東。詩蓋作於次潼關前。上都統詩中冠蓋相望句。即謂在桃林遇銜詔西來者。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韓子從晉公還都後。擢刑部侍郎。敍平蔡功也。同時幕僚。如馮宿李宗閔皆遷官。獨正封不得例遷。且反奉分司之命。是必有扼其進者。故腹聯云爾。正封後歷中書舍人。有詩名牡丹一篇。尤爲時傳誦。見松牕雜錄。

元日酬蔡州馬尙書　按蔡州。疑當作華州。舊史憲宗紀。十三年十一月。以華州刺史令狐楚充河陽節度使。十四年三月。以華州刺史馬總充鄆濮曹等州觀察使。則總之除華州。當卽在十三年冬。紀偶略之。而本傳云十四年自忠武改華州四字。蓋三字之誤耳。四年元日。總正在華。公於都下酬其去年元日在蔡所寄詩。故中有三峯之語。

答道士寄樹雞注　龍城雲仙二錄。新舊史藝文志皆無之。洪容齋力斥龍城錄爲妄書。而云或以爲劉無言所著。至朱子語類及張邦基墨莊漫錄中。則謂二錄皆王銍性之僞撰。按無言。名燾。湖州人。元祐三年進士。有文

譽。東坡嘗和其詩。鋞亦北宋末名士。陸放翁深推其記問該洽。而生平好撰僞書欺世。識者嗤之。則洪張二說似朱張。尤爲得實矣。容齋又嘗言。孔傳續白氏六帖。採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雲仙錄諸事。自穢其書。雲仙散錄爲贄撰。　按孔帖兼載二錄。而容齋獨舉雲仙。蓋偶遺其一。要之此二錄皆底下惡書也。注家不辨而俱引之。殆亦穢韓子之詩矣。

左遷至藍田關　雲橫秦嶺　按班固西都賦曰。於是睎秦嶺。通典云。在藍田界。

次鄧州界　早晚王師收海嶽　按海嶽之地。皆在鄆部。時鄆寇將平。故云爾。先是淮西甫平。即有赦令。公亦冀平鄆之後。當例降德音。可遂因此內移耳。詩以初春作。因有雷雨句。及仲春而海岳收矣。緣降赦在秋。故至冬始自潮移袁也。

晚次宣溪　題注　此赴潮過韶作。公以是春三月至潮。安得入夏尚在韶乎。注非。

題秀禪師房　按題驛梁詩題云。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時方爲嚴程所迫。途中山水。皆未暇游眺。故後日移袁過韶。寄詩韶守。有欲借圖經開看佳處之語。則到僧家把漁竿。必非赴潮時事。定量移後過其地而留題也。後詩題下注。尙未考及此。

韶州留別張端公　江總虞翻　按南史江總傳。梁元帝徵爲始興內史。始興即韶州。以江比張。蓋用當州故事。又吳志虞翻傳。孫權徙翻交州。裴注引翻別傳。有自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歿海隅諸語。公自以直諫謫潮。與翻之徙交同。又潮州地亦漢交郡所轄。故以翻自比。舊注未明。

游西林寺　題注　魏弘下脫簡字。白樂天游大林寺序可證。弘簡卒貞元末。有墓誌在柳子厚集。其游廬山。蓋

攝官江州刺史時也。又長慶初。有樞密內臣魏弘簡。乃姓名偶同者。

自袁州還京　歲暮難相值一聯　按公以冬日次安陸。歲已暮矣。然末聯又非專言時序也。韓詩歲聿其暮。薛君章句曰。暮。晚也。謂君年歲已晚。詩意本此。蓋公早歲與隨州同佐汴幕。是時舊寮多逝。僅存二人。故深喜晚晚相值之難耳。合後寄隨州詩觀之。義益明矣。

雨中寄張博士　歲晚偏蕭瑟　按觀雷頻以下三句。則時非冬日可知。兼觀白樂天和篇中。有葉濕蠶病語。蓋苦雨在初夏明矣。落句歲晚之義。與寄周隨州馬僕射二詩中歲暮歲晏同。楚辭及年歲之未晏兮。正公所本也。

奉和張侍郎　再領須句國注　按衍鄆之二字。東平。郡名。須昌。其屬邑。唐之鄆州。即晉東平郡也。通典云。鄆州。古須句國。似尤簡。宜當採之。　仍遷少昊司　馬總始以檢校禮部尚書。鎮天平。及召入未至。復令還鎮。加檢校刑部尚書。故有是句。司寇秋官秋月。其帝少昊。故云爾。又天平屬邑曲阜。本少昊之墟。此句蓋雙關。再鎮天平意。注未明悉。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　題注　令狐澄本作三弟。亦非。楊嗣復行六非三也。見白樂天集。嗣復後入相。唐史有傳。澄生長貴胄。而於近時宰輔。亦偶未悉其行次。足知考訂之難。此諱行錄之可資採證也。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二年。盡大中七年。其書出於唐季新史藝文志。作諱行略。宋志作錄。至撰書人姓名。二志俱逸之矣。行。戶郎反。或讀本字非。

送桂州嚴大夫　飛鸞不假驂　按驂鸞二字本江淹別賦。至范至能帥桂林。著驂鸞錄。則又取韓詩語。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題注　按遇。本作遘。避高宗嫌名易之。非誤。

卷二

東吳陳景雲

原道　題注　按東坡云云。亦伊川語誤。以爲蘇說自蜀本。韓仲韶注始及。後閩中魏仲舉五百家注本已削之。此復採入何也。

行難　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　按越州。乃浙東治所。觀察使領之。李習之陸歙州述云。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郎。蓋自浙東使府御史召爲省郎。

師說　題注　按柳子厚誌文云。衡湘以南爲進士。皆以子厚爲師。則當時學者之宗仰盛矣。何云人不歸之耶。且言子厚因學者不歸己而歸韓。故有答韋巖二書。其說尤鄙陋當削。　授之書而習其句讀注　按周禮天官宮正注讀字。陸氏釋文云。戚如字。徐音豆。戚謂梁戚袞。徐謂晉徐邈也。山谷蓋從戚讀。非以意創。又陸氏列戚於徐前。則亦以其讀爲長。故公全序中句讀字不音以此。文選笛賦注。投與逗古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

進學解　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注　按此文作於職方左遷後。史傳甚明。似無可疑。而方本以時易年。其說尙有未安。蓋此句乃伏後三年博士之根。作年爲是。此弟子雖假設之辭。然唐時國子生亦有久在學舍者。如何蕃入太學二十餘年。陽城諭諸生以歸省是也。　行雖脩而不顯於衆注　按涓字與顯字。義絕不相近。恐是白之誤。蓋誤白作泊。後又轉訛爲涓耳。　荀卿守正　按守正。新史文粹。並作宗王。東坡荀卿論言卿明王道。述禮樂。則作宗王。似較守正尤精切。非訛也。　欲進其豨苓　按豨苓。卽莊子所謂豕苓。音義云。一名豬苓。藥草名也。方回猪矢之說。妄矣。

諱辨　與賀爭名注　按董說是也。元稹爲禮部。在長慶初。賀前卒久矣。　律文三條。皆本禮經。故卽引鄭氏原

注釋之。下文云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謂此。　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　按治。乃高宗廟諱。而此文及平淮西碑俱不避。蓋德宗祔廟之年。高宗已祧矣。文與碑皆作於後。已祧不諱。禮也。　注傳有五皓之稱　傳。當作博。見楚辭招魂王逸注。五白博齒也。

釋言　爲我寫子詩書　按史言。公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譽。由是知名。蓋鄭相知公在早歲。非自江陵召還始受知也。公登第之歲。鄭入翰林。其後鄭相自以職親地近。遂與公久不相聞。及貞元之季。公始登朝。而鄭相已遠謫。再秉國鈞。特擢公幕掾。因悉徵其歷年詩文也。　於後之數月　按月。南宋本作日爲是。洪譜同。公始見鄭相在元和元年六月。而李翰林以次年正月入相。相去僅七月。以下文再云累月語推之。則前當作數日明矣。

張中丞傳後敍　愈嘗從事於汴徐　按雙廟。在宋州汴府支郡也。又泗州亦徐府支郡。從事二句。蓋貫下祭雙廟與過泗州兩事言之。或本兩府作兩州。非也。

汴州東西水門記　囂童嗷嘯　按囂童。謂李迺也。與送張道士詩中呼吳元濟爲狂童同。

藍田縣丞廳壁記　題下注貞元四年進士。下脫六年中博學宏辭科一句。此條乃樊澤之語。其說是也。又出於人三字。亦見柳子厚誌文。尤可證樊說之有據。　諺數慢必曰丞注　按公酬崔少府詩云。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與此記慢字同義。即公論鹽法狀中所謂散慢官也。諺數慢必曰丞者。蓋當時俗語。歷數內外官職之慢。莫丞若耳。數。讀上聲。方說得之。虞山錢受之在萬曆末。作送楊縣丞序。引韓記以慢字作慢侮解。誤甚。　雁鶩行以進　按莊子外篇。士成綺雁行。　一躡故迹　按漢書鄒陽傳。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師古注。言躡

其故迹。

科斗書後記　平劉展於淮西　按西當作南。

鄆州谿堂詩序　且六十年注　按李納下。當刪子字。補傳子師古師古傳師道十字。

爭臣論　爲祿仕者也　按詩君子陽陽序。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鄭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改葬服議　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雖有其文。未著其人。　按子思之說。雖出孔叢子。而自子思以來。未有行之者也。惟南史張種值侯景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恆若在喪。王僧辯奏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史傳中僅有此一事。則其服仍以二十七月爲斷。而未嘗不除也。外此則未見其人。

禘祫議　按時既勅旨令。百寮集議。方公官國子博士。亦百寮之一。乃自言賤不及議者。蓋唐代都省集議。惟朝官得與。國子博士非朝官。見公下年論權停選舉狀。故曰。賤不及議也。朝官亦名常參官。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

答楊子書　題注　按柳子厚與楊誨之第二書。元和六年也。時誨之年未二十。若當貞元十七年韓子與敬之書時。甫數齡耳。其非敬之之兄易明矣。敬之從父憑。誨之父也。子厚有憑從子承之哀辭。作於貞元之季。承之踰冠而夭。所作辭賦書論甚偉。見於哀辭。則謂遠其兄甚者。乃指承之耳。又哀辭云。有弟哀號。弟。即敬之也。

上宰相第三書　今閤下爲輔相亦近耳　按漢書霍光傳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注。屬耳。近耳也。公語本此。顏注之近。謂近日也。趙憬賈耽盧邁。俱於貞元九年五月入相。距公上書時。已涉三載。似不得云近。而

公云然者。蓋以三相在位歲月。較周公之輔相七年。猶爲近耳。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題下或注巽字當作遜。下以巽同。二人並見。唐史。遜以元和五年。自常州除浙東。見舊史憲宗紀。而遜傳云。由衢州遷新史。因之並誤也。柳子厚以元和四年。與遜弟建書。末有已白常州煦僕語。謂遜也。明年。即遷浙東。無刺衢事。當以憲紀爲正。

上張僕射書　題注　按少陵在嚴鄭公幕府。其遣悶呈鄭公詩中。有曉入昏歸之句。詩以秋日作。疑使院從事之晨入夜出。起九月。訖二月。乃當時幕府定制。如此殆恐季秋後晷短事繁。故限出入之制耶。公雖論此事。亦未聞見從。蓋舊制難改也。

與崔羣書　書言從一官於此者。謂爲四門博士也。洪氏年譜既明。題下注蓋本之。是時公已去徐三年。在徐幕注當削。

與陸祠部書　按書末言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讌娛樂爲事。此謂王仲舒裴茝諸人也。王裴輩皆朝賢有清望者。止以頻聚燕飲。遂爲讒人所中斥官。此書在諸賢未譴之前年。蓋所見卓矣。

答陳商書　按商。字述聖。官終秘書監。嘗預修武宗實錄。則大中間事。

答呂醫山人書　少安無躁　按左氏襄七年傳。吾子其少安。注。安。徐也。

送孟東野序　尸佼　按尸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逃入蜀。見班史藝文志上。眘到注。亦據班志。但四十六篇。六當作二。

送許郢州序　題注　按以權文公送郢州序參證蓋從水部郎出守。又舉其字曰叔載。則仲輿乃名也。又世系

表。仲興作仲容。郢州作鄧州。誤。至。或作志。雍之注亦非。志雍。乃郢州子。見世系表、　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

按喜。一作苦爲是。謝疊山文章軌範中無此一字。覺句法尤健。

送竇從事序　鉅海敵其陽　敵。南宋臨卬本作敞。爲長海敞其陽。謂越地之南。風氣宣洩太甚也。上句山隔其陰。則謂越北風氣。與中原否閡不通也。故下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蓋蒙上山海言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可濯可沿注　按本真文章正宗引此作真本爲是。　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一爲西平王晟子。南宋慶元中。建安魏本此序後。附刊高從一記。以證所送之非西平子。按高跋。卽汪季路。與朱子書中所謂家藏盤谷碑本有後語是也。然但以韓序及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歲月考之。則兩李愿事跡自明。無俟引高記也。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時爲宿衞將。至和盧詩。則元和七年也。西平子方官節度使。皆見唐史。無棲隱事。

送董邵南序　董生不得志於有司。事在貞元中。詳見公詩。時仕路壅滯。兩河諸侯。競引豪傑爲謀主。由是藩鎮益強。朝廷旰食。此開成初宰相李石告文宗云爾。董生北游。正幕府急才。王室多事之日。文中立言。尙欲招燕趙之士。則鬱鬱適茲土者。其亦可以息駕矣。送之所以留之。其辭紋而婉矣。

贈崔復州序　按詩碩鼠小序曰。刺重斂也。其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此序專爲于頔重斂而作。與詩人所刺同發端。先言小民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蓋卽用詩語。而反之民窮斂急。惟仁人至。庶有來蘇之望。曰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痛乎其言之矣。

送張童子序　以及五都之長注　按序中言北過大河之陽。唐河陽軍治孟津。非蒲州也。蒲乃河中節度使治

所。地在大河之東。非河陽也。方說誤。　穀梁傳。水北曰陽。孟津在河南。而單有河陽號。緣節度使雖治孟津。而領懷州刺史。懷在河北故也。

送何堅序　道之守陽公注　按十九年。當從柳集陽司業遺愛碣作十五年。

送王秀才序　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下脫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一句。當從諸本增入。

送王塤秀才序　馯臂子弓　按論語微子篇朱張。陸氏音義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公指子弓爲孔門馯臂。雖據弟子傳。然王注似亦未可廢。

送李端公序　貞元間。劉禹錫在杜佑淮南幕府。與僚友會飲聯句。李端公益爲坐客之首。唐人稱御史爲端公。蓋是時巳爲使府御史矣。後佑入朝府罷。端公宦久不調。因游河朔。入幽帥劉濟幕。嘗作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蓋中之鬱鬱深矣。及至東都。而韓子送之歸府。諷其効忠燕帥。修開元時藩臣之禮。蓋深以乃心王室勗之。觀舊史所載。端公在幽州詩。則知斯序立言之旨矣。　十日十二子相配　按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見周禮匠人疏。　其將復平　按兩平字。文粹與宋浙蜀二本並同。朱子蓋暗與古合。

送區冊序　鳥言夷面　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鳥言本此。

送楊少尹序　後世無工畫者　按晉顧愷之梁張僧繇並畫羣公祖二疏圖。見舊史褚無量傳。　白以爲其都少尹　按唐以河中府爲中都。設大尹少尹。如東西兩都制。其都者。中都也。

送鄭尚書序　風魚　慶元閩本作風雨爲是。徐偃王廟碑。無怪風劇雨。義同此也。　家屬百人注　李訓當作鄭注。朱子引通鑑偶誤。

送水陸運使會侍御歸所治序　題注　按魏文帝及陳思王與吳質書中並有所治字。正不必乙。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皆集闕下注　按許康佐歷官。具見唐史本傳。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非康佐。與以嚴謨爲嚴武同。

石鼎聯句序　龍頭一聯　按菌蠢。見選南都賦。又易大有九四爻。辭非其彭。干寶注。彭亨。驕滿貌。見經典釋文。

磨礱去圭角　按禮訓儒行篇。毀方而瓦合。鄭注去己之大圭角與衆人小合磨礲句。本此。

祭田橫文　題注　按晁說非也。首句明云貞元十九年。蓋作於未入汴幕之先。公旣抑於宏詞試。光範上書。復不見省錄。薄游鳳翔。亦無所注。故發憤太息於橫激於時貴之不能得士耳。至從裴相平淮西。乃此後二十餘年事。尤不足置辨。

歐陽生哀辭　閩越人舉進士由詹始注李成公錡　按錡。當作椅。獨孤及福州學碑銘。閩中無儒家流。公至而俗易。謂椅也。新史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椅。爲福建觀察使。　李翱旣爲之傳　按李習之作詹傳。歐公云已逸。而新史所載事迹。有出於哀辭外者。蓋宋子京好採摭小說故也。

祭穆員外文　題注　按篇首不載某年。員外之父秘書監寧。以貞元十年歿。又三年。母裴太夫人繼亡。故曰。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也。又注。中宣州觀察使。當作秘書監。爲宣使者。乃秘書長子贊。員外之兄也。

祭郴州李使君文　按權文公李郴州志言時宰盛推其理行。方圖陟明。而韓子祭文。則深惜其被讒。欲爲之雪謗於身後。蓋嘗挂吏議。志特微其詞耳。　覷鱗分之驚透　按驚透二字。本左太沖吳都賦。揚雄方言。透。驚也。

祭虞部張員外文　存皆表白　按表。當從宋本作哀。又內迫家之。亦當從宋本作家私。

祭河南張員外文　一又相語　又。當從宋本作夕。　七日鹿魚注　鹿魚。當作鹿角。　首下尻高　尻當作尻。
注同。　丞相南討注　十六年。當作十二年。　議兵大梁注　都統下使將二字有誤。

祭裴太常文　題注　按文苑此篇。乃元和九年作。舊史憲宗紀。元和六年。皇太子寧薨。國典無太子薨禮。司業裴茝精禮學。特勅於西內定儀。又新史藝文志。茝元和太常少卿。蓋從司業遷太常。以九年卒官也。茝所著有內外親族五服儀二卷。書儀二卷。並詳新志。則太常爲茝無疑。舊注云。其人無可考。非也。又茝在貞元末。爲韋執誼所譏。斥官於外。亦見本集後順宗實錄末卷。

祭侯主簿文　遣男殿中省進馬佶　按進馬。官名。屬殿中省。見新史百官志。又續通典云。進馬。侍衛中資蔭官。唐舊儀。凡大陳設馬。在樂懸之北。與大爲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馬左。隨馬進退。

祭馬僕射文　命公幷侯　按方鎮表。元和十三年。廢淮西節度使忠武軍。增領蔡州時。總方自蔡移許。故曰幷侯。舊注未明。　遂殿交州　謂爲安南都護也。詩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公本此注誤。

祭鄭夫人文　百口偕行　按公謫潮州。有過始興感懷詩云。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蓋追憶昔日始興北還後偕行避地之人也。以詩證文。則佗本作百日之誤。益明矣。

祭十二郎文　三世一身　語見北史王慧龍傳。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　召公主書記　按公嘗記南陽公鎮徐州。十一年中。掌書記者。凡三人。許孟容。杜兼。李博。獨無復名。當是復先以記室辟。既至而更授佗職耳。公作記之明年。南陽捐館。觀此誌中三遷句及在徐府勤而有勞諸語。則復之從事於徐有年。非其至在李博後。故不獲挂名廳記也。又南陽薨時。馮宿實主書記。此則

繼博爲之者。復之未嘗主記。更明矣。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　改度支郎中使注度支或作屯田　按使字當屬下句讀。使侍郎者。領度支使之侍郎也。今誤斷其句。更以其下不禮其屬觀之。則作改度支爲是。屯田非度支屬也。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　不如屬之河東便　按此河東。乃謂蒲州。非晉陽也。與韓弘妻誌公居河東同。蒲州古河東地。以晉陽爲河東。自唐代始。而蒲州則置河中府矣。

河南府王屋尉畢君墓誌　繼數尹　按徐之從事爲河南尹。謂杜兼也。兼以元和四年十一月卒。繼之者。陝虢觀察使房式。五年冬式自河南徙宣歙。以鄂岳觀察使郄士美繼之。詳見舊史憲宗紀。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按文先述圓妻語曰。妾夫在嶺南。其中人曰。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正與李肇所記合。圓之遠貶。已大書著明。而注尙云未嘗略及貶謫意。何也。圓既遷掾河中。其吏幹。日益有聞。汴帥忌其向用修隙。因啗以甘言。殺之逆旅。此固情事所有。此文詳書其遇害之地。亦不爲無意也。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　一歲再奏　按盧從史以貞元二十年帥昭義。至元和五年而敗。首尾共七載。孔戡之去昭義。即從史流日南之前一年。故曰。從史居五六歲益驕君爭云云。則戡之留昭義久矣。留字若連一歲爲句。殊與前文不相應。留字當屬上讀。而一歲再奏四字絕句。蓋從史初甚重戡。故一歲中奏遷其官者再也。

河南尹杜君墓誌　字某　按兼。字叔通。見權文公送杜少尹序。而史云字處弘。蓋有兩字。

卷四

東吳陳景雲

烏氏廟碑　盧從史始立議　按漢書鄒陽傳。羊勝公孫詭欲使梁王求爲漢嗣。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師古曰。

建。謂立議。則立議猶言建議也。或以立字斷句非。　至馬都山　按樊氏所謂或者之論。皆溫公考異中語。蓋溫公所見韓集。乃祥符杭本。其文作走可突千渤海上。至馬都山渤海下。無擾海二字。與今本不同。故公云爾。至謂公未見許碑。樊說是也。　唐平盧一鎮。介契丹渤海之間。契丹在平盧西北。而渤海在其東。馬都山當是平盧東境。與渤海接壤之地。又唐以平盧帥兼領海運事。自承玼既卻渤海之兵。於是東陲息警。運道無虞。故歲罷運錢以千萬計也。　石嶺軍使　按石嶺軍。在河東忻州秀容縣。因屯軍邊地。故有積粟屬兵出入耕戰事若左領軍。則職典禁旅。不當有下二語。且左領軍止有將軍。無軍使。或本自誤也。

河東節度使鄭公神道碑　自號白雲翁　按令狐楚表奏十卷。蓋集前後佐桂林太原二府事。四帥幕下所草。非專爲鄭儋從事時作也。初桂帥王拱奏辟楚。楚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預帥府燕樂。滿歲謝歸太原。諸帥皆高其行。相繼引入幕府。及後表奏之編。自佐桂林幕府始。自號白雲孺子。蓋用狄梁公登太行遙望并州親舍事。方氏媚儋之誚。恐承小說之失實也。

田氏先廟碑銘　匃亟匃遲　按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曰。譏亟也。注。亟。數也。釋文音去冀反。匃亟義本此。或讀居力反。作急字解者非。　可作承輔　按漢書淮南衡山王。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

劉統軍碑　以勢自憚　按劉除陳州。由佐新帥上官說卻蔡兵之功。元侯。即謂新帥。言劉之威名。本在節使上。而能盡巡屬之禮以事大府。故曰以勢自憚也。注引韓全義事。殊誤。　峻之大夫　按峻。猶陟也。張說平貞眘碑銘云。巖巖憲府。公三峻之。與此同。作浚非。　及癸巳歲　按統軍以元和八年五月許州水災事徵還。六月歸第。至冬而卒。秋。涌水出之。秋字定傳錄誤。況下文明云六月隆熱。則上不應言秋。尤明矣。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字某　按啓。字開士。見劉夢得集。　人吏迎觀望見　按天寶末。房太尉爲扶風郡守。郡後改鳳翔府。當其孫爲此府參軍時。乃祖故吏民。定尙有存者。故云。

太原郡公神道碑　與官耆事　按耆與嗜同。王介甫葛度支墓銘有樂職嗜事語。正用韓文。尤可證明朱子之說。

曹成王碑　敎兵州東北屬鄉還　按兵州。文章正宗作其州爲是。蓋蒙上桔其州之文。謂隨州也。屬鄉。方本作厲鄉。與唐史合。舊史曹王皋令伊愼擊李希烈兵於隨州厲鄉。大破之。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隨縣。下注厲鄉。故厲國。隨縣在唐爲隨州。故九城志云。厲鄉。隨州村名。蓋本漢志朱子言。當作屬鄉。蓋從嘉祐杭本。又言厲鄉屬亳。雖本史記老子苦縣厲鄉曲里人注。然曹王戰處。乃隨之厲鄉。非亳境也。又權德輿伊愼碑。引兵攻隨。走康叔於厲鄉。康叔。李希烈所遣將也。蓋曹王遣愼擊走希烈兵之在厲鄉者。故曰敎耳。權韓兩碑。尤可互證。又自蹈隨光化以下五句。皆敍取隨州事。無及安州語。朱子去安尙遠之說。亦非。

扶風郡夫人墓志　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　按侍中二子。少府其次也。則盧夫人乃介婦。今云冢婦。未詳。或疑少府是嫡子。故云爾。然以公少府兄行狀考之。蓋同母無嫡庶之異也。　長子後注　按繼祖。乃德宗賜名。事見李肇國史補。則少監誌云諱繼祖。非有誤也。朱子之說誤。

祕書少監獨孤府君墓誌　按誌言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則始生而孤明矣。注二歲語誤。　祕書兄朗，舊史誤以爲弟。新史已正之。蓋據公誌。　誌言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謂裴均也。不著其姓名。蓋緣均帥江陵時。公嘗在幕府。以故史爲府生諱耳。與祕監同諫之李約。其斥均之辭甚醜。見新史均傳。但史誤以爲德宗時事。亦當據

公誌正之。　秘監妻權夫人。以夫歿之歲十月卒。其父文公作誌。言子晦生十年。即此誌之天官也。誌以四月作。蓋其時猶未命名。故稱其小名耳。本傳及世系表。皆言名庠。必又後來所改也。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　孝權大父注　誌言大父諱孝先。注或作孝先。按或本是也。唐人重家諱。不應犯祖名。

衞府君墓誌　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注　方氏增考年譜云。此誌今本皆作衞之玄。及實之舊本。實中立。非之玄。中立。字退之。所謂舊本。即汪彥章所據王仲信本也。方氏又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孔毅夫陳無己之徒。皆指以爲公晚年惑金石藥。非也。觀白氏所紀。退之微之杜子崔君三四人。皆非有聞於時者。適以中立之字偶同耳。其說最辨而核。詳見慶元魏本所刊韓文類譜中廖瑩中集。諸家之說。採魏本爲多。方氏此條。獨在所刪。且於李博士誌後。復引孔陳云云。蓋反以爲篤論矣。

河南令張府君墓誌　抑首使促注　按注上齪字當作齷。應劭漢書注。喔躖。急促貌。躖即齪也。二字非特音同。其義亦一。　帥佗邏注李鄘爲江東節度使　江東。當作河東。

劉統軍墓誌　父訟注　父訟。或作父誦。朱子謂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然後漢有司徒尹訟。見段熲傳。是古人已有名訟者。

鳳翔節度使李公墓誌　宿衞四十餘年　按李公以建中四年扈蹕立功。及元和六年。自金吾出鎮。其居宿衞二十餘年耳。四字傳錄之誤。

平淮西碑　題注　按羅隱記石烈士事。此碑立於蔡州。及仆碑磨文後。段文昌重撰其文云。勒銘淮浦。尤明證

也。後州人以裴晉公督師平蔡。特立廟其地。兼移段碑於廟庭。至宋政和中。州守陳珦。因謁晉公廟。讀碑文大不平。即磨去之。重刻韓文。事見夷堅志。先是祥符間。吳興姚鉉輯唐文粹。採文昌作而置韓碑。陳姚二事。前後相反如此。　題下注愬妻唐安公主也　按公主下脫女字。　稂莠不薅　按薅。當從詩釋文讀呼毛反。　遂定易定注義成節度使張茂昭　按義成。當作義武。義成。乃鄭滑軍號。非易定二州地。　今益以汝注從隸汝州　按隸當作理。河陽軍本治盟津。今移軍駐汝。　惟是朔方注　按陝州。屬陝虢。觀察使所轄。非東川地。注誤。　元濟盡幷其衆注騎軍　按。據史。騎當作驟。　其往撫師　按漢書李廣傳。司馬法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　凡茲廷臣注　按判官書記下。孫氏原注。有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判官。謂李正封馮宿。書記。謂李宗閔。不著三人姓名。注仍史文之舊也。廖本刪此二語。是直以判官書記之職。皆行軍司馬一人兼爲之。疎舛甚矣。　河南附起注　按汴。當作鄆。時鄆帥李師道。方與蔡寇相首尾。與汴無涉。又統諸軍討蔡者。即汴帥韓弘也。　三方分攻注　按三方分攻。即上所謂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愬入其西也。三方中即已伏後西師之根矣。至大軍北乘二句。始詳敍顏胤武合攻其北之事。自常兵時曲至郾城來降。乃挈前文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之要而言之。試之新城二句。則所謂顏胤武合戰益用命也。自是賊勢日蹙。專備北境。故西師得成搗虛之功。西師句尤與上分攻相應。細尋文義。舊注之滅裂自見矣。

南海神廟碑　題注　觀察使當從方氏舉正使上增支字。支使之職。與書記同。公鄆州溪堂詩序。作於此碑後。中有從事陳曾。當即是人。蓋旋去桂幕。而從事於鄆也。　來享飲食注享或作纂　按纂當作篹。揚子法言。篹。取也。此篹字所本。古本揚子亦有誤作纂者。蓋兩字相似易訛也。

羅池廟碑　侯之船兮兩旗五句　按舟中樹兩旗。殼寓焉。以迎神。此嶺外祀神舊俗。見南宋臨邛韓本注。蓋侯船及乘駒諸句。皆紀其實也。東坡書此詩泊之作汨之。然似從集爲長。蓋因中流阻風停橈。故有待侯不來之悲耳。　北方之人兮二句　此言中原士大夫。方多騰口吹毛者也。據唐史。子厚從永州召還。復有嶺外之行。蓋深爲言路所排。所謂爲侯是非者。此也。北。一作此。爲。一作謂。皆誤。　宋邱崇重修羅池廟記。略云。柳侯祠羅池。三百餘年。英靈猶存。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承糟賤遽袂嘗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此記乃政和初作。施利錢。即後代香錢也。至紹興末。加封文惠昭靈侯。致和元年。又進封文惠昭靈公。見元史。蓋柳侯著靈南土。州人祀之久而益虔。碑文所謂欽於世世者。信矣。

江南西道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公字弘中　按法言修身篇。或問士如何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弘深。王公字本此。　按仲舒連州之謫。乃爲同列所擠。同列者。韋執誼也。時雖在郎署。方承恩用事。故得逞其私。與王叔文無預。

許國公神道碑　恆無宿儲　祥符本無恆字爲是。見舉正碑。作於長慶中。應避御名。　京兆尹　時韓方尹京。監護喪事者。即公也。故公祭韓令公文中有云。錫秘物之必周。余將命而臨視是也。祭文乃門人沈亞之代作。亞之時爲櫟陽尉。京兆屬邑也。

柳子厚墓誌　勇於爲人　按爲當讀于僞反。鄭康成詩箋云。爲。猶助也。史言王叔文密結柳劉諸人。定爲死交。勇於爲人。即言子厚黨助叔文。而徵其辭也。　不自貴重顧藉　按顧藉之義。與顧惜同。公上留守相公啓云。

無一分願藉心是也。或以二字屬下非。　入司馬初貶。有永不量移之命。後八人中。惟程异以大臣李巽力薦。復得進用。位登宰輔。可謂有鉅力推挽矣。然物望素輕。歿於相位。旋即身名俱滅。視子厚之以文章傳世。百世不磨者。所得孰多耶。异先子厚卒。當韓誌柳墓時。正兩人蓋棺論定之日。故誌中云云。似專爲异而發也。太史公有言。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記。惟俶儻非常之人稱焉。韓子之軒輊柳程。猶斯志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　題注　按送竇從事序中。稱殿中侍御史者。蓋先是司業佐留府之官也。誌中明言佐六府五公。入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則前此使府所歷官。具在其中矣。注何以不載爲疑耶。　爲郎官令守　按郎官。虞部都官郎也。令守洛陽。令澤州守也。守字句絕。又前鄭羣墓銘。已有郎官郡守語。正與此同。考異欲乙令守二字。則當屬下慎法爲句。恐非。

尙書左丞孔公墓誌　不能進退郎官　按唐制。郎官有缺。左右丞舉之。亦有已在郎署。而爲丞所汰。且甫除而丞不放入省者。是郎官進退。丞皆得主之。故戣自以不能舉職爲嫌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按公以貞元三年至京師。是夏平涼有吐蕃劫盟事。公兄御史弇遇害。始主和戎之議者。馬燧也。公見燧殆在劫盟後。燧念弇新歿王事。故撫鄭公者特厚耳。　玉雪可念注　王丞相下。當有夫人二字。見世說注。

幽州節度判官張君墓誌銘　自申於闇明　按張平子靈憲中論日之明云。由明瞻闇。闇還自奪。韓子語似本此。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司空之後注　後文當作孝文。　胥其出注　康頗當作趙奢。　年四十八注　按長慶

三年。歲在癸卯。干以癸卯卒。年四十八。則其生當在大曆十一年丙辰。非元年也。又誌旣載卒之歲月及得年若干。則始生之年自見。此注尤贅。 廣川書跋云。李干誌李翺書誌云。干字子漸。韓集無此。按子漸之字。當取鴻漸於干義。其名從干爲是。

毛穎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中山在溧水縣。山出兔毫。爲筆最精。韓文毛穎傳中中山謂此。按中山兔毫。亦見白樂天雞距筆賦。白又有紫毫筆詩。則云貢自宣城。以新史地理志參證。宣州貢筆。與詩語合。而溧水則宣之屬縣也。則宣城之貢。即出自中山明矣。但當秦始皇時。楚郡壽春。在江之北。而溧水中山。則江南地。秦未克楚都。其兵不得先渡江而南。朱子所謂雖寓言而不能無失者。殆謂此也。

鱷魚文 將其醜類 按定四年傳。將其醜類注。醜。衆也。文末年傳注。醜類。惡物也。

太傅董公行狀 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 按乃。當從唐史作迺。李萬榮子名也。乃迺雖同。而字有今古之異。諸注家不注萬榮子名。蓋皆誤以爲虛字而略之耳。

薦侯喜狀 題注 鄕爲選首者。蓋州家牒送舉進士之首。如張籍舉進士。由汴州牒送。是其證也。汝州刺史領防禦使。不隸大府。故亦得舉士。 按盧虔。終秘書監。從史之父也。

爲裴相公讓官表 又毗邦憲注 按元和十年。晉公以中丞兼刑部侍郎。故曰又毗邦憲。非別除也。注中爲字當作兼。

舉錢徽自代狀 按集中舉人自代狀凡六篇。此其一也。餘五篇。皆先具新除之官於前。如國子監尚書兵部之類。此狀乃除刑部侍郎時。進首行狀字下當有尚書刑部四字。蓋偶脫耳。 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諸

州刺史亦如之。皆建中制也。以韓子歷官言之。如御史職方比部考功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及兩任吏部侍郎。皆當有舉人自代狀。而集止有六狀。蓋逸者已大半矣。惟都官之除。時方分司東都。倘未入省。不當輒舉自代人耳。又刺袁潮二州。止有袁州舉韓泰自代狀。而潮州舉狀亦逸之。當時雖左降官滋州。亦例舉人自代。如柳子厚集中。有柳州舉自代人狀。即其證也。

舉張正甫自代狀　按長慶中。正甫爲尙書右丞。駁于頔更謚事。見頔傳中。其剛直可知。事在公舉自代後。

論鹽法狀　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　按啻字句絕。不啻。猶言不止也。左傳鮮不五稔。杜注少尙當歷五年。多則不啻。又柳子厚序碁。亦有相去千萬不啻語。

海水　題注　公登第後。未嘗還江南。不知注說何據。

贈崔立之　題注　按正集有酬崔少府詩。乃別是一人。非崔丞也。又少府行十六。與崔丞行二十六又不同。注誤。

上崔虞部書　儳焉而不終注白頭而新　按漢書鄒陽傳作如新。董說蓋本新序。非誤也。

通解　必謂偏而不通者矣　按此句下脫其可不謂之大賢者哉一句。當從宋閩本增。

河南府同官記　題注　此記洪譜繫於元和四年。朱子於本傳附注從之。蓋記中旣五年句。乃合永貞元年言之。上下文義甚明。此注中元和五年。當作四年。又旣五年注當刪。　開府漢陽注　按均入爲僕射後。加同平章事。出鎭襄陽。記中兩稱宰相。以其新命言之也。僕射不爲正宰相。自唐中葉後。已爲定制。今注脫其加使相事。似未明悉。　歲時出旌旗　按東都留守。其之官例賜旗甲。見唐史呂元膺傳。出旌旗城外衙之。卽謂出所

賜旌麾也

潮州請置鄉校牒　無所從學爾　考異云。爾或作耳。非是。按爾字若作語助句絕。與耳字無異。公佗文中亦有爾耳二字。兩本互異者。考異但並存而已。今由朱子作耳非是語推之。此爾字似當作爾汝之爾。屬下句讀。蓋此牒即授趙德秀才。故云然也。如公上張僕射書云。受牒之明日。亦是受署幕職文牒耳。又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請攝軍事。衙推有勿憚縻賢之牒。此尤刺史署衙推即牒其人之明證。元稹草陳諫除官制中有爾諫語。與此牒中爾德類。蓋當日自有此文體。

順宗實錄卷一　太常卿許孟容諡議文　按議。似當作誄。

卷二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　按陸相貶忠州別駕。卒於貶所。未嘗有刺史之授。詳見實錄第四卷。此刺史二字誤。

卷三　五坊小兒　按南部新書。五坊使者。鵰鶻鷹鷂狗。謂之五坊。置使分領之。若小兒則又以小閹分隸五坊。而給本坊役使者也。　張薦卒於赤嶺東迴紇辟　按舊史。張薦使吐蕃。至赤嶺東。被病。歿於紇壁驛。吐蕃傳其柩以歸。此迴紇辟。乃傳錄之誤。

卷四　以尚書左丞韓皐　按新史方鎮表。元和元年。始升鄂岳觀察。爲武昌軍節度使。當順宗世。鄂岳未嘗爲節鎮。武昌軍節度使五字疑衍。　六月乙亥　按舊史順宗紀。是年七月戊辰朔乙亥。乃七月八日也。六月無乙亥。一本作己亥爲是。又一月中。前有乙亥。後不當有癸丑。以下文癸丑推之。乙亥之誤益明。　贈故忠州別駕陸贄　按追贈陸贄陽城事。不繫月日。以舊史考之。乃七月丙子。蓋日月並脫也。又潘孟陽除官之命。乃戊

寅。非戊午。七月亦無戊午。並當以史爲正。　議者言參始由贄注　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長下脫官字。

卷五　貶韋執誼崖州司馬　按新史宰相表。執誼之貶。在是冬十一月。又司馬新舊史執誼傳。並作司戶。而本紀及宰相表。作司馬。與實錄同。當是自司馬再貶司戶。猶劉柳諸人初貶刺史。再貶司馬耳。又劉柳等七人。但謫遠州。無一過嶺者。而崖州之貶。獨再涉鯨波所竄之地。視諸人爲最惡。宜降秩尤卑。紀表第舉其初貶之官。故與本傳互異。又執誼至崖州。刺史李甲牒攝牙推事。蓋緣司戶與牙推。皆州幕官。故可牒之兼攝。若司馬乃州之上佐。刺史不得牒署矣。此亦執誼再貶司戶之證。　張萬福元和元年卒　按前書萬福卒。繫六月己亥之後。但未書日耳。則其卒之年月已詳。元和元年四字乃衍文。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注　按順宗之崩。在正月甲申。則此月之朔。非景戌也。戌作寅爲是。

飲城南道邊　題注　按題中既爲著中丞之姓。又無佗事可證。何由知其爲晉公。此注當刪。

本傳　終秘書郎注　已詳。疑已誕之誤。王性之有博給名。然其雜著中往往語涉齊諧。此說亦近之。　調四門博士注　以公博士之除。在十七年。證洪樊二譜之說。最爲辨悉。按公十七年與楊敬之書。有僕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語。是必在已授博士後。益可證公爲博士非十八年也。　權知國子博士注在江陵有答張徹詩　按答張徹詩。乃公從江陵還朝。官國子博士日作。非在江陵時也。　華陰令柳澗注　郎中。當作郎官。　轉考功注　竄走。當作竄定。　進中書舍人注去年冬　按洪譜原文。作九年爲是。

書後

近代吳中徐氏東雅堂。堂主人徐時泰。萬曆中進士。歷官工部侍郎中。後崇禎末。堂已易主。項宮詹煜居之。煜後以降流賊。名麗丹書。里人噪而焚其宅。堂亦燬于火。今僅存池塘遺跡而已。刊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注採建安魏仲舉五百家注本爲多閒有引佗書者。僅十之三。復刪節朱子單行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瑩中手也。瑩中爲賈似道館客。事迹見宋史似道傳。其人乃粗涉文藝。全無學識者。其博採諸條。不特遴擇失當。即文義亦多疎舛。閱者但取魏本及考異全文互勘。得失立辨矣。瑩中之敗。在德祐元年。則書出德祐前可知。徐氏刊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爲人。故削其氏名并開板歲月耶。今世綵堂韓集與瑩中所輯似道悅生堂禊帖。並爲世所希有矣。廖爲閩中著姓。世有眉壽。高曾多及見曾玄。故以世綵名堂。朱子高第廖子晦。亦其裔也。至於瑩中。遂以相門狎客。隳其家聲。而猶遵奉朱子之書。蓋先世之緒言猶在。不敢忘淵源所自也。雍正丁未春日。長洲陳景雲書。

